

MEHERA-MEHER

A Divine Romance

VOLUME I



DAVID FENSTER

美婣-美赫

神圣浪漫史

作者：戴维·芬斯特



卷一

拉姐-奎师那，悉姐-罗摩，美娒-美赫，
因何人们将你的名置于主之前？
造物主全心全意膜拜他的造物界，
因而世世代代，你的名皆在他之前唱诵。

引自宝·喀丘瑞根据美赫巴巴的释义，为美娒所作之歌（1972年）



1974年3月摄于美拉扎德

作者戴维·芬斯特收藏

一天清晨

一天清晨，在上美拉巴德厨房，我站在角落里巴巴身旁。我递给他一些东西，注意看他在做什么。只见他非常安静地坐着，看上去极其可爱甜美，刮过的脸颊十分洁净光滑。我俯下身，不知道怎样拥抱他。我感受到那么多的爱。我把脸颊轻轻贴在巴巴的脸上。巴巴只是坐在那里，我看着他的眼睛，他也看着我，目光温柔、充满爱。他眼中的甜蜜和温存，非常之美。有时，当你如此感受时，你会想亲吻和拥抱巴巴。这个情景我至今难忘，它一直存在我的心里。

——美娒

前言

本书为阿瓦塔美赫巴巴的首席女弟子、美婣·J·伊朗尼的传记，内容主要源于1974年始，美婣在美拉扎德的谈话录音。作者在逾七年多的时间里，录制了大约250个小时的磁带录音。其他与美婣联系密切者也接受了采访。此外，作者还得以接触到大量日志、信件及各类未发表的文字记述。美婣的至爱的故事，在宝·喀丘瑞所著美赫巴巴的传记《美赫主》中，已完整讲述。在《美赫主》编辑过程中，因文字浩瀚，空间有限，以及一些材料的私人性质，美婣生活的许多方面，显然无法收录其中。因此，《美婣-美赫》是作为《美赫主》的姊妹篇而著述成书的，主要侧重于《美赫主》中未涵盖的素材。

衷心感谢俄克拉荷马州的茱莉亚·罗斯，对原文本的修饰润色，对若干内容的重新编排，以及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资料的补充添加；感谢新罕布什尔州的史蒂夫·克莱因，协调细致的编辑工作；感谢美拉巴德的彼得·布斯，所做贡献和帮助。感谢美婣的外甥女、美赫巴巴的女满德里美茹，用两年时间阅读书稿，并在珍妮特·贾德森的协助下，做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感谢珍妮特·贾德森，对本书中照片收集的大力协助。感谢美拉巴德的艾瑞克·纳德尔、休·麦克唐纳，苏非再定向的黛安娜·斯诺，希瑞亚基金会的希拉·柯林斯基，以及道格·弗兰克，对照片所提供的技术支持，为此一并感谢我们家的两位“奇才”，安曼和阿迪姆·芬斯特。

感谢亚特兰大杰出图书设计师爱德·利格姆，对本书的设计；感谢同样来自亚特兰大的安妮·贾尔斯，制作索引；感谢负责印务工作的、印度海得拉巴的MVRK·巴拉吉，以及美赫·默纳瓦尼出版社的诸位同道。最后，对美赫基金会对此书出版发行的支持，谨表最衷心的感谢。

——戴维·芬斯特

美拉巴德

2003年3月25日

作者注

美婣，《美婣-美赫》是你的故事，主要以你自己的话语讲述。愿它鼓舞他人——正如对我的不断激励——像唯有你能做到的那样去爱与服务至爱巴巴，因而我们的祈祷会成为：“巴巴，让我像美婣那样爱您！让我有勇气把一切献于您足前——并毫不犹豫地跳入您那无限慈悲之池。”

序

对于想尽可能地多了解阿瓦塔美赫巴巴的巴巴爱者，将会以极大的兴致和赞赏之情阅读《美婣-美赫》。在美赫巴巴的生平中，美婣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文字无法表达我们与他们共同生活时见到的，至爱巴巴与美婣之间关系的美好，以及他们彼此的亲密。《美婣-美赫》作者历时多年收集的众多信息，即使那些不直接涉及巴巴和美婣的，也仍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展示巴巴生活在我们中间时所触及的世界。

作者对当年女子埃舍的信件和日记的一些引述，散发着巴巴身边特有的芳香气氛。读到巴巴给的一些阐释，让我生动忆起我的童年，巴巴坐在女子们中间的画面——我们与主在一起，气氛轻松，话题广泛：世俗实用的、灵性或只是幽默的。那是个特别的时期，在非正式的氛围中与我们的主同在。

美嫒靠近巴巴坐着，随时留心他的需要；玛妮始终警觉地翻译巴巴的话，他纤长的手指在字母板上迅速而优美地滑动。我们所有人联结在共同的焦点上，联结在对巴巴专心一致的爱，以及对美嫒和玛妮的高度尊敬和爱中——美嫒在我们中间是巴巴至爱的特殊位置，玛妮则作为巴巴的妹妹。

《美嫒-美赫》述及众多不同秉性和国籍的女子，近距离共同生活时，不得不面临的困难和冲突。巴巴给予充足机会，让她们在即使恶劣的环境下，去争取他所要求的和平与和谐。虽然所记所述非基于亲身经历，而源于别人的观察记录，而我希望强调的是埃舍生活品质的全貌：尽管存在分歧，但有巴巴作为我们生活的中心人物，我们仍感觉如一家人般亲近一体。在日常生活中，他让每个人感受到他的个人关怀与关注；他的一个手势、一句话，将原本趋于严重的事态变得轻松幽默，气氛随即转变。人人都为巴巴而来，因此他说什么做什么，都会对其产生深刻影响。

更何况美嫒，她对巴巴的爱与专注那么美好，有目共睹，一如他对她的爱与体贴。人人都能感受到、知道美嫒对于巴巴多么特别，他对她的爱多无量。美嫒作为人，有着人性中所有天然的不完美，但她对巴巴的爱，使她的一生闪耀着光辉，真实而清晰，巴巴让她经历什么都不会丝毫减损。

她经受的最大考验是在巴巴离开肉身之后，即使在那时，极度痛苦和悲伤中，她仍努力取悦和服从巴巴。在这样的时刻努力保持快乐，是最困难的命令。但她的努力，以她孩子般的方式，帮助她走出了那段黑暗的时期，并如此美妙地为至爱履行了职分。

本书中作者广泛收集的大量照片，使巴巴和美嫒的临在栩栩如生；他们之间关系的品质跃然纸上，为语言所难企及。

多年来听美嫒向朝圣者讲述跟随巴巴的生活，美嫒对巴巴的爱，使作者深受触动。这促使他将她的故事写下来，用他直接从美嫒那里听闻到的，用从别人的叙述中所收集到的。我相信作者多年来真诚努力的结果，一定会受到巴巴世界的欢迎。

——美茹

美拉扎德

1999年4月

引言

1989年5月，美嫒的遗体在最后送往美拉巴德之前，被安放在美拉扎德的满德里大厅。我妻子希拉一直坐立不安，在大厅里东张西望。她欠过身同弟弟窃语，后者点头表示同意。这让我甚感好奇。

后来，在巴巴身边长大的希拉作了解释。“巴巴在那里，”她说，“在满德里大厅。我们感觉到他的临在。”

听此，我恍然大悟。当然，我也感觉到了——那天晚上大厅里的气氛格外强烈，但这是我在美嫒身边经常感受到的。在美嫒的门廊上坐着时，每次都是同样的感受——在她身边，我内心喜悦幸福。我原以为是因为美嫒的缘故。现在我意识到，多年来我一直感受到的其实是美赫巴巴的在，不是来自她，而是来自他。

这让我甚感宽慰释怀。如今我知道，我虽从未见过美赫巴巴，但我在他的在里，我感受过他的在。

每当有人向美嫒表达爱的情感，她总是声称：“巴巴，是您的爱在传递。”而今我明白她的意思了。

尽管如此，美嫒的爱本身就是一种激励。她完全专注巴巴，仿佛巴巴的肉身真的和她同在。目睹她的奉爱，发心效仿，渴望获得其中的一小部分，鼓舞人心。

美赫巴巴宣称他的显现将是本时间周期中最伟大的，那么据此可以推测，美嫒对巴巴的爱，也是历代阿瓦塔时期，所无可比拟的。作为他的首要女弟子的角色，相比以往的降临，也更为显著（这也反映在世界范围内，hui 现代女性广泛的社会活动上）。

美嫒，永恒的孩子。美嫒，女性的典范。美嫒，唯一有勇气将每一丝自我献于至爱圣足祭坛者。（有谁能把一切都对他坦白相告？）

巴巴曾解释：“当爱的力量达至完美，即丝毫不想自我时，就会体验前所未有的幸福。这即是合一——摆脱自我的对至爱的爱。”

虽然美嫒声称无灵性成就或“觉悟”，但她对阿瓦塔爱的品质与深度，将在未来时代受到人们的崇拜。他们的神圣浪漫史，比起阿瓦塔在人间生活的其他方面，对于我们求道者，或许尤为重要，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至爱希望乃至应该如何被爱的一个活榜样。

美嫒对美赫巴巴的爱独一无二。希望读者读完《美嫒-美赫》，能够理解领会。

1969年2月1日，朝圣者们迎着明亮的晨光上美拉巴德山时，听到随风传来的悲泣之声。是美嫒，她悲切的哭声与人们的心声遥相呼应。

任何亲爱者的逝去，都会在心中留下巨大的空洞。而美嫒与至爱巴巴肉身的分离，则给

她留下孤独的无底深渊。她的心不是她自己的，完全属于她的主。现在，随着他离开肉身，在她面前展开的，是一个荒凉绝望的深渊。

没有至爱的微笑，她如何活下去？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婍对她的亲爱巴巴的回忆，将空虚填满，她的泪水渐渐止息。本书乃是美婍心灵中收藏的部分片段——她心灵的故事……



The Lord of Love
The King of the 3 worlds
My Beloved who dwells in every
heart

美婍在巴巴的一张照片下面写下这些题字：

爱之主

三界之王

居于每颗心中的我的至爱

照片摄于上美拉巴德，1934 至 1935 年间，由玛妮收藏。美妮的题字由美茹提供

（本书版权归作者所有，欢迎各位分享，但严禁用于商业用途。）

翻译：美赫锋 美赫燕

校对：方寸 宇宁 戈多等



目录

1 特别的孩子 2

2 学生时代 13

3 皇家旅馆 25

4 白马 35

5 托迪瓦拉路 43

6 默文吉 51

7 婚礼安排 61

8 美黛的决定 72

9 新朋友 76

10 戒指与照片 87

11 反对 94

12 美拉巴德 102

13 奎达 108

14 日出之歌 116

15 巴巴的勤务兵 126

16 考验时期 140

17 沉默 149

18 拉姐 159

19 伊朗尼上校 168

20 修爱院 177

21 托卡的拔河比赛 187

第一卷

第一部

白马



杰罕吉尔和朵拉特·伊朗尼

1902 年 10 月摄于普纳 E. B. 斯图尔特照相馆，由 L. 瑞特提供

1 特别的孩子

1902 年 10 月，印度普纳的琐罗亚斯德教火庙中，当地两个伊朗尼家庭正在举办婚礼。新郎杰罕吉尔·霍姆斯吉·伊朗尼，32 岁，高大英俊。他的新娘是普纳公认最漂亮的年轻女子之一，名叫朵拉特·索拉伯·伊朗尼，年仅 19 岁。

婚礼采用伊朗古老的婚俗礼仪。新娘按仪式沐浴后，换上新薄袍，穿纱丽、戴黄金婚饰。新郎和新娘都穿白衣，颈戴花环。人们在火庙大厅济济一堂，七位长髯老者手特点燃的蜡烛而入。他们环绕新娘，问她是否出于自愿嫁给这名男子。此问反复三遍，若答复次肯定，长者们就高声允准，并高举蜡烛，祝贺新人的结合。

杰罕吉尔和朵拉特注定成为一个极特殊孩子的父母，不过先于这个孩子出生的是另外两个孩子。1903 年 11 月 14 日，一个女孩在普纳的大卫·赛荪医院出生，取名珀茹嘉。后来，当这个家庭与阿瓦塔美赫巴巴建立联系时，她被重新取名为馥芮妮，以纪念巴巴的一个年少夭折的妹妹。

迎娶朵拉特之前，杰罕吉尔是印度公务员，一名护林员，先是被派驻萨塔拉，接着派驻马哈巴里什沃，两地都距普纳不远。后升职为一名区域森林官，再后升至首席森林官之位——这是一个高级别、待遇优厚的职位，几乎总是由英国人担任。

珀茹嘉出生后，杰罕吉尔调任印度西北辛德省的苏库尔，在那里，1905 年 6 月，朵拉特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是个男婴。杰罕吉尔喜得贵子，他们给孩子起名克萨普。九个月过后，朵拉特再度怀孕。

1907 年 1 月 7 日星期五的清晨，苏库尔略带寒意。在市郊的一座官邸，朵拉特躺在舒适的床上。她将睡在身边的丈夫唤醒，让他坐家里的马车去接助产士。杰罕吉尔去接人，但等不得他回来，婴儿就出生了，又是女婴——取名美嫒。

{注：美嫒在学校证书上的出生日期是 1907 年 1 月 4 日；护照上的是 1 月 1 日；墓碑上是 1 月 7 日。}

后来，美嫒打趣说：“我这辈子做事情很慢。只有一次很急，我出生的时候，不等助产士来接生，我就出来了！”

苏库尔所在的印度河流域（现今巴基斯坦境内），被视为文明的发源地；在此，美嫒出生于英属印度的一个中上阶层的伊朗尼家庭，她注定成为神人的至爱。

{注：阿瓦塔本人那时已上学，就读于千里之外普纳的兵站英语学校。“真神奇，我出生时巴巴 13 岁，”美嫒表示，“他是在 1913 年被巴巴简亲吻后成道的。”}

那时，琐罗亚斯德教社区（帕西人比伊朗尼更盛行）的一个习俗，父母要为家庭的每个新生儿做占星术。不过据美嫒讲：“我的父母不太守旧，在我出生的时候没为我占星，也没为我姐姐（或哥哥）做，他们不大看重这个。”

美嫒的姐姐珀茹嘉三岁，哥哥克萨普一岁半，两个孩子都喜欢有个可爱的小妹妹。朵拉特告诉美嫒，她还是婴儿的时候，喜欢拽妈妈的耳朵；喜欢吮吸拇指，直到长到两岁。美嫒身体一直健康，无论是童年还是后来，没做过扁桃体摘除术。

{注：巴巴也未摘除扁桃体。}

美嫒出生 11 个月后，克萨普染病夭折，葬于苏库尔。独子的逝去，令朵拉特和杰罕吉尔不胜伤痛。

苏库尔之意是糖，可能缘于本地区特有的多岩白沙土壤。炎热、干燥、沙漠气候，从不下雨；树木稀少，也没有花园。

美嫒的家，建于一座平坦宽阔的山丘之上，一条宽敞的道路蜿蜒而上，附近有一个小峡谷，散落着几株高大的树木和花丛。峡谷绿意生凉，美嫒和姐姐常到那里玩耍。

“我从小就喜欢树木、植物和花园。”美嫒回忆，“我经常独自去峡谷里游玩。到那里必须先下山。那是个可爱的地方，离家有点远。”杰罕吉尔在一棵树上，为孩子们搭了个秋千。

城里的许多住宅，都独门独户，彼此分散，总的来说是个干净宜人之地。他们住政府官邸，那时这意味着一大片地产。（后院有个网球场，但从来没用过。）作为政府雇员，杰罕吉尔享受免费住宅。他们的房子里有花边帷幔装饰，摆着精致的维多利亚式家具，还有成群的仆人，全部由政府提供。一位名叫卡西姆的 20 岁穆斯林管家，教孩子们学一点乌尔都语，还有一位基督徒厨师，果阿人。两名穿制服的印度士兵警惕地坐在前门廊上，随时听候主人的召唤；朵拉特吩咐他们不要进内宅私院，或在附近闲逛。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印度几乎没有汽车，但有地位的家庭，家家都有自己的马和马车。美嫒家有一辆红色四轮维多利亚马车，由一匹灰白色的大马拉牵。晚间，他们常乘马车外出，或由一名仆人带孩子们去散步。

有时，晚间出去走动时，他们会遇到随保姆出门的别家的孩子。一个和美嫒同龄的女孩，会跟她聊天，女孩来自一个富裕的信德家庭；她们边走边谈，一旁是婴儿车，车里是女孩的弟弟或妹妹。

有一天，女孩生病了。当晚她的父母打电话给朵拉特和杰罕吉尔，请求把美嫒送到他们家，因为他们的女儿要见美嫒。

“她想见美嫒，”母亲说，“想让美嫒陪她。”

美嫒来到他们家，站在朋友的床边，拉着她的手。在陌生环境感觉害羞的美嫒，和朋友说着话。女孩开心起来，身体很快康复。

美嫒三岁时，六岁的姐姐珀茹嘉，被送到普纳接受教育。1910年6月13日，珀茹嘉入学“耶稣与玛丽修女学校”，和姨妈柯西德·鲁斯特姆·伊朗尼一起生活。美嫒随父母一直住苏库尔，除了珀茹嘉放假回家，美嫒是家中唯一的孩子。

{注：珀茹嘉的古吉拉特语已学到三级，但现在要进中等英语学校，所有科目都用英语教授。美嫒幼年也可能随父母去普纳看望过祖父母几次。}

许多欧洲人——政府官员和部队军官——驻扎苏库尔，他们的生活是战前英国统治时期，英国老爷太太典型的生活方式。他们有专属的欧洲俱乐部，内设一个大型室内溜冰场；每天晚上，俱乐部成员在闪闪发亮的木地板上溜旱冰时，都有一支乐队伴奏。美嫒常去那里，着迷地看男子和女子彼此牵着手，一圈又一圈地溜冰。

杰罕吉尔喜欢晚间外出——比如去看电影，或去健身房，在那里男子打网球和羽毛球，女子打牌和闲谈。他常带妻子去苏库尔俱乐部吃晚餐、打牌，有时一个人去。

杰罕吉尔总是身着时髦的英式服装，与西方人打成一片。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因为喜欢娱乐，欧洲人常到他家宴饮。

朵拉特英语说得不好，但她能理解，必要的话，能讲几句不甚流畅的英语。

{注：她和杰罕吉尔在家，彼此之间和孩子们之间，说古吉拉特语。}

有时，当杰罕吉尔在家中款待西方人时，朵拉特会穿一件优雅的纱丽，但只在极少的情況下。而且，她对食物也不挑剔。

“我母亲的处事方式非常单纯，”美嫒说，“她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和可爱的表情。我和她的关系比和父亲更亲密。我姐姐和父亲更亲，父亲也爱她更深，虽然他也爱我。”

“美嫒更依恋母亲，”珀茹嘉证实，“我更依恋父亲。”

然而从父亲那里，美嫒继承了对鲜衣美食的品味，尽管她胃口不大。“从一开始，我就喜欢吃好吃的食物，穿好看的衣服。”

杰罕吉尔身高六英尺三英寸，皮肤呈小麦色，肩膀宽阔、体格强健、肌肉发达，喜欢运动。“我父亲从不驼背，总是站得笔直。”美嫒回忆道，“他那么高，进门都得低头闪避一下。我母亲和我一样，个子小。我们的外貌和性格都相像。”

{注：美嫒身高五英尺三英寸，她母亲也是。}

杰罕吉尔喜欢音乐，美嫒记得有一次，在她四岁左右，她坐在地毯上玩玩具——表面有图案的积木和衣饰可爱的洋娃娃——她的父亲在学弹西塔琴。

一个印度教老师（ustad）每周两次上门教杰罕吉尔。老师是个容易上当的伙计，而杰罕吉尔天性活泼、爱开玩笑，有时会捉弄他。有天晚上，大家都坐在外面门廊上，杰罕吉尔溜了出去，爬上屋顶，将一个大南瓜掷在老师身边。南瓜炸裂，老师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还有一次，老师来吃晚饭，款待煮西梅当甜点。侍者用托盘端上西梅，盛在每人的盘中，又上面浇一点奶油；但没给老师盛。

侍者解释说：“先生，为您准备了特别的西梅。”老师高兴得脸上放光。一盘特制西梅端来放在面前，老师动用勺子来切，西梅却在他的盘子里打转。好不容易切好，放一块进嘴——杰罕吉尔放声大笑。

“特制西梅”是一块块的梨子果皂，切成了西梅的模样。幸好老师有风度，嬉笑而过。

杰罕吉尔还把留声机唱片带回家。在那个年代，顾客可以从商店挑一些唱片带回家听，选择喜欢的留下。美妮记得父亲坐在地毯上，唱片在面前摊开，他一张一张听，挑选最喜欢的。和美赫巴巴一样，他最爱听的也是卡瓦里（灵性奉爱歌曲），但他还喜欢听孟买古吉拉特剧场的诙谐曲目，有时甚至是粗俗小调。他给女孩们买了几张有趣的儿童唱片。

杰罕吉尔甚至制作了一个带有插槽的唱片箱来存放他的收藏，中间设有放留声机的地方。带家人外出巡视管辖的领地时，他就带上这个箱子。在烈日下工作一整天后，晚上他喜欢听音乐放松。

美妮三岁时，那年夏天，她和家人去了奎达，西北约 250 英里远的一个城市。那里闷热难耐，不过没待多久。他们在布鲁斯路的 L·穆里克照相馆拍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全家像，另一张是美妮和珀茜单独拍的。

几年后，全家去拉合尔度假。美妮享受这次旅行。这是座令人愉快的城市，美妮仍记得（主大道上）购物市场两边货品琳琅满目的店铺，以及那里许多的欧洲人。

杰罕吉尔还喜欢去苏库尔地区有趣的地方远足。城外五英里，有个怡人的公园，人们在高大的棕榈树荫下悠闲漫步。棕榈酒——一种从棕榈树取汁微发酵的酒——在那里有售。杰罕吉尔常带家人，坐他们的维多利亚马车，来这里参加棕榈酒会。“我父亲喜欢这些事情，”美妮说，“喝棕榈酒，吃美食，唱歌，他喜欢给别人带来欢乐。”

每当有客人（如杰罕吉尔的兄弟和家人，或其他亲朋密友）来苏库尔小住，杰罕吉尔必带他们去萨德贝拉岛观光游览。萨德贝拉岛位于印度河中央，是印度最狭长的一个岛屿，小岛风景如画，孔雀和野生猴类栖居，猴子在高大的树木间摆荡。该岛属野生动物保护区，建有印度教圣人师利·萨德贝拉的一座寺庙和修道院。

大家乘坐他们的私人马车来到河边，租渡船过河。“作为孩子，我们特别兴奋激动，”美妮回忆道，“所有人都上船，被渡到岛上。我们随身带着野餐篮子。”

在香火缭绕、气氛虔诚的寺庙里，游客必须脱掉鞋子，才能踏上里面的装饰地毯。在中央房间，有台阶通向河水。墙上挂着两排圣人和至师的画像。一行人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慢慢观览这些画像。

美婍记得杰罕吉尔给向导钱来喂鱼：“银光闪闪的大鱼几乎跳上台阶觅食，有两条鱼有着金色的鼻环——煞是好看。”

吃完午饭，一行人坐船返回。如此出游，无人不爱，杰罕吉尔尤其喜欢。

美婍从内心感到，他父亲与美赫巴巴莫名地有某种联系。“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么喜欢带人去萨德贝拉，”她说，“他天生就有这种（灵性）倾向。他非常自豪，把所有客人都带去那里，并（在另一次出游中）带他们看了穆罕默德的头发。”

穆罕默德之发存于苏库尔的一座清真寺，杰罕吉尔安排前去参观。这座清真寺（即沃·穆巴拉克·夏圣陵）不大，保存完好，坐落于城里一个安静区域，靠近罗哈瑞火车站。在存放头发的专用房间，有一张铺着闪亮丝绸的长沙发椅。由于穆罕默德对具象肖像的严格反对，墙上只挂着卡拉姆（《可兰经》对句书法）相框。

一行人步入寺内，杰罕吉尔对牧师说他们想看穆罕默德大人的头发。牧师们很高兴有其他信仰的人来拜先知之发，口里喃喃祈祷起来。其中一人拿来香，另一人取来饰有褶边、带长柄的华丽绸扇。

客人们站立一边，大牧师走到一个敦厚木板制成的密封橱柜前，毕恭毕敬地捧出一个大盒子。另一位牧师不断扇动扇子，以防落尘。大牧师诵了一段祷文，将盒子放在长沙发椅上。他打开盒子，所有人都盯住瞧，却见里面还是一只盒子。牧师一边继续唱诵，一边将这只盒子取出，打开，结果又取出一只盒子。然后又是一个盒子，盒子套盒子。最后是一只小木盒，里面装着一缕乌黑的头发。牧师向所有人展示过后，又放回盒里，参观者不可触摸。杰罕吉尔后来解释说，使用多层盒子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一定凉爽度，在苏库尔炎热干燥的气候下，有利于头发的保存。

“好笑的是，”美婍评论道，“我儿时去看穆罕默德的头发，却不知有一天我会为阿瓦塔梳发。”

对这段经历记忆深刻的美婍，满怀敬爱收集和保存巴巴的头发，后来将巴巴的头发给巴巴爱者时，她总是指示他们也要好好珍惜。



杰罕吉尔调离苏库尔，赴另一地区上任；带领全家人穿越森林，经数天时间，到任新岗。曾在马戏团骑过一次大象的美婍，这次有机会骑乘另一种怪兽。

穿行森林的交通工具是骆驼，这个地区多为沙地，不能用马。政府提供了十五到二十头骆

驼，匹配同等数目的大胡子信德人来照管。驮着家具、炊具、帐篷和日用品的驼队，每天先行几个小时，在他们到达前将帐篷搭好。（此外，地形需要时，有几人骑马沿途护卫。）

出发当天，杰罕吉尔身穿卡其布制服、马裤，脚蹬马靴。整个队伍，包括小美妮，都戴着太阳帽（一种软木帽）。两只供家庭使用的骆驼，停在房前。为美妮的母亲准备了一头安静、温顺的母驼；父亲的则是一头巨兽，灰白色，饲养精当，强壮彪悍。两个信德人在两侧约制，令它跪下。

对一个四岁的孩子来说，骆驼的嘴巴、牙齿和舌头显得巨大无比。它发出的声音是那么响！美妮回忆说：“我从它身边退开，呆呆站着，想不到要骑坐的也是这种动物。”

杰罕吉尔叫过美妮，把她抱到这种神气十足的动物背上，说：“不要害怕，抓紧，别摔下来。”

不过美妮说：“我吓坏了，紧紧抓着父亲座位的最前端。反正父亲完全相信我掉不下去。”

杰罕吉尔对手下下达最后几个指示时，美妮独自高坐在骆驼上。然后他跳上去，握住缰绳，下令全体出发。一直跪着的骆驼，在两个信德人松手后，晃晃悠悠站了起来。

“我像猴子一样缠住父亲的腰。我抓牢坐稳，不让自己掉下去。”

他们在苏库尔的住宅坐落于宽而平的山丘上，一路小跑下山不可行，故杰罕吉尔牵制骆驼慢行。但慢行更糟糕。骆驼前后摇晃得很厉害。到了沙地，杰罕吉尔放开缰绳，任骆驼轻快小跑而行。

朵拉特不怕骑骆驼。上面安置有一把舒适的木框皮椅（皮椅上有靠垫），她靠坐在上面。驼队行进时，她编织和读书，物品放在身边的麻袋里。

中午气温变热的时候，一行人停在小树林的树荫下吃午餐，而载重的驼队，由信德训驼人带领，先行一步，预备扎营过夜。歇息一会儿，继续乘骆驼前行至夜晚，到达宿营地时，一切已准备就绪。

帐篷已搭好，晚饭准备妥当。一座帐篷用做餐厅，另一个用做厨房。有他们的基督徒厨师和穆斯林管家卡西姆随行，朵拉特不用进厨房。他们还有一个漂亮的大帐篷，上面装饰着扇贝和流苏，包含一个客厅，几间卧室，后面甚至还有一间小浴室。棉线地毯铺在地上。

到任新位的杰罕吉尔，在管辖区内巡视时，仍经常带上家人。朵拉特和美妮留在营地，杰罕吉尔常整天骑马外出，到偏远的村庄联系当事人。美妮记得父亲晚上回来时，已经精疲力尽。由于不允许仆人进家里的私人区，美妮喜欢为父亲解开护膝和马裤，脱掉靴子。因为杰罕吉尔在户外工作，常年暴露在阳光下，所以总是戴着太阳帽，据美妮讲，结果他过早地谢顶了。

“我父亲是那么强壮和快乐，”美妮说，“他很辛苦，总是顶着炎炎烈日骑马骑骆驼奔波。他在北方当森林官时，多年过着这种艰苦的生活。英国人让印度人到西方人不愿去的这些

酷热边区任职，但这种工作有着优厚的薪水。”

有时，珀茹嘉在学校放假时过来，杰罕吉尔会在两棵树之间，为女孩们搭个吊床，给她们甘蔗嚼吃。“父亲特别慈爱。他高大勇敢，但也很温柔。他爱他的孩子们。”

一天晚上，送餐人的妻子把晚餐送到他们的帐篷时，被蛇咬了。杰罕吉尔拿着急救木箱冲了出去，美婼看着他把伤口的毒排出，并在上面撒了高锰酸钾。“他毫不犹豫地将伤口切开，”美婼说，“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坚强果敢的人，从不知恐惧为何物。”

他不仅和两个助手追捕并绑住过一个臭名昭著的小偷，而且对野生动物也毫不畏惧。晚间，当老虎在帐篷周围徘徊之时，他们的宠狗长耳猎犬会吠叫不止，老虎也应声吼叫连连。

“你知道听到老虎咆哮，我们有多害怕吗？”美婼问。

而杰罕吉尔并不惧怕。他喝完平时习惯喝的一壶牛奶，上床睡觉。

一天夜里，他们都已入睡，一只大野猫嗅到杰罕吉尔床边的牛奶味，在他们的帐篷上抓破一个洞。猫悄悄爬进来，把头伸进罐里舔食剩奶，结果头却卡住出不来了。猫吓坏了，开始乱蹦乱跳，弄出可怕的骚乱。朵拉特惊醒尖叫。帐篷里的煤油灯碰倒熄灭，帐篷里一片黑暗。美婼紧紧抱住母亲。

杰罕吉尔迅速重新点亮油灯。他逮不住那只大猫，于是卷起帐帘，让头顶着水壶的猫跑出去。次日一早，杰罕吉尔派几个仆人去查看猫的情况。他们发现这只猫设法用头撞击石头，打碎罐子，得以自由。

还有一次，杰罕吉尔和家人晚饭前去丛林散步，这是他出巡期间乐做之事，遇到另一种动物。朵拉特总是不愿冒险去丛林进行这种晚间散步，太阳就要落山，丛林已经暗下来，但她还是会去，美婼也去，还有珀茹嘉，要是她也在的话。

一天傍晚，在他们回营地的路上，杰罕吉尔听到树叶沙沙作响，是一条大蛇。他让朵拉特把孩子们带回营地，把狗解开。

朵拉特害怕，对杰罕吉尔说：“让蛇去吧！跟我们一起回去。天黑了，你连根棍子都没有，怎么杀它？”

杰罕吉尔没被难住。他蹑踪循迹追过一片矮树丛，用一块大石砸击，将蛇杀死。然后把死蛇缠在一个枯树枝上，带回了营地。

那时天已全黑。帐篷四周支着的玻璃灯已经点亮，灯罩又大又明亮，大家都坐在帐篷里。见到蛇，朵拉特觉得很恐怖。

杰罕吉尔说：“过来看看，你们一定要看看它的毒囊。”

“我不想看。”朵拉特说。

“你们需要了解这类事情。

“蛇的事我还是少知为妙。”

杰罕吉尔从急救箱里取出一把剃刀，将蛇嘴割开。他让女孩们看毒牙后的毒囊，边展示边作解释。

看完后，朵拉特恳求道：“以后请别再带蛇回来了。”

杰罕吉尔确实把他射杀的一条巨蜥带回过家，想给她们看。朵拉特仍没兴致，求他赶快处理掉，最先看到这只巨蜥的厨师说：“不要扔掉，老爷。我可以做一道营养滋补的咖喱菜。”他做成了。

他们沿途遇到的部落居民也让杰罕吉尔着迷。他有一部相机，经常下马给戴珠宝、穿裤装的部落妇女拍照。美媞和母亲离家加入美赫巴巴后，这些照片和其他照片（比如美媞和姐姐骑马驹，以及母亲荡秋千的照片）相继遗失。

视察期间，杰罕吉尔偶尔会射杀一只鹿来吃，因为穿越森林带不了太多的肉。他从不以猎杀为消遣，但他确实捕杀过老虎，这些猛兽骚扰当地民众，将他们的羊拖走，村民财产损失惨重。多年来，他为此杀死了14头老虎。虎皮会送到剥皮师处，但他们从不吃虎肉。

一种常用的捕虎之法，是把一只小山羊拴在树下做诱饵。尽管在烈日下工作了一整日可能会很累，杰罕吉尔还是会爬上树，耐心等待猛虎小心翼翼潜近。他扣动扳机，一枪命中。“他是一个神枪手。”美媞说。

“老虎如果不死，只是受伤的话，会变成食人虎。”杰罕吉尔对女儿们解释说。

这种事就发生过一次，杰罕吉尔冒着生命危险将受伤的老虎击毙。他和两名印度士兵，打着手电筒，连夜在丛林中追踪老虎的血迹。最后在虎穴中找到它，杰罕吉尔举枪将正舔伤口的老虎射杀。

有一次还杀过一只怀孕的母虎，在其身体里发现两只幼崽。杰罕吉尔把它们保存在一个大甲醛罐里，放在客厅的壁炉架上。

“我被迷住了，”美媞说，“这些幼崽已发育完全，八天左右就会出生。我们客厅的地板上还有一两张虎皮。父亲还把虎皮送给他的欧洲朋友们。”

杰罕吉尔功勋卓著，朵拉特却深感不安。她对她的捕猎活动有一种可怕的预感，后来会这样谈起自己的丈夫：“他杀了那么多头老虎，所以年纪轻轻就死了。”尽管美媞从不相信。

{注：杰罕吉尔去世后，朵拉特把虎皮都送了人。她保留了一罐虎油，是制皮师连同虎皮一起送来的，用做风湿按摩很好。她还送了一罐虎油给在普纳的母亲希琳。}



美媯和珀茹嘉（馥芮妮），

1910年5月摄于奎达L·穆里克照相馆——由作者提供



珀茹嘉、朵拉特、美嫫、杰罕吉尔，
1910年5月摄于奎达L·穆里克照相馆——由至爱档案馆提供



美姘儿时，时间地点不详，由美茹提供

2 学生时代

珀茹嘉到校读书的时节，美娒和父母在西北边境粗犷的信德省，游历一整年。在那个年代，出行如此频繁极不寻常；人们一生中离开出生地的机会都不多。这一切都是跟随美赫巴巴生活的前兆，那时他们每隔几个月就要搬家一次，从一地迁到另一地是家常便饭。“那时我们还小，不能完全享受，”美娒说，“但总有一个新地方，一个我们孩子们的新家。这对跟巴巴一起旅行是个很好的训练。”

{注：信德位于包括苏库尔在内的巴基斯坦南部，古代旅行家谓之“悲伤谷”或“艰险地”，不仅因其严峻的地形地貌，还因该地区部落间的频繁敌对和交战。}

美娒六岁，到了上学的年龄。杰罕吉尔意在让女儿们在家读书。珀茹嘉离家前，他曾建议聘请一名私人教师，但朵拉特认为孩子们应送到正规学校接受教育。

西北边境是一个不发达的贫瘠地区，没有好学校，故决定把珀茹嘉送到普纳。“修女学校是由修女管理的，”朵拉特说服道，“姑娘们会受到良好的训练和适当的约束，修女们非常严格。”

天性温和的杰罕吉尔向妻子让步了。否则，他宁愿让孩子们留在家中。

美娒说：“我父亲不想我们远离他去上学，情愿把我们留在身边。下班回来时，他喜欢看到满屋的孩子。我哥哥很小就去世了，父亲对我们疼爱有加。他喜欢让我们开心自在。我们也不情愿，但不得不离家去读书。”

杰罕吉尔嘱咐朵拉特不要打骂孩子，他自己从不这般对孩子。孩子们顽皮捣蛋时，朵拉特在她们的父亲面前会温和地训斥几句；若父亲不在，就严厉多了。

英国统治时期，普纳是一个军事基地，欧洲人聚居。除了众多英国官员的子女，边远地区的驻印外国人，也将儿女送来普纳读书，寄宿亲友家中。有些孩子是走读生，有些是寄宿生。

1913年初，杰罕吉尔乘火车将美娒送到普纳，路上花费数天时间。杰罕吉尔与修女学校院长安吉拉交谈，说服她接受美娒和珀茹嘉作寄宿生。

由于修女学校属罗马天主教，收非白人、非天主教徒作寄宿生是不寻常的。一般不允许欧洲人以外的任何人寄宿——即便是帕西人或果阿的基督徒。但姐妹俩需要寄宿，杰罕吉尔和朵拉特常年旅行在外，而朵拉特的姊妹，也就是收留珀茹嘉的姨妈蔻诗德，不愿同时照看两个孩子。

院长同意了，但表示学校要收双倍的学费，杰罕吉尔接受这个条件。因此，美娒和珀茹嘉是该校首批非欧洲寄宿生。她们不是全日，而是周寄宿生，蔻诗德姨妈同意做孩子们的法定监护人。到了周末，姐妹俩就去位于缅因街87号的姨妈家，享用她做的家常菜，和表兄妹们一同玩耍。（杰罕吉尔担心，倘若不允许孩子们起码周末去跟亲戚住一住，她们会感觉被关在学校里。）

普纳之名源于梵语普尔纳，意为“完整”，彼时美赫巴巴也在这里，拥有“美之帝王”及其至爱为居民的普纳如今完整无憾。

1913年1月14日，六岁生日刚过不久的美婼，入读“耶稣与玛丽修女学校”预备班。学校非男女同班，而是分班就读。美婼登记名为玛丽·伊朗尼，在校七年，同学和老师都以此名称呼她。（珀茹嘉一直用原名，直到遇到美赫巴巴，更名为馥芮妮。）

{注：此校现名为圣安妮高中，就在巴巴早前曾就读三年的圣文森特高中街对面。}

美婼不介意别人叫她玛丽，她其实很喜欢这个名字。记得六七岁的时候她问过母亲：“你为什么给我取这么普通的一个名字？美婼听起来很一般，别的女孩都有那么好听的名字。”

“如果要你选择，你会选什么名字？”朵拉特问。

美婼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答道：“让我选的话，我会选娜格丝这个名字。”她觉得好听，又说：“或者多音节的名字，比如卡塔韵或特丽提。”（卡塔韵和特丽提为琐罗亚斯德三女中的两个女儿。多年后美婼才意识到自己的名字完美无缺——跟至爱美赫如此接近。）

{注：美婼为波斯名，代表美赫的阴性方面，美赫有多重含义，可意指太阳、爱、友谊、慈悲或契约。这也是天使密迹的名字，还是琐罗亚斯德日历七月第十六日之名。类似于西方父母给孩子起名五月。}

美婼不是个好学的孩子，但逐渐习惯了早起和整天上课的学校日程。每天清晨孩子们进教室上课前，都集中在学校前面的庭院里做游戏。当教堂钟声响起，学生们停止游戏，集体祈祷。每天清晨齐诵四行祝福词，有时也唱歌。美婼说：“在学校里，我们学到所有英国好听的歌曲，比如《大不列颠统治着海浪》等。”

老师全部都是女性，而且每个科目都有一名教师，一个班大约有20个女孩。那时不穿制服，美婼上学总穿长袖短裙。“我喜欢饰边（褶边），过去常穿不同颜色配褶边的裙子。”

学校里强调良好的举止和纪律。当学生在大厅里遇到修女或院长时，他们被教导要说“早上好，修女”，或“早上好，院长”。她们会回答：“早上好，我的孩子。”

美婼并不觉得这种气氛拘束，相反，修女们很有爱心，她发现修女学校是一个愉快、安全的地方。晚上，寄宿生们（包括西方人和印度人）一起玩耍。

校内有一个大型公共教堂，还有一个小礼拜堂。孩子们有时被要求参加那里的礼拜仪式并唱赞美诗。“我们必须诵念‘圣母玛丽亚，神圣母亲，为我们祈祷’，”美婼回忆说，“教堂内用可爱的百合花装饰得很漂亮。我去过一两次，碰触过圣水。”

有时女孩们自己去那里。不允许她们进入里面，但只要门半开，她们就会向里偷看，看修女们祈祷。

在学校，珀茹嘉会照应自己的小妹。美婣有一头卷发，有些孩子取笑她，扯她的发卷。珀茹嘉会介入保护自己的小妹。

不过美婣也能照顾好自己。学校里有名学生会是阿迦汗·堪（高官）之子。每天，他的欧洲家庭教师都开一辆劳斯莱斯送他到校上学。操场活动时，这个男孩会取笑美婣是伊朗人。在普纳，多数伊朗人都开茶馆，这个男孩会嘲笑说：“嘿，茶瓦拉（茶馆服务员），茶瓦拉，给我上茶。”

这个男孩名叫亚伯拉罕，故美婣会用“亚伯拉罕伽姆（鹰嘴豆），两分钱一伽姆（克）”来还击，好像他是一个卑微的卖鹰嘴豆的街头小贩。

珀茹嘉还帮美婣学习。“美婣在学校不聪明。”她说。

“我记性不好，”美婣承认，“如果我要记一首诗，得念好多遍，才能记住。学校对我来说太严肃了。”

“我喜欢爬树、骑马，或者带我的宠物狗在田野里奔跑。我喜欢摩擦燧石制造火花之类的事情……我太爱玩了。我一点也不用功。”

学校里所有的修女都是欧洲人——一些是瑞典人，一些是英国人，少数几个是爱尔兰人，这使美婣和姐姐处于不利地位。“在学校里，她们往往倾向于喜欢自己的种族，偏爱其他皮肤白皙的欧亚混血女孩。”

每年，欧洲孩子们都会举办一年一度的校园音乐会，有几个歌舞表演。有一年，美婣在年度演出中被选中，她扮演一个阿拉伯舞女。幕布拉开，孩子们唱道：

你瞧那边跑来一个快乐的小女孩。
快来快来又来一个，两个小女孩。
两个快乐的小女孩，高兴地拍手叫，
看啊看啊又来一个，三个小女孩……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八个女孩陆续登台，全都身穿阿拉伯服装，一起翩翩起舞——七个白皮肤的欧洲女孩和美婣——唯一的印度女孩。

美婣对数字紧张，但据她的一个同学讲，美婣是个很好的演员。从那以后，音乐会或小品演出，美婣总会登台表演。遗憾的是，这些女孩在校从未集体留过影，所以美婣没有这阶段的照片。

美婣入读修女学校后，有机会更多地见到祖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在波斯出生长大，婚后不久移民印度，定居普纳。他们所有的子女都在印度出生。

杰罕吉尔家中有 13 个孩子——11 个兄弟，2 个姊妹。杰罕吉尔有个兄弟叫嘉尔，工程师，在猎鸭时死亡。他在滨江公园穆塔河射中一只鸭，在取猎物时溺亡。后来，人们推断必是遇到了漩涡。（美婣曾打趣道：“他和鸭子一道下了水。”）

杰罕吉尔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父母和所有的兄弟，依习俗在普纳共同生活——甚至包括杰罕吉尔的已婚兄弟和妻子，嫂子为全家人做饭。杰罕吉尔是唯一分开居住的。

父亲名叫霍姆斯吉·伊朗尼。他高大（像杰罕吉尔一样超过六英尺）、体格健壮，肤色白皙、白须苒苒。霍姆斯吉是个很好的人，性格安静，沉着稳健。他来印度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他说古吉拉特语，勤奋而聪明。他也是一位精明的商人。

{注：美婣祖母的名字未有记载。}

霍姆斯吉做鱼和鸡蛋生意，在普纳最早从孟买引进冷冻鱼。相比当地的河鱼，人们更喜欢孟买的咸水鱼，霍姆斯吉生意甚是兴隆。这些鱼是装在冰块里运来的，霍姆斯吉后来扩张成立了冰工厂，在马德拉斯开办一家，在邵拉普尔附近另开一家。

因蔻诗德姨妈的监护关照，孩子们到朵拉特的家人这边走动得多，杰罕吉尔会给女儿们写信，说怎么也要和他的家人过一过周末。（孩子们放假时，也被送去祖父母家两次。）

珀茹嘉不介意，但美婣不喜欢那里。“我祖父母的家，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去那里。我记得成堆成堆的鸡蛋……每天早上我们都吃炸鱼和煎蛋。天天吃，我都吃腻了。我饭量不大。

“此外，有那么多亲戚，那么多人生活在一所房子里。我有一个叔叔那时已经结婚，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尽管如此，美婣喜欢和堂兄妹们一起玩。他们玩马拉车游戏时，美婣总是想当马，拉着其他孩子。“我从没想过我也坐一下车。我总是喜欢做一些艰苦的事情。”从童年起，美婣就不怕辛苦，运用体能和耐力（而不是头脑），全身心投入一些事情上，比如小时候骑马。

他们还玩“抓间谍”和“捉迷藏”游戏。霍姆斯吉爷爷有一件大衣，挂在墙上的一根木钉上，几乎垂到地面。“我会藏到爷爷的大衣里，”美婣说，“但是我的脚露出了一点，所以他们很快抓住了我。”

除了游戏，“我不喜欢在我祖父母家，也不想去那里。我们第三次被送去时，我打定主意，对他们说：‘我不想住在这里。’

“长辈们问我：‘那你想去哪里？’

“我回答：‘去我外祖母家！’”美婣最爱外婆希琳，她总是那么可亲可爱，她也爱美婣。

有人叫来一辆马车，美婣被放进车里，送去外祖父母家的客栈——皇家旅馆。

美婣的外公索拉伯·萨拉玛特·伊朗尼在伊朗做过厨师，和妻子希琳迁到普纳后，他们在普纳火车站附近，为琐罗亚斯德教徒开了一家客栈，取名皇家旅馆（后更名为爱德华旅馆）。他们有七个子女——四子三女：老大是阿德希尔，跟着依次是蔻诗德、丁肖、芙芮妮、朵拉特（小女儿）、默文（M·S·伊朗尼上校）和鲁斯特姆（或鲁西）。

外祖父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们会用伊朗人的母语达里语交谈。尽管他们从住在旅馆里的帕西人那里学会了古吉拉特语，索拉伯外公说话总是带着一点伊朗口音。外婆希琳是家里的顶梁柱：聪明漂亮、皮肤白皙、满头银发。她的脸让美娒想起巴巴简，巴巴简的脸要略小一些。

女孩们周末大多在缅因街的蔻诗德姨妈家度过，她们在这里洗澡、洗头，周一早上（不情愿地）回学校。虽然她们得在校住宿一周，蔻诗德姨妈仍用餐盒给她们送去食物。

蔻诗德姨妈家独门独院，但不适合孩子们玩耍，院子里堆满杂物。所以姐妹俩常去姨妈的女儿谷拉家，有时在那里过夜。蔻诗德姨妈婚后七年不育，后来才有了谷拉。谷拉成年后，和一个帕西人、军队的一名兽医成婚，这是一段“爱情婚姻”，这在过去甚至现在都不多见。（包办婚姻在印度所有的社区至今仍然普遍。）谷拉住在城边一座安静的小屋，靠近马场，离蔻诗德姨妈家不远。那里有大片的空地，孩子们有了尽情跑跳的去处。周围院落里的欧洲孩子们，也过来和她们一起玩耍；有时谷拉带女孩们去观看赛马。

她们还随亲戚们出去游玩，也经常参加家庭聚会和假日活动。“因此我们在普纳，没因远离父母而太过孤独不开心。”美娒说。

杰罕吉尔从西北边境的信德省，调任孟买北部的特纳地区，女孩们去见父母也更近更便利了。她们在放长假时前去，比如11月为期两周的排灯节，圣诞节三周假期，四五月的六周暑假。

因为杰罕吉尔热爱社交（而他任职偏远地区，极大妨碍了交际活动），他们偶尔也去其他地方走走，比如杰罕吉尔的大堂兄家，他住在达哈努，一座果园环绕的宽大房舍里，由特纳海岸线向北仅几小时路程。她们还曾经和父母，在孟买南部的一所住宅里住过。

一段时间后，杰罕吉尔调往古吉拉特邦的韦拉沃尔，住海边一套政府配置的两层连栋公寓，带一个大院落。附近一带无其他房舍，这套连栋公寓的另一半，由一位税务官（地区专员）和家人，包括几个孩子住用。这名身居高位的官员是犹太人，和杰罕吉尔一样，属于少数族裔，已皈依基督教。两家人相处和睦，晚间经常一起在户外休闲、互访。男人们喝餐后酒，女士们闲谈，孩子们在附近玩耍。很多时候，他们围坐一圈做游戏。

海滩下面，用浮标、渔网和木杆在海里标出了游泳区，但杰罕吉尔忙于工作，无暇在孩子们假期回来时教她们游泳。有时税务官之子大卫，大学放假回家，会把美娒和珀茹嘉扛在肩上，趟水往深处走走。但多数时候，女孩们只在浅水区踩水，或者在沙滩上玩耍，由一位女仆照看。

{注：杰罕吉尔带她们去过喀奇的小兰恩。}

韦拉沃尔有一处岩石特别多，女孩们在那里发现了螃蟹。她们带回家给朵拉特看，她惊叫道：“你们带回来了什么？别动它们，让它们走。”

厨师看到螃蟹，却很高兴。“再给我带一些来，我要做咖喱蟹肉。”他说。

他教她们如何用绳索套石缝里的螃蟹，第二天她们又去捉螃蟹。这次她们带回满满一桶，厨

师做了一道美味的咖喱菜。

偶尔，女孩们在海滩上玩耍时，朵拉特和杰罕吉尔会下海游泳。朵拉特矜持紧张，不愿学游泳，杰罕吉尔则独断专行。

“不行，你必须下水，”他坚持道，“你必须学游泳，大家都会游。你为什么不进海水里试试？海水多令人舒爽。”他会把妻子拉下水。

他还试着让朵拉特骑马，一个不停抗拒，一个坚持要教，朵拉特到底还是骑了。看着父母的这些滑稽动作，孩子们被逗得咯咯直笑。美娒自幼没学过游泳，不过她确实学会了骑马。

美娒差不多五岁的时候，在苏库尔，父亲曾给她和姐姐带回两头驴，让姐妹俩在院子里骑，练习平衡。大约一年以后，她们放假回家，杰罕吉尔买了两匹小马。他把马套好，让马夫教女孩们骑马。珀茹嘉已足够大，可以单独与父亲以及另一名骑手骑马，而美娒只有六岁，只能骑着她的小马在院子里转悠，不过她学得很快。后来每当女孩们回家，杰罕吉尔就会给马套上马鞍。在那些向来闭塞的边地，没有电影或其他形式的娱乐，这成为他们的一项消遣活动。

{注：有一次，杰罕吉尔带美娒和珀茹嘉去王公的马厩，王公拥有设得兰矮种马，女孩们被允许骑这些漂亮的马匹。}

美娒七岁时，在韦拉沃尔，一匹马把珀茹嘉带跑。骑马回家的路上，他们到达一个小山顶，珀茹嘉的马开始从山上飞驰而下。在马鞍上把持不住的珀茹嘉，栽到马前部。她紧紧搂住马脖子，吊在马前腿之间，直到马停下来。

另一次，美娒也被自己的马带跑。事情发生在她们在森林小路上骑行时，路的另一边是父母的帐篷，他们正在那里宿营。其实都是很安静的马匹，但美娒的马想起森林另一端自己的临时马厩，突然飞奔起来。一根低垂的枯树枝迎面而来，美娒还小，没力气令马回转。陪她们骑行的马夫，正专心和另一个仆人说话。美娒头一缩，树枝将她的太阳帽刮掉。帽带断掉，太阳帽挂在了树上。

幸运的是树枝只打掉帽子，若再低一点，会正中美娒的前额。美娒“像猴子一样”紧贴马背，抓牢不放，最后光着脑袋骑马回家。

马夫正为这事急得发狂，但女孩们原谅了他。“我们没让父母责怪他。”美娒说。

继韦拉沃尔之后，杰罕吉尔调任朱纳加德附近的地区总部，在这里，全家住一所大官邸，带一个大院和一个花园。与普纳和苏库尔不同，朱纳加德英国人或欧洲人不多，是个更为传统的印度城镇。它位于古吉拉特邦，戈纳山和达塔尔山群山脚下。朱纳加德，正如早期的旅行指南所描述的，是“沙漠里阴凉的丰沛绿洲”。这个城市有几个公园和一个动物园，其特色是著名的吉尔纳尔狮子。

朱纳加德将成为杰罕吉尔的最后履职地。美娒七八岁时来这里度四五月的暑假，她记得父亲下班回家时的情形：“他常常亲吻拥抱我，然后让我骑到肩上，驮我上楼。他肩上扛着我，

一只手牵着姐姐，上楼都不扶栏杆。”

珀茹嘉一直在修女学校学习钢琴，在朱纳加德，家里没有钢琴，没地方可练琴。于是杰罕吉尔与一位友善的英国女士结识为友，她有一架竖式小钢琴。他问他的女儿们能不能来弹琴，她大方地同意了。

他带女孩们去她家，珀茹嘉弹奏了杰罕吉尔所有爱听的迷人曲子，例如《家，甜蜜的家》，这是他最喜爱的。他喜欢这支曲子，让她弹了一遍又一遍。“他喜欢听她演奏。”美婳回忆。

在朱纳加德，朵拉特为孩子们安排了一次茶会。发请帖给一位印度地方法官家的孩子和其他孩子。女孩们穿着漂亮的衣裙，桌上铺着桌布，摆着小杯和小碟。孩子们喝茶，玩耍。

孩子们该回家了，朵拉特拿出一些巧克力，让姐妹俩作为小礼物分发。美婳坚持自己给小客人们发，但那时她英语不太好。“我拿着巧克力跑过去，”她说，“边发边说‘给’！”

珀茹嘉过后笑着说：“难道你不知道应该说‘请拿着，欢迎下次再来’吗？”

美婳回嘴道：“那你怎么不告诉我？”

杰罕吉尔喜欢远足，在朱纳加德时，他带家人去了附近的戈纳山。此山有 3666 英尺高，为印度名山之一，山上建有古老的耆那教寺庙和希瓦神庙。（巴巴也曾上过此山一次，说每一位阿瓦塔都到过此地。）

为了早早出发，他们天一亮就得醒，而美婳向来起得晚。杰罕吉尔想出个新颖办法，来唤醒他沉睡的公主们：他在她们的卧室中央放了一部留声机，装上一张印度进行曲唱片，将音量调到最大。

孩子们立刻醒了，想起来：“哦，今天还要去戈纳山。”

她们跳下床，迅速穿好衣服。野餐篮子收拾妥当后，他们乘坐一辆四轮维多利亚马车出发了。

戈纳山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有瑜伽士和苦行僧静心的洞穴。山顶是一片风光优美的台地，英国人在此处建了一座旅舍。有竹椅供上山使用，年纪大的人可以坐着被抬上陡坡。朵拉特坐竹椅，其他人前面步行。

中途，他们在一家旅行者客栈歇脚，那里有一座很大的印度教寺庙。寺外有个大筐，筐里装满装饰华丽的紫色和红色天鹅绒凉鞋。必须穿这些凉鞋入内，禁止穿皮鞋。美婳选了一双鲜红的穿上，但太大了。朵拉特叫美婳不要穿，给她找到一双尺码合脚的。

杰罕吉尔是个异常活跃的人，不顾炎炎烈日下登山劳顿，说他还想继续上行，到山顶的另一座寺庙，不想休息。朵拉特劝道：“干吗要累着自己？那里有什么可看的？”

杰罕吉尔耸耸肩：“既然已经走了这么远，不妨把所有的东西都看看。”

他决心已定，跟随一些印度教教士，攀登几百级台阶登上山顶，到此平地已变得狭窄。虽然一路崎岖难行，但他们都成功登顶。在山顶的湿婆神庙，杰罕吉尔做了献祭。

“我父亲对灵性一无所知，”美妮说，“但他有那种天性——为灵性事物和场所所吸引。他不辞辛苦上山到寺庙，其他琐罗亚斯德教徒没人会像他那样努力。”

美妮只去过几次朱纳加德，在圣诞节和放暑假期间。杰罕吉尔会托一个帕西朋友，或者他的一个职员，把姐妹俩从普纳接来。而当她们返校的时候，他会放几天假，亲自护送女儿们。

他会为父女三人订一个私人包厢。“那个时候，英国人维护得极好。”美妮回忆道，“火车既干净又漂亮。我还记得那个装食物的篮子——作为孩子，我们老觉得饿。我们带了烤鸡，我一路吞着口水。”

“我喜欢坐火车旅行，”她补充道，“你可以看窗外的景色，看火车进站。那时时光悠闲，不像现在这么匆忙。我会把头伸出窗外，在雨季，我喜欢清凉的雨滴洒在脸上。”

作者问她：“你母亲没有告诉过你不要把头伸到车窗外吗？”

美妮夸张地回答：“我母亲从不对我说不要做什么！”

杰罕吉尔买了一些儿童读物，供姊妹俩长途旅行中解闷。美妮最喜欢的一本书，是西方儿童身穿舞服表演小步舞的影册。美妮不怎么想阅读，但她喜欢看图书上迷人的图片。

火车在孟买停靠，杰罕吉尔领她们去玩具店。“我们拿不定主意选什么样的玩具。不管我们要什么，父亲都会买给我们，让我们在上学前保持开心愉快。他给我们买糖果、巧克力，还给馥芮妮（珀茹嘉）买了一本格林童话。我们在孟买一家旅店住了一两天，几乎忘了还要回学校上学的事。

“父亲总是希望看到我们快活，让我们欢笑，确保我们安适。他会给我们讲故事。他是个古道热肠的人，沿途之上，几乎每个火车站都有他的朋友。”

每到一站，杰罕吉尔都会下车。火车只停五分钟，但不妨碍杰罕吉尔去和熟人握手交谈。女孩们扒着窗户向外张望，着急地说：“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火车汽笛鸣响，姐妹俩喊道：“爸爸！爸爸！”

杰罕吉尔回头看看。“好，好的，这就来。”说着，一边跟朋友作别。火车开始加速，他也越走越快，最后跑步跳进他们的车厢。

“每个车站都如此。”美妮说，“到了普纳，父亲就去找院长谈话。父亲言谈彬彬有礼，院长喜欢他的性格。讲一口流利英语、身穿得体英式服装的父亲，深得修女们的尊敬。

“父亲临走前，安吉拉院长会说：‘来吧，我的孩子们。’女孩们会围聚在我们身边，分享我们的糖果。”



十年前在马哈巴里什沃，美嫒尚未出生时，杰罕吉尔受了一次结果证明是致命的创伤。当时他骑马走在茂密森林里，这是一条少有人行的路，那时汽车还不常见。杰罕吉尔凝神于一片灌木丛，脑子里专心想事情，这时一辆汽车拐过弯道，迎面驶来。他的坐骑不习惯汽车，受惊猛然抬蹄直立，杰罕吉尔没防备跌落马背，头撞在一块岩石上。右耳后部受了伤，仗着年轻，身强体壮，他没有理会。这件事被遗忘脑后。

日久年深，耳后骨腐坏，造成感染。1915 年，伤势复发。赶上杰罕吉尔去纳西科出差，既然要去那个地区，他告诉朵拉特，他准备去孟买找专家看耳朵。杰罕吉尔离开朱纳加德，这一去再没回返，与朵拉特从此永别。

完成在纳西科的公务后，杰罕吉尔请了七天假。他前往孟买，在维多利亚路的马西纳医院，找一位帕西耳科专家检查耳伤。

医生说非得做一个乳突手术，只是个小手术，很小的外科手术。有块碎骨必须取出来，仅此而已。

手术前，杰罕吉尔去普纳看望家人。“命运把他带到那里，”美嫒悲伤地说，“他的时间到了。”

杰罕吉尔爱自己的父母，父亲一年前已过世，他想念母亲，母亲也盼见到儿子。

“干吗要去孟买？”母亲问，“我们在普纳的家庭医生就很厉害，让他给你瞧耳朵。”

杰罕吉尔去看这位普纳医生，医生说就算他不是耳外科专家，做这个手术对他不成问题。他说杰罕吉尔没必要大老远再去孟买，在普纳这里，他的家人还可在康复期间提供照料。杰罕吉尔以为自己的病情轻微，孟买医生也说只是个小手术，杰罕吉尔同意了。

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有两种说法：美嫒当时八岁，她说医生在自己的办公室为杰罕吉尔做了手术，办公室也是他的家。他没有正规的手术室，房间到处是灰尘。而且手术过程中出了差错，医生做的切口不正确，杰罕吉尔死在手术台上。

当时 11 岁的珀茹嘉对事情的记忆略有不同。她比美嫒长几岁，对周遭发生的事可能更为敏感，认为美嫒或许因为太小，而无法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

她说当杰罕吉尔到普纳的时候，学校还没开学，姐妹俩随父亲住祖母家。杰罕吉尔的耳朵整夜疼痛，珀茹嘉很难过，一直啼哭。祖母夜里要照料杰罕吉尔，故孩子们被送到杰罕吉尔的姊妹玛妮姑妈家。

第二天早上，杰罕吉尔动手术，姐妹俩被告知一切都会好起来。

手术似乎是成功的，但次日杰罕吉尔病情恶化。普纳医生用氯仿为他止痛，但没有用。杰罕

吉尔于手术后第三或第四日去世，享年 45 岁。

“我们束手无策，”珀茹嘉回忆道，“完全孤立无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母亲不在，我感到非常害怕。”

与此同时，在朱纳加德的朵拉特接到电报，说手术很成功，但要她立即来普纳。她用了三天时间才到普纳，到后得知丈夫已逝。

孩子们没有参加葬礼，巧的是美赫巴巴本人的父亲希瑞亚吉，在遗体被送往静塔——琐罗亚斯德教徒遗体安置地——之前，曾协助为遗体洗浴，做准备。

后来，希瑞亚吉对他的朋友们说：“我参加过许多葬礼，从未见过杰罕吉尔那样的体魄。肩膀宽阔，身上没有一丝赘肉。”

杰罕吉尔的死对朵拉特是可怕的打击。她曾失去幼子，而今相濡以沫 13 年的丈夫又离她而去。一连多天，她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走得如此突然，如此意外。他没生过病，虽然过着艰苦的生活，但一直以来身体健康，连感冒都少有。如今溘然长逝，留下 32 岁的朵拉特独自抚养两个年幼的女儿。

“父亲的去世令我母亲震惊和心碎，”美娒说，“但需要这样，她才能自由地来巴巴这里。她不得不受苦。一个人的时间到了，不管多么健康强壮，都得离开肉身。时间一到，不管存在何种理由（处于何种境况），都必须放下这具身体。正是命中的这个打击，使我母亲更加面向神。”

{注：美娒命中注定在纯女性的家庭中成长。}

杰罕吉尔死后，蔻诗德姨妈做兽医的帕西女婿，受托去朱纳加德，收拾整理杰罕吉尔的文件和家庭财物。朵拉特和女儿们再没回去过。



美嫒的父亲杰罕吉尔
照片由作者收藏



美姍的外祖父母，索拉伯和希琳

照片由作者收藏，V. 坎伯合成

3 皇家旅馆

杰罕吉尔去世后，朵拉特移居普纳与父母同住，美媞和珀茹嘉得以回到母亲身边生活。在修女学校周寄宿两年多之后，姐妹俩成为走读生，住在皇家旅馆。

这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包括朵拉特的大哥阿德希尔、妻子（也叫朵拉特）、他们的女儿（也叫珀茹嘉），还有丁肖舅舅、他的妻子和三岁的儿子贝拉姆。有了朵拉特和两个女儿，三个家庭，加上祖父母，共同生活在这所有六间卧室的房子里。美媞和珀茹嘉喜爱这里，享受与舅舅、舅母和外祖父母合居的大家庭氛围——尤其可以和两个小表弟妹在院长里的果树上玩耍。珀茹嘉表妹比美媞小六个月，她们上同一所学校，一起玩，一起学习，她成了美媞最要好的朋友。

阿德希尔舅舅养活一大家人，他有个汽水厂，坐落于萨查比尔街一座古旧大院。出售苏打水、柠檬水、覆盆子水、姜汁水、提神饮料和冰淇淋。苏打水在这座房子的中央大厅生产，这里一派忙碌景象，几十名工人忙着灌装成千上万只玻璃瓶。

“我们不能进那个大厅，因为如果瓶子爆裂，玻璃会到处飞溅。”美媞说，“我们只能偷看一眼就跑开。”

阿德希尔的公司还为英国人的马匹提供燕麦，工厂的一处建有磨坊，燕麦和其他谷物都在此处碾磨。为来磨面粉的当地孩子们准备了糖果。美媞和表弟妹们常坐在钱箱旁，把糖果递给这些贫穷的孩子们。

皇家旅馆离修女学校太远，午饭不能回来吃，孩子们便在较近的汽水厂用午餐。每天，仆人都送过来家里做的热腾腾的午饭。

从平房门廊拾阶而上，进到阿德希尔的办公室，里面还有个房间，美媞和表妹珀茹嘉，还有姐姐珀茹嘉在这里用午餐。她们吃饭的时候，舅舅会在办公室和人谈话。“他也会让这些入一道用饭，饭从我外婆家送来，但舅舅也会从一家莫卧儿餐馆买舌头、肉排等肉食。他们围坐一块吃东西喝啤酒。”

女孩们分开用餐，可以随心所欲。比如她们可以开一瓶覆盆子汽水，尝一尝，不喜欢，就把半瓶撂下，另换一种不同口味的。桌上放着最新一期的《印度周刊》，上面全是英国皇室新闻。女孩们很放松，一边喝苏打水一边聊天，翻阅杂志，浏览图片。

美媞和珀茹嘉一般不乘马车上下学，总是步行，头上严严实实戴着太阳帽。“一旦遇到蓝月亮——意思是天下雨——我们就坐舅舅的马车。我不介意走路，这是很好的锻炼。”

女孩们下午回家，朵拉特有个规矩：去厨房拿东西吃之前，她们必须洗手洗脸。在浴室的碟子里，她放了一片面包，上面洒一点牛奶，她们用这来洗脸。

朵拉特解释说：“这样可以去除油脂，又不像用肥皂那样使脸发干。”

有时候美姞放学回家，饥肠辘辘，甚至想吃那片面包，“我确实吃过几小块！”

住到皇家旅馆后，美姞和姐姐很少去看望祖父母及其他父系亲属。朵拉特想和娘家人在一起，这也是美姞心之所向。

{注：皇家旅馆离美姞祖父母家尚远。祖父霍姆斯吉曾为家人建造一座大宅。缅因街上的老宅拆除，新宅就建在原址上，但老人在房屋完工前就去世了。}

皇家旅馆是幢大房子，温馨舒适，靠近火车站，在那个年代那里还不太拥挤。附近是一条河以及开阔的田野，美姞常去那里捉蝴蝶。院子里种了许多果树——石榴、番石榴、凤梨释迦、橙子、橘子，还有一棵大桑树，树干粗壮，果实累累。孩子们喜欢爬上树摘果子，然后瓜分战利品，为分不均等而争执不下。

{注：美姞记得这棵桑树，后来尝试在美拉扎德种桑树，但始终发枝不好，便把它移走了。}

下午四点左右，希琳外婆会端出几碟美味的小吃，在她心目中，美姞有着特殊的地位。“我每天都说，我要那块最大的西瓜。外婆爱我，会容忍，把它给我。不过有一天，她忍不住说：‘这怎么行？谁都没有要过最大份儿的，你怎么总想要？别那么贪婪。’”

有时孩子们坐在院子里，看外婆给她的小狗们洗澡。外婆素爱养宠物，除了几只小狗，她还养了一只会说话的大鹦鹉，它长着灰蓝色的羽毛和红色的喙。鹦鹉是儿子伊朗尼上校送给她的，关在一个铜笼子里。鹦鹉会模仿外公的咳嗽声和打喷嚏的声音。早上，每当外婆呼唤美姞的表妹“珀茹嘉，该起床了”，鹦鹉会抢先说出这句话，这让美姞抓狂。

日落时分，外婆用一块白布遮住鸟笼，以免鹦鹉看见什么，受惊害怕。“鹦鹉胆小。”美姞说，“若被吓着，就活不了。”有一天，外婆忘记拉下布罩，鹦鹉看见一只猫经过，吓得浑身发抖，开始发烧。“外婆非常爱这只鹦鹉，把它抱出来放到腿上，用毛毯裹好，带它去看兽医。兽医也治不了，鹦鹉死了。”

外婆还养了许多不同品种的鸡——罗德岛红鸡等异国品种的鸡，以及普通的印度鸡。它们每天都下新鲜鸡蛋，每隔 10 到 15 天，就会宰杀一只鸡做晚餐。

一天早上，美姞看到家里的仆人卡西姆，拎着一只鸡的腿，走向花园一角。她紧跟着他，不停询问，比如：“你要把这只鸡带到哪里？你打算对它做什么？”

他叫她去玩，她又悄悄跟过来，看见他在磨刀准备杀鸡。

“不！不要！”她尖叫起来，“你不能杀它！”

卡西姆叫大人们把孩子带走，美姞跺着脚：“我不会让你杀了它。”

大人们说：“来吧，你得上学去。”把她领走了。

当天晚上，一家人吃了卡西姆抓的那只鸡，美嫒早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吃得津津有味，心满意足。多年后想起这件事，美嫒仍会发笑。

皇家旅馆前廊归客人们使用，家人在厨房边的后廊用饭。晚餐七点钟开始，家里的孩子们围桌而坐，外公索拉伯坐桌首。孩子们吃完，大人再吃。

希琳外婆喜欢下厨——让孙子孙女吃好吃饱。孩子们边吃，边听外婆讲述波斯故事——她出生成长的地方，讲述人们在田间劳动，男人在一边，女人们在另一边，人们边劳作边对歌欢唱的场景。她还给孩子们讲琐罗亚斯德。

{注：杰罕吉尔在世时，朵拉特常下厨为家人做饭。他们雇了厨师，但朵拉特监督每餐，有些菜她亲手做。不过住父母家中，朵拉特便不再动手做饭。“母亲会做饭是好事。”美嫒说，“后来在美拉巴德，她监管修爱院和赫兹拉·巴巴简中学的伙食，这派上了用场。”}

朵拉特一个名叫美赫的远亲，晚上时常来串门，从他的茶馆带一盒冰淇淋。他舀冰淇淋的时候，孩子们便围拢在他身边。外祖父母会在廊上的沙发椅上悠闲而坐。希琳外婆脚搭在一把椅子上，轻声祷告。希琳很虔诚，她在后院的桑树旁，为自己单独建了一间祈祷室，远离主屋。在这里，她每天定时有规律地祈祷。

比如每晚日落时分，她到家里的每个房间转一遭，柔声祷告，轻舞托盘，上面放着燃香、乳香和檀香。琐罗亚斯德教徒相信芳香之气纯化净化空气（并排除周围潜藏的邪灵）。她从花园摘两朵玫瑰，接着去自己的祈祷室持诵祷文，室内空荡，只有一张琐罗亚斯德画像。

每隔 15 天，希琳还会叫美嫒参加穆希吉尔·阿山（除障）仪式。如果这一天是工作日，美嫒要上学，不能参加，外婆便等到周六再进行。

清晨美嫒洗浴洗头，然后坐在祈祷室的地毯上，外婆也坐于此。美嫒清理鹰嘴豆，外婆则复述穆希吉尔的故事，后者是一位至师，曾救过一个年轻女子。琐罗亚斯德教徒认为，若执行该仪式，一个人也会得到神圣救助。这个故事美嫒已铭记于心。

外婆用古吉拉特语悠悠讲述，每述几句，美嫒就得说“巴勒，巴勒”回应，意思是“是的，是的”，一边剥鹰嘴豆。

外婆把鲜花和各色美味果品——杏仁、腰果、水果干和糖果，摆放在圣坛的照片前。那里还有一面镜子，意为人也应该崇拜自己的形象。大约一个小时候左右，仪式履行完毕，美嫒可以自由地和表弟妹玩耍了。

在世俗上，希琳外婆喜爱鼻烟，当她做完手里的活儿后放松时，偶尔会吸一吸。她会拿出自己的鼻烟盒，拍一拍，然后吸一下。孩子们喜欢在一旁观看，但他们不仅仅是看而已。

希琳自己有一间单独的小卧室，总有至少一位孙辈和她同寝。希琳在厨房忙碌的时候，美

媼和表姐妹们喜欢在她那张一向散发着鼻烟味的大床上嬉戏。一天，他们在祖母的枕头下发现了她的鼻烟盒。每人都取了一点，轻轻嗅一下，相互怂恿再吸点，直到开始打喷嚏。

吸鼻烟被认为是种不雅的习惯，朵拉特的姐姐芙芮妮·玛西（芙芮妮姨妈）也吸，但不想让别人知道。她将自己的鼻烟藏在一个精致的银瓶里，谁都没有怀疑。

有一次，美媼无意中甚至尝了舅舅的嚼烟。看到桌上放着一块看似很好吃的巧克力，她和表姐妹们轮流咬了一口。它有一股苦味，孩子们都吐了出来，不好意思地偷偷直乐。

美媼喜欢探索皇家旅馆。楼上有一间神秘的阁楼，摆满铜器和铜制炊具。后院有个关奶牛和水牛的牛棚，牛棚后是两个马厩。

“我喜爱动物。”美媼说，“在外婆家，我们没有马骑，但在后墙的平台边，养着几头奶牛和一头水牛。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会踩着平台爬到水牛背上，骑水牛玩耍。我们没有马，起码有水牛骑！它一点都不反抗，只管静静地继续咀嚼自己的饲料。我会在它背上坐很久，最后跳下来到花园去找表姐妹玩。”

然而有一天，美媼进屋时不住挠头。外婆叫她过来，说：“让我瞧瞧你的头发。”

她发现几只在水牛身上才长的大扁虱子。“你到哪里去了，头上惹了这些东西？”

美媼承认她到过水牛跟前，但没告诉外婆她其实骑了水牛。外婆责怪道：“别再往那头水牛跟前凑了！”

外婆每天用一把细齿梳给美媼梳头，刮去残留的虱子和虱卵。幸而时间不长，虱子在美媼头上还没来得及繁殖。

因为热爱户外活动，绿色成了美媼最喜欢的颜色。儿时的美媼，常到花园里看丁肖舅舅干活。他栽花植木，还种玫瑰。玫瑰种植在陶罐里，他每天清晨都除草和修剪。之后，对少年园丁做最后一番交代，他便跨上自行车，蹬车去阿德希尔的汽水厂。

外公索拉伯每天清晨4点起床，美媼和珀茹嘉起床时，他已为她们准备好热茶。他的全部家当（和重要文件）都存放在床脚的一个大木箱里。每逢周末，听到外公上台阶时身上的钥匙叮当作响，孩子们就跑过去跟在后面，知道他要开大木箱，里面存着给他们的糖果。

他们会拽着他，央求道：“给我们一块糖，外公，我们要吃糖。”

“好，”他慈祥地说，“但先把我放开。”

孩子们也喜欢在他的床上嬉闹，从他窗外的树上摘石榴。外公不让他们爬院里较高的树。只有他午睡时，孩子们才能放开玩。他们悄悄进屋，看外公睡没睡着。若睡着了，他们还会观看一会儿，外公的白胡子一上一下颤动，嘴唇一鼓一吸地打鼾。孩子们咯咯唧唧地笑，然后跑到外面，尽情爬树玩耍。

有一次，谣传有一伙盗贼在这一带横行作案。强盗们会把一辆牛车停在路上，假扮进城的村民。皇家旅馆坐落在马路边，正是恶徒的首选目标。一天晚上，珀茹嘉听到前面有咔嚓咔嚓声。她爬下和美媼共睡的大双人床，跑到母亲的房间。美媼醒了，也急忙跑到朵拉特的房间，朵拉特也听到了动静。三人都胆战心惊，去外公那里叫醒他。接着，她们跟着（白须苒苒，高举煤油灯的）外公，身穿长睡袍，结队朝前门走去。但是当他们打开前门时，那里空无一人。多年后，美媼觉得整个情景十分滑稽，把它讲给巴巴听。

美媼喜欢晚睡，但因一个算命师的预言，朵拉特对此从没责备过女儿。普纳有个伊朗尼青年会看手相，他来皇家旅馆，在外婆的祈祷室里，先给珀茹嘉看了手相，接着看了美媼的。

算命师说的话，美媼记不全了，但有一件事她忘不了。他向朵拉特预言，她会因小女儿获益匪浅。

“从那时起，母亲对我格外好。”美媼说，“也许因为儿子已死，她想在我成家后同我一起生活。”此后，但凡有争议，朵拉特一般都会站在美媼一边。就美媼和美赫巴巴的亲密联系而言，伊朗尼青年的预言自然没错。

“你自幼有灵性倾向吗？”作者问美媼。

“我非常重物质。”美媼回答，“我喜欢最好的衣裳，最好吃的食物，因而把这一切交给巴巴不容易。如果从一开始（品味上）就简单，什么都不在乎，那么到巴巴这里来，就算不上牺牲，就不难。我喜爱美食，饭里必须有肉，我们晚餐几乎顿顿吃鸡和鸭。”

“你小时候想过琐罗亚斯德吗？”

“我连祷文都不念，更别说想琐罗亚斯德。我姐姐试着哄我，祷文都是古吉拉特语，她会说：‘这个不错，又短，你念念。’”

“你年少时去过火庙吗？母亲带你去吗？”

“我还很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在森林里旅行，周围没有火庙。到了普纳（我10岁或11岁），若有人叫我们去火庙参加婚礼或圣线仪式，我们会去。我们并不经常去。”美媼还在亡灵节去过一两次火庙，里面摆着几排插瓶的大丽花，花从丁肖舅舅的花园采摘。

几年前，杰罕吉尔还在世时，在火庙为珀茹嘉举行过圣线仪式或皈依礼。

{注：皈依礼（新光礼）为琐罗亚斯德教儿童在满七岁后举行的受信仪式。}

礼仪盛大隆重，杰罕吉尔邀请众多友人和同事参加宴庆。“差不多就像一场婚礼。”美媼回忆。美媼九岁时，她的皈依礼正好相反。

琐罗亚斯德教中，当亲人去世，有供养穷人、以逝者名义举行慈善活动的习俗，以此助益亡灵。自杰罕吉尔去世后，朵拉特一直有愿以他的名义做点什么。她听说，若在逝者

的忌日举行皈依礼，对死者的灵魂吉祥而有益。因此在美嫒父亲去世一周年当日，为美嫒举行了皈依礼。

仪式在普纳火庙进行，但并未精心筹划，只邀请了几位客人。牧师把一件新长袍穿在美嫒身上，在她的腰间系上圣线，一边持诵祷文。该仪式是琐罗亚斯德教徒传统上每天早晨必做的，美嫒也一直履行圣线仪式，直到 16 岁来巴巴这里。

{注：圣线的含义，象征着把一个人同神连结起来。}

此外，这之后每一年杰罕吉尔的忌日，朵拉特都会在火庙为整个琐罗亚斯德教社区以及普纳数百穷人举办宴席。

朵拉特还以杰罕吉尔的名义，为有志学习和受训从事神职的、琐罗亚斯德牧师的子嗣提供赞助。结果，美嫒十岁左右时，有天晚上同母亲和姐姐去火庙，牧师本人亲自陪同。

“一个身穿白衣的男孩前来，开始祈祷，向我们展示他从头到尾把祷文背诵下来的功夫。时间越来越晚，十二点、一点，我仍然记得当时有多累。结束时，我们都非常高兴，终于可以回家了。”

有时美嫒凌晨三点醒来，听到母亲在祈祷室祈祷。有时候，朵拉特会为丈夫之死轻声啜泣。美嫒又沉沉睡去。朵拉特会进来休息一会儿，接着早起继续祈祷。



杰罕吉尔去世后，他名下的朵拉特不知情的各类财产、铁路股份及其他股票才被发现。仍为丈夫的死悲痛欲绝的朵拉特，无心处理财务上的事；便请姐姐蔻诗德的女婿代为料理。年轻人对朵拉特隐瞒实情，让她执行一份协议，将大额财产的一部分划归蔻诗德。

问及这些人缘何如此狡诈，美嫒推测说：“他们并不富裕，看到我们的土地，就想分得一些吧。”

渐渐地，这家人兴旺起来，他们建了漂亮的家宅。蔻诗德姨妈获得了更多土地，她种菜，养奶牛和水牛，卖牛奶赚钱。她和妹妹渐渐疏远，美嫒承认：“我们不大喜欢她。”

{注：蔻诗德姨妈从未见过美赫巴巴，她几年后去世，在朵拉特与巴巴建立联系之前。}

除了各类文件，蔻诗德姨妈的女婿还带回杰罕吉尔的两个行李箱。它们打造得适合放在骆驼背上，里面装着他的私人物品。一天，美嫒和母亲翻看这些物件，发现几张照片。

美嫒随意拿起一张看了看，朵拉特给她看了另一张——在苏库尔俱乐部拍的一张合影。朵拉特坐前排，高大的杰罕吉尔站在后排。

朵拉特指着站在他旁边的一个西方女子，“看这个女子，”她说，“我以前特别嫉妒她，

她是苏库尔最漂亮的女人。她举止优雅、无懈可击，言谈也极有魅力。她已经结婚，但每次你父亲到俱乐部，她都会溜达到他身边，甜笑着打招呼：‘你好，伊朗尼先生。’她老是接近你父亲，跟他说话，挨着他坐。起初我只注意到一两次，但后来每次我们去俱乐部，这种情况都会发生。”

朵拉特哭泣起来。“我嫉妒她，真是太傻了。你父亲只是彬彬有礼，他不是那种到处拈花惹草的人，他从不那样。晚上他总是在家陪伴家人，弹奏他的西塔琴。”朵拉特流泪不已，为当初怀疑丈夫的品行而懊悔心痛。

因处理杰罕吉尔的财产上过一次当的朵拉特，决心不再任人欺骗。她去孟买咨询杰罕吉尔的一个朋友坎普敦先生，他是帕西律师，曾为杰罕吉尔料理所有事务。因对商业一窍不通，朵拉特不太确定如何做，便向弟弟默文·伊朗尼上校请教，后来总是听从他的建议。

默文·伊朗尼是朵拉特的弟弟，比朵拉特小两岁。他是亚丁一所大型军队医院的主任外科医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百上千的士兵被送至该院接受治疗；他也是首个被英国人授予上校军衔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因为地位显赫，他在普纳备受尊敬。

{注：美嫒对一战的唯一记忆，来自于看到有个年轻的帕西人每天骑车经过他们家门前。一天，没见他骑车经过，问起才知他已被选去参战。}

比起其他兄妹，朵拉特更爱年轻的默文，甚至把仆人派去亚丁为他做饭。他也是希琳外婆的心头肉。

默文也深爱自己的姐姐。“在我母亲所有的兄弟中，默文舅舅最爱我母亲。”美嫒说，“他也爱我父亲。我父亲是官员，热衷和赏识良好教育。当时，伊朗尼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少数的几人难免惺惺相惜。伊朗尼任职做官很少见，我舅舅喜爱并敬重我父亲。他们是好友。”与杰罕吉尔一样，伊朗尼上校也总穿最时尚的西装。

杰罕吉尔去世后，上校痛惜不已。他特地告假回印度安抚姐姐，见面之时，他俯在朵拉特的肩头哭泣。

有一间向阳的卧室为上校留着，他从亚丁回来探亲，每次都住几个月。里面有一张写字台和一个做工精细的衣柜，没人用过。朵拉特和女儿们住皇家旅馆时期，上校回来参加过杰罕吉尔的葬礼，三年后美嫒十一岁时，他又回来过一次。

美嫒记忆中，上校英俊、富有魅力，中等身材。他诚实善良而聪明，是个虔诚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他勤奋好学，讲一口流利的波斯语。他给女孩们带故事书，以提高她们的英语水平，还喜欢在花园里给孩子们拍照（照片现已遗失）。

因处理财物方面的事情，时而出门去孟买的朵拉特，也带回书籍作为礼物。美嫒最喜欢的一本书叫《兔子兄弟》，她还喜爱一本莎士比亚儿童读物，读过《艾凡赫》，但对当时的流行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没有兴趣，也从未读过他的作品。

{注：多年后在美拉扎德，应美婳建议，买了一本《兔子兄弟》给巴巴读。}

住皇家旅馆时期，朵拉特的另一个兄弟，攻读工程师学位的鲁西成亲。美婳和珀茹嘉随母亲去参加婚礼。

母亲为姐妹俩选了要穿的纱丽，珀茹嘉毫无怨言接过自己的纱丽。朵拉特把为美婳挑选的纱丽给她，样式简单，乔其纱面料，带普通镶边，美婳虽然只有八岁，却不高兴。

“这件纱丽太普通了！”她抗议道，“我想要绣满金线的贝拿勒斯纱丽。”

“你穿着太重了。”母亲回答，“你还小，不能穿那样的纱丽。”

美婳不听，为让她去参加婚礼，母亲只得让步。

“我很讲究穿最好、最闪亮、最华贵的纱丽，配最新的发型。我心想：‘我学校的朋友们都会去，她们会看我的。’我小时候相当虚荣。”

“珀茹嘉不关心这类事情，但我一直很在意。她（个人品味）很单纯，母亲给她什么，她就穿什么。”美婳轻笑自嘲道：“那么看重着装的我，后来却加入了埃舍！”

这是美婳参加的第一个传统伊朗尼婚礼。婚礼一开始，妇女们单独聚在一个大厅内，互相拥抱问候；男人们站在外面，听乐队演奏。接着仪式开始，七位长者手持明烛，围绕新娘，行各式礼仪。之后，来宾们在长桌前享用盛宴。像往常一样，孩子们先吃；吃完后，大人们就坐。芭蕉叶压平做成盘子，上餐者往来盛满一盘盘美味佳肴。

美婳和姐姐、表弟妹以及朋友们边吃边聊，一抬头看见一个年轻男子冲她微笑。她慌忙低头用餐，感到害羞，但转念又想兴许是看错了。

“我想再看看，确证一下。我抬头望去，他又冲我笑。我不知道他是谁，为何笑，很是尴尬局促，他究竟是何人？”

“回家以后，这件事便被忘在脑后。”

美婳不认识的这个男孩是她的堂兄，居住在普纳的叔父之子饶希文。后来这个男孩跟亲戚们提起美婳，说这是他想娶的女孩。

朵拉特去孟买时，有时会带上女孩们。美婳记得大约十岁的时候，游览过维多利亚公园，看到一只巨大的乌龟。大约这个时期，母亲还带姐妹俩和表弟妹们去了马哈巴里什沃，一个山间胜地，住在那里的瑞丝维尔旅馆。

在这里，他们日日游玩观光，常去耶纳湖。他们使用一个小厨房，随同而来的厨师卡西姆做饭。但他因为账目把朵拉特快逼疯了。她总是不胜其烦地说：“需要什么就买什么，别拿这么琐碎的账来烦我。”

一天朵拉特出去散步，看到一处在售的房屋。她联系房产经纪，将房子买下。在凉爽的马哈巴里什沃，有个属于自己的地方避暑消夏，朵拉特觉得会很惬意。这是一处大房产，名叫迈亚特苑，前房主是欧洲人，已离开印度。除主房外，还有两座小别墅——“温馨屋”和“蜂巢”。

{注：1935年10月16日，在盘奇伽尼虎谷山洞闭关期间，美赫巴巴曾让人驱车带他去马哈巴里什沃，沿迈亚特苑绕行一周。}

朵拉特将迈亚特苑出租，收入用于房产的维护。美嫒记得一位王公和王妃住过一次，她们去主房见王公一家。美嫒注意到王妃身穿迷人的绿色纱丽，和蔼亲善，雍容大方。

朵拉特和女孩们在“温馨屋”住过两次，在“蜂巢”住过一次。地产坐落于山上，房里没有自来水，得从附近的井里打水，用牛车运水上山。

房舍由卡西姆主管。卡西姆是孤儿，他十几岁时，早在美嫒出生前，就随侍杰罕吉尔。杰罕吉尔去世后，朵拉特不愿留用任何男仆。果阿厨师被解聘，但卡西姆不肯离去。他再三求告朵拉特，不要打发他走，说他对前主人多么忠心耿耿，事实也的确如此。

朵拉特决定让他在厨房里试试，但在皇家旅馆，希琳外婆情愿自己做饭，而卡西姆只是碍手碍脚。在马哈巴里什沃购置房产后，有了新出路的卡西姆喜不自胜。上任前，他向朵拉特要了一张杰罕吉尔的照片——穆斯林从不做的事，朵拉特送给他一张。

除了任主管，卡西姆还自愿当厨师和管家。每当一家人来马哈巴里什沃，卡西姆会在餐前换上制服，端上亲手做的饭菜。主人们在餐厅吃饭时，他便侍立一旁，给她们讲当地八卦消息——谁谁住哪所房子里，做什么生意，有几个孩子等等——或者问：“饭菜可口吗？辣不辣？”

多年后，卡西姆有了儿子达奥德，他想为儿子找份工作。1943年，他去了纳西科，珀茹嘉雇佣了他的儿子。卡西姆就是在这里知道美赫巴巴的，并得知美嫒同巴巴住在马哈巴里什沃一所叫“风景谷”的房子里。

于是他去了男满德里的住处，在此见到巴巴。卡西姆解释说美嫒年幼时，他照看过美嫒，问能不能再见她一面。巴巴说可从远处看看，但不能同她说话。

美嫒被告知卡西姆要来见她，让她见面时不要紧张，这是巴巴的意愿。散步归来的美嫒，看见卡西姆站立在路旁。卡西姆向她行礼，美嫒双手合十回礼，之后便走开了。

后来，巴巴指出卡西姆是个真挚可敬之人。



皇

家旅馆（现已不复存在），普纳

照片由作者戴维·芬斯特收藏

4 白马



至师，赫兹拉·巴巴简

照片收藏于美拉扎德

1918 年，美嫒 11 岁时，生活再度发生改变，遇到帮助她实现命运的推动者——尊荣者、至师赫兹拉·巴巴简。

巴巴简总是坐在普纳兵站的一棵苦楝树下（其陵墓现今所在地），美嫒和姐姐还在修女学校做寄宿生的时候，每次去缅因街蔻诗德姨妈家，都会路过巴巴简。

美婼说：“但我们不知道她是至师（连什么是至师都不懂）。没有琐罗亚斯德教徒跟随她，我们以为她是波斯来的老妇人。”

有时珀茹嘉甚至和街上的孩子们一道，朝巴巴简扔石头。

入住皇家旅馆后，她们再没走过那条路。有一天午休时间，美婼和一些欧洲女孩玩跳绳，一个名叫兹伊娜·伽里巴的帕西女孩走过来。美婼跟她并不特别熟，曾去过她家一次，女孩比美婼小一岁，上低年级。

见兹伊娜过来，美婼停下跳绳。兹伊娜低声说道：“你知道巴巴简吗？巴巴简特别伟大，她能让我们心想事成。走吧，我们去跟她要点什么。”

美婼想同兹伊娜去，但担心回校上课会迟到。“巴巴简坐在苦楝树下，离得那么远，我们能及时赶回来吗？”她问，“我们要是迟到，上课铃响之前回不来，老师会骂我们的。”

兹伊娜说来得及。“巴巴简今天就在附近，转过街角就是。”兹伊娜回家吃午饭，回校路上看到她。

两个女孩手牵手跑向巴巴简。“我们转过街角，我十分惊讶。那天巴巴简坐在修女学校墙后，就在教堂后面，一棵大树下（大树现已不存），边上是一条铺着净沙的排水浅沟。这异乎寻常，因为巴巴简从不离开自己的座位。”

她一条腿支起，手托腮斜倚着腿坐着，背对她们。

“你先去。”兹伊娜说。

美婼很害羞，犹豫不前。“不，你先去。”再说该要什么呢，她还不清楚。

“要求在班上名列前茅。”兹伊娜建议，“要求能接受高等教育，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你会得到的。”

“我不觉得那多有吸引力。”美婼解释道，“我不在意得第一，只要能通过考试，顺利升学就行。再者，我也不是个聪明好学的学生，便琢磨究竟要什么，我什么都有——美好的家，美味的食物——还有什么可要的呢？”

这时兹伊娜向前几步，跪在巴巴简面前。她提了自己的要求，巴巴简点点头。“兹伊娜心里一定想好了要什么，”美婼猜测，“我没问她，她也没问过我。我仍想不出要什么。”

兹伊娜退回来，美婼静静走过去，跪在至师面前。巴巴简亲切地看着她，微微含笑，问道：“要什么，孩子？”

美婼用乌尔都语和印度斯坦语轻声说道：“我本来想要点什么，但这会儿记不起来了。”

她望着巴巴简，不知说什么好。巴巴简移开目光，给她时间考虑。美嫒很窘迫，也看向旁边，就在那时，她看到附近货摊停着一匹马和马车。

一匹能骑的马！对，就是它，要一匹能骑的骏马。自父亲去世，母亲从未养过马。朵拉特不喜欢让这么多的仆人和马夫照顾她们——宁愿过简单清静的生活。

巴巴简转向她，美嫒说道：“巴巴简，我想要一匹马。”

巴巴简微笑赞许。她抬头望向天空，点了点头。巴巴简话不多，要说也是轻言细语，总说乌尔都语。美嫒从卡西姆的基础课中学到一点乌尔都语，于是试着听，但只能听懂几个字。

“会很美，”巴巴简说，“全世界都会看着他……全世界都会爱他。”

美嫒只听到这么多，已经足够了。“我很激动。‘我的天’，我心想，‘我将会有一匹非常漂亮的马。我上马骑行时，人人都对他仰慕赞叹。’”

当然，巴巴简指的是白马阿瓦塔——美赫巴巴——五年前她曾在额上印上一吻。

{注：1918年8月，美赫巴巴在卡斯巴·佩斯开设棕榈酒馆，但美嫒不常去普纳的那个区域。}

巴巴简又说了几句美嫒没听懂的话，转过脸再次向她微笑。“好了，我的孩子，你现在可以走了。”

美嫒没得到任何明确的答复，也没有比如“好，你会心想事成”的类似承诺。尽管如此，美嫒感到心安意满。

她双手合十，说：“好的，巴巴简。”说完起身退去。

“我没要别的，我太腼腆。我急着要走，不然上学迟到，老师会把我们留下，罚抄句子。”

两个女孩匆忙赶回学校上课。美嫒再没见巴巴简在修女学校后面坐过，后来据她推测，巴巴简那天一定是为她而来。

接下来继续上课、忙学习、回皇家旅馆玩耍的美嫒，把那天的事完全忘在脑后。毕竟，她并没把这件事看得太重。大约半年后，母亲乘马车外出购物，注意到路上聚了一群人。她让马车停下，打听发生了什么。她探身一瞧，看见一匹漂亮的乳白色骏马的马头。不由为之心动，下了马车。

“马匹是纯白色的，”她自语道，“好比一个好灵魂，象征着纯洁、美好的灵魂——预示着幸福与好运。”

朵拉特向牵马人挤过去，询问马匹的情况。那人说他准备把马牵到市场上卖掉。平时从

未想过买马的朵拉特，询问马的价格，当场提出买下。卖马人接受了她出的价钱，马匹被带回家，拴在马厩里。

当天美娒放学回家，因走了远路而感觉很累。她洗脸洗手，朵拉特舅妈在厨房廊上给她小点心吃。美娒照常跑到花园，同表弟妹贝拉姆和珀茹嘉，以及姐姐一起玩。

孩子们在宽阔的车道上一起玩吉利-旦达游戏，不一会儿四人就争执起来。美娒的母亲又出去了，不在家，舅妈想起那匹马，过来告诉美娒。“美娒！”她叫道，“你母亲今天给你买了一匹马。”

美娒不争了，大笑起来：“舅妈，你在跟我开玩笑，母亲决不会给我买马的。决不会，不可能，别取笑我了。”

“来，”她跟玩伴们说，“我们继续玩。”

他们又玩了起来，舅妈便回屋去了。过了一阵儿，游戏空档，朵拉特舅妈再次出来对美娒说：“亲爱的，我没跟你开玩笑。你要是不信，就去马厩瞧瞧。你自己去看看。”

朵拉特舅妈显得很认真，表妹珀茹嘉说：“走，我们去看看。”

他们跑到房后的马厩，美娒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的马厩里有一匹大白马，喂养精良，膘肥体壮；毛色雪白，长着粉红鼻子，没一丝杂色。有人会觉得这匹马得了白化病，但它的一只眼睛是蓝色的，另一只是墨黑的。它是那么美。

{注：据美娒讲，白马眼睛的两种颜色，分别代表东方和西方。}

“我说：‘到底什么原因，让我母亲买了这匹漂亮的马？’

“这匹马好看得像一座雕像，我凝神端详。他不是普通而安静的马匹，而是相当暴烈。越是烈马，我越喜欢！他把头扭过一边，我对他异常钦佩，我想不到会有这样的马。”

朵拉特回家后，美娒对她说马好可爱。“你喜欢吗？”母亲问。

“非常喜欢。”美娒回答，“你是怎么买到的？”

母亲便把路上遇到的事对她讲了，并雇了一个马德拉斯来的马夫，照看这匹马。

“我迫不及待要骑，”美娒说，“人不能骑生马，马和你不熟，有可能把你摔下去。但我顾不得，一心想骑。知道大人们不会让我骑，于是等了两天，我悄悄走进储藏室，马鞍和缰绳都放在我父亲用过的麻袋里。我以前在那里见过。

“我迅速拿出来，交给马夫，吩咐他：‘把这些东西擦净，把马套上。’我拿着缰绳和嚼子。马夫以为我得到了母亲的许可，他不晓得我在偷摸做这件事。他给马装上马鞍，

把马牵到外面。

“马很高兴离开马厩，他欢腾跳跃着，想活动一下筋骨。我一点都不怕，根本不考虑他有可能把我摔下去，决心上马一试。我父亲在我六岁时就教我骑马，尽管他去世后我再没再骑过。

“马夫举着我的腿，将我托上那匹高头大马。我没从房前花园走，我很狡猾，不想被抓。我从田野绕过去，绕到前面的马路上。

“有几个长辈看见了，从门廊跑出来叫道：‘哎呀不行，美妮，回来！别骑那匹马，他会把你摔下去。这种马容易兴奋，还是生马，快下来！’

“‘没关系，’我大声回道，‘我要骑，有缰绳管着，我不想回去。’

“那匹马特别乖，没把我扔下去，能离开马厩，他喜欢。他驮着我一路快步走，我指挥他到滨江公园的马道上。那是 1918 年，还没有公共汽车和轿车，路上铺着可爱的沙子。

“周日到公园里游玩时，我见欧洲的女士和绅士们都用这些马道。看他们骑马，我总是眼馋得不行。‘他们能骑马多好啊。’我脑子里老是闪现这种念头。终于有自己的马了，我暗忖，我也要在这些马道上骑马走一遭。

“我引马在马道上一路慢跑。最后我们安然无恙回到了家，长辈们见我没事，不再反对我骑马。但自那以后我就没时间了，只骑过两三次，没再骑过，因为我要上学，还要学钢琴。

“我一般走路去修女学校，大概三英里远，回来就很累了，根本想不起骑马。而这匹马买来没几年，我们就加入了巴巴。”

美妮曾纳闷怎会有人卖这么好的马，还那么便宜。她知道这匹马曾为一个富人所有，还听说某些马带有一种胎记，代表无论谁拥有，都会失去全部财产，变得像苦行僧。美妮仔细检查过这匹马，没发现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印记。

有个通晓这类事情的人，曾告诉那个富人，此马确有那种特殊胎记，这意味着他将很快被迫放弃全部财富。富人自然不想失去财产，便将马卖掉。

结果预言成真，白马买来两年后，朵拉特和女儿们舍弃一切，加入美赫巴巴的埃舍，生活一如苦行僧。

美妮不常骑白马，但常去马厩看它，爱抚它，给它起名鲍伯斯。

一段时间后，家人发现马德拉斯马夫偷东西，便将他解雇，另换了马夫。但这个马夫不大尽职，一天，白马脱开绳索，他凑近家里的拉车马，拉车马也将拴绳挣开。两匹马跑出马厩，上了马路。

所有人都从房里跑出来叫喊。两马越过邻居的墙，践踏起人家的园子。有几人协助马夫一道追马，长辈们纷纷责怪马夫。

美婼担心鲍伯斯会伤到腿，还好马被抓回，没有受伤。另一次，白马又挣脱跑掉。“它太调皮了！”美婼表示。



前面提到，美婼没时间骑马的一个原因，是她已开始上钢琴课。珀茹嘉会弹钢琴，也鼓励妹妹学钢琴。美婼从 11 岁开始上钢琴课。学弹钢琴在 19 世纪初很流行，富人家里大多都有钢琴，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尤其要会弹。修女学校每个房间都有一架钢琴，许多女孩，包括大多数欧洲人，都上钢琴课，授课水平很高。下课铃一响，女孩们就跑去练习，因为大多数印度女孩家里没有钢琴。

朵拉特买了一架钢琴，姐妹俩可以在家练琴。但星期六，美婼必须回校上乐理课，珀茹嘉说有用。美婼不乐意放弃周六，现在只有星期天是自由的。

“这对我来说太过了，我是个爱玩的孩子，希望周六和周日都跟我的狗玩耍。”

每到周六，美婼都得早起，穿戴整齐，徒步到学校，花两个小时学习乐理。“我的星期六被毁了。”

乐理老师是名波斯女子，母亲是基督徒。她被教养成基督徒，成为一名修女。美婼不喜欢星期六被占，但喜爱她的老师，“她肤白貌美，教学和演奏都完美无瑕。”

美婼刚开始学钢琴，却没进预科班，而是和同龄的女孩上低级班。这意味着她必须更加努力，才能弥补起步晚的劣势。而且，每个女孩都得定期参加钢琴考试，美婼跳过了头两次初级测试，这一次低级班的考试必须参加。

考试在普纳的圣玛丽女子学校举行，这是一所专为欧洲人开设的时髦女校。修女学校的学生们乘坐巴士和面包车前去应试，手里攥着音乐书，兴奋而紧张。（“每个人都要求去洗手间。”美婼回忆说。）

在圣玛丽学校，有一个大厅，类似带阳台的会客厅，里面有一架大钢琴，一位叫肯尼的先生特地从伦敦来到印度，为这里的学生主考。

美婼在音乐老师面前练习过，老师说她会拿好成绩，所以考前并不特别紧张。可到了学校，美婼却越来越紧张。欧洲监考人员叫她进去时，她浑身发抖走进大厅。

测试包括把一段新曲放在考生面前，让她们当场视奏。

肯尼先生先说了几句温和的话让美婼放松下来，美婼弹奏曲子时，因紧张而丢了分。她整曲都弹下来，但不如独奏时弹得好。还要参加音调考试，她背对钢琴，老师敲击音符

让她辨认。

“我视谱演奏还好，但听力测试却完全搞砸了。我觉得听力测试答案都不对。我总共得了 65 分，勉强及格。”

美嫒在学校还有两门课程不喜欢：数学和书法。美嫒的书法始终赶不上别的女孩，这让她很苦恼。她喜欢把事情做好，字写得不好，令人难堪。美嫒爱画画，但要把字写好却需非常专注，很快就觉心力疲乏。美嫒更爱体力活动，而不喜耗费神思。

语言方面也是如此，修女学校的一些女孩，包括美嫒，都选法语作为第二外语，但美嫒只学了一年左右。“很难学。我们都不喜欢学，太难了。”

作为波斯后裔，朵拉特对波斯语有感情（尽管她不说波斯语），试图让女儿们学波斯语。学校不授波斯语，孩子们只有去别处学习。一个莫卧儿人乐意为女孩们授课，但得去他家里，他家又离得远。学校课业加钢琴课已够多，另外朵拉特也不想让女孩们单独去一个男人家，故而美嫒没有机会学波斯语，直到她加入巴巴，学了字母和读音。

朵拉特还想让美嫒学习读写古吉拉特语，甚至雇了一名古吉拉特语家庭教师，每天上门授课。放学后步行回家的美嫒，一见这个人在门廊上等她，心里就不由嘀咕：“在学校已经够累了——回来还要上课！”

美嫒只学了古吉拉特语入门第一册，发现自己竟然喜欢私人授课。课程都是诗歌形式的故事，教导美德美育。

“记得洗脸洗手；孝顺你的父母；放学后直接回家。”这是其中的一些题旨。

有个讲述一名男孩斧子坠井的故事。一位天使出现，给男孩一把金斧。男孩诚实守信，说：“我不要，我必须还我父亲的铁斧。”天使又给他一把银斧，他也不要。

如此灵性寓言给年少的美嫒留下深刻印象。



耶稣与玛丽修女学校，普纳

照片由作者戴维·芬斯特收藏

5 托迪瓦拉路

美嫒在皇家旅店的生活惬意幸福。然而阿德希尔舅舅突然离世，作为遗孀的朵拉特舅妈不愿留朵拉特继续在家。于是朵拉特开始寻找自己的住处。

她在皇家旅店转过街角不远，发现一处待售的房产，便从居住此处的一位欧洲妇女手里买下。朵拉特和女儿们并没有立即住进房子。起初，房子租给一对年长的英国夫妇，曼迪夫妇。朵拉特买下这处房产半年后，曼迪夫妇回了英国，他们的孩子已送回国读书，且要为一个女儿张罗出嫁事宜。

因此，1919年（白马买来后不到一年），美嫒12岁那年，同母亲和姐姐搬进位于托迪瓦拉路9号她们自己的家。{注：也拼作塔迪瓦拉路，现名为拉玛拜·阿姆巴德卡尔路。}这是一座红砖构筑、白泥勾勒的大宅邸，带飘窗，暗红色饰边，位于一条铺设路面的胡同尽头，路上有四五间孟加拉风格的房屋建于田野之间。家附近住着科尔哈普尔的王公和一个经营宾馆的欧亚混血家庭。

朵拉特将房子底层出租，三人住楼上。庭院很大（有美拉扎德两倍大），郁郁葱葱的檀香树环绕四周——柔软干燥的叶子铺满地面。美嫒还记得有六棵青枣树，长成一排。“我们喜欢那些树上的浆果。院子里树木繁茂，几乎像马哈巴里什沃。一进大门，一阵凉风拂面而来。我从学校回家，从外面拐进大门，就感觉到凉风习习。”

一条长长的碎石车道通向房屋，园子里风景如画，带有喷泉。房后是一个大马厩和一排仆人房。

新家离火车站较远，每次出门都要用马车，朵拉特买了一辆小马车，带卡其布顶棚，足够两个人舒服乘坐。美嫒在河边拉过几次缰绳，她知道如何牵马。

朵拉特和女孩们在大房里住了一年左右。后来朵拉特在院里一座旧屋的原地基上，盖了一座较小的房子。朵拉特之弟鲁西，她们曾参加过他的婚礼，原本打算去伦敦继续深造，但印度教考官给一个同道印度教学生的打分高过鲁西，使他错失良机。落第失意的鲁西，去了兄长的汽水厂工作，住皇家旅馆，工程学背景无法施展。朵拉特委托他设计并监管新屋的建造。

这是一座老式两层楼，高高的天花板，四间大卧室，一个大餐厅和客厅，三面皆是宽大的阳台。楼上客厅窗户做成不透明大窗，姐妹俩在窗上喷绘出一朵朵牵牛花。朵拉特又把楼下租出去，她们住楼上。

这中间，原先的气派正房分别两次出租给欧洲人，一次给阿拉伯人，一次给一家帕西人租住。阿拉伯人是海湾地区富有的珠宝商，因生意往来暂住普纳。他们带着黑人奴隶及众多仆从搬进来。孩子们在屋外游戏，但女人们不得入花园，始终足不出户。朵拉特带美嫒和珀茹嘉去看望这些女子，大厅里周到地摆着待客的干果和鲜果，她们发现阿拉伯女子最为热情好客。

而帕西人的做派就大不同了。朵拉特本以为他们诚实正派，会帮着照看花园。半年后搬

走时，这户帕西人却将半个花园掠去，将房子四周摆的盆栽植物悉数偷走。朵拉特对园艺虽不像希琳外婆和丁肖舅父那般热心，也不乐遭此损失。

在托迪瓦拉路家中，她们更为自在随意，朵拉特虔信情感愈深，鲜少外出社交。孩子们半夜醒来，能听到母亲在隔壁房间喃喃的祈祷声。她会起床祷告一小时左右，再接着回去睡觉。

琐罗亚斯德教徒有临水祝祷的习俗，白天，朵拉特到房后的河边祈祷，那里很安静。有一次在河边祈祷时，朵拉特在内视中看到一条闪闪发光的鱼浮出水面。

{注：那次内视之后，朵拉特不再吃鱼，但依然吃羊肉。}

作者问美娒，小时候是否想过神，美娒答道：“年少时期，在遇见巴巴之前，我不记得想过神。在修女学校时，我去过一两次教堂，我喜欢小礼拜堂的气氛……可爱的圣坛，跪拜的修女们。在家里，馥芮妮（珀茹嘉）叫我用古吉拉特语诵念阿维斯陀（琐罗亚斯德教圣典）。我出于义务念诵。

“我爱玩，喜欢爬树，喜欢带着我的狗彼得奔跑，去河边。我热爱大自然，更喜欢户外活动。我喜欢阅读，但没有时间。加之学校课程，钢琴、乐理课，我没时间想神。”

在自己的两个姐姐中，朵拉特与芙芮妮玛西更亲。芙芮妮玛西嫁与火车司机、帕西人诺罗吉·德莱弗为妻。诺罗吉常去皇家旅店，二人在那里相遇并相爱。

一个伊朗尼嫁给一个帕西人，这在当时实属罕见。那时全是包办婚姻，外婆希琳和外公索拉伯坚决反对这种“爱情婚姻”。两个年轻人不顾琐罗亚斯德教社区的反对，执意走在一起。

{注：伊朗尼认为自己是“血脉纯正”的琐罗亚斯德教徒，通常只与同宗族的伊朗尼成婚。帕西人是从波斯移民印度、与印度人通婚的琐罗亚斯德教徒。}

普纳城的伊朗尼中间，三个公认的美丽女子是：杰罕吉尔的一个姊妹，巴巴的母亲希茵麦以及芙芮妮玛西。美娒说，每当成年男子聚饮之时，总会为这三位年轻美丽的女子举杯遥祝。芙芮妮玛西个子高挑，和母亲一样美；但因婚姻不幸，而过早失去了美貌。

芙芮妮玛西和丈夫育有四子——鲁西、霍米、法里顿（帕椎）和柯基，然而诺罗吉酗酒赌博，经常和妻子吵架。他还和阿德希尔舅父打过架，阿德希尔生前许多年，他们互不讲话。诺罗吉也因此不再进皇家旅店大门，芙芮妮玛西则时而带孩子们过来。

{注：帕椎生于普纳，在美娒的姐姐珀茹嘉之后出生，相隔仅十二天。他记得只见过杰罕吉尔一次。帕椎上的是兵站公立学校，而珀茹嘉和美娒在修女学校就读，他们很少见面。}

朵拉特迁居托迪瓦拉路后，外甥法拉顿（帕椎）偶尔过来照应朵拉特和她的女儿们，晚

间带她们去散步。一次他和弟弟柯基以及母亲，在姨母家住了几日。

朵拉特心疼姐姐，会带女儿们登门探望。姐姐家不富裕，勉强糊口，住兵站拥挤嘈杂的区域。

芙芮妮玛西向朵拉特讲起她家附近住的两个贫困姐妹，其中一个疯了，朵拉特出于善意，将姐妹俩带回家住了几日。美婼还记得俩姊妹中的那个精神失常者，在客厅的钢琴上乒乒乓乓地敲击，玩得很开心。住了两三日，她们便回了自己家。

托迪瓦拉路家门前常来一名小贩，头顶一只箱子，里面是由基督教传教项目赞助的贫家女孩们的手织衣物。美婼和珀茹嘉将这些手织物铺在地毯上翻看，并叫母亲：“妈妈，快来看看这些好东西。”朵拉特会买上几件。

托迪瓦拉路上有一所宅院，由一名英国军官带家眷，同欧亚混血家庭合住。美婼和军官的女儿莫妮卡·史蒂文斯成为朋友。美婼与莫妮卡同龄，但莫妮卡不像美婼，是个非常自信果敢的孩子。

是她教会美婼骑自行车。美婼此前从未骑过自行车，没想到莫妮卡教她骑的是男式自行车。莫妮卡帮她上车，美婼试骑，不是坐着骑，而是立身骑。她惊奇地发现自己没摔倒，而是自然地保持平衡。她只骑了一会儿就下来了，说够了。

莫妮卡还带美婼去看电影。有一次，她同女仆、七岁的弟弟和美婼一起去纳皮尔剧院（后更名为西区电影院），莫妮卡想到小卖部买巧克力，把挡道的一些英国士兵一把推开。

美婼目瞪口呆。“我不敢推英国士兵。”她想，“莫妮卡可以逍遥法外，她是西方人。”

普纳上映的多为美国影片。有个系列电影叫《破碎的硬币》（1915年），她们最爱看，由格雷·库纳德和弗朗西斯·福特主演。每周都有一部更新，但他们最终厌倦了，因为这个故事永远没有结局。

{注：《紫色面具》（1917）是另一系列，美婼记得看过，主演也是库纳德和福特。该片1955年重拍，由托尼·柯蒂斯执导，是“埃罗尔·弗林风格的电影，讲述一个伯爵戴‘紫色面具’，抵抗拿破仑的英勇壮举。”}

“在普纳，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看电影，母亲也从不领我们去。母亲带我们到孟买时，倒是经常去看。在普纳，有时我们上午去看9点到12点的日场。过了那个时间，我们便不再去。我们必须做作业、练钢琴、上乐理课。我不是个聪明的学生，必须努力学习。”

不过美婼去过莫妮卡家。在一个难忘的傍晚，两个小朋友入迷地看着人们在楼下客厅里成双结对翩翩起舞，莫妮卡母亲用钢琴伴奏，一位身穿卡其布服装的英国军官站在一旁翻动乐谱。

女孩们还一起散步，有时周日去滨江花园，美婼喜欢“骑”那里的一座石狮。那时的滨江花园不同于现今。“英国人保养得很好。”美婼说，“鲜花常换常新。有一支军乐队

演奏音乐。”

{注：美婳还记得去过普纳的女王花园，那时她 11 或 12 岁。园里养着一头大象让孩子们骑，美婳也骑过。}

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的英国统治者效仿莫卧儿王朝，在帝国统治的主要城市，布置景致怡人的花园和公园。那时，普纳的滨江花园是个多姿多彩的游览与休闲地，穆拉-穆塔河堤岸环护，附近山丘上宁静的帕尔纳库提神庙倒影水中。对很多居民来说，花园着实远了点，但它的划船设施，对于那些想在繁忙的普纳城，找个安静处所的人来说，是个理想所在。

美婳放学回家，若母亲不在，简单吃点零食，就和珀茹嘉去河边找母亲。在河边，她们和宠狗彼得玩耍。彼得坐岸上，汪汪叫着示意她们扔棍子，孩子们把棍子投进水里，彼得便游过去用嘴衔回来，完了还想再来。

晚上喂食时，美婳站在楼上阳台呼唤：“彼得！”彼得应声跑来，美婳便下楼去喂他。

家附近的那条河是一处颇受欢迎的野餐地；不远还有个棕榈种植园。公牛从井里拉水，井水流经一个石槽。美婳和珀茹嘉会躺在小渠旁柔软的绿草地上，把脸贴近水，喝一口流动清凉的水。她们手支着下巴，舒心惬意地看单人小艇和双人船从普纳划船俱乐部划出，泛舟河上。“‘瞧，那艘船今天又来了。’我们互相说。英国女士打着阳伞。有个男子站在一块厚木板上（当作小艇），撑篙划行。我们看他们划船，怡然自得。”

美婳在学习上有些惰怠，做作业得朵拉特督促，而珀茹嘉则是个好学生。通过伦敦剑桥入学考试、从修女学校毕业的珀茹嘉，想上大学，做一名医生或教师。但大学路远，朵拉特没让她入读，珀茹嘉便开始待在家里。和母亲一样，珀茹嘉喜欢缝纫，爱做手工和刺绣。她为自己和美婳做了各式各样的衣服，美婳则不喜缝纫，觉得无聊。

修女学校离家两英里远，美婳每天和姐姐一起步行上下学。珀茹嘉如今在家，朵拉特不想美婳一个人往来学校，因此决定把美婳转到另一所学校，离家近些。1921 年 2 月 3 日，美婳 14 岁上第五级时，开始就读圣海伦娜学校，在这里用本名，未沿用修女学校的学名玛丽。

学校名叫圣海伦娜，却并非一所罗马天主教学校，所有社区的孩子都接纳，亦非修女任教。建校基金源于一位名叫海伦·古尔德的美国女子，因此以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之母海伦娜命名，后者亦为东基督教的大施主。

学校创办人是英裔印度人苏珊·索拉伯吉（父亲是帕西人，母亲是基督徒）。苏珊小姐是个圣洁的女子，深爱基督。每天早晨上课前，孩子们聚集在大礼堂里。校长站在讲台前，胸前画十字，接着开始诵祷。然后孩子们唱几首赞美诗。

“校长聪明智慧，她会问女孩们：‘孩子们，今天你们想唱哪首赞美诗？’以此激发我们对唱赞美诗的兴致和热忱，我们喜欢唱自己选的赞美诗。赞美诗很美，比如：‘您是我们疲惫路途上可依靠的礁石，您是我们暴风雨中的避难所，耶稣是小孩子的朋友’。

后来我们跟巴巴在一起的时候，这些赞美诗会时而萦绕脑际。”

圣海伦娜学校办校有方，美媞对它的喜爱胜过修女学校。在她看来，这所学校唯一的缺点是男女同班。男生坐后排，女生坐前排。但班里学生并不多——只有三四个男孩和五到八个女孩，来自不同的背景。

在修女学校，学钢琴被认为是女孩子受教育的必修部分，大多数女孩都学。但圣海伦娜学校的情况却非如此，只有两个女孩学习钢琴，全校只有一架钢琴。由一个欧洲男子授课，但这个人喝酒。美媞上了几天课，当这名男子转脸对她讲话时，美媞闻到浓浓的酒气——美媞的钢琴课到此为止。

当天回到家，美媞对姐姐说：“我要把钢琴书全部扔掉！”

“为什么？”珀茹嘉慌忙问道，当初是她力主美媞学钢琴的。

美媞跟她讲了钢琴老师的事。“他一张嘴，就有一股威士忌的味道，那么难闻的气味！我受不了。”

珀茹嘉仍想让她参加临近的高级考试，而美媞也为此次考试做了准备；朵拉特倒无所谓，怎样都行，故此美媞的钢琴课于当天终结。“不用再学钢琴了，我非常高兴。我喜欢弹钢琴，但不喜欢学。我命里无缘进一步学习。”

一年一度的慈善演出中，美媞被选中和众女孩进行舞蹈表演，女孩们分别穿粉色和蓝色的纱丽。穿粉纱丽的女孩手捧粉红球型烛灯，手中发出粉红色的光。参演的学校众多，圣海伦娜拿了首奖。音乐会出售门票，所筹资金捐献给一个为一战孤儿设立的基金会。

美媞不必再上钢琴课，本希望空闲时间会多起来，但新的课外活动很快补进空缺——女子军团，类似于女童子军。每组女子军团都有一面旗帜，旗上绘有不同象征的彩鸟图案。美媞所在的一队年纪较小，她们的旗帜标志是戴胜鸟。

{注：多年后，美媞得知在神秘学中，戴胜鸟是灵性大师的象征，被称为“鸟中之王”。巴巴解释这种鸟有灵性意义，美媞听后很高兴。}

女子军团放学后每周活动一两次，校长苏珊小姐作辅导员。美媞一队的队长是个帕西女孩，家庭富有，常因社交活动繁多而缺席。在该女生错过几次课外活动后，苏珊小姐表示：“领队必须参与，并为自己的队负责，而这个女孩前脚放学，后脚就走。”

校长手举戴胜鸟旗，并全体队员，走向美媞，说道：“从今天起，你就是新队长。”

美媞吓了一跳。“我不想当队长，又不得不当。我原想逃避学钢琴，结果却当了队长！”

“我不是很聪明，但全力以赴学习《军团法则》，并教习其他女孩。我们必须把各要点及10到12条女团规章牢记于心。女团信条如下：忠诚可靠、乐于助人、情同姐妹、谦恭有礼、纯洁善良，如飒飒之风。”

这项活动也未持续多久，因为一年后全家人加入美赫巴巴。然而此乃美嫒在埃舍角色的先兆，这是她首次担任领袖者，所有女孩都敬仰她。

去修女学校上学时，美嫒没骑过自行车，但在圣海伦娜学校时骑过几次。有一次她把女团制服忘在家里，害怕被老师批评，她自己没有自行车，便借用别人的自行车，骑回家取制服。还有一次，在午休时间，她骑车带一个朋友回家。她们喝了点饮料，美嫒见过母亲，俩人又骑车到校上课。自第一次跟莫妮卡学骑自行车，没别人教过美嫒。在家里，她管邻居借了自行车，在院子里练习。

白马鲍伯斯随她们住进托迪瓦拉路的家，朵拉特用它拉她的私人马车。一天晚上，美嫒决定再骑一次。马鞍套好，美嫒跨上马背。她想带鲍伯斯去田野，快马兜一圈。美嫒策马到马厩后的大路上，但上路后，白马便不听指挥，不服驱遣，不肯再往前一步——哪里不对劲。

美嫒跳了下来，她刚跳下马，马鞍就脱落掉地。粗心的马夫没检查马鞍，肚子上的皮带断了。幸亏鲍伯斯止步不前，不然美嫒很可能甩出去受重伤。

周围没有人，但一户居民家的园丁从远处目睹这一幕。他把自家女主人叫上，他们跑过来，两个人拽住马，帮着把马鞍抬回家，美嫒步行在前带路。此后美嫒再没骑过白马。

美嫒 14 岁时，梅赫·达斯托家举行盛大婚礼。达斯托显赫富有，他只有一个女儿迪娜，遂精心筹备，希望为女儿办一场让普纳永远难忘的婚礼。那时普纳的琐罗亚斯德社区并不大——所有人都相熟，多数人相互之间都有某种联系——整个社区都被邀请，连同许多欧洲人。预计将有数百来宾，宴席盛大。

{注：此家族创立了美赫巴巴上过的达斯托语法学校。}

自从丈夫去世，朵拉特便不再参加这样的活动，但达斯托家亲自来人，向朵拉特请示：“我们知道你不会来，但请把你的女儿们送去。”

朵拉特表示同意，姐妹俩自然兴奋不已，热切向往着这一年的社交活动。婚礼临近，美嫒思忖：“我所有的朋友都会去，肯定都穿戴最漂亮的衣裳，我要穿得更好。”

珀茹嘉要穿的是朵拉特为她选的普通金色纱丽，但这不是美嫒要的。若干年前，杰罕吉尔曾买过一件特制刺绣纱丽，让朵拉特在珀茹嘉的皈依礼上穿。那是一件华丽厚重的杏色纱丽，密密的金丝刺绣。美嫒决定就穿它，母亲许可。

婚礼当天，她们须在下午 3 点前沐浴，4 点半到 5 点出门。不过洗浴后，美嫒的母亲根据当时的习俗，不让她穿这件纱丽去，让她另选一件。

{注：那时女性经期被认为“不洁”，受诸多约束，比如不得在经期做饭，或不可穿这种贵重的纱丽。}

美嫒固执不从，她的朋友们都会到场。“我必须穿这件纱丽，不然我不去了！”她声称。

朵拉特也同样坚持：“你若不听我的话，就别去！”

美嫒留在了家里。因为那件纱丽，她错过了那次婚礼，这表明她多爱穿漂亮衣服，又有多么倔强。“我迷恋美丽的服饰。而一旦到巴巴身边，对衣饰的爱恋都得放弃。我们必须穿普通的棉布纱丽，头上系一块白布；而漂亮的发式，也是我钟爱的。”

不过美嫒指出，在巴巴简使他成道前，巴巴也讲究衣着。他穿戴入时，衣服熨得平平整整，一尘不染。“在被巴巴简亲吻之后，”她说，“他舍弃了一切。”

美嫒没有参加婚礼，也许另有隐情。是上天的安排，美嫒推测，因为或许有人在婚礼上看到她，会向母亲提美嫒的婚事——比如在鲁西的婚礼上，对她微笑的堂兄。

作者问美嫒：“你年少时，有没有设想过未来的生活，结婚生子等等？”

“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和如今的孩子完全不同。”她回答，“现在的孩子聪明伶俐，清楚周遭发生的事情。我们的思维没那么敏锐。我只是贪玩，从不听长辈们说什么，不在意他们的谈话。我从未想过这类事情。当然我大一点的时候，确实想过拥有一座（和母亲一样的）大房子，但没想过其他的。”

“你有没有想过有个什么样的丈夫？”

“年少时，设想要嫁的人时，我想过他要有白皙的皮肤，漂亮的卷发——巴巴就有这一切，他是那么英俊。”

美嫒还评论说：“女孩子年少小时很傻。随着年龄增长，会变得更理性。我年轻时就很愚蠢，也一样有浪漫情怀。我想有朝一日若必须结婚生子，我希望他们都长得好看。我一直喜欢漂亮的头发，巴巴的头发就很美，就像女孩子的头发，而且他的皮肤白皙。

“我爱巴巴，虽然爱得远远不够。永远都不够。我们必须越来越爱他。我所有的爱都是巴巴的，但即使这样也不够。



不久之后将与神圣至爱建立联系的美嫒，至此已有过各种各样的经历，结识过各式各样的人，这对一个如此年轻的人而言难能可贵。她出生于苏库尔一个光秃秃的小山丘上，随同家人巡游丛林，看过大海，游访过种族、阶级和宗教如万花筒般的印度各城镇。

美嫒出身琐罗亚斯德教家庭，曾就读西式基督教学校，一所属罗马天主教，另一所属普世教会。她还学习属于自己宗教的教义，践行其仪式仪轨，但对任何宗教都没有特别的兴趣。

接着至师赫兹拉·巴巴简出现在她的生命中。而自丈夫去世后开始寻求心灵慰藉的母亲，即将把美妮带入命中注定的角色，成为本代阿瓦塔美赫巴巴的至爱。



圣海伦娜学校，普纳

照片由作者戴维·芬斯特收藏

6 默文吉



默文吉在萨考利的合成照片

巴巴照片在 1922 年摄于普纳小屋；萨考利楼梯由戴维·芬斯特提供；
照片合成：阿迪姆·芬斯特与休伊·麦克唐纳

如前所述，朵拉特之姊、普纳美女子芙芮妮玛西为爱结婚，但婚姻坎坷不幸。和朵拉特一样，她也有虔诚的灵性倾向，她自己的儿子法里顿即将成为美赫巴巴的亲近满德里（圈子成员），巴巴为他更名为帕椎。帕椎乃巴巴之弟佳尔的好友，最初把巴巴介绍给帕

椎的，便是佳尔。

“她不是普通的老妪，”佳尔说，“她是一个圣人。”

帕椎又将此告知母亲。1921年，芙芮妮玛西开始寻求巴巴简的陪伴，逐渐对她产生完全的信爱。她日日拜访巴巴简，在她跟前待几个小时。

芙芮妮玛西的丈夫纳罗吉是火车司机，因视力下降被迫退休，家庭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一些伊朗尼言辞尖刻，说她嫁给帕西人罪有应得。健康不佳的芙芮妮玛西最终与丈夫分居，在巴巴简坐的苦楝树对面的一间小屋独栖。除了回家吃饭和休息，她整天都和巴巴简在一起。

芙芮妮玛西与巴巴简日渐亲密：巴巴简喝完茶，芙芮妮玛西会从她手中接过杯子，为她做这类的贴身服务。巴巴简也喜爱芙芮妮玛西，比如，巴巴简很少离开座位，一天她决定去普纳另一头的滨江花园，路途很远。但她不坐马车，而是步行。信徒们试图哄她上马车，但巴巴简那天情绪不佳，转身斥责他们，照旧走路；尽管年迈，但行动敏捷。芙芮妮玛西也在随行人群行列，发现难以跟上。她对巴巴简说，她想陪她去滨江花园，但照此一路走过去，恐怕自己的脚受伤，何不俩人一道坐马车前去？看在芙芮妮玛西的份上，巴巴简同意了。

美赫巴巴也每日拜访巴巴简，芙芮妮玛西因而得遇巴巴。她告诉妹妹朵拉特，那个迷人的伊朗青年极受巴巴简的青睐，并带朵拉特去见他。由于巴巴总是尊称朵拉特为朵拉特麦（朵拉特母亲），其他人也开始这样称呼她。

巴巴简建议芙芮妮玛西的长子，23岁的鲁西去美国，朵拉特麦特为此提供资助。鲁西是个英俊漂亮的小伙子，巴巴大学时期的朋友。他是电影放映员，有志赴好莱坞，在电影行业闯荡一番。然而这一去，再没回返印度。很多年鲁西一直给家人写信，芙芮妮玛西会回信，告知巴巴的消息，并寄去巴巴像章。再后来鲁西便书信断绝，音信全无。

{注：鲁西于1920年7月2日到达美国，可能一度居住科罗拉多，但1927年他居于弗吉尼亚，娶了一个当地女孩为妻。后来他与第二任妻子定居阿肯色州。}

另一次，巴巴的一个早期门徒，印度教徒萨达希乌·帕特尔家里举行聚会，芙芮妮玛西带朵拉特去见巴巴。有35到40人聚在楼上的一个大厅，几乎没有琐罗亚斯德教徒在场，且只有少数几个妇女。姐妹俩到时，人们正在唱巴赞（奉爱歌曲）。巴巴同跟随者们说话，也与朵拉特麦和芙芮妮玛西交谈。活动结束后，多数人都下楼去了，几个满德里留下收拾房间。

巴巴环顾一周，见两位琐罗亚斯德教妇女还在。他看着朵拉特麦说道：“你有什么想问的吗？”

朵拉特麦从没想过问巴巴任何事情。“我的天，有什么可问的？”她琢磨。她没带任何问题来，但倘若一位大师要你问他什么……“其中定有原因，”她暗忖，“不然巴巴何必问我？”

突然她想起女儿珀茹嘉身体欠佳，已好几天没有胃口。朵拉特麦便问巴巴如何做，采取什么对治之法，或何种饮食习惯，要么是否该去看医生。

巴巴看了朵拉特麦一会儿，说道：“带她去乌德瓦达。”

乌德瓦达是印度西部沿海的一个小镇，位于孟买北部，为琐罗亚斯德教徒在印度最神圣的朝圣地。“它对于帕西人，就如同耶路撒冷对于犹太人，”美婍一次解释道，“或者贝拿勒斯对于印度教徒。”

信众来至此处，在印度最大最神圣火庙的圣火中，敬献一片檀香木。火种从波斯带来，源于琐罗亚斯德 7000 多年前创始的原始圣火。被巴巴简吻触后不久，巴巴曾带他的五个密友，亲自到访过乌德瓦达。

然而去乌德瓦达朝圣，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过时守旧的，只有最传统的琐罗亚斯德教徒才去。朵拉特麦不知那里对女儿的肠胃不适有何益处，不过她没说出心中所虑，只是回答：“好的，巴巴，我会带她去。”目前为止，朵拉特麦对巴巴的敬意加深，且因为姐姐，她认识到听从灵性人物建议的重要性。

巴巴往后靠了靠，看向房里其他人，过一会儿，他又转身问朵拉特麦：“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朵拉特麦大吃一惊，她脑子里没别的想法了；但巴巴给她时间回答，她苦苦思索：到底是什么？一定还有什么事……

随即她记起了一位帕西女子，托迪瓦拉小姐，父亲是著名律师，住他们那条街上，该街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托迪瓦拉一家常年居住孟买，但在赛马季节来普纳。他们家离朵拉特麦家很近，朵拉特麦晚间常去拜访托迪瓦拉小姐的母亲。托迪瓦拉家子女众多，都娶的娶，嫁的嫁，除了长女托迪瓦拉小姐，虽年届四十，无人上门提亲，亦无出嫁的指望。

一天，深感悲哀的托迪瓦拉小姐，向朵拉特麦倾诉，因她的处境无人过问而忧心。兄弟姐妹都结婚成家，一个妹妹孩子都有了，可她要啥没啥。年迈的父母尚且健在，但托迪瓦拉小姐不由得担心：“他们去世后，我怎么办？我没有自己的家，到头来就是个老处女的结局。”

此刻朵拉特麦把她想了起来，对巴巴讲了这个女子的事，巴巴听完说道：“把她也带去乌德瓦达。”

朵拉特麦看着巴巴，同样纳闷去乌德瓦达这种遥远且宗教气氛浓厚的地方，对亟需一个丈夫的托迪瓦拉小姐，会有什么帮助。巴巴作为灵性大师，其中定有缘由，她思忖。朵拉特麦虽新近接触巴巴，但对他有爱和信心。这是她第一次经受服从的考验，她决定立刻就去。

回家后，她没告诉美嫒和珀茹嘉在巴巴那里发生的事，只让她们收拾行装准备去旅行。她们要去一个新地方，一个从未去过之地——乌德瓦达。女孩们兴高采烈，乌德瓦达在海边，换换环境多舒爽；还能品尝美食——天天都有鲜鱼！再者坐火车又有趣又好玩。

朵拉特麦去见托迪瓦拉小姐，对她讲她们母女的旅行计划，问她：“你不想和我们同去吗？我们可以一起去朝圣。”

托迪瓦拉小姐以前去过乌德瓦达，但有些年没去了，她同意一道去。朵拉特麦没跟她讲美赫巴巴，她不会理解或对他有信心——朵拉特推断得没错。

朵拉特麦、珀茹嘉、美嫒连同一个帕西中年女子，四人结伴出发。她们先到孟买，接着又乘坐四五个小时的火车。到乌德瓦达后，头两日她们拜谒所有景点：对圣火献檀香木，进行圣线仪式，参观火庙等。她们还去了海滩，在海里浸了浸水。

珀茹嘉感觉好起来，食欲恢复，人也有了精神，不再忧郁消沉，总得来说，健康改善。

四天后，她们返回普纳。朵拉特麦这时意识到，让珀茹嘉好转的，不是具体哪个地方，而是因听从了美赫巴巴的命令。但托迪瓦拉小姐怎么办？热心的朵拉特麦对她仍心存牵挂。

仅一个月左右，她们就听说托迪瓦拉小姐被人上门提亲，她已接受，嫁了出去。对于朵拉特麦，此乃奇迹一桩。从此她对巴巴产生真爱，信心倍增，谨从他的每个言语。

其实不止托迪瓦拉小姐，珀茹嘉也为婚嫁之事苦恼。据她后来透露，她不好好吃饭的原因，是她已弃吃鱼和肉，寄望这种苦行能给她带来好姻缘。很快她也将如愿以偿。



1922年1月，美赫巴巴结束在萨考利长达六个月的逗留，至师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向他致敬：“你是亚底·刹克提——原力。你是阿瓦塔！”

此前，马哈拉吉曾预言美赫巴巴将开办一所“神圣知识学院”，离开萨考利后，巴巴即在弗格森学院路、学校附近的一间茅屋驻足。这个小屋后被称作“普纳小屋”。

巴巴住“普纳小屋”时，朵拉特麦和芙芮妮玛西常去拜见，但美嫒和珀茹嘉尚未遇见美赫巴巴，也从没到茅屋见他。珀茹嘉仍在家，美嫒仍就读圣海伦娜学校。

从巴巴处，朵拉特麦和芙芮妮玛西听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在萨考利的埃舍，她们前去拜谒多次，向马哈拉吉表达敬意。相对于马哈拉吉，芙芮妮玛西更为巴巴所吸引，始终追随这位老妪，而朵拉特麦则喜爱萨考利的虔诚生活。

1922年10月，她决定带女儿们去萨考利，希望她们也能感受那里的灵性氛围。

“孩子们，跟我去看看那个地方，”她哄劝她们道，“你们会喜欢的。有年轻的婆罗门女孩唱歌，很可爱的地方，你们不想去看看吗？”

她没解释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是至师之事，觉得她们还年轻，理解不了。“我母亲不知如何向我们解释灵性上的事情，”美嫒后来评论说，“她只是把我们带去，认为我们会吸收那里的气氛，自己会理解——也的确如此。

“我姐姐和我都说没问题，能坐火车外出，多好的事。我们老待在普纳，母亲只是偶尔带我们去孟买。有机会去个新地方（我的排灯节假期期间），还可以坐火车，何乐而不为。”

1922年，年轻女孩的时尚裙装长只及膝，朵拉特麦不大喜欢这种风格。她认为穿纱丽更得体，故姐妹俩从小就习惯穿纱丽。在萨考利，朵拉特麦注意到所有婆罗门女孩都穿纱丽，她意识到女儿们穿连衣裙，会显得异类，不能很好地融入。出发前，她让女儿们必须穿纱丽。美嫒并不介意：“人年轻的时候，会喜欢穿纱丽，纱丽还是丝绸做的。”

她们乘火车从普纳出发，但须在敦德换乘，于晚上8点左右登上二等车厢。“在英国统治时期，即便二等车厢也维护得极洁净。”美嫒说，“但母亲不由担心，我们只是三个女子。她害怕小偷。她站在月台车厢门口，忧心忡忡；这时一名身穿卡其布制服的英国军官要上火车。他问母亲能否上这节车厢，母亲松了口气——很高兴我们的车厢里有一位绅士。他问我们去何处，珀茹嘉回答：“去曼马德。”

母亲同他聊了整晚。幸好我穿着纱丽，可以背对他们，遮住头。我需要睡眠。

“我们到（萨考利附近的）奇塔利时，天依然很黑。那是一个很小的站，火车在小站停车时间不长，母亲忙着下车。

“军官不让我们下。‘这不是曼马德，夫人！’他说。

“母亲解释说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他帮我们搬铺盖和垫子，仿佛神派遣他来。

“此刻是凌晨一点，下火车的只有我们三人。一名搬运工把我们的行李和铺盖搬到售票员的小屋。母亲让我们在办公室窗前等着。我们坐窗边的一条长凳上，那里光线充足，母亲走出车站去找马车。

“她将马车夫叫醒，车夫套上马。我们坐进马车，行程八英里去萨考利，一路半睡半醒打着瞌睡。最后早上5点半左右，我们到了。

“我姨妈（芙芮妮玛西）在萨考利，在等我们。一排有几个房间，母亲叫我们去敲一扇门，姨妈迎我们进屋。接下来休息，早上起床洗漱，吃早餐。”

这天是1922年10月15日星期天，美赫巴巴也于当天上午同萨达希乌·帕特尔到达萨考利。自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一月宣布巴巴是阿瓦塔以来，这是他第三次拜访萨考利，也是最后一次。

巴巴现居孟买“大师之家”，他的首个埃舍，开始在此训练弟子。弟子们要完成的一项任务，是用三种不同的语言，撰写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传记。7月，巴巴带一名弟子来萨考利四天，亲自考察马哈拉吉的生平事迹。

但巴巴此访原因是为了见美婣——也让她见他一面——以确认她作为阿瓦塔被选女伴的身份。这样的女性在阿瓦塔的内圈中占据最高的位置。正如悉姐之于罗摩，拉姐之于奎师那，玛丽之于耶稣，这一次是美婣之于美赫巴巴。

那天早上，美婣和珀茹嘉走出房间，朵拉特麦叫她们去寺庙，自有女孩会带她们参观。“母亲叫我们去和婆罗门女孩接触。”美婣说，“但我们不知道去哪儿，我们害羞地手拉着手，从房间走出。”

房间前面没有走廊，只有一条铺砌的车道，她们顺这条路走到一条土路上。“我们没看到任何寺庙，只见一扇大拱门以及齐整的台阶。我记得上面写着（至师）卡比尔的名句。我们拾阶而上，这里像是很重要的地方。

“穿过拱门，我们来到一个石板铺地的露天庭院，但不晓得下一步去哪儿。我们站在院子里，窄窄的阳台环绕，三面都是房间。我们瞧见寺庙的入口，有拱门和门廊，远远看见一个婆罗门女孩。

“那个女孩也看到我们，她很欢喜见有帕西人（琐罗亚斯德教徒），那时来萨考利的多为印度教徒，帕西人并不多见。她向我们跑过来，含笑问我们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她叫甘吉（人们叫她甘谷），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外甥女，他姊妹之女。甘吉肤白而美，性情可人。

“我们对她说想参观曼德尔（庙宇），她说：‘就在这里，我带你们去看。’

“我们朝寺庙走去，走进一个带绿色木隔扇的大房间。我们尚未到达寺庙，甚至还没看到赛巴巴或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照片，就在这时，甘谷听到外面院子里木制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

“我们并没听到，甘吉说：‘等等，等等。是默文吉，马哈拉吉的大弟子。你们一定要去外面看看默文吉。’”

虽被亲密跟随者称作美赫巴巴，但在萨考利，他素被称作默文吉。美婣的母亲尚未提及巴巴，美婣乍一听默文吉这个名字，以为是个年长很多的人，因为“吉”这个后缀是一种尊称。巴巴时年28岁，美婣只有15岁。

美婣、珀茹嘉和甘谷跑到外面，站在门口，上层建筑入口处。巴巴快速走下木楼梯，甘谷又低声道：“这是默文吉，他是马哈拉吉非常重要的弟子。马哈拉吉已让他成道。“我们不懂她说什么。我们是那么无知，不晓得何为成道。

“我们没看到他下楼梯，只看到他转身。他走路极快，在他经过时，我们只看到他的侧颜。只见他直视前方，头上系一条波斯围巾，头发尚短，还未留长，乱蓬蓬的。（巴巴在“大师之家”开始留长发。）胡须也不甚浓。他穿一件半敞的白色宽松短衫（perrin），

白色宽松长裤，头绑彩色的发带。

“所以我第一次见巴巴是从侧面，他大步流星从我们面前走过。他是那么英俊，但我们没看到他的眼睛或眼神，他始终目不旁视。他的脸和身材非常瘦，他一直在禁食。”

{注：巴巴在“大师之家”期间异常消瘦，美嫒说，甚至几乎前胸贴后背。}

初见至爱尤其令美嫒喜悦的一个方面，她说：“深具意味的是，虽然我们去萨考利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但我们首先见到美赫巴巴。我们甚至还没见（寺庙里）马哈拉吉的照片，就先看到美赫巴巴的肉身！”

这匆匆一瞥之后，甘谷带姐妹俩参观小寺庙，一次只能容纳一个人敬拜。美嫒记得有两幅大照片，一张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另一张是赛巴巴，还有个摆放银器的祭坛。

甘谷告诉她们，阿提和敬拜仪式在此处举行，接下来阿提于中午 12 点进行。女孩们不知时辰，便回房间，（此前去过那里，知道日程安排的）芙芮妮玛西和朵拉特麦在等她们。姐妹俩一到，铃就响了，表示已至午间，阿提要开始了。长辈们叫女孩们快点，她们又回到寺庙。

敬拜后，分发帕萨德（来自大师的食物），许多婆罗门和几个帕西女子在场。朵拉特麦说：“现在我们去马哈拉吉的小屋。”

{注：迪娜·塔拉提，美赫巴巴的一名早期跟随者，当天也在萨考利的寺庙，在美嫒所见的琐罗亚斯德教女子中间。}

她们跟随众人而行，男子领头，沿一条细窄、精心铺就的小路，来到马哈拉吉的小屋。小屋位于一个古老的芒果园，一些新植的树木夹杂其间。四周用一圈带倒刺的铁丝网，围成一个院落，以防牲畜进去吃草；一个质朴的手工木门，一次可容两人通过。

“马哈拉吉的小屋是泥土砌的。”美嫒回忆说，“茅草屋顶，极为原始和简朴。男子两两先进，他们坐一侧，然后女子进入坐另一侧。马哈拉吉面对一扇小窗，可以看见都有谁从大门进来。

“马哈拉吉坐地上的一条粗麻袋上（身上穿的也是），另一条麻袋卷起衬在背后做靠垫。他环视一周。

“他以前见过我母亲，问她：‘你何时来？旅途可顺利？’他询问我姐姐的名字，姐姐回明。他又问我的名字，‘美嫒。’我回答。”

马哈拉吉说：“美嫒这个名字，婆罗门女孩发不好音，叫起来费力。从今天起，你就叫弥嫒（Mira）吧。”

美嫒那时还不知晓圣人弥嫒的故事，后来才听说，这个故事与她自身的生活极为契合：弥嫒拜（拜是对年长女子的尊称）是 16 世纪印度的一位公主，生于乱世；时局动荡，自

阿伽汗王国的废墟上，诸小国纷纷兴起。弥婼对周遭所见之残忍、贪婪和虚伪深感厌倦，投身一个旨在培养爱、仁慈和宽容的奎师那教派。她嫁与一位王子为妻，王子不幸离世，国王令她自行“萨提”（自杀仪式），堂堂皇室成员，竟与衣衫褴褛、乞丐般的圣徒交往，令其难堪。

弥婼说她已嫁给宇宙之主奎师那，不会自杀。国王想方设法折磨杀害她，但弥婼因对奎师那的爱而屡屡获救。

弥婼遭流放，她说：“帝王发怒，他的国土仍可栖身；上帝发怒，我将去向何方？”她踏上朝圣之途，后在一座寺庙撰写经注和诗歌，度过余生。

弥婼拜不求世俗安乐幸福，唯求至爱愉悦，身心灵皆交托。她寻求与神结合，在她成道之时，连皇室成员都来向她顶礼敬拜。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选此名作为美婼在萨考利的名字，并非偶然。美婼极为害羞，听后颌首道：“好的，马哈拉吉。”

她喜欢弥婼这个名字。萨考利是个新地方，她初来乍到，现在又有了新名。马哈拉吉说了一些话，讲了个幽默的故事，随后微笑望向窗外。男子们也向外望，报告说默文吉来了。

马哈拉吉说：“是的，我在等他。我叫他来的。”

美婼注意到巴巴走至阶前，碰触一下，在门口鞠躬，双手合十进来，走到马哈拉吉面前。美婼慢慢抬头看，但仍没看清他的眼睛。

马哈拉吉说：“啊默文，你来了，我在等你。去芒果树下等我，我过几分钟过去，信徒们这就散了。”

巴巴再次鞠躬，后退而出。他坐在附近一棵很大的老芒果树下。马哈拉吉叫男子们速速离去，他们和女子们达善（顶礼大师的脚）后退出。

美婼出来时，见巴巴坐在芒果树的树荫下，一条腿支起，手搭膝盖，陷入沉思。

大师的院子里凉爽而有田园风光，附近有一口井。美婼和其他女子一起绕行小屋——环绕大师住所乃印度教的习俗。她们再次绕到小屋前面时，她仍能看见巴巴。

女子们慢吞吞走向手工大门，想尽可能多瞅他一眼，也想看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如何招呼年轻的伊朗尼。只见马哈拉吉一只手提着身上的麻袋片（他一直以来的衣着）从茅屋出来。马哈拉吉双手叉腰，环视院落，见所有人都已到大门口，很满意；他走过去，坐在巴巴面前。

“我最后看到的是他们两个面对面坐着谈话。”美婼说，“从远处看，我们只看到这么多，然后不得不走出大门。

“所以我第一次见巴巴，是在寺庙附近；第二次是在马哈拉吉的茅屋；第三次是在芒果树下。”她总结道。

女子们回到房间，吃了些东西。午饭后，她们坐屋里，谈论当天早上发生的事，还交流马哈拉吉说的话。接着听到外面的响动声，马车铃铛声。

很快喧闹声响成一片：脚步声、嘈杂声，还有人大声说话。她们起身观看，只见马车几乎停在她们房间的正前方，一条长长小径的尽头。混乱之中，只见巴巴走得飞快，大约20名女子跟在他身后跑——婆罗门和帕西人都有。

巴巴敏捷地跳进马车，向马车夫打个响指，表示出发。车夫催马起步，年轻些的女子已追了上来，触碰巴巴踩在踏板上的脚达善。因为是自己大师的埃舍，马哈拉吉本人已在，巴巴不希望被人敬拜。

“我们特别愚蠢。”美婣说，“只是远远站着观望，没想到过去达善。再者我们又害羞得不行。

“我仍能看见巴巴挥手向她们示意：‘不要，不要达善。’

“但女子们纷纷顶礼他的足，边互相推搡，边大声嚷着要达善，马车启动时，她们穿着长纱丽在后面跑。

“我们命中注定不在萨考利得到巴巴达善，必须先在美拉巴德。那是我们没想跟他的马车跑的原因所在。”

那是巴巴最后一天在萨考利联系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马哈拉吉在世时，巴巴再没踏足萨考利，只在19年后的1941年，在达伊岗与他会见过一次。

作者问美婣，她第一次见巴巴是什么感觉，她回答：“我没盯着他的脸看，我很害羞。我爱巴巴就像一个人爱至师那样。后来我才完全看清楚他：他的手很可爱，他的眼睛很美。”

珀茹嘉则不大为巴巴所吸引。她对美赫巴巴的第一印象，和当时琐罗亚斯德教社区多数人一致：“我觉得他异类，不正常，相当奇怪——几乎是个疯子。”



美赫巴巴，1922 年 1 月摄于孟买

于美拉扎德收藏

7 婚礼安排



1923年5月9日摄于阿美纳伽
顾麦、蔻诗德·R·伊朗尼（高荷之母）、
鲁斯特姆、馥芮妮、朵拉特麦、堪萨赫伯（后排的留须者）

照片由作者收藏

美赫巴巴乘马车离开后，美嫒和母亲、姐姐及姨妈在萨考利待了一周左右。在萨考利时，她们有一天去拜谒赛巴巴的陵墓。芙芮妮玛西体质虚弱，受不得劳累，故为她雇了一辆牛车，车里铺衬软垫和靠垫，三女子跟随牛车，步行三英里半去舍地。

她们早上出发，到陵墓达善。那时舍地的气氛怡人，宁静而祥和。她们是唯一的访客，一位导游带她们各处参观，领她们看与已故至师有关的地点，比如赛巴巴过去常坐的那棵苦楝树。他指出为赛巴巴遮阴的那根树枝，叫她们尝尝枝上的叶子。她们尝后惊奇地发现，叶子不像一般那样苦，而是甜的。

当时在萨考利居住的，还有美赫巴巴的长姨母、抚养巴巴兄长嘉姆希德的朵拉玛西。朵拉特麦以前同她在普纳见过面。逗留期间，朵拉玛西与朵拉特麦交谈，问她想不想珀茹嘉出嫁，是否为（将近 19 岁的）女儿考虑过人选。

朵拉特麦说还没考虑，朵拉玛西便说起阿美纳伽的一个体面的伊朗尼家庭。她说这个家庭一直在为他们 24 岁、一表人才的长子鲁斯特姆寻找合适的对象，但目前为止还没找到般配的女孩。按照琐罗亚斯德教习俗，他们特地为他占星，但到现在仍未找到一个和他的星座相配的姑娘。

朵拉特麦问这个男孩是否追随灵性道路，朵拉玛西说他是美赫巴巴的一名弟子，现与美赫巴巴居住“大师之家”。据珀茹嘉（馥芮妮）后来回忆，那时不乏比鲁斯特姆相貌英俊、对她有意的求婚者，但因与巴巴的联系，朵拉特麦更中意这门亲事。她和朵拉玛西立即去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说明让鲁斯特姆和珀茹嘉婚配的想法。

马哈拉吉祝福这桩姻缘，女子们还得到他的许可，去孟买同巴巴商量此事。在孟买，决定朵拉特麦和珀茹嘉于 1923 年 2 月，在庆祝巴巴 29 岁生日的盛大聚会上，到“大师之家”同未来的新郎和母亲会面。

起码美嫒记得姐姐的婚事是这样安排的。但按鲁斯特姆之母顾麦的说法，事情远非那么简单。自 1922 年 3 月始，就一直在为鲁斯特姆物色新娘，那时美赫巴巴还住“普纳小屋”。

当时巴巴告诉顾麦，她同他有很深的联系，实际上是他的“灵性母亲”。巴巴让她许诺，顾麦说愿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巴巴满意，但又说：“把你儿子阿迪和女儿朵丽给我。出于我自身的用意，我想让他们自由。履行你作为父母的责任，安排你儿子鲁斯特姆的婚姻，接下来为你女儿珀茹嘉安排婚事。”

顾麦答应，虽然并不急于让鲁斯特姆结婚。“说真的，我不太想让他成家，他性情浮躁，不够稳重。”顾麦后来在一份书面记录中讲道，“而且很难找一个既能照顾他，又能管好家的女子，鲁斯特姆想要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孩。”

不久，她收到巴巴的来信，要她再来普纳，那里有适合鲁斯特姆的姑娘，顾麦可同巴巴的生母希芮茵麦一同登门造访。“我听从巴巴的召唤而去。”

她带鲁斯特姆同去，提及鲁斯特姆的婚姻，巴巴推荐娜佳麦·贝拉姆吉·伊朗尼的女儿，她也叫馥芮妮。

{注：娜佳·贝拉姆吉·伊朗尼是纬露·萨若希·伊朗尼的姨母。}

顾麦其实已和娜佳麦·伊朗尼谈过此事，便向巴巴汇报说：“他们是大人物，她要寻的是有钱的女婿。”此外母亲还表明女儿尚在读书，需要更多的持家经验，才能嫁给一个匹配的男子。

这中间女孩自己爱上顾麦的另一个儿子、已答应给巴巴的阿迪。巴巴后来发现此事，温和地告诉馥芮妮，她不能嫁给阿迪。她若放弃，巴巴说她会嫁给一个有钱人，会很幸福，馥芮妮接受了。

巴巴让娜佳麦带希芮茵麦和顾麦坐车去拜访条件相当的家庭。娜佳麦知道女儿喜欢顾麦家，她则意不在此，故乐得帮忙。顾麦说：“娜佳迫不及待找到巴巴认可的女孩，这样我们就不会惦记她女儿了。”

“我们三人坐娜佳麦的汽车，每天走访两个家庭。对我们登门的用意，他们表示理解。每次拜访完，我们会直接去小屋，把结果告诉巴巴。巴巴听后，又会把我们指向别的家庭，但他会补充说：‘这只会按照我的意愿发生（表明巴巴知道那个女孩是谁）。’

“娜佳会问我：‘既然巴巴对他的选择如此确定，干吗还让我们到处跑？’

“我会把她们的话告诉巴巴，但他依然指示我们要做出努力。我们差不多把普纳所有符合条件的（伊朗尼）女孩见了个遍，但因与马哈拉吉和巴巴的关系，没人会给我们正面答复，反而对我们（跟随这些灵性人物）冷嘲热讽。

“娜佳说，现在只剩一个家庭了，但她们已出了普纳（在城外）。后来我们才知她指的是朵拉特麦。”

后来顾麦去萨考利，连马哈拉吉都问给鲁斯特姆找到新娘没有。顾麦说全普纳都找遍了，一无所获，并说巴巴说婚事会按他的意愿达成。

马哈拉吉说：“照你自己的人选去找，不要听默文的建议，他没有家庭生活的经验。试着找个贫穷家庭的女孩，那会更适合你。不要追逐富人。”

顾麦大惑不解：“我不明白他怎会叫我不要听从巴巴，跟从巴巴可是他给我们的命令。我无所适从，不知该相信谁。”

巴巴迁到“大师之家”后，召顾麦从阿美纳伽，母亲从普纳，到孟买物色一个女孩。顾麦回忆说：“与鲁斯特姆·马萨姊妹之女耶兹达妮订下婚约。一切准备就绪之际，他们发来电报，将婚事取消。

{注：鲁斯特姆·马萨即马萨吉，美赫巴巴的姨夫，彭度和娜佳之父。}

“和普纳一样，希芮茵麦和我在孟买四处奔走，寻访女孩。不可避免的，即使事情看起

来大有希望，最后一刻也会出问题。巴巴已定好普纳（与珀茹嘉/馥芮妮），孟买不可能成功。”

顾麦记得 1922 年在萨考利，与朵拉特麦见过一次。之后马哈拉吉问她：“你知道朵拉特麦吗？”

“不太熟悉，”顾麦回答，“我才认识她不久。”

“她来自普纳，”马哈拉吉说，“很富有，拥有几处房产。她还有两个女儿，你愿意给鲁斯特姆说一个吗？”

“我不了解她们，马哈拉吉。您比我更了解。”

“那里有一切（地产、财富），”马哈拉吉继续说，“但年龄大的那个脾气有点暴躁。”

顾麦回答：“那就打消这个主意吧。我本来就不大喜欢那个母亲。”

据顾麦之子大阿迪说，朵拉特麦和顾麦从一开始就没建立起融洽的关系。“那都是巴巴促成的。”他说。

“她们（朵拉特麦和顾麦）有着不同的性情和血统；她们之间没多少共同之处。那时森林官员比商界人士显赫得多，在政府任职公认地位比商人要高。杰罕吉尔在英国政府中的职位很高，所以自然而然地，我的家庭尊重美姁的家庭，因为她们比我们更富有。我们的家庭原本就不在同等的位置上。”

阿迪总结道：“没有美赫巴巴，这段婚姻不会成。”

顾麦的丈夫凯库希如现如今是成功的商人，甚至被英国人授予荣誉称号（堪萨赫伯），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顾麦自己后来告诉美姁，她家曾经很穷，有时甚至给孩子们共分一个煎蛋。

顾麦的丈夫来萨考利接她回阿美纳伽时，带着外甥女霍麦和莫塔。马哈拉吉对顾麦说：“你为何不娶这个女孩（莫塔）？她是自家人。”

顾麦解释说：“她父亲反对您，这会在家里制造不和。此外，她有点胖。”

马哈拉吉玩笑道：“你若把她留在这里，她很快就会瘦下来！”

与此同时，巴巴的姨母朵拉玛西已同朵拉特麦见过面；她和顾麦之妹苏娜玛西，跟顾麦提朵拉特麦的女儿，“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主意，”顾麦写道，“我说我不认识她们，还是算了吧。我不知道巴巴已经定了，要结婚的正是这个家庭！”

巴巴最终告诉顾麦（没说哪一个），朵拉特麦的一个女儿将适合鲁斯特姆，女孩受过教育，且家境富有。“鲁斯特姆会喜欢她，”巴巴说，“你中意哪一个？”

“我说我不认识她们，”顾麦继续说，“我们只在萨考利见过。”

“我征求鲁斯特姆的意见。他说：‘我已经厌倦了这件事，我见了那么多女孩子。现在就按你和巴巴的意思办吧。’

“巴巴把朵拉特麦叫到大师之家商议此事，他们之间就定妥了。在这件事上，我没和她直接谈过。我把一切交给巴巴。

“巴巴遣我去萨考利征询马哈拉吉，并把女孩带到大师之家举行订婚礼。到了萨考利，马哈拉吉对我很生气。‘马上离开这里！’他吼道，‘找一个家境贫寒的姑娘，她将对你有益。’

“我说明这一切都是巴巴安排的，他说：‘默文没有世俗经验。我告诉你，这事没有好结果，将来你必受痛苦。’他的立场没变。

“我夹在他们俩之间，左右为难，失望地返回家中。家里没人认识这个家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不想要一个打算去萨考利跟随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女孩。

“堪萨赫伯去孟买对巴巴讲：‘我不想要萨考利的女孩。婆婆（顾麦）已经想去萨考利，倘若媳妇也这样，谁来照顾丈夫和家庭？’

“巴巴便令珀茹嘉不要再去萨考利。希芮茵麦被遣去接珀茹嘉。她去见马哈拉吉，但他不同意，叫她走。尽管如此，订婚礼仍如期在大师之家举行。”



在萨考利小住后，美娒、朵拉特麦、芙芮妮玛西和珀茹嘉回到普纳，美娒到圣海伦娜学校读完本学年。但圣诞节假期过后，1923年1月，美娒没回校读新学期。美娒16岁，同母亲和姐姐在家中，直到姐姐订婚。

同年2月，朵拉特麦带珀茹嘉去孟买，安排与鲁斯特姆的婚事，而芙芮妮玛西和美娒的外婆希琳带美娒去了萨考利。朵拉特麦和珀茹嘉住帕瑞尔、顾麦之妹苏娜玛西家，后者和女儿蔻诗德也追随巴巴。许多人来“大师之家”参加巴巴的生日庆祝，朵拉特麦和珀茹嘉也到场出席，珀茹嘉和鲁斯特姆在此第一次见面，并同意结婚。

庆祝活动后次日，巴巴与两家人进行私人会见。鲁斯特姆的亲戚从阿美纳伽来了很多，但珀茹嘉这边，只有她和母亲。鲁斯特姆和珀茹嘉在巴巴的见证下正式订婚，婚礼定于五月举行。这一次，巴巴还为珀茹嘉更名馥芮妮，以纪念他童年夭折的妹妹，并避免和鲁斯特姆之妹珀茹嘉混淆。

订婚仪式在巴巴生日庆祝用的大篷里举行。双方交换礼物，顾麦给馥芮妮买了一条钻石项链

和一条珍珠项链(告诉儿媳这是她自己的心意,家人不会同意她在未来儿媳身上花那么多钱)。两位母亲,朵拉特麦和顾麦也给巴巴赠送礼物。巴巴指示她们为新郎新娘买新衣。

巴巴让馥芮妮婚礼前几个月,不要去萨考利,故她同苏娜玛西及女儿蔻诗德住在孟买。但订婚仪式后,馥芮妮随母亲最后一次到萨考利。在萨考利,她把订婚的事细细讲给美婍听——巴巴对这门亲事多满意,并且鲁斯特姆已请求巴巴参加婚礼。

巴巴的母亲希芮茵麦会来萨考利接馥芮妮回孟买,在她来之前,美婍和馥芮妮同外婆希琳在一起。希琳外婆到过萨考利多次,会在埃舍待几天。她也拜谒过巴巴简,是家中唯一不反对美赫巴巴的人,并得到他的达善。{注:美婍的外公于1927年去世,享年85岁;外婆于1935年11月17日,90岁时过世。由于外婆希琳在美婍加入埃舍多年后才去世,作者想知道她为何没再去美拉巴德见巴巴,或者去看望她的女儿和外孙女。玛妮解释说:“这类问题很难回答,因为现在有不同的视角。而我们那时与世隔绝,时时刻刻完全专注巴巴,没有任何疑问产生。美婍和我们从未想过此类问题。”(很可能是希琳外婆之子伊朗尼上校不许她去美拉巴德。)} }

希琳喜欢吃得好,也喜欢别人吃好。有一天,她用南瓜、小麦粉和红糖给外孙女们做了一道点心。食材混合起来做成小薄饼,用酥油煎炸,可以保鲜好几天。

姐妹俩进来,看到这些诱人的美食。美婍吃了一个,又吃一个,忍不住再吃个……她吃得太多,肚子不舒服,拉肚子。萨考利的条件原始,她们的“厕所”即在一所破败房屋墙后空地上挖的几个坑。猪来到这里以粪便为食,故在大小便之前,女子们须先把猪赶走,再扔石头不令其靠近。

鉴于这种情况,美婍避免坐马哈拉吉附近,那里拥挤。她坐在门边,紧急时方便离开,她发誓再不吃这么多油炸的东西。

希琳外婆耳背。她到马哈拉吉的小屋,聆听他的开示时,听不懂他说什么——还是用马拉地语。美婍和馥芮妮同皇家旅馆房后奶工的孩子们玩耍时,懂得一点马拉地语;因此她们会尽量把马哈拉吉说的话都记下,过后复述给外婆听。她们得大声喊,她才能听到。女孩们对她转述什么,希琳都说:“对,当然,他说的没错,我懂。”

美婍受够了,有一天忍不住说道:“您既然已经知道,外婆,干吗还要问我们?”

“不是,我想听听他怎么说。”外婆坚持,下一次依然故我。

此前有次去萨考利,一天傍晚日已西沉,天色渐黑,那时没有电灯。美婍、馥芮妮和希琳外婆决定去马哈拉吉身边坐坐。晚间常有一些女子达善马哈拉吉,伴随他左右。她们到他的小屋时,里面一片昏暗,美婍和馥芮妮看得出马哈拉吉不在,但她们打算和外婆开个玩笑。

马哈拉吉总坐房间一角的麻袋上,希琳外婆被领进屋,她问道:“马哈拉吉在哪里?”她想达善他。

女孩们说:“在这里,外婆。”老太太弯下腰,用手触空位前的地面,然后坐下。

馥芮妮撑不住，走出房间，到外面放声大笑，美娒领外婆出来，告诉她马哈拉吉不在。她们只是开玩笑。

然而马哈拉吉就在附近，听到馥芮妮的笑声，对她极其不悦，说他的房间不是玩笑大笑的地方。他斥责她道：“你已经长成大人了，不该再这样笑了！”

仿佛要“咒”她，他又说：“你将有六个孩子！”

大师的责骂暗含对未来的预言，鲁斯特姆和馥芮妮确实育有六个子女。

姐姐随希芮茵麦去孟买后，美娒和外婆一起住在萨考利，朵拉特麦则来往不定。美娒喜欢住萨考利，尽管没有仆人，得自己动手清洗锅盘，打扫房间，阳光下晾晒被褥。萨考利的一切都极为原始：房屋由刷白的泥砖砌成，干净而简单，牛粪（作为防腐剂）铺就的地面，茅草屋顶。她们的居住环境同样简朴：一个单间，铺盖铺在角落里。（房间的另一角用窗帘隔开，用作浴室。）不过有一个炉灶可以做饭。{注：这是美娒第一次见巴巴的母亲。美娒还见到未来的姐夫鲁斯特姆，他三月份来萨考利，带来巴巴给马哈拉吉的信息。}

“我们不介意，我们习惯了在外生活。”美娒说。做完家务，美娒会出去和婆罗门女尼们在一起。有时她们给她讲圣人和至师的故事，比如弥娒拜的故事，她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听说。

马哈拉吉的小屋和其他房舍一样简朴，只有一扇小窗；数月以来，他将自己限制在小屋一角的一个笼子里。屋内仍有空间，让女子们坐，每天早晨在他面前举行阿提，接着用午饭。

马哈拉吉的午餐包括米饭、咖喱、酸辣酱和一道精细的甜食，盛在一个大塔利（不锈钢盘）里。盘子盖着盖子，放在他面前。接着盖子揭开，阿提开始。女孩们唱巴巴为马哈拉吉创作的古吉拉特语阿提。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还用梵文为赛巴巴创作过一首阿提，这首也唱。这些阿提并另外的歌曲每天都唱，所以要花些时间。女子一一达善马哈拉吉，坐在一旁。阿提结束后，她们会跟马哈拉吉交谈一会儿，马哈拉吉会开示，有时严肃，但大多轻松有趣。顾麦记得马哈拉吉就灵性道路给过一段阐释，她觉得特别贴切：

女子的心比男子更易转向这条道路。一个人行此道路，与其关联者也极可能进入。一个行道的女子，其 42 代都获救赎。

（比方说）用线穿珠，每穿一颗珠，线头就变扭曲；同理，家庭中第一个行此道路的女子，不得不受大苦。

一个人必须如油入水般生活，生活在世间，却与之无涉。

{注：巴巴曾对大阿迪透露，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为印度妇女做阿瓦塔工作，巴巴本人为外国妇女做此类工作。}

指着因灵性倾向不被家人理解，而遭受巨大痛苦的顾麦，他说：“她在家庭生活中，但不属于它。”

有一次马哈拉吉提到，西方人到萨考利的一天会到来。他还评论印度独立运动：“印度人渴望统治这个国家，而一旦获得独立，他们将不晓得如何治理。”

另一日讨论时事，他含糊其辞地说：“北方有一只熊（指俄罗斯），在雪地里睡觉。我希望世界不要用全力将它摇醒。”

美嫒住萨考利期间，马哈拉吉一直在笼内闭关。她时而得到给他送食物的殊荣：按指示把食物放在笼前，随后退去。

美赫巴巴上年在萨考利逗留半年，年轻的美嫒也有必要在此“受训”几个月。在萨考利，她第一次和一群女弟子生活在一起，观察她们如何爱和服务大师。这给她留下深刻而持久的印象。

馥芮妮和鲁斯特姆的婚礼将于5月9日在阿美纳伽举行，朵拉特麦前往阿美纳伽，与顾麦的丈夫堪萨赫伯商议婚礼细节。（双方同意费用由两家共同分担。）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生日将于5月3日庆祝，朵拉特麦连同顾麦及巴巴的四名满德里，来萨考利参加生日庆祝。朵拉特麦还打算走时带上美嫒。

朵拉特麦自然觉得美嫒是馥芮妮唯一的妹妹，理当出席婚礼。各处亲戚都请到了，新娘的妹妹不到场，成什么样子？

朵拉特麦到萨考利，和马哈拉吉谈起参加婚礼的宾客，带着些许的忐忑，她提出带美嫒去阿美纳伽的事：“马哈拉吉，我是来带美嫒参加婚礼的，可以带她走吗？”

马哈拉吉表示不同意美嫒去。“她在这里很开心。”他说，“你何必带她去？没有她婚礼就不能举行吗？到时那么多人在，她不会喜欢的。她乐意在这里和姑娘们（女尼们）在一起。”

朵拉特麦无计可施。新娘的妹妹缺席不在，势必引起一大堆疑问，场面难免尴尬。她知道就这方面而言，她自己的、连同顾麦的亲属，没人对灵性感兴趣。事实上，他们对跟随至师这种观念敌意深重。

然而两天前，美嫒的膝盖莫名肿了起来，甚至开始头晕虚弱。这可是前所未有之事。在家时，美嫒一直是个活泼好动的孩子，她爬树、骑马，甚至从上面掉下来，从未受过伤。她不怎么生病，连发烧感冒都少有，身体素来健康。

“我过去常盼能生场病，好不去上课。”美嫒承认。

现在突然间膝盖无端疼痛僵硬，走路不稳，一瘸一拐。她去达善马哈拉吉，见她跛腿、膝盖肿胀，马哈拉吉叫最亲近的跟随者（灵性母亲）德格拜，给她敷亚麻籽膏，照料她。

马哈拉吉有了不叫美嫒参加婚礼的额外借口。他对美嫒的母亲说：“她路都走不好，这看着不大好。她跛着条腿成何体统？她习惯光脚走路，你还要给她穿那种高跟鞋之类的东西；就让她留在这儿吧。”

朵拉特麦见马哈拉吉不许可，便不再坚持：生日过后，她独自回了阿美纳伽。美婼一点都不介意，正如马哈拉吉所说，她在萨考利非常快乐，即便将错过唯一姐姐的婚礼。她一点也不后悔待在那里。

马哈拉吉这一决定背后另有隐情：美婼八岁时，在鲁西舅舅婚礼上见过一面的堂哥，打算向她求婚。他们没再见过面或说过话，但当有人问起这个年轻人想娶谁为妻，心中可有心仪的女孩？他每每回答：“美婼·伊朗尼。”

男孩的姑母（杰罕吉尔的一个姊妹）带着一枚订婚金戒、一件昂贵的纱丽等礼物前来参加婚礼。这些意图，马哈拉吉和巴巴自然知晓。为让美婼避免这种尴尬局面，没叫她去阿美纳伽。

尽管顾麦虔诚忠信，但大多数亲戚并不把美赫巴巴尊为灵性大师，此次婚礼上，敌对分歧纷纷扬扬。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不同，琐罗亚斯德教徒没有跟随圣人或至师的密教灵性传统；故琐罗亚斯德教徒多把巴巴及其追随者视作误入歧途，要么就是江湖骗子。

巴巴和满德里已离开孟买，住入库希如大院（现今美赫纳扎大院），属顾麦家所有。婚礼前五天，巴巴听阿迪说起婚礼宾客中种种流言蜚语和批评言论，怒而出走。听到巴巴走了的呼喊声，满德里放下手头之事，急忙跟上。

巴巴徒步几英里到镇外一个所在，靠近阿冉岗村，曾为英军军营，现归堪萨赫伯所有。巴巴此前与顾麦商议，打算带满德里在此处住段时间。他表示不想再参加婚礼，同满德里在此扎营，着手清理废弃的建筑物。

巴巴不打算参加自己的婚礼，鲁斯特姆难过异常，不过四天后，巴巴心软了。这次巴巴住顾麦新宅萨若希楼三楼，四面皆窗，可一览阿美纳伽市风景。

婚礼于 1923 年 5 月 9 日星期三举行，新人在火庙进行传统的琐罗亚斯德教仪式。巴巴没参加婚礼，但新婚伉俪在仪式后到萨若希楼接受他的祝福。库希如大院搭大棚接待来宾，盛宴款待，一支欧洲乐队演奏。但可怜的馥芮妮身体不适，只得注射针剂缓解痛经。

次日，亲友们聚集一堂，向新郎新娘赠送礼物，举行卡瓦里节目。顾麦的一些亲戚听说巴巴及满德里居住阿冉岗，就巴巴会不会霸占这块土地，发生激烈争吵。巴巴得知后，带满德里离开萨若希楼，去到一片坟场，之后去了一家客栈。巴巴在重新考量阿冉岗作总部的计划，而顾麦对亲属们的态度，以及巴巴离她的家而去，心痛欲碎。

最后堪萨赫伯找到巴巴，恳求他为了顾麦留在阿冉岗，巴巴同意。在客栈住宿三天后，巴巴带满德里回到阿冉岗。此地将成为美赫巴巴的永久总部，被他命名为美拉巴德。

琐罗亚斯德教婚礼后七八日，还有一项仪式要进行，新郎新娘互戴花环，并把糖果放对方口里。朵拉特麦前往美拉巴德，跟巴巴商量，想让美婼回来参加。朵拉特麦说起想娶美婼的那个年轻人，巴巴指示朵拉特麦把美婼从萨考利接来，商榷此事。

{注：顾麦的外甥女、即将成为美婳最好朋友的蔻诗德，这次谈话期间在场，后来向美婳讲述。}

“马哈拉吉不叫美婳参加婚礼。”朵拉特麦说，“我去接她，但他不同意美婳走——即便是为她姐姐的婚礼。”

巴巴说：“回趟萨考利，带美婳到纳伽（阿美纳伽）。”

“要是马哈拉吉不准，怎么办？”朵拉特麦问，“我怎能违背他的希望，怎能强迫他而坚持己见呢？”

“对马哈拉吉说：‘她是我的女儿，我要带她去纳伽！’”

朵拉特麦前往萨考利，一路惴惴不安。她怎能对一个至师说那种话？早年，巴巴和马哈拉吉之间在进行一场拔河比赛。朵拉特麦会听从巴巴还是马哈拉吉？巴巴在试探朵拉特麦，看她服不服从他。

朵拉特麦心提到了嗓子眼，到了萨考利，她私下见马哈拉吉，他问：“婚礼进行得如何？客人都走了吗？”

他们闲谈一会儿，朵拉特麦紧张地说：“我来接美婳……我可以带她去阿美纳伽吗？”

马哈拉吉心平气和地说：“可以，带她去。为什么不能？”

朵拉特麦松了口气，马哈拉吉如此轻易就同意了。这样美婳离开萨考利，这是她首次去阿美纳伽以及美拉巴德。



至师乌帕斯尼·玛哈拉吉，
1920年由 N. V. 维卡尔摄于孟买

照片由作者收藏

8 美婣的决定

15 世纪，阿美·夏君主一眼看中这片土地，后建城阿美纳伽，盛赞此处“气候宜人，山峦平原绿意盎然，堪称天堂”之地。该城坐落于一个小凹地，周围哈瑞什禅德山环绕。1400 年代，山上柚木和婆罗双树森林覆盖，然而星移斗转，这里逐渐变得干旱荒芜，如同沙漠。

1923 年 5 月，美婣和母亲从萨考利乘火车到达这里，当地一年中最热的月份——美婣一点不觉得周围环境像天堂。在阿美纳伽火车站，她们乘马车前往萨若希楼；穿过单调乏味、尘土飞扬的街道，一路不见轿车和公交车。美婣不由心想：“天哪，我姐姐这是嫁到了什么地方？”

她对朵拉特麦说：“这个城镇见不到漂亮的房子。”朵拉特麦回说：“也有，伊朗尼住的房子就很漂亮。”

美婣家素来都住坚固老式、带花园和仆人的英式宅院，因此母亲告诉她，馥芮妮和鲁斯特姆婚后居住的萨若希楼是所漂亮房子时，美婣满以为会有个打理得很好的花园。到了才发现房子地界拥挤局促——哪有什么花园。房子很大，二楼有个大舞厅，但“我一点都不喜欢”，美婣回忆说。

{注：1921 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为萨若希楼举行暖屋仪式时，美赫巴巴也住那里，那次是他首访阿美纳伽。这座建筑现已拆除。}

顾麦的女儿珀茹嘉和朵丽，问美婣想不想去看他们在萨若希楼盖好前住的帕西客栈，美婣满口答应，以为那里会更好。一见那座昏暗潮湿的房子，美婣吓了一跳，不敢相信姐姐的婆家，一个体面受尊敬的家庭，曾经住这么个可怕的地方。

在萨考利期间，美婣参加印度教节日朗·潘奇米（Rang Panchmi），纪念奎师那与挤奶女的游乐时光。姑娘们兴高采烈地从大锅里舀水互相泼，水被染成鲜红色。美婣事后马上洗了衣服，但她的长衫、纱丽，甚至圣腰带都染成粉红色，洗不出来了。美婣已然忘了这件事，当她穿扮好去火庙参加馥芮妮和鲁斯特姆的仪式时，别的女孩一见她的粉红圣带好不诧异，问怎么回事。她如实相告，她们很快给她找来一条白色的。

朵拉特麦为美婣出席婚礼，买了一件贵重的金色纱丽，及其他时髦衣物和珠宝，现在美婣有机会穿了。她沐浴，梳了个时尚发型，一身华丽的衣装前往火庙。“想象一下，”美婣道，“在萨考利，我赤脚走了几个月，衣着非常简单，和婆罗门女孩一样。此时在纳伽，穿戴华服珠宝，大家围着我大惊小怪。我来纳伽时身穿普通的棉布纱丽，而今脚蹬高跟鞋，身穿华贵纱丽，佩戴闪亮耳环。”

在火庙，美婣见了很多女人，包括珀茹嘉和朵丽的表妹莫塔（萨若希之妹）。女孩们不懂祈祷的语言，没人注意她们。上火庙对她们无异于一次郊游，而阿美纳伽众女孩更热心见馥芮妮的妹妹，看她如何打扮。“这一幕太滑稽了。”美婣说，“莫塔一直越过她的祈祷书看我。”仪式结束后，她们站在外面，互相欣赏各自穿的纱丽和首饰。

{注：在阿美纳伽时，有一天美嫒与大家结伴去野餐，登上陡峰，到昌德·比比宫殿，如今已成废墟，曾住着统治这个地区的女王。美嫒新交的朋友中，有纳伽瓦拉家的女孩，阿美纳伽有名望的一户帕西家庭。}

巴巴通过韦希奴（一位年轻的满德里）传话，要她们来美拉巴德达善。鲁斯特姆开车送受召者，其中包括巴巴的母亲希芮茵麦和姨母朵拉玛西，以及顾麦、朵拉特麦、馥芮妮和美嫒。日期是1923年5月18或19日，对于美嫒，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她第一次去美拉巴德，第一次近距离端详巴巴，并且第一次达善他。她穿一件带闪亮镶边、雅致的紫红纱丽，长发飘逸。

美拉巴德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军驻扎地，铁路从中穿过，铁道边一座工整的小型石建筑，用作军队邮局。此外，巴巴和满德里正在修葺用作住处的一个大食堂，带两个大房间，一间浴室，前后均有门廊。“巴德”意为繁荣之所或昌盛之地，而此时的美拉巴德看上去绝非如此。美嫒曾为阿美纳伽姻亲的住处所讶异，对美拉巴德的第一印象也如是；丝毫不知这个简陋、风沙肆虐的荒凉之地，很快将成为她的家。

女士们在邮局下车，但巴巴不在那里。他在马路对面的食堂，帮满德里粉刷内墙。美嫒的表哥帕椎来到邮局，让她们等等，巴巴这就过来。巴巴看见她们，洗了手，快步穿过田野走来。

美嫒记得巴巴穿宽松衬衫和宽松长裤，不是长袍。他扫视她们一眼，走进邮局，坐在地毯上，接着叫她们进去。

巴巴的母亲希芮茵麦先进，顾麦等长辈随后，达善巴巴。“见别人顶礼，”美嫒说，“我也照做。一抬头看见巴巴的眼睛，那么闪闪发亮。我不想正对巴巴，觉得害羞，因此在坐巴巴身边的馥芮妮身后坐下。我没盯着巴巴看。巴巴看上去很美，但非常非常瘦。他头发不长，还未及肩。在巴巴的前额，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石击过的地方，有一处轻微的疤痕。从近处可见它在两眼之间，并不深。我忘记告诉巴巴，在萨考利，我（在一天之内）见过他四次。”

巴巴问婚礼来宾都走了没有，朵拉特麦说都已走——除了那个儿时见过美嫒、想娶她的男孩的姑母。美嫒曾纳闷这个女子何故对自己那么好，觉得她那么投缘可亲，这时才明白她想说服她同意嫁给她侄子。

巴巴表明希望澄清此事。他指出朵拉特麦多年寡居，独力安排美嫒的婚事不易。

朵拉特麦说她喜欢这门亲事。心中希望女儿们都出嫁，她就能自由前来服务巴巴。（此时无人认识到年轻女孩们，连同年长的母亲们，都将被允许与巴巴一起生活。）

希芮茵麦赞同。“这事如何，默劳戈？这个男孩爱她。他会让她幸福。你有什么异议吗？”

巴巴说他没异议。有人说：“女婿就摆在我们面前，用不着我们费力去找。”在经历了鲁斯特姆和馥芮妮婚事的一大堆麻烦后，这显然够幸运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其他人也表达了意见，只有馥芮妮不大赞同。见众人热议自己的事，年仅16岁的美嫒，觉得好笑，又有些难为情。她害羞地把头埋在臂弯里，默默偷笑。

巴巴说：“大家都各说各的，但美嫒自己怎么决定的？要她说说她怎么想，应该问问她的决定是什么。”

希芮茵麦不赞同。“你为啥这样说，默劳戈？”

“说什么？我只是说我们应该问问美嫒喜不喜欢这个主意。毕竟，这是她的将来。”

所有人都转身看美嫒。众目睽睽之下，美嫒愈加窘迫。馥芮妮低声对她说：“快点，美嫒。回答巴巴。你喜欢这桩婚事吗？巴巴想知道。他在问你。”

美嫒抬起头，鼓起勇气。在萨考利，她听闻圣人弥嫒舍弃世间的故事，受之启发和鼓舞，此刻她与巴巴面对面。这给她勇气说出自己的心声，她知道这关系到自己的命运。她从馥芮妮身后转向巴巴，说道：“我不想结婚。”说完又低下头。

众人看着她，仿佛她疯了。

朵拉玛西素待美嫒很亲，试着劝她道：“这个男孩不行，美嫒，那就换一个？”

美嫒说：“不……不用。”

大家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不止是不想嫁那个男孩，而是根本不想结婚。长者们不快地盯着她。

巴巴很高兴，但没表现出来。“她说什么？”他问。其实他听得很真，只不过想让人再重复一遍。

馥芮妮复述美嫒的话，巴巴说：“现在你们听到她说什么了吗？她不想结婚。不要劝她，别再提这个话题。别再烦扰纠缠，也不要责备她。”

他再次确认：“不要再提这个话题。”

朵拉特麦被迫放弃此事。“此后我得以清静无扰，”美嫒说。

鲁斯特姆把车泊在靠井边的路上，等候她们。巴巴快步走出邮局，同他私下交谈。

到家后，馥芮妮想知道巴巴会见后心情如何，问鲁斯特姆道：“巴巴对你说了什么？”鲁斯特姆说巴巴走出邮局时心情活泼开朗，这让他们得出结论，巴巴对美嫒的决定很满意。

次日，巴巴传话让希芮茵麦、朵拉玛西、朵拉特麦和美嫒不要继续居留阿美纳伽。她们受令返回普纳，当天乘火车离开，连同想娶美嫒的男孩的姑母。

美嫒不知火车会途经美拉巴德，驶离阿美纳伽火车站不久，长辈们说美拉巴德到了。美嫒望向窗外，只见巴巴站在铁轨旁，在等待她们。他身穿长袍，头发飘散，在火车经过时，向她们挥手示意。她们都探身窗外挥手，直到火车驶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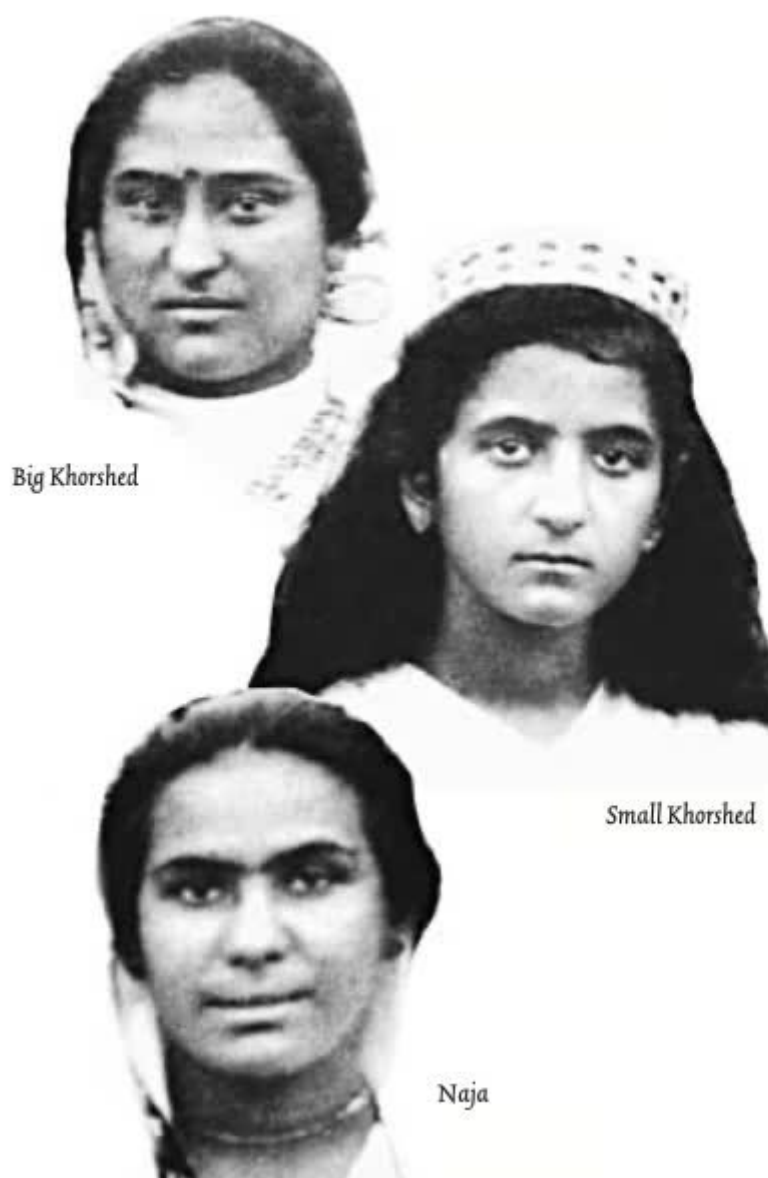
萨若兮楼，1921年由 S. S. 迪恩摄于阿美纳伽
照片由作者收藏

9 新朋友



美赫巴巴，1923 年 10 月 19 日，摄于马哈拉施特拉邦，加特科帕尔

柯基·伊朗尼拍摄，L. 莱特提供



大蔻诗德、小蔻诗德、娜佳

插图来自鲁斯特姆和馥芮妮的结婚照，1923 年 5 月，摄于阿美纳伽

照片由作者收藏

接下来半年，美娒与母亲住普纳托迪瓦拉路家中，协助朵拉特麦缝纫手工纱丽镶边，读书，玩鲁都（类似巴棋戏），在花园劳动，在房子周围闲庭信步。自 11 岁初遇巴巴简，美娒再没拜访过这位老妪。现在随同母亲，每天傍晚乘坐家里的马车前去拜望，那时有个多才多艺的卡瓦里女歌手，会演唱几个小时。

“巴巴简看上去很美，极为自信庄严，”美娒回忆道，“就像一位帝王。她的脸非常白皙，而且她是那样和蔼可亲。她很甜。她总是面对男子而坐，说话心平气静。身边只有

不多几个女子，坐另一端。她（偶尔）环顾一下，看都有谁来了。

“一天晚上我们去时，我穿着纱丽。巴巴简转身看看我母亲，又看看我。那种目光，我依然难忘——那么美，只有片刻，但她眼中的神情非常美。我没说什么，只是微笑。巴巴简也轻轻含笑以对。我从未对巴巴简说什么，也没问过什么，而今为之遗憾。那时我没有多想，加之又害羞腼腆。”

男子一般白天过来陪伴巴巴简，女子要做家务和煮饭，日间太忙来不了。总有几个女子过来，她们坐巴巴简身后。巴巴简时而念及在场的女子们，回过身，亲切地微笑。

朵拉特麦晚间去巴巴简那里，以便她的在场不引起饶舌者的注意。人们会说：“这些人不去火庙，却和那个穆斯林老妪坐贫民窟里！”

琐罗亚斯德教徒们不断背后议论朵拉特麦和芙芮妮玛西。整个社区强硬反对巴巴简和美赫巴巴。“后来，”美娒说，“母亲白天也常去巴巴简处。她不在意他们的议论。”

朵拉特麦的母亲希琳也不理会这些言论，间或拜访巴巴简，巴巴简显然喜欢她来。巴巴简会与希琳追忆波斯时光，田野与果园中劳作的人们。有人带头唱一首波斯歌曲，巴巴简和希琳外婆会在副歌部分，跟着反复合唱。还有人会讲述琐罗亚斯德的生平趣事。

水果蔬菜市场离巴巴简座位不远，朵拉特麦每次去采购，总会中途拜访巴巴简。有时美娒和母亲日间也去探望一下巴巴简，送她水果（未送过鲜花），巴巴简则作为帕萨德分发。巴巴简不许她们达善，但接受食物。信徒常带来茶和面包圈以及水果，巴巴简会分发。（她自己按时吃饭。）

“巴巴简不喜让人碰触她的脚，”美娒回忆说，“她最多让人亲吻她的手。她若主动伸手，才可亲吻，否则，我们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向她致意。

“然而对于巴巴，（早期）巴巴简会让巴巴给她挠背。他会连续坐几个小时为她抓背，直到凌晨。巴巴曾告诉我，巴巴简终于叫他停手时，他的手指会僵得伸展不开；按摩后才能舒展。”

“你亲吻过她的手吗？”作者问。

“我不记得了，但我碰触过她，摸过她的膝盖。她手上戴着戒指，不是真金的。我看到她的两个残损的手指，她不让人把戒指摘下。”

{注：巴巴简的两个手指因感染被蛆虫吃掉，她不让人把她习惯戴的俗丽戒指取下。}

有一次朵拉特麦去看巴巴简，没带美娒，带去一篮子橙子、柑橘和小黄瓜。巴巴简很高兴，接过菜篮子，问道：“怎么还有黄瓜？”

朵拉特麦回答：“现在是夏天，人们生着吃。”

“你们吃生的、没煮过的？”巴巴简问，“在我们那里（俾路支），一般做熟吃。”

巴巴简让朵拉特麦把黄瓜带回家，做熟后送来。朵拉特麦不会烧黄瓜，姐姐芙芮妮玛西帮忙，她们像做南瓜那样做熟。朵拉特麦把菜带给巴巴简，她吃了。

“这样母亲学会了烧黄瓜，”美妮说，“有时也会为我们做。”

巴巴的妹妹玛妮，儿时也去拜访巴巴简。她回忆道：“巴巴简个子不高，但很美。她肤色红润，头发卷曲，眼神敏锐，嗓音高昂。巴巴简坐树边黄铜围栏内，我喜欢称之为巴巴简的‘摇篮’。她会用床单躲猫猫；她从不躺卧，总是四分之三斜倚。

“巴巴简很幽默，也很强大，你可以感受到她内里的权威。她也很顽固，她想要什么，多少劝说都不能使她让步。她很迷人，偶尔也会骂人，若被烦扰的话。要是有人称她麦（母亲），她会咒骂。

“有个大高个、留大黑胡子的男子照看她的需要，在她面前如同羔羊，做什么事得哄她求她。”

常在巴巴简身旁的还有美妮的姨妈芙芮妮玛西，玛妮对芙芮妮玛西有很深的感情。芙芮妮玛西衬裙的长口袋里，一向塞满各色草药。“芙芮妮会指导我如何行事。巴巴简的树上有个弯曲的钉子，上面挂着一幅装裱不佳的巴巴印刷照片。巴巴简说印度斯坦语。有一次，我大概八九岁，巴巴简叫我近前。她拉着我的手，看着我，接着转身把头放在树上巴巴的照片上，哭泣起来。我感到紧张害怕。我的手还在她手中，我转头看芙芮妮玛西，她把手指放唇上，叫我不动，保持安静。少刻巴巴简抬起头，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巴巴简身上有一种光。那种光叫你不愿离开。”

有一次，巴巴简掏出一枚银卢比给玛妮。其他人也想要，但巴巴简给了她。她还给玛妮的哥哥贝拉姆一只比地（手卷烟）。

玛妮做过一个跟巴巴简有关的生动的梦。她梦见巴巴简在收拾行李，仿佛要离开普纳。她在打点行装。“不要走，巴巴简，”玛妮梦中哭道，“普纳没有您怎么办？别走，您干吗要走？”

巴巴简说道：“我能做什么。我必须关店了，不会再有顾客了。”

“为什么没有，巴巴简？”玛妮央求，从内心深处发出哭泣。

“价太高了，人们付不起。”

玛妮从梦中醒来，发现枕头被泪水浸湿。她只做过一次这样的梦，她曾在梦中大笑，但从未哭过，此前此后都没有。

“巴巴简那么爱巴巴，”美嫒补充说，“她在树下等了他那么多年，她一定每天都看见去上大学的巴巴，但有两年时间，只得让他骑车经过，直到时机到来。”

关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美嫒说：“瞧巴巴多勇敢，即使马哈拉吉向他掷石头。马哈拉吉在考验他——他真是那个人吗？别人会跑，但巴巴站着没动。他无惧生死。”

大阿迪一次评论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将他与巴巴简对比：“马哈拉吉·乌帕斯尼有点严厉，像父亲，而巴巴简像是（巴巴的）母亲。自然母亲的爱总是更伟大，巴巴最爱巴巴简。”阿迪补充道：“但美赫巴巴的爱远胜过任何爱——它令你神魂颠倒。”



除了经常拜访巴巴简，朵拉特麦还常去火庙祈祷。因与普纳琐罗亚斯德教徒联系断绝，她在下午没人时去小火庙。这个火庙恰好在巴巴的姨母朵拉玛西家附近，巴巴的表妹、15岁的娜佳，巴巴的嫂子（兄长嘉姆希德之妻）、21岁的蔻诗德，常在这里。

{注：娜佳的母亲已过世。除了母亲，娜佳家中另外两个孩子也已去世，他们的名字与美赫巴巴的两个亲密弟子一致——古斯塔（吉）和美嫒。}

美嫒对母亲说想跟她一起去火庙，见美嫒有兴趣，朵拉特麦自然欢喜，同意带她去，以为美嫒虔诚心增进。来到火庙，她们在外面洗手洗脸，完毕走进内室，那里有燃着火的银器。一名牧师在念诵祷文。

“我做圣线仪式，”美嫒回忆，“我姐姐教过我一篇短祷文，我拿起祷文书诵念。我真祈祷，慢慢念诵，但十分钟就念完了。”

她给照管圣火的牧师一些钱，他递给她一包火灰。“我看看母亲，她还在祈祷。我不知如何打发时间，我知道她会呆很久，起码一个小时。我便轻声对她说：“妈妈，我要去找娜佳和蔻诗德。你路过时捎上我。”

美嫒步行到朵拉玛西家，发现大家都在，在那里度过一个闲适的下午。“我喜欢去朵拉玛西家，喜欢那里的巴巴氛围。娜佳和蔻诗德会对我讲巴巴。嘉姆希德也会在，他也常谈巴巴——他们上学的时光，巴巴如何去巴巴简那里，她对他说了什么，大师之家的故事，还有他做的巴巴梦。嘉姆希德常做跟巴巴有关的迷人的梦，他会记下来。他深爱巴巴。我爱听那些故事，我爱听人们讲巴巴。

“他们招待我一起喝茶。朵拉很亲。尽管拮据，朵拉却为我们做上好的美食布佳或帕特尔。

“南瓜屋只有两个房间，楼上带阁楼。巴巴的祭坛在楼上。有木梯上去，但没有扶手。我害怕攀爬，但女孩们会带我上楼，给我看小祭坛，摆着巴巴的照片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照片，他们时常敬拜——点灯和焚香。她们会让我做这做那，有时我们一起做阿

提。她们会给我唱巴巴创作的歌曲和巴赞。

“朵拉玛西和希芮茵麦是姐妹，但她们并不相像。朵拉较胖，肤色偏黑，是一位心善而大度的女子。她深爱巴巴，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她会讲述尽管拮据、仅够糊口，她是怎样设法为巴巴和他的朋友们管饭的。巴巴会让朵拉为他们做饭，不敢把朋友往家带，母亲会不高兴，不肯招待他们。朵拉则心甘情愿。

“巴巴儿时，朵拉坚持让巴巴穿新衣，不拾嘉姆希德穿过的旧衣。她知道他的特殊。

“她勇敢无畏，什么人都不怕。她就像街坊邻里的调停官。她有一根长鞭，用来鞭打（因敌视巴巴而）被挑唆来滋扰希芮茵麦的醉汉。

“有一次一个喝醉的果阿人在她家门外打架。她拿出鞭子，醉汉转身照她胸口就是一拳，朵拉直挺挺倒地。”

美嫒还记得朵拉的丈夫法里敦·马萨，心地仁厚，爱开玩笑。刚开始戴巴巴像章那会儿，他会逗女孩们，先给她们瞧一眼，然后藏口袋里，说不能给她们。她们得央求半天，他才给。

“每过两三天，我母亲就去火庙，我总说我也去。她会说：‘好吧，我知道你只是假装去火庙，其实是想找蔻诗德和娜佳！去火庙只是借口，你想去朵拉家！’

“我只好招认，母亲还是会带上我。”

美嫒来自富有家庭，但被朵拉玛西质朴家中爱的氛围深深吸引，正如她被萨考利以及后来美拉巴德的简朴生活所吸引。

从朵拉家转过街角，就是巴巴父母的住处，但那时美嫒没去过那里。“巴巴的母亲从不去朵拉玛西家，我们仿佛对她（希芮茵麦）隐身。那时我也没见过玛妮。我记得曾随母亲去过巴巴母亲家，但玛妮当时不在。有一次我去找蔻诗德和娜佳，见到巴巴的外婆（希芮茵麦的母亲）高兰顿。我们谈得不多，她说波斯语。后来没再见过她，她没来过美拉巴德。”

希芮茵麦一天确实带玛妮坐马车，去了朵拉特麦位于托迪瓦拉路的家，但美嫒不在家。朵拉特麦款待她们茶和蛋糕，送玛妮一个美国电影玩偶。玩偶没有衣裳，希芮茵麦给它做了小裙子，摆在橱柜上，玛妮不大在意，她不喜欢洋娃娃。

娜佳和蔻诗德也去过美嫒家几次，她们谈论马哈拉吉和巴巴。另一位访客是（巴巴的儿时伙伴）赛勒玛玛之妻娜佳。她教她们做镇痛油，放家里备用。

美嫒和母亲在普纳期间，美赫巴巴在奎达等地旅行，之后回到美拉巴德。他间或去普纳两三天。韦希奴或帕椎被遣去通知朵拉特麦，巴巴到来的消息，她和美嫒便前去达善，通常在萨达希乌·帕特尔家，要么在拉姆玖·阿卜度拉之姊阿米娜·伽斐尔家。

普纳的巴巴爱者屈指可数，朵拉特麦接近巴巴简、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美赫巴巴，面对来自琐罗亚斯德社区的激烈反对，最主要的反对是关于美赫巴巴，因为不同于其他两位大师，他本身是琐罗亚斯德教徒。但自从萨达希乌住到卡斯巴·佩斯——普纳的印度教区域，见巴巴变得相对容易，不会被其他帕西人或伊朗人瞅见，以致闲言碎语说得更欢。

一次，朵拉特麦和美婣去阿米娜家见巴巴，巴巴问她可有话要说。朵拉特麦说希望同他私下交谈，众人回避，她坐近巴巴，坦言想与他在埃舍生活的渴望。说她现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服务他，跟随他。

“你如何服务我？”巴巴问，“我居无定所。”不过他承诺：“一旦在美拉巴德永久定居，开放女子埃舍时，我会首先召你。”

美婣坐房间另一端，听不到他们的对话。这天是爱卡达西日，印度教斋戒日，按在萨考利所习，她在禁食。巴巴问起此事，美婣没有印度教日历，说她也弄不清该在哪天禁食。

巴巴指示她不要在爱卡达西日禁食，而是按琐罗亚斯德教日历，在霍玛兹德·罗吉和贝拉姆·罗吉，一个月的第一天和第二十天，这两日禁食。她可以在禁食期间一天喝两次牛奶，其他什么都不吃。

“我不喜欢牛奶，”美婣回忆，“每次喝，都像喝蓖麻油。”她坚持每月斋戒两次，直到与巴巴在一起，他让她停止。



除了到朵拉玛西家见娜佳等人，美婣这个时期结交的另一个终生好友，13岁的蔻诗德·K·伊朗尼，来自孟买。蔻诗德的母亲苏娜玛西是顾麦之妹，全家已与巴巴建立联系一年左右。顾麦的女儿朵丽和珀茹嘉曾在孟买读书，她们陪表妹蔻诗德去大师之家见巴巴。若听说巴巴当天情绪不佳，这在巴巴训练早期弟子期间时有发生，她们就不敢进。

蔻诗德则不怕，径直走进去，另两个女孩温顺跟随在后。蔻诗德坐在院内井边等巴巴，没几分钟，巴巴出来，跟三个女孩做游戏，问询她们的课业。

{注：为了区分两个蔻诗德，巴巴的弟媳叫莫提·蔻诗德（大蔻诗德），美婣的新友叫奴丽·蔻诗德（小蔻诗德），后者年龄小8岁。}

蔻诗德喜爱去见巴巴，有一次发现苏娜玛西和顾麦去了大师之家，没有带她，她毅然退学。她满心爱巴巴，不愿错过任何见他的机会。实际上，蔻诗德易于获得内视，在巴巴实际去她家前一天，经常看见巴巴。她会看见巴巴坐在屋内，仿佛从远处看，只有片刻功夫。她便告知母亲：“巴巴明天会来。”

“你怎么知道？”苏娜玛西会问。

蔻诗德说她内视中看见巴巴，母亲不信；但次日巴巴如约而至，苏娜玛西开始信女儿的话了。

蔻诗德的父亲凯库希如·马萨也有灵性倾向。蔻诗德出生前，父亲进行过一种叫奇拉纳什尼（chillanashini）的严苛苦行，行者沿自己画一个圈，发誓在圈中不吃不眠四十昼夜。这是种危险的修炼，行者须经受种种恐怖视像袭击及其他精神折磨。若中途出圈，非疯即死；如若成功，所求所愿皆可顺遂。

{注：美赫巴巴的父亲希瑞亚吉也进行过同样的苦行，那时他被告知，他所寻求者（神），将通过他的儿子被给予。}

凯库希如是珠宝商，进入苦行圈，以期巨大财富的回报。妖魔鬼怪幻影重重，吓唬他，诱他出圈，但他在圈中坚持到39天。当天只见财富女神拉克希米向他走来，没给他财富，却递给他一个婴儿。凯库希如说想要财富，女神告诉他，他通过这个女婴得到的会更多，要他给女婴取名蔻诗德。

蔻诗德八岁时，有一天在外面玩耍，出现两个小仙女。她们牵着她的手来到阳台，蔻诗德看见拉克希米坐在金色宝座上；鲜花撒落，芳香四溢。

拉克希米让蔻诗德承诺永不结婚，蔻诗德遵命，不过女神对她说：“承诺前要三思。”女神叫她承诺三次。

蔻诗德立誓绝不结婚，女神牵着她的手，让蔻诗德带上她的王冠，坐她的王位上。蔻诗德落座后，也开始像女神一样发光。

拉克希米给她看男人关在栅后的视像，说：“世间的男人是巨人，被关在铁栅之后。永远不要信任他们，我给你看是为了提醒你。要当心，谨记你对我的承诺，永不结婚。这是为你自身的利益。”

蔻诗德从未对父母讲过这个内视，她觉得他们不会接受自己的誓言。她去阿美纳伽参加鲁斯特姆和馥芮妮的婚礼，听大家在巴巴面前讨论美妮的婚姻，不由担心，怕巴巴让她结婚。

{注：大阿迪（蔻诗德的表兄）说蔻诗德的母亲苏娜玛西，一度有意让他娶蔻诗德，但因他和蔻诗德都与巴巴在一起，所以这不可能；另外，巴巴还让顾麦做过阿迪不结婚的承诺。}

之后有一天，她到美拉巴德见巴巴，在后面追上他叫道：“默文吉！”

巴巴转过身，对她说：“我知晓一切。我不会让你结婚。”

后来蔻诗德作为女满德里加入巴巴，将儿时的内视故事和盘托出，巴巴再次表示他知晓一切。

近期跟随巴巴到卡拉奇和奎达旅行的蔻诗德和母亲苏娜玛西，受巴巴邀请到普纳。巴巴住位于兵站区的阿卜度拉和阿米娜·伽斐尔家。朵拉特麦和美嫒也得到巴巴回返的通知，受邀去伽斐尔家。蔻诗德一家 1923 年 8 月 22 日到达，并被遣去向巴巴简致敬，这是他们首次面见这位至师。蔻诗德记得巴巴简对苏娜玛西尤其关切，紧紧拥抱她，手捧她的脸，亲吻她，说：“啊，我的女儿。我等了多久？”蔻诗德站一旁观看，然后也上前达善。

第二天，美嫒和母亲去伽斐尔家。美嫒带着她的宠狗彼得，她和同样喜欢大狗的蔻诗德，对彼得宠爱有加。馥芮妮婚前，在孟买和蔻诗德家人同住，蔻诗德曾去阿美纳伽参加婚礼，但直到现在才得见美嫒，俩人很快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美嫒喜欢我，我也喜欢她。”蔻诗德说，“我俩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在印度，人们普遍把姻亲当作家人的一部分；因美嫒的姐姐嫁给蔻诗德的表兄，两个女孩自然感到情同手足。

这天是穆斯林节日莫哈拉姆，傍晚，她们随母亲同巴巴去莫迪医生的诊所，阿卜度拉在这里为他们安排了座位，观看游行演出。美嫒从小就在普纳参加这种节日，她给蔻诗德绘声绘色描述小丑、舞者和免费冰冻果子露（美嫒说她从未尝过，有可能由不洁净的水制成）等场景，逗她开心。

蔻诗德回孟买后，几乎天天和美嫒通信，据蔻诗德讲，美嫒的书信幽默十足。她记得美嫒在一封信中夹带着她剪下的一个卡通人物。巴巴当时在孟买，曾要求看这封信，看到卡通笑了。“美嫒是你的朋友，”他对蔻诗德说，“你喜爱她，是吗？”

{注：美嫒和朵拉特麦从未给巴巴写过信，也从未收到过他的任何信件。}

蔻诗德不像美嫒，从不对巴巴害羞。她见巴巴时只有 11 岁，同他在大师之家玩耍，觉得与他亲近。蔻诗德还在巴巴的事情上，对美嫒提各种建议。“我建议这建议那，”蔻诗德说，“美嫒总是听从我的建议，美嫒非常单纯、天真与轻信。她根本不会耍心机。这就是我那么喜爱她的原因。”



娜佳、法里敦·马萨、嘉姆希德、朵拉玛西、大蔻诗德

照片由玛妮·S·伊朗尼收藏



高荷、未知者、玛妮、大阿迪之妹珀茹嘉和朵丽

1923 年 5 月摄于阿美纳伽

照片由作者收藏

10 戒指与照片



至师，纳拉延·马哈拉吉

照片由 L·莱特提供

美嫒的姐姐馥芮妮有了身孕，美嫒去库希如大院陪她，馥芮妮住院里两个小房间（现为宝·喀丘瑞的办公室）。1923年12月，小蔻诗德来看望她们，发现美嫒在阿美纳伽并不开心。美嫒向蔻诗德提起希琳外婆常去萨考利住几周。“萨考利是个好地方，”美嫒说，“我有时真想回那里。”蔻诗德的反应是也想去。

一天，让她们惊讶的是，巴巴不期而至。（他此前去了卡拉奇，现秘密返回美拉巴德）。美嫒问他：“我外婆去萨考利时，我可以跟她去住几天吗？”

“可以，但只能去几日，”巴巴说，“不要超过15天。”

蔻诗德问：“巴巴，我能跟美嫒一起去吗？”

巴巴也同意，但重复道：“你可以去，但不超过15天。要记住。”

俩人欣然同意，以为住两周就走，简单的事。

不久，希琳外婆、朵拉特麦、美嫒和蔻诗德乘火车去萨考利，但朵拉特麦没住下。她返回普纳，巴巴将于12月最后一周，在萨达希乌·帕特尔家举行达善。

在萨考利，美嫒和蔻诗德没与希琳外婆住一起，而和婆罗门女孩同起同卧。时值冬日，天气寒冷，她们像别的女孩们一样生活——睡地板，没有枕头，赤脚在埃舍行走。每天早晨都去（依然在竹笼内的）马哈拉吉身边做阿提。

“我们照她们的样子来做，”蔻诗德说，“我们年轻，乐于这样做。”

有时马哈拉吉给她们食物，但告诫不要拿人们送他的水果等吃食，除非他作为帕萨德给她们。他解释说这些东西充满给予者的业相（印象）。“我拿了给你们，就不同了。”

白天，美嫒和蔻诗德同其他女孩一道在寺庙里唱巴赞。（她们在时，男子不得入内。）她们还学习演奏乐器。美嫒学敲双面桶鼓。有人送马哈拉吉一个小风琴，他让蔻诗德每天在阿提上弹奏，美嫒和其他女孩用木棍击节为她伴奏。

马哈拉吉多数时间都在他的小屋，从笼里出来后，他偶尔突访女子的住处。有人喊：“马哈拉吉来了。”所有人都聚拢而来。

有时晚间，美嫒给马哈拉吉端去晚餐，马哈拉吉让她把餐盘放地板上，说：“晚一点饿的话，我会吃。”她放下餐盘，鞠躬离去。马哈拉吉的灵性母亲德格拜，为他煮清淡的奇持瑞（khichri，米和扁豆一起煮）。马哈拉吉持续禁食，肠胃虚弱，奇持瑞容易消化。他一天只食一次。

女孩们就寝前聚集向他顶礼时，马哈拉吉也许对其中一人说些话。他对人们说话总是直言不讳。他会当面告知，或当众训斥一人，以便相关者知道马哈拉吉的话是针对她的。

{注：马哈拉吉说话时，若碰巧一只蜥蜴在叫，他会评论说：“秋克——秋克萨斯。”}

意思是蜥蜴在确认马哈拉吉说的话。后来，当巴巴说话时，若满德里大厅的时钟敲响，他也会同样行事。这会实际增强所说话语的分量。}

“但他对我说话总是和蔼可亲，”美娒说，“一天晚间，我们去顶礼他时，他转向我说：‘我这种类型，不是你喜欢的。我又老又跛，衣不蔽体。你会喜欢一个英俊白皙，有漂亮的头发和胡须，穿着得体的。’那时我不理解他的意思，但来巴巴这里后，我意识到马哈拉吉在打趣我，他的意思是：‘你不会喜欢我（做你的大师），但另一个人，比如美赫巴巴，他会适合你。’”

美娒在萨考利时，埃舍加盖几个新房间。女孩们，包括美娒，每天去建筑工地帮忙，头顶平底铁锅运沙。在烈日下干活很辛苦，她们还打着赤脚。美娒出身富裕家庭，来萨考利前从未赤脚走路或做过体力活；但她喜欢体力活动，欣然受命，全身心投入其中。

女尼们对美娒讲起，一位带婴儿从卡拉戈普尔来的年轻母亲，来和她们一同生活。在工地，女子把孩子放一边的地毯上，同大家一起干活。马哈拉吉在现场，让一些女孩为他按摩脚，婴儿啼哭起来。女子停下工作，坐地上喂孩子，马哈拉吉吼道：“所有人都在干活，你却坐着！你过于溺爱孩子，趁机休息！”

孩子还不到一岁，马哈拉吉抱起婴儿扔到地毯上。女子急忙站起回去干活，别的女子帮忙照看。神奇的是，婴儿没有受伤。“马哈拉吉在考验女子，看她是否爱自己的孩子胜过爱他。”美娒说。这个孩子长大后，成为一个跟随马哈拉吉的好姑娘。

一天，一个中年婆罗门女子来萨考利达善。她坐在马哈拉吉的笼前，马哈拉吉问她：“你想要什么？”

女子达善后，打开握着的一个小包，里面是一枚金戒指。“马哈拉吉，我希望把这个戒指献给您。”她说。

马哈拉吉面露惊讶神情。“给我的？”他问，“你不见我穿粗麻布，从不穿好衣服。你想让我戴戒指？你怎么会有这种疯主意？”

这个女子坚持要给，马哈拉吉显得不愿接受这个礼物。女子看上去很灰心，马哈拉吉最后说：“好吧，把它戴在我的脚趾上吧。”女子在他的脚趾上挨个试，直到找到合适的脚趾。

唱完阿提，大家陆续经过马哈拉吉，顶礼达善。但那天，每个女子对大师弯腰顶礼时，耽搁的时间比平时长。知道马哈拉吉从不保留戒指，她们想知道他会把它给谁。

轮到美娒，她达善后起身，马哈拉吉说：“等等。”

他从脚趾上取下戒指，说：“让我看看适不适合你。”不合适，太大了。戒指是纯金的，柔韧易折，马哈拉吉折了折，戴在美娒的手指上。“永远不要摘下。知道吗？”

马哈拉吉的长期婆罗门跟随者都望着她，不解大师怎么把戒指给了这个年轻的琐罗亚斯

德教女孩，而非她们中的一员。美婼只是点点头，在接下来的 65 年，她终生佩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戒指，直到离开肉身。

{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也喜爱希琳外婆，在此之前，他也给过她一枚戒指。}

在萨考利待够派给的两周，按巴巴指示，美婼和蔻诗德去见马哈拉吉，以求获准离开。

“我们可以走吗？”她们问。

马哈拉吉说：“不要走。你们为何这么快就想离开？”

巴巴让她们待 15 天就走，但马哈拉吉希望她们留下，她们有什么办法？她们又待了两周。最后，巴巴遣顾麦来接她们。

这天是 1924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一，印度教“圣可兰特”节；女子们给笼中的马哈拉吉献花环，用珠宝装扮他。顾麦来见马哈拉吉，说：“巴巴现在孟买。他不久要去波斯，出发前想见美婼和蔻诗德。”马哈拉吉拒放她们走。

顾麦回孟买告知巴巴，他遣她回去。马哈拉吉仍不准女孩们走。

顾麦第三次被派去。蔻诗德对马哈拉吉说：“我们只能来 15 天，现在必须要走了。”

“你们应该留在这里为我工作。”他对她们说，“不过不要紧，我想为你们做的，默文都会做。去服务默文吧。”

他建议她们不要与男子交往，并说了默文将让美婼“像巴巴简”一类的话。但当时，女孩们没太注意。

美婼和蔻诗德即刻随顾麦启程，当晚抵达孟买，美婼与蔻诗德一家住伊朗尼（塔夫提）大厦。第二天去当时巴巴住的巴如查楼见他，他责备她们道：“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令！”

{注：伊朗尼大厦原为凯库希如·马萨之姊家，是她第一次婚姻的陪嫁。蔻诗德的姑妈后来再婚，丈夫名叫塔夫提，遂改为塔夫提大厦。}

美婼低头不语，蔻诗德回答：“马哈拉吉不叫我们走，我们能怎么办？我们尽力了。”

“不要紧。”巴巴说，“现在你们必须按我说的做。”他转向美婼，指示道：“先留在孟买，我去波斯后，随你母亲回普纳。我回来时，会召你们去纳伽。届时同你母亲去那里。”

巴巴问蔻诗德：“你打算怎样做？”

马哈拉吉指示蔻诗德于印度教“希乌拉特利”节后，二月份返回萨考利。他已让她许诺，但巴巴不许她去。

“待在孟买。”他说，“我召你去纳伽时，你和美婣都要去。我们会见面。”

{注：后来，巴巴让美婣又去了次萨考利，但没叫蔻诗德去，蔻诗德感到注定去不了；不然也许无法再次从马哈拉吉的埃舍中脱身，困陷那里，她说。}

朵拉特麦也住在伊朗尼大厦，和女孩们每天去巴如查楼达善巴巴。不过一天，巴巴带最亲近男弟子古斯塔吉，不告而至伊朗尼大厦。朵拉特麦和苏娜玛西正在厨房里。巴巴不声不响来到阳台，只有美婣和蔻诗德在。见到巴巴，俩人慌了手脚。巴巴坐竖放的一个小风琴上，问她们在做什么。美婣羞红了脸，不知道该看哪里。（“我穿着粉红纱丽，脸也涨得通红！”）

巴巴站起来让蔻诗德演奏小风琴唱首歌。蔻诗德听闻巴巴喜欢奎师那的一首歌曲，他教萨考利的女儿们唱过，蔻诗德曾听她们说起。歌中提到拉姐，蔻诗德弹琴歌唱，巴巴站着微笑倾听。他看一眼美婣，她身穿粉红纱丽，显得格外美丽，她也回看一下，又转向别处。

蔻诗德唱完，巴巴问美婣能不能唱。“不行，”她说，“我没有好嗓子。”

巴巴却让她唱，美婣也唱了一首在萨考利学的歌。

美婣唱完，巴巴问道：“你们知道歌曲的含义吗？”

女孩们说知道，含糊讲了讲，巴巴说：“瞧拉姐对奎师那的爱，她若眼不见奎师那，世界对她一片黑暗。”

蔻诗德觉得不可思议，她不理解奎师那不在，拉姐和挤奶女的生活便空虚无物。

“那是爱，”巴巴总结道，“必须生发爱。你们必须像拉姐爱奎师那那样爱我。”

巴巴问她们：“我气色如何？”

“非常美。”俩人回答。

“你们只从外表看我。你们若能见我内在多么美，会晕厥在地！”巴巴指着自已说：“这（身体）什么都不是。那个（他的神性）才是。”

巴巴站起身，她们跟他走进客厅，厅里只有床，没有沙发。巴巴坐其中一张床上，古斯塔吉坐旁边椅子上。坐了一会儿，巴巴起身准备离去。美婣对巴巴羞怯腼腆，但蔻诗德一点都不，美婣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她把她推到前面，低声道：“来，我们拥抱巴巴。”

美婣犹豫不决，蔻诗德又推她一下，说道：“去吧！”

“你先去！”

蔻诗德上前拥抱巴巴。她又推美嫒，督促她：“去啊，美嫒。”

“巴巴没有向我伸手，”美嫒回忆说，“我甚感难堪，进退两难，不知如何向他行礼。我对巴巴依然生疏，而且害羞；我鼓起勇气走向前，不由自主双手捧住他的脸，左右脸颊各吻一下。旋即迅速转身回到蔻诗德站立处，极其难为情。巴巴对我行礼的方式甚是惊讶，但他转身同古斯塔吉交谈，不看我们，好让我不至于不自在。蔻诗德也惊讶得不行，我自己亦觉惊讶。那是我第一次亲吻巴巴。巴巴很年轻，眼睛明亮，短发垂在耳边。”

过后蔻诗德调侃她：“我只是头挨近巴巴的脸，拥抱他。你没告诉过我你要吻巴巴——还是脸颊！”

即使多年后，蔻诗德还会拿这件事打趣美嫒。“别忘了，1924年，是我鼓励你的。”她会提醒她，“是我促成你亲吻巴巴——你把我的巴巴整个夺了去！”

虽然巴巴和满德里不再住大师之家，但1月27日星期天，在大师之家举行了一场卡瓦里活动。巴巴款待了丰盛的午餐。男女分排坐地板上用餐，巴巴沿列席来回走动，同来访者交谈，问询：“吃完了吗？不要有任何浪费。把盘里的饭都吃光。”

美嫒和蔻诗德快速吃完，溜到另一个房间，里面空荡荡，只有一个铺盖卷儿。她们靠墙坐垫子上聊天，几分钟后，从头上的窗户，传来巴巴的声音问：“你俩在这里做什么？”

俩人吃了一惊。“没做啥，只是说话。”

“关于什么？”他问，她们回答说只是闲谈。这表明巴巴的关注无处不在。

巴巴不见来访者，但一次他又到大师之家，鲁斯特姆有事跟他商量，获准进去。只有男子跟巴巴在一起，（已怀孕半年的）馥芮妮和美嫒，在隔壁的帕西巴巴爱者达希瓦拉家等候。已是下午五点左右，巴巴问鲁斯特姆晚上有何打算。鲁斯特姆——美嫒说他“爱玩，且充满活力”——回答说他们准备去看电影。

“什么电影？”巴巴问，“你想好要看哪部了吗？”

“想好了，”鲁斯特姆说，“我们看了报纸上的广告，打算去看《萨瓦尔之爱（埃及法老）》。”

“很好，去看吧。”巴巴说。

在达希瓦拉家用过茶点，他们去看电影，美嫒喜欢这部影片。

2月2日，五位至师之一，纳拉延·马哈拉吉来到孟买。巴巴遣古斯塔吉、娜佳、朵拉特麦和美嫒去见他。临走前，巴巴给美嫒一本印有他照片的小册子。“见到纳拉延·马哈拉吉，给他看这个照片。”他指示说。

“我必须向纳拉延·马哈拉吉展示巴巴的照片吗？”美嫒担心地想，但仍答道：“好的，巴巴。”

他们去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公共大厅，地上铺满地毯，很多人等候面见至师。一个 35 岁左右的高个漂亮女子，挨着他们坐地毯上。这是安佳妮拜，纳拉延的首要女弟子，安佳妮曾是富有的艺妓和专业歌手。

安佳妮同他们交谈，讲她与大师取得联系的故事。一个仇人在她演出时润喉的槟郎中下毒，毁了她的歌喉。她绝望至极，自己的嗓子可是生计的唯一来源；虽百般医治，但无力回天。后来她去达善纳拉延·马哈拉吉，讲述自己的遭遇。纳拉延让她在凯德岗的埃舍住几日。没多久，她对纳拉延说不再渴望嗓子复原，现在只想永远伴随左右，服务他。她献出财富。曾经前来求治歌喉的她，结果舍弃世间，来同他一起生活。

安佳妮拜讲完，大家起立，纳拉延·马哈拉吉来了。他走进房间，人们拥上去团团围住。美嫒不知如何向他展示巴巴的照片，她挤不过人群。她问古斯塔吉怎么办，他说等等，人群散了以后再说。

人们散去，他们走上前。纳拉延·马哈拉吉身材矮小，和美嫒差不多高。虽已年届 40，却貌若 25 岁。他穿着时尚，马甲裁剪得体，手上戴着华丽的戒指。美嫒把小册子递到大师面前。他看着她，问道：“有事吗？”

她赶紧给他看巴巴的照片，说道：“纳拉延·马哈拉吉，这是美赫巴巴的照片。”甚为尴尬，思忖：“纳拉延·马哈拉吉知道一切，我却跟他说这个。”但巴巴的命令必须遵守。

纳拉延接过照片，微笑道：“是的，我知道他。我非常了解美赫巴巴。”他碰触照片，把它递还给美嫒。巴巴的人与马哈拉吉握手，他们没有顶礼或亲吻他的足。

到家后，巴巴问美嫒纳拉延·马哈拉吉说了什么，美嫒禀明。巴巴评论说，当马哈拉吉说“我知道他”时，他的意思是完全知道，以他的全知。

美嫒没有再见纳拉延·马哈拉吉，也没拜访过他在凯德岗的陵墓。五位至师中，她亲自见过三位——纳拉延·马哈拉吉、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巴巴简。她曾到舍地赛巴巴的陵墓拜谒，但没见过塔俱丁巴巴，也没去过他在那格浦尔的陵墓。

巴巴近期将与一些男满德里前往波斯，他的 30 岁生日庆祝提前至 2 月 12 日星期二举行，在巴如查楼建起大篷，人们歌唱欢庆，巴巴亲自把大罐食物从伊朗尼大厦扛过来。下午，巴巴对聚集者进行灵性开示。

美嫒和蔻诗德至此满心希望与巴巴在一起，问古斯塔吉：“巴巴何时允许女子同他一起生活？叫巴巴收留我们吧。”

古斯塔吉回答：“也许以后会，那一天会来的。”

十天后，在码头送别巴巴，美嫒和朵拉特麦返回普纳家中。不久馥芮妮回到娘家，她的产期临近了。

11 反对



阿瓦塔在生母希芮茵麦和灵性母亲顾麦之间

摄于 1938 年 8-12 月期间 拉诺用伊丽莎白的相机拍摄

照片于美拉扎德收藏



美嬉的舅舅，M·S·伊朗尼上校

照片由作者收藏

美赫巴巴曾屡次评论：“帕西人和伊朗人将是我的死因。”确有狂热份子密谋杀害巴巴，但巴巴更多指的是对他人格的侮辱，而非身体上的加害。巴巴的早期跟随者遭受来自琐罗亚斯德社区的嘲笑、轻蔑和排斥——甚至在自己的家庭内部。这对于女子尤为艰难，她们的生活受家庭和社会的制约往往更深。

一段时间，顾麦，以及后来的子侄们，是阿美纳伽巴巴仅有的跟随者。亲属的非难，令顾麦深受痛苦。但她经受住所有的考验，最终全家都忠信巴巴。她坚定不移的信心，赢得广泛尊敬，无愧于美赫巴巴给她的“灵性母亲”的称号。巴巴的生母希芮茵麦，不仅深受当地恶意散播针对巴巴谣言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打击中伤，还因望子成龙的夙愿苦恼。美娒说：“希芮茵麦对巴巴的未来有一番规划，希望他读书深造，做医生、律师或工程师，有个荣耀的职业，然后结婚成家；自信儿子有朝一日必定发达富有。

“结果一切都成了空中楼阁。巴巴仍去巴巴简那里，希芮茵麦大失所望。人们轻视她，在她背后窃窃私语，她被琐罗亚斯德教社区排斥在外。”

美娒的母亲朵拉特麦，自杰罕吉尔去世后就离群索居，因此不大受饶舌者的诽谤所影响。但她有另外的考验要面对。因与巴巴的联系，她被迫与自己的爱弟M·S·伊朗尼上校断绝关系，上校认定美赫巴巴是骗取他姐姐财产的江湖骗子。

如前所述，伊朗尼上校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亚丁的军队医院工作。还在亚丁任职时，他的婚姻问题就被提出。上校不反对结婚，但想要一个会说英语，且知书达理的女孩。普纳的一户帕西家庭，引荐自己的女儿，但上校家人反对。当时普遍的观念是帕西人“太时髦”，上校家人偏爱单纯的伊朗尼女孩。

朵拉特麦的父母及长兄阿德希尔，去孟买找到这样的女孩，定了婚事。女孩也叫希芮茵，婚礼前来普纳见上校，朵拉特麦和女儿们被叫去见未来的新娘。美娒记得她身材高挑，但算不上特别漂亮迷人。

对这门亲事，伊朗尼上校没有意见。婚礼后，上校带女孩去伦敦度蜜月，在此发现希芮茵性情不喜人。行为举止非他所爱。首先她不懂如何娱乐，不够文雅得体，令他难堪。上校后来告诉朵拉特麦，他妻子开始背着他行事——比如购买贵重物品。他们大吵一架，新婚夫妇回到印度，伊朗尼上校把女子留在孟买娘家，再没去见她。他们短暂的婚姻中也没有孩子。

上校挨着皇家旅馆，建了一座大宅，寄望朵拉特和孩子们来和他同住。婚姻不美满，没经历过家庭生活的伊朗尼上校，觉得有姐姐，或起码她的一个女儿及女婿，组成个大家庭，一起过活，他便心满意足了。

后来馥芮妮怀孕，同母亲和美娒住托迪瓦拉路家中时，上校刚好回印探亲。得知姐姐已分开居住，心中大不快。阿德希尔舅父的遗孀朵拉特舅母，迫使她们离开皇家旅馆的肇始者，向上校说朵拉特麦的坏话。（美娒猜她嫉妒母亲与上校之间的亲密感情。）

朵拉特舅母向伊朗尼上校汇报，朵拉特麦对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巴巴简和美赫巴巴兴趣浓厚。说朵拉特麦与普纳所有琐罗亚斯德教徒断绝来往，除了拜访巴巴简，看望他们的姐姐芙芮妮玛西，哪儿都不去。“朵拉特如今追随萨度和圣人们，”她报告说，“她去萨考利见一个印度教圣人，去见一个名叫巴巴简的伊斯兰教老妪。你的寡居姐姐没事就去见那个坐大街上的老妪，像什么样子？”

伊朗尼上校去见朵拉特麦。他和颜悦色地说：“我听说你去见一位伊斯兰教老妪。这不

大好。琐罗亚斯德教徒看见你坐马路上。你何必要跟随圣人和萨度？你想得到什么？”

朵拉特麦说：“我喜欢拜访他们。”

“把两个年轻女孩子留在家中，”上校继续说，“你兀自去萨考利，要么同某个老妇人坐马路上。你不能这样。何以荒谬至此？你因何要去？想要什么？因何跟随这些所谓的大师？”

上校是个坚定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对灵性大师一无所知。他按自己的信仰习惯，每日沐浴，穿洁净白衣，诵读波斯史诗《沙纳玛》章节。

他滔滔不绝，大谈遵从他们自己的琐罗亚斯德教信仰的好处：“难道我们的先知琐罗亚斯德、火庙和祈祷还不够吗？你还想要什么？何必追随圣人和萨度？你到底想要什么？神已给了你一切。你是为你的女儿们去的吗？你担心不能为美媞找个好夫婿吗？我会照管她的婚姻。亚丁和普纳的富裕家庭，我都有影响力，我会帮助你。到现在为止，在你所有的事情上，我不是一直在帮助你吗？美媞的婚事，我也会管的。放宽心，朵拉特。”

“我不是想得到什么，”朵拉特麦解释道，“我只是喜欢宁静的气氛。”

“整个琐罗亚斯德社区都在败坏你的名声。你的女儿们去见萨度……那里有那么多男人，这不合适。你愿意他们在背后议论你吗？”

“我不在乎他们背地里说什么。我喜欢跟巴巴简坐着，我在她身边感到安宁。我爱她，尊重她。”

上校觉得不可理喻，继续说：“你跟随美赫巴巴是怎么回事？”

“不错，”朵拉特麦说，“我跟随美赫巴巴。”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跟随美赫巴巴，怎么你也喜欢？”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怎么了？他们都是神的孩子。”

“你如何知道他的真伪？有些人并不真诚。你不晓得。”

“你说的也没错，但我对他有绝对信心。”

早几年在亚丁时，伊朗尼上校就听说琐罗亚斯德教徒贝利·伊朗尼被捕入狱之事，贝利是美赫巴巴的一名早期追随者，人们眼中的“浪子”。上校不愿见琐罗亚斯德教同乡坐牢，从中斡旋将刑期减缓；但这让上校对美赫巴巴印象极为不佳。

他告诫朵拉特麦：“美赫巴巴的追随者都是恶棍。他们并非老实人。贝利那家伙下狱，还得我保释他。他的追随者都这样，美赫巴巴本人能好到哪去？这个流氓是罪魁祸首！”

朵拉特麦不为所动，她礼貌应答，语气坚定。她平生第一次如此硬气。她希望跟随美赫巴巴，她会跟随他。她对他有彻底信心，没人能阻止她。

上校心绪烦乱。他起身准备离开，转身看到钢琴上挨着小饰品摆放的一张美赫巴巴的照片。照片上的巴巴，身穿黑衣破袍，赤足而坐，神情茫然。

“什么！你还有他的照片。”上校懊丧地说。

“是的，为什么不能？”朵拉特麦回答，“这是我的家。”

上校十分痛苦，不仅因为姐姐与美赫巴巴搅在一起，还因为她的态度。她此生从未以这种口气跟弟弟说过话。

“好吧，”上校走时说道，“你不听我的，你会后悔的。”

姐姐究竟怎么了？他想不通。朵拉特麦变了。上校满以为他的话，姐姐会听；她向来都听他的，如今跟自己对着干。上校尽量掩饰自己的情绪，没有发火，但明显心烦意乱。他对朵拉特麦极为不满，将一腔怒火转到美赫巴巴身上，是他夺走姐姐的爱与感情，剥夺他的天伦之乐。

他发誓要跟巴巴决战到底。伊朗尼上校尽其一生，撰写有关巴巴的恶劣不实报道，在古吉拉特语各大报纸上发表。这些文章引发争议，但很多人因此听说美赫巴巴，亲自来探寻究竟，结果成为忠实的跟随者。

当然巴巴从不怪怨上校，总说虽不可取，但上校传播他的名，在做巴巴的工作。还说伊朗尼上校其实很幸运，能如此强烈地念记他。他建议满德里对上校要“伸出另一半脸”。

朵拉特麦对这个弟弟情深意重，但如美嫒所言：“她紧抓巴巴的达门（他的衣边），不让摩耶将她裹挟而去。”



1924年3月底，巴巴从波斯返回美拉巴德，不久来普纳短住。一天晚间八点，天色已黑，他的车停在托迪瓦拉路朵拉特麦家门前。他让一位满德里去通知朵拉特麦，自己坐车里等候。

朵拉特麦带美嫒和馥芮妮出来达善。她们能看见巴巴的白袍发着光，但他坐在车里未动。朵拉特麦在前，首先顶礼并亲吻他的足。

巴巴承诺他一回印度就召唤她们，朵拉特麦问巴巴，这次能不能加入他的埃舍。美嫒猜巴巴告诉朵拉特麦，馥芮妮的孩子出生后，她和美嫒即可来美拉巴德同他一起生活。朵拉特麦还说希望献出美嫒的白马，巴巴说会遣鲁斯特姆来取。

朵拉特麦退后，美娒上前顶礼。巴巴对她说了几句话，她也得到达善。

巴巴离去，没有下车，也没进她们的院子。美娒说：“也许巴巴知道若进家，又惹起人们对他和我们母亲的一番非议。”

按照印度的习俗，馥芮妮生第一个孩子前，须去普纳娘家住两个月。鲁斯特姆时来探望。美娒记得他逗馥芮妮，他拿起她编织的婴儿小袜，或床上挂的尿布，在她头上挥舞。她会责怪他道：“你干什么？我还得把它们重新叠好。”

馥芮妮还在阿美纳伽库希如大院时，鲁斯特姆时而带她去美拉巴德见巴巴，巴巴也揶揄她。“你会生个女儿。”有一次他说，知道她和鲁斯特姆想要个儿子。馥芮妮听了不恼，说：“没关系，巴巴。”

“婴儿会长一双对眼！”巴巴声称。馥芮妮恳求道：“是女孩没关系，巴巴，但不要是对眼。”

1924年4月21日，馥芮妮在普纳赛荪医院产下一个男婴。美娒时年17岁，帮忙照看。这是她此生唯一一次直观体验家中有新生儿的麻烦和不易。“他整夜不让我们睡，”她说，“我把他抱到阳台上，来回走动。”

{注：馥芮妮的第一个孩子由美赫巴巴取名默文，后取昵称美鲁。鲁斯特姆和馥芮妮还将生育三子，但美鲁是唯一未婚的。}

儿子出生后，鲁斯特姆来普纳一天左右，4月25日，他带白马回到美拉巴德。巴巴给白马重新取名苏非，在它额上点了喜庆的朱砂红印，并在它背上坐了一会儿。白马被安置在集体宿舍附近的一个临时马厩。

馥芮妮儿子出生一周后，朵拉特麦收到巴巴的电报：“尽快来美拉巴德。带上一身穿用的衣物和铺盖。”

“我们须做够一年穿用的新衣，”美娒回忆道，“时间这么仓促，那么多东西需要收拾，家里还添了个小外孙。用了近一个月时间准备。接到巴巴的电报后，母亲买来新棉布纱丽和罩衫布料，请来裁缝缝制。

“她嘱咐我们道：‘我们不要告知任何人。什么都不要担心，把一切交给巴巴照管。巴巴想让我们尽快去，我们只管打点衣物，不必多虑。巴巴会照看一切。’

“我们正是这样做的。我们只是把房门一锁，去了巴巴那里。”

朵拉特麦觉得最好不要告诉仆人她们要走一年，只说要离开普纳一段时间，没说一去不返。她用一把大铜锁将房门一锁，将所有贵重物品留在身后；马厩里的拉车马，装满结婚时的金饰珠宝的铁制保险箱。她们再没回托迪瓦拉路的家，也没再见到她们的大多数财产。

美嫒此时意识到，朵拉特舅妈反对母亲实乃幸事。正因舅母的反反对，她们才搬到属于自己的房子。加入巴巴的时间到来时，能轻松弃家而去。若仍住皇家旅馆，会困难得多。

“我们来巴巴这里之前，在托迪瓦拉路住了甚至不到两年，”美嫒说，“这个地方成了我们的幸运地。”



伊朗尼上校

照片由作者收藏



伊朗尼上校在苏格兰拍摄的肖像

照片由作者收藏

12 美拉巴德



1935 年 9 月 15 日，下美拉巴德集体宿舍的前面和后面(下面照片中可见美拉巴德山)

帕椎拍摄——玛妮（MSI）收藏



1935 年，下美拉巴德集体宿舍的前面

帕椎拍摄——玛妮（MSI）收藏

1924 年 5 月 18 日，鲁斯特姆来普纳，陪同朵拉特麦、美嫒和馥芮妮去阿美纳伽。朵拉特麦和美嫒在库希如大院住了一晚，确保馥芮妮和婴儿在婆家妥善安顿好后，就去了美拉巴德，并将在那里生活。

{注：巧合的是，这天刚好在美嫒首次拜访美拉巴德一年后，当时她近距离见到巴巴，并给出不结婚的决定。}

她们的住处过去曾为英军营洗浴房，现今已不复存在。洗浴房在邮局马路对面，两个干净的大房间，最近刚粉刷过，中间有个拱门，泥土地面，屋顶是芒格洛尔铺砖。

{注：洗浴房坐落于现今下美拉巴德主房的南端。}

满德里住邮局，此处曾为铁路线上的一个哨站。火车短时停靠，扔下邮包，再将这里的包裹装车，便开走。单独一个大房间，容纳 20 人睡觉绰绰有余。墙壁用厚石头砌成，因为屋顶在木质天花板上铺以瓦片，所以室内相对凉爽。屋内和外面的大阳台上石板铺地，带粗糙的石阶。窗户上装有宽而粗的铁条。从北面下台阶，才能进入；阳台没有直接入口。

巴巴在禁食和闭关，在最近为他建的一个单室小石屋内，叫做阿格拉·库提，后被称为角卜地。小屋周围种了茉莉花树苗，巴巴的七色旗在不远处飘扬。

美嫒与母亲到达美拉巴德次日，为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生日，举行了一场大型庆祝活

动，鲜花和彩带把角卜地装饰一新。前来的女子有巴巴的姨母朵拉玛西，表妹娜佳，嫂子大蔻诗德，母亲希芮茵麦，妹妹玛妮，还有美娒好友小蔻诗德。

一位从班德拉来的伊朗尼跟随者也叫美娒，她带女子们参观美拉巴德，领她们看白马苏非，白马在集体宿舍旁（现今的免费客栈），她告诉美娒，巴巴在马背上坐了一分钟。

没亲见巴巴骑白马，美娒感到遗憾，后来她说：“我很高兴巴巴碰触过这匹马。这对它的灵魂有益。现在它一定已经转世，会非常好。卡利时代阿瓦塔的象征就是白马。”

巴巴取名“圣徒”的一头白色公牛也被带来，与苏非一起在集体宿舍。

晚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照片放置在一个纪念婴儿奎师那的秋千上，庆祝活动被一场大雷雨打断，抬轿游行也随之取消。但晚饭后，天气放晴，巴赞唱到午夜。

庆祝活动结束后，访客全部离开，只有朵拉玛西留下，她是个出色的厨师，与朵拉特麦和美娒住在一起。女子们每天要为巴巴和满德里做一大锅米饭和豆糊，总共约 14 个人。

美娒从没做过这种活，但她帮忙抱柴火和清洗锅盘。“我喜欢干活，服务巴巴。为他做事，我感到光荣和喜悦。”

巴巴早期给女子们的一条命令是，头上一缕头发都不许露出。要求她们戴传统的穆斯林头巾，即用一块白布将头围裹。琐罗亚斯德教妇女过去一律都戴这种围巾，那时只有老年人还在戴。巴巴说，她们若不想戴这种头巾，不想穿普通棉布纱丽和长袖罩衫，可随时离开。

穿长袖罩衫和纱丽不是问题，但美娒素来喜欢时尚装扮，而且“我一点不喜欢用白布裹头，”她说，“戴之前，我得先把头发盘成一个发髻，再用白布围系好。我们戴了八年，从 1924 年至 1932 年，直到我们迁到纳西科。1933 年西方人来的时候，巴巴说我们不必再戴了。那时我们已经习惯，戴不戴都行；不过不戴也很好，省去还得打理叠放，早上起来围戴。”

1924 年 5 月 23 日周五，美娒获准参加了萨若希的妹妹莫塔的婚礼，莫塔即在火庙跟美娒比较衣服和珠宝的那个女孩。美娒等女子从美拉巴德前去参加婚礼，身穿在埃舍穿的朴素棉布纱丽，头戴白布围巾，这对她们而言，是在众多琐罗亚斯德教来宾前的又一次考验，人们觉得巴巴和他的追随者都疯了。

{注：新郎是加特科帕尔的柯基·伊朗尼。巴巴 1923 年从孟买步行去萨考利时，曾在他家里过夜。}

外面有一个带水龙头的大缸，美娒用来洗锅碗瓢盆。巴巴指示“紧张”（早期的一个伊朗尼跟随者）把缸装满水，他用两个旧煤油桶从井里提水，用一根厚实的竹扁担挑过来。由于这项任务，“紧张”是唯一被允许接近女子住处的男子。

一天，“紧张”往缸里灌水，他对美嫒说：“你来这里和巴巴一起生活，你知道他是谁吗？你知道你在这儿有多幸运，你知道他的状态有多伟大吗？赛巴巴说他是帕瓦蒂伽！巴巴是至师。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美嫒停下刷洗听他说。“现今几乎没人爱巴巴，”他继续说，“你们几个是最先爱上他、最早来和他在一起的。你们真幸运，巴巴把你们留在这里，允许你们服务他。”

他又对美嫒讲述大师之家发生的事。美嫒丝毫不知有人在观察他们。

5月23日，巴巴从角卜地闭关出来，来到邮局，在此用餐。结束禁食后一天左右，巴巴只吃不加香料的稀豆糊，和略加黄油的白米饭，容易消化。

两天后，美嫒正在洗浴房外洗器皿和炊具，突然看见巴巴从铁轨那边穿过田野而来。时值仲夏，巴巴身穿黑色卡姆里（羊毛）外衣，脚蹬打补丁的凉鞋。他的头发飘散在肩，阳光下闪着光辉，大衣下的长袍在热风中飘动。

美嫒被他的美迷住，呆呆站着看了一会儿。“他走得飞快，仿佛行走在空中。”随即意识到不该盯着他看，应该招呼长辈们，于是喊道：“巴巴来了！巴巴来了！”

巴巴很少去洗浴房看她们，正在做饭的朵拉特麦和朵拉玛西放下手里的活儿，赶忙洗了手，站在门口迎接巴巴。巴巴走进房间，和朵拉特麦交谈起来，说饭做得很好，明天要多做一些，因为有访客（鲁斯特姆等人）要来，要早一点。（“等到巴巴盛饭的时候，时间已经不早，他总是希望一切尽快完成。”）

“我很高兴你们都怀着爱做饭，服务我。”他说，美嫒听了感觉羞怯，转过身去。他告诉女子们，他打算和满德里一起去奥兰加巴德几天，之后经孟买去奎达，巴巴已指示古斯塔吉、鲁斯特姆和马萨吉将她们带到孟买。

巴巴转向美嫒，问道：“你一天当中做些什么？”

当着长辈们的面被问话，美嫒受惊不小。“巴巴，需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美嫒强作镇定回答，“我洗锅洗盆，抱柴火打水，清洁炉台，洗菜，剥洋葱和大蒜，磨香料和芫荽，洗米和豆。尽我所能帮忙，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巴巴说：“很好。你工作很努力。这也是在服务我。为大家做饭，和为我（个人）服务一样受益。”他又说道，“昨天我看到‘紧张’在同你说话。他说了什么？他对你讲些什么？”

美嫒目瞪口呆，一时什么都记不起来。她镇定下来，回答：“没说什么，巴巴。他对我讲你，以及大师之家的生活。他说我能到你身边，何等幸运。”

“是的，他很爱我。他跟我很亲近。”

{注：“紧张”两个月后感染伤寒，死于奎达。多年后，巴巴说他的满德里，宝·喀丘瑞就是“紧张”。}

“巴巴不介意‘紧张’跟我说话，”美嫒解释说，“也许他在考验我，看我怎么说，是否说真话。也许他在向我展示，他知晓一切，或者他想借此同我说话。我不知道。”

“那些日子，我从没和巴巴长谈过。巴巴对我说话比较简短，不长也不算短。”

初到巴巴身边生活时，美嫒在巴巴面前还经历过一次尴尬时刻。一天晚上，女子们要去邮局听音乐。下午5点吃晚餐，到7点钟，盘子都会洗好收好。“一切都在白天进行，因为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晚饭后，巴巴在邮局房间里（不在阳台上）唱卡瓦里，朵拉玛西、朵拉特麦和美嫒每晚都去。

女子们听到歌声，迅速收拾好，提一盏防风灯走过去。巴巴一边唱，一边敲多拉克鼓伴奏，大阿迪弹西塔琴。“巴巴不喜小风琴伴奏，总用西塔琴。他打鼓打得极好。”

{注：多拉克是印度常见的一种鼓，由实心木掏空制成，粗棉线经鼓身中央的金属环穿过，制成吊带可携带。}

“巴巴唱歌和说话的声音是中音，不是男高音，也不是低音，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美嫒说，“他歌唱时全身心投入。他能优美地唱高音，也能唱低音。巴巴擅长唱高音，唱时将头扬起，每个音节都表现完美。他的声音极美，是世界上最动听的。”

巴巴背靠着墙坐在地毯上。女子们靠另一面墙而坐，不正对巴巴，而是侧对着他；和男子们分开。唱了一会儿，到合唱部分，巴巴突然停下，转过身来问美嫒：“你在想什么？”

美嫒又大吃一惊。她不知道巴巴有个问别人在想什么的习惯。“还好我在想巴巴，在看他的手。他击鼓的手指灵巧可爱。巴巴有一双非常优美、富有表现力的手，我一直很羡慕。

“我慌乱回答：‘我在看您可爱的手……巴巴，您的手很好看。’

“男子们就坐在周围，我羞愧极了。一个年轻女孩子对巴巴说‘我喜欢您的手’，他们会怎么想？

“巴巴看看自己的手，好像从来没见过似的。‘你喜欢我的手？’

“我更害羞了，说：‘是。’可能脸也红了。巴巴随后继续深情歌唱。”

从那以后，每当在巴巴跟前，美嫒都会告诫自己：“不能任由思绪乱跑，必须只想巴巴。”

后来美嫒见巴巴如此问过很多人。有人说：“巴巴，我能稍后告诉您吗？”巴巴同意，但表示：“别忘了告诉我。”对有的人，他说：“来，对着我的耳朵说。”

除了他的手，最初和巴巴在一起时，美嫒还注意到另一件事。巴巴皮肤白皙，但不属白种人那般。他的皮肤在太阳下晒不黑，而是呈粉红色。巴巴在下美拉巴德日头下走动时，

他长袍的 V 领从不系扣，这块皮肤会晒伤。

“我没意识到是这个原因。”美嫒说，“他来和我们坐一起时，我看到他胸前的皮肤鲜艳粉红。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太美了。现在我意识到是因为晒伤！”

朵拉特麦则钟情巴巴的脚。有一次，她当着巴巴的面说：“巴巴的脚和任何人的都不一样。光看脚，就能看出他是大师。”



巴巴即将前往奎达，美嫒在美拉巴德的初次居住，只持续几周时间。朵拉玛西、朵拉特麦和美嫒因而成为在美拉巴德埃舍生活的第一批女子。失去丈夫，又与家人疏离，朵拉特麦渴望和巴巴一起生活，巴巴最终满足了她的心愿。而其他入，比如苏娜玛西和顾麦，虽在朵拉特麦之先就知道巴巴，但从未想过舍离家园，来和他共同生活。请求巴巴和他永久生活的只有朵拉特麦。

“巴巴从没允许女子在美拉巴德住过，”美嫒解释说，“我们是首批日夜居住者。我们女孩子（娜佳、小蔻诗德和我）也想和巴巴在一起。我们什么都不关心，不想结婚。我们只想服务巴巴，在他身边。

“那是段美好的时光，”美嫒若有所思说道，“巴巴还在说话，他是那么活泼，精力充沛；天性乐观快活。我 17 岁和巴巴在一起，我以为我会永远 17 岁。”



13 奎达



美赫巴巴，1924年6月于奎达

1924年6月初，美赫巴巴离开美拉巴德前往奎达，约一周后，女子们也随后前往。巴巴一行在孟买逗留几日，住小蔻诗德家、伊朗尼大厦二楼。房子有一间宽敞的客厅，两间卧室，一间独立的更衣室，一个大厨房，前后露台。巴巴带四名男子，若外加美嫒几人，地方就不够大，因此巴巴一行先于几个女子而行。

在孟买，巴巴问蔻诗德：“你知道过几天谁要来吗？你最好的朋友！你的萨基！”

听到美嫒要来，蔻诗德欣喜不已，但听巴巴说她不能同去奎达时，蔻诗德哭得极其伤心。玛哈拉吉生日过后，蔻诗德未获准留在美拉巴德，这会儿巴巴又叫她留守孟买，而美嫒等人却跟随他去；而且大家到奎达要见的还是自己的表姊妹高荷和恺娣·伊朗尼一家！

巴巴指示三名满德里，鲁斯特姆、古斯塔吉以及马萨吉（娜佳之父），一个是姐夫，一个是苦行僧，一个是巴巴年长的姨父，三人陪同美嫒、朵拉特麦、朵拉和娜佳（已返回美拉巴德）。此外，美嫒的姐姐馥芮妮以及顾麦在阿美纳伽与众人会合，同乘火车去孟买，但馥芮妮和孩子没去奎达。大蔻诗德也加入，霍米·瓦吉夫达尔的寡嫂捷拜及姊妹希拉，随众从孟买前往奎达。

{注：母亲去世后，娜佳被送到奎达，跟这家人住了一段时间。在附录B中有一个家系树，展示了顾麦、大阿迪、小蔻诗德、美茹、高荷和帕稚是如何相互联结并与美嫒相关的。}

在伊朗尼大厦，女子睡大厅地板，三名男子睡卧室。在去奎达之前，他们在此逗留一周。一天晚上，古斯塔吉带他们去看剧。这是一部爱情悲剧，由帕西演员出演。一位长发飘飘的女演员引起了美嫒的注意。走出剧院，美嫒对古斯塔吉说：“扮演主角的女子真美。她演得真好。”

“女子？”古斯塔吉回答，“她不是女子，是男人！”

美嫒大为惊愕，她完全上当了。当时琐罗亚斯德教妇女是不允许在舞台上表演的。电影荧幕上若有帕西女演员出现，人们甚至往屏幕上扔石头。

她们穿简朴的纱丽，头戴白布围巾，前去看戏。鲁斯特姆开一辆老式敞篷车，带她们沿海景大道兜风，她们也如此穿戴。馥芮妮、朵拉特麦、美嫒和小蔻诗德都去。“周围没有多少人，”美嫒回忆，“我们吹着习习凉风，驱车沿海边兜风，好不惬意。”

美嫒喜欢欣赏大自然，从孟买到奎达的火车上，她坐靠窗的座位。她喜欢看沿途的风景，奶牛和山羊散落在田野里吃草。但有一次，到站的时候，美嫒天真懵懂地望向窗外，古斯塔吉知道巴巴的行事方式，悄悄嘱咐道：“你知道，美嫒，凡有男子过来，不能看他的脸，要向下看他的脚。”

美嫒觉得新鲜怪异。“不看他的脸，我怎么知道他是男人？”她好生纳闷。既然不是巴巴的命令，她没太在意古斯塔吉的建议；或许那时古斯塔吉就已知道，巴巴待美嫒特殊。

到奎达后，巴巴询问他们两天的旅程和健康状况。接待他们的是顾麦的亲戚鲁西·杰罕吉尔·伊朗尼和妻子蔻诗德。鲁西已为他们安排好住宿，他在布鲁斯路自己的餐馆和面包店旁，租了一幢二层楼。女子住二楼的两个大房间（巴巴和满德里也住同一层，但在另一边）。房间没有家具，地上铺着大地毯，上面铺她们的铺盖。女子走后门，穿过一条小巷就到鲁西家，以免经常光顾鲁西咖啡馆的众多士兵，看到她们。（一次巴巴带女子们去隔壁的杰罕吉尔咖啡馆，但里面男人众多，她们没进去。）

鲁西在他的咖啡馆为巴巴一行做饭，但照巴巴吩咐，每餐只做一个菜，不可多做。巴巴亲自在他的房间盛饭，面对门口坐地毯上，房间没有家具。一大锅刚离火的饭菜端过来，放在他面前。巴巴拿长勺“砰砰”敲着锅盖，召唤所有人吃午饭。

一次巴巴玩笑道：“奎师那的兄弟毕玛的耳朵大如这个锅盖。”

满德里一个接一个先盛。接下来是女子，她们站在门外，巴巴不喜女子和男子混合一起。长辈先来，然后娜佳和大蔻诗德，后面是美嫒，美嫒总是最后一个——她太胆小，不好意思站前。

如此这般数日后，一天巴巴从美嫒手里夺过盘子，甩到屋外，盘子飞出楼梯口，直落楼梯上，发出巨响。

“好在盘子是搪瓷的，没有摔坏，”美嫒后来说，但当时美嫒感到说不出的屈辱，站在巴巴面前浑身颤栗。

巴巴厉声责问道：“你为何每天都是最后一个？为何不准时来？每天你都是最后一个进来！”

美嫒无言可答，她四顾找盘子，好盛到饭赶快消失。母亲把盘子塞到她手里，她递给巴巴，巴巴给她盛了超大一份。

“巴巴，太多了！”她抗议。

“不多，”他回答，“每一粒都吃掉，不要浪费。我已盛给你，盘子里的东西都要吃完。”

“就像是对我的惩罚，”美嫒回忆说，“我慢慢地一口一口吃完，把所有东西都吃了下去。”第二天，美嫒小心不排最后——排倒数第二。

另一次，巴巴早上召女子们，发水果帕萨德。指示要全部吃掉，因为他亲手给的。水果好吃，尤其是葡萄，但太甜了，女子们吃得嗓子疼起来。她们只好站阳台上，边看风景边吃，转移注意力，不去管嗓子。除了葡萄，奎达还盛产李子和桃子——这与美拉巴德的艰苦条件形成鲜明对照。

巴巴每天早晨在满德里一侧沐浴后，都去看望女子们。一天早上8点，巴巴来到她们这边，站在房间门口。在与美赫巴巴的共同生活中，有些时刻永远铭刻在美嫒的记忆中，这便是其中之一。“巴巴身穿白袍，头发飘散，门如同画框，巴巴看上去那么美。”

时值夏天，巴巴走进房间，坐在地板上，背靠垫子。他让顾麦给他梳发。这种时候，其他女子通常不会靠近，但那天巴巴叫女孩们——美妮、娜佳和大蔻诗德——坐他前面。他问道：“你们念什么祈祷文？”

她们回答说，她们每天系圣线，念诵相应的祷文。

{注：美妮还在孟买的巴如查楼，见过古斯塔吉给巴巴梳发。}

“什么？”巴巴满脸惊讶地问，“这种祈祷用不了三分钟。一整天的时间，你们都用在看书、睡觉、洗澡、说话和吃饭上，而你们每天只给神两三分钟，用来念记他。你们必须每天至少祈祷七分钟。

“拿来你们的笔记本和铅笔，”他指示道，“我为你们口授一个祷文。把我说的记下来。

“我们欢喜而兴奋，”美妮回忆说，“巴巴就像一个老师，教我们祈祷文。他总是用古吉拉特语跟我们说话。”

每人拿来一个记事本和一支铅笔，坐在他面前。巴巴授了一小段祷文，别的女孩很快就写好了。

美妮能流利说古吉拉特语，但没练习过书写。巴巴纠正了娜佳和大蔻诗德的笔记，然后要美妮的。美妮递给他，他说：“你连两行都没写完！你因何记不下来？”

美妮解释说，她一直在英语学校接受教育，只接受过一次短期的古吉拉特语家教。

巴巴淡然说道：“没关系，把你的铅笔给我。”他亲手在美妮的笔记本上写下整篇祈祷文。

“我很高兴自己不会写古吉拉特语！”

接下来几天，巴巴又给她们口授几篇祷文，包括“101个神名”，并解释其中的含义。

“你必须知道在向神祈祷什么。你必须带着感情，发自内心地祈祷，而不只是动动嘴唇。当你口念神名，全心全意向他祷告的时候，要专注你说的话上。”

“巴巴解释得很美。”美妮说。

{注：写有巴巴笔迹的记事本后来丢失。美妮怀疑顾麦拿走了，她喜欢保存巴巴的东西。美妮说：“那时我17岁，还太年轻，不好意思说什么（责怪她）。”}

一天，巴巴带女子们去郊游。她们穿戴时髦的纱丽，坐鲁斯特姆开的一辆小轿车，跟随在巴巴和满德里乘坐的面包车后，去附近一个层峦叠嶂的山谷。出城来到高山前的一条荒凉公路上，面包车停了下来。巴巴喜欢爬山，他和男子们下车。尽管穿着凉鞋，巴巴上山依然敏捷迅速。“他动作轻快，一会儿就登了上去。”美妮回忆说，“满德里费力

攀爬在后跟随。”

爬到半山腰，巴巴坐下示意满德里止步，他马上要下来。他静静坐了一会儿，鲁西之弟是摄影师，为他拍了一张照片。

在这一带游览一番，所有人，包括年长女子，都坐进面包车准备回家。但三个女孩不急于上车，落在后面。巴巴转身和鲁斯特姆交谈，面包车启动开走了。巴巴叫女孩们坐轿车后排座位，他和鲁斯特姆坐前面。这是美嫒第一次和巴巴同乘一部车。回家路上，鲁斯特姆迷了路，但女孩们并不介意。“我们很高兴跟巴巴坐车迷路（这样就可以在他身边多呆一会儿）。我们很享受，回家花的时间越长越好。我们不期然得到这种优待。”

巴巴也给东道主鲁西·伊朗尼和家人相处的时间，他尤其关注鲁西的两个女儿，八岁的高荷和四岁的恺娣，她们日后也将加入他的埃舍。美嫒当时还记得见过她们，但姐妹俩太年幼，却记不起她。（鲁西全家参加过馥芮妮和鲁斯特姆的婚礼。）巴巴喜欢鲁西的陪伴，鲁西幽默风趣，会讲很多好玩的故事，还会变魔术。

伽尼医生的兄弟阿卜度·瑞曼也是个人物。他唱卡瓦里时极富戏剧性，又是挥胳膊，又是扮表情，看他演唱，美嫒等女孩都忍不住想笑。

在奎达逗留一个月后，1924年7月中旬，巴巴带满德里和女子们前往卡拉奇。在卡拉奇，巴巴一行在一处带小院的二层楼住宿几天。男子住楼下，女子住楼上。一天，巴巴来给她们发帕萨德。巴巴问美嫒在哪里，有人说：“她还在洗澡。”

“每个人都洗过了，她是最后一个？她总是最后一个。”巴巴评论道。他发完帕萨德，在美嫒洗完前离去。美嫒得知后异常难过，难以释怀。她发誓再不错过同至爱在一起的机会。

一天下午，巴巴心血来潮想打板球。院子太小，他把球棒和球拿到楼上女子所在的大厅。女孩们遵巴巴之令，到外面阳台上写祷文。“我们边写，边溜空抬头瞅一眼打板球的巴巴。巴巴逮住我们，说：‘别看我。好好写字。’或许我们看得太多了。”

鲁西的姊妹，巴巴称为“灵性姐妹”的琵拉麦，住卡拉奇。巴巴一次带女子们去她家，但美嫒不记得和大家去过。

七月底，巴巴同几个满德里前往孟买。几天后，女子及其余人到达。他们再次住进伊朗尼大厦，已提前腾出地方，足够容纳所有人。巴巴和男子占用大厅，女子住卧室。美嫒把旅行过程详细讲给小蔻诗德听。

有时巴巴站门口看她们，听她们说什么。但有一次，美嫒偷偷观察巴巴。伊朗尼大厦的衣柜上有一面大衣镜，巴巴站在镜前，只一会儿，整理胡须。这是美嫒见巴巴（除了刮胡子）唯一照镜子的一次。

他们到达时，美嫒见巴巴拥抱和亲吻大阿迪。“那时他是巴巴的宠儿。”她说，“巴巴非常爱他。”美嫒因为姐姐嫁给阿迪的兄长鲁斯特姆，已把大阿迪视作亲人；见巴巴那

么爱他，更确信阿迪是个好人。这种持久的印象，一直延续到未来的岁月。

{注：巴巴离开肉身后，有很多年，大阿迪是男满德里当中，唯一直接和美嫒说话者。例如，阿迪在去西方演讲前，必来和美嫒辞行；回来后，必来美拉扎德向美嫒知会。}

苏娜玛西、朵拉玛西和朵拉特麦负责为巴巴做饭，美嫒和小蔻诗德也想为他做点什么。她们其实不太懂烹饪，她们决定做一道叫都帕克-普里（奶糕和油炸麦面球）的甜食，美嫒以前吃过。“我感觉我会做，”她对蔻诗德说，“我见我姨妈做过。”

她们做了普里，油炸出来，效果很好，但送牛奶人给牛奶兑了水，不管怎么煮，牛奶都不变稠，做不成都帕克（奶糕）。时间已不早，巴巴已开始用晚餐，女孩们知道用不多时他就吃完了。

牛奶始终熬不稠，俩人使劲煽火，但不管用。最后美嫒说：“现在能增稠的唯一方法，就是加一点小麦粉。”她们往锅里撒了一些。

巴巴的盘子已撤回到厨房，两个女孩把都帕克和普里放在巴巴的托盘上，自豪地端了过去。巴巴问是什么，她们说是为他做的甜点。他示意放下，俩人放好后回到厨房。一会功夫，只听巴巴的声音问：“这个甜点是谁做的？她们给我到底做的什么？”

长辈们焦急地问她俩：“你们给巴巴做了什么？”

她们回答：“都帕克-普里。”

巴巴得知后说：“叫她俩过来。”

美嫒和蔻诗德来到巴巴面前。先前还那么欢快和自豪的俩人，这会儿像两个罪犯一般垂头站着。巴巴指着托盘问：“这是什么？”

“巴巴，是都帕克-普里。”美嫒回答。

“都帕克-普里？你们这辈子吃过都帕克-普里吗？你们管这叫都帕克-普里？这不是都帕克-普里，这是给病号吃的稀饭。我没生病。我的胃没有不舒服。你们以前做过都帕克-普里吗？”

她们承认：“这是第一次。”

美嫒回忆说：“当着围巴巴而坐的满德里的面，我们既沮丧又羞愧。我们满以为巴巴会喜欢。”

她们解释说牛奶熬不稠，巴巴说：“别担心，我吃过了。没关系，忘掉它。”

她们走后，巴巴又吃了一些，随后把普里都吃了，味道不错。

过后巴巴把四女孩——美嫒、小蔻诗德、娜佳和大蔻诗德——叫到大厅。像是为了弥补，

他叫她们每人从篮子里拿一瓶冷饮。她们每人选了一瓶，打开喝时，气太足了，泡沫嘶嘶作响，涌出来洒到地上。

{注：那时的饮料瓶没有金属盖，只是在顶端安装的一个玻璃珠。喝前须先拍击玻璃珠，玻璃珠落入瓶底，便可饮用。}

她们没有杯子，为不失形象，迅速转过身背对男满德里，对着瓶子喝起来，不使泡沫弄得到处都是。美嫒突然发觉整个情形——先是都帕克-普里，接着又是嘶嘶作响的饮料——十分滑稽好笑。她开始发笑，又不能笑，结果被泡沫呛了一下，咳嗽起来。

巴巴问怎么回事，美嫒呛咳着回明，他便叫女孩们去厨房，在那里喝完，她们乐得赶紧脱身。

不多时，巴巴来到厨房问：“你们知道怎么做土豆饼吗？”

“不知道，巴巴，”她们说。

“明天我教你们。把土豆煮熟备好，再剥一些大蒜。”还列出其他配料。美嫒和蔻诗德格外激动，巴巴要给她们上烹饪课。

次日早上，她们把土豆煮熟去皮。一切准备就绪后，她们给巴巴传话。巴巴过来叫她们把大蒜、香菜叶、洋葱和辣椒剁碎。他说：“把土豆放碗里碾成泥，把所有的东西拌在一起。”接着，他在一块木砧板上将备好的材料做成饼，粘上面包屑，向她们示意饼的厚度。做成一个之后，他让她们做剩下的，煎炸后，连同他平时吃的米饭豆糊一起送过去。她们依令而行，巴巴吃后，说很好吃。

渐渐地，巴巴将美嫒拉近，鼓励她克服羞怯矜持的天性，在他面前放松，从而在女满德里当中承担起角色。

由于巴巴离开美拉巴德时，再次声明永不回返，所以财物都存储起来。帕椎和“紧张”曾将白马苏非和公牛圣徒送至萨考利，把它们献给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通过货运火车将白马和公牛从阿美纳伽运到奇塔利后，他们不得不步行最后的9英里。也就是说，他们得牵着这一牛一马走，一路上两只牲畜又踢又咬，似乎铁了心不去萨考利。此外，他们到后，马哈拉吉也铁定心肠拒不接受。他甚至诅咒因苏非经历最多磨难的帕椎，嫌他把它们带来。他们只好把这两个执拗的动物带回阿美纳伽，帕椎将它们交给顾麦的外甥萨若希，留在了库希如大院。

帕椎灰心沮丧，整件事令他十分生气；他向巴巴汇报时，巴巴开怀大笑。那匹白马代表巴巴和美嫒的联系，他和马哈拉吉都知道美嫒的命运不在萨考利，而在美拉巴德。巴巴说暂且把白马留在库希如大院，让顾麦用来拉车。

在孟买逗留数日后，巴巴决定只带几个满德里，无限期在印度境内大范围旅行。其余男子和女子都回各自的家，除了朵拉特麦和美嫒，她们已义无反顾离弃家园，永久加入美

赫巴巴。巴巴指示她们到库希如大院与鲁斯特姆和馥芮妮同住，小蔻诗德也可同去，直到巴巴回来。数月之后，她们才再次得见巴巴。

14 日出之歌



1926-27 年，摄于美拉巴德

美妮曾说这是她最喜欢的巴巴照片

S. S. 迪恩拍摄——收藏于美拉扎德

库希如大院是个大家庭聚居地，不止顾麦一家，丈夫的姊妹家，包括尚未婚娶的萨若希，都居住于此。顾麦的亲人多数反对美赫巴巴。“所以我们从不和他们接触，”美嫒说，“我们安静独处。”

鲁斯特姆、馥芮妮和婴儿美鲁住院里的两个房间；朵拉特麦单独有个小房间，里面一张床，一张小桌，一个木制晾衣架，还带一间浴室。美嫒与小蔻诗德和顾麦 13 岁的女儿朵丽同住一个房间。她们的房间没有家具，睡地板铺的草垫子上，只有一条薄褥，外加一张床单覆身。

{注：鲁斯特姆和馥芮妮在库希如大院（美赫纳扎）的房间是大阿迪后来居住的地方，现在是宝的办公室所在地；朵拉特麦住的房间就在它前面，美嫒和小蔻诗德住在她隔壁的房间，现在是书店和纪念品商店。}

“顾麦家没特意给我们两间带家具的好房间，”美嫒说，但又补充道，“那些房间，有可能是巴巴叫他们给我们的。”

女孩们继续穿棉布纱丽，围白头巾。有时她们一起到房后的树荫下闲坐。朵丽同美嫒和蔻诗德形影不离，而顾麦的另一个女儿，16 岁的琵罗佳，则不大友好。（余者不得接触她们。）

朵拉特麦和美嫒在库希如大院不必做饭，为她们雇了一名厨师。顾麦一家用餐后，她们在大餐桌上吃饭。巴巴指示大阿迪照看朵拉特麦和美嫒的需要。巴巴甚至一度考虑，将这些女子永久留在库希如大院，由阿迪负责她们的福利。

“那时我可以和美嫒说话，”阿迪回忆，“她和我如同亲人一般，我们又都年轻。但后来巴巴告诫我，除了不看美嫒，‘连想都别想她！’”

与此同时，巴巴正经历一场痛苦的旅行，乘火车加徒步，行走于印度大地。期间他经常生病，大部分时间情绪暴躁。大阿迪到博帕尔，恳求巴巴返回美拉巴德，他似乎同意了，但第二天又改变了计划。又用一个月时间，从一地到另一地，联系和顶礼萨度，直到 1924 年 9 月中旬回到孟买。

接下来三个月，巴巴往返于孟买和阿美纳伽之间。他在美拉巴德时，韦希奴会骑自行车去库希如大院。“师利（大师）在阿冉岗，”他通知女子们，“如果想去达善，你们可以去。”

女子们会更衣，乘坐私人马车前去。顾麦用自己的马车，女孩们和朵拉特麦乘朵拉特的马车，由白马苏非牵拉（白马仍养在库希如大院的马厩）。那时通往美拉巴德的道路尚未铺过，崎岖不平；沿途景色荒凉。马车要来回颠簸五英里，花很长时间。但美嫒回忆说：“我们很开心，一切看上去那么美好，我们要去达善巴巴了。”

接近美拉巴德时，她们会从马车中探身，遥望邮局阳台。只见巴巴站在宽阔阳台的边沿，望向大路。他身穿白袍，头发飘逸。“从远处看，他显得那么小。他等待的身影那么甜美。我们互相说：‘哦，天呐，巴巴也在等我们。’然后他转一圈（围绕邮局），再回

来站在阳台边缘。”

她们到后，巴巴通常盘腿坐走廊的小棉毯上。他允许她们顶礼、碰触他的脚。“若只有一条腿伸出，我们会触一只脚。若两只脚都伸出，就更好了，我们可以两只脚都触。”

她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邮局。长辈们，顾麦和朵拉特麦，会跟巴巴说话，而美嫒、小蔻诗德和朵丽在一旁坐下。

一天，巴巴问女孩们：“你们整天都做些什么？”

她们回答说：“我们一直忙着缝衣服。我们缝纫一会儿，阅读一会儿，晚上听留声机。有时蔻诗德会给我们讲大师之家的故事。”

巴巴说：“那很好，但你们必须静心半个小时。”他继续说道：“拿一张像，琐罗亚斯德或是我的都行，然后不断想照片。若走神、累了或者分心，不要担心，把思绪拉回来，继续看我的照片。”

女孩们开始每天如此行持。“以此方式，巴巴教给我们通过专注他的照片，可让头脑在它应该在的地方。”

除了半小时静心，巴巴还令她们写耶兹单（琐罗亚斯德教神名），每天用很小的字体一遍遍写一个小时。边写便默念这个神名，这样头脑便被为巴巴持神名所占据。“我们很快乐，巴巴给我们这样的指示，令我们自豪。遵守他的命令，持诵神名，为此深感荣幸。”

从市场买来本子和铅笔。为了互不打扰，女孩各自坐房间一角的棉线地毯上，一个小时安坐不动。她们认真而虔诚地静心和书写。下次再到美拉巴德，巴巴问她们喜不喜欢做，她们说喜欢。

有一次，从美拉巴德返回，韦希奴坐马车前面，美嫒和蔻诗德坐车后。有人要他们为某个要走的人捎带一卷铺盖到火车站。美嫒脚放在铺盖上，当她探身在马车一侧清嗓子时，白马猛然一拉，她便从车上掉了下去。真是讽刺啊，她想。骑马时都没摔过，用它拉车倒摔了。好在年轻，没受伤，美嫒掸了掸身上的土，又回到车上，小心翼翼抓牢。

除了静心和书写，巴巴还给女子们安排另一项活动，以打发在库希如大院的时间：为阿冉岗村的穷人缝制衬衫。他规定衬衫不要领子，做成长袖、圆领，领口缀一颗纽扣。吩咐朵拉特麦从市场上购买未漂白的杏色厚棉布。她裁剪出各种尺寸的儿童衣料，女孩们在房间里三台缝纫机上缝纫。衣领手工缝制，锁扣眼，缀纽扣。“我们得自己动手做扣子，把布卷起来缝住。”

每天谨循如下规程：早上按时起床、洗浴、书写耶兹单，午饭前做一个小时针线活和一个小时的静心，下午做更多的针线活。她们受令不可同库希如大院的其余人交往，因此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做活一整天。再者女子们也没时间浪费在交往上。她们想尽可能多缝制些衬衫，好让巴巴高兴。缝纫之时，她们谈着巴巴，有时还唱他的阿提和其他歌曲。

比起针线活，美嫒更喜书写。（虽然不喜欢自己的笔迹，但她觉得默诵神名让人和平安宁。）美嫒喜爱的另一个消遣是画画，且颇有艺术天分：几年前，在 14 岁时，她画过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些女性人物（后来把几张素描给巴巴看过）。一天，写完耶兹单神名，她想画巴巴的侧面像。“我凭记忆画的。我怕画巴巴，因为倘若把他画坏了，就不好了。”在画像下面，她画了一个月牙，上面写道：“美丽的至爱美赫。”

{注：美嫒还画过美赫巴巴一次，虽然也可能画过几幅别的素描。}

巴巴再次召女子们去美拉巴德，他问她们：“你们做了多少件衬衫？”

她们说：“将近二十件。”

“只有二十件？我想要更多的。这还不够。村子里有这么多人。”

回到家，女孩们互相比赛，缝制得更多。

这期间，鲁西和家人从奎达来访，住在库希如大院。高荷对美嫒的最初记忆，是她和朵拉特麦为村民缝制衬衫。“美嫒非常美。”小高荷想帮忙，朵拉特麦便让这个 9 岁的小女孩手工缝纽扣。

她们去见巴巴时，他问起衬衫，她们说已完成五六十件。巴巴说还要更多，她们又回去赶制。再去，报告说有 100 件了。巴巴说：“好，够了。”

朵拉特麦将衬衫打捆，连同帕萨德，爆米花、烤花生和鹰嘴豆拌在一起的印度传统小吃，一起装进牛车。早上将这些东西送到美拉巴德，巴巴给村民分发，叫做“穷人活动”。女子们当天下午到美拉巴德，巴巴正在邮局阳台上打鼓伴奏，同几个村民唱巴赞。他示意女子们等候，她们坐下等他唱完。

“巴巴的头发松垂，衬衫滑落肩头，”美嫒回忆道，“看上去可爱迷人。巴巴唱图克拉姆巴赞总是那么好——他的马拉地语发音那么清晰，嗓音是那么优美——当地村民被吸引而来。听到巴巴唱歌，你会不顾手上在做的事，跑过来听。他一边唱，一边随音乐摇摆。有时，他用小铜铃给自己伴奏；有时，别人摇铃，他击鼓。

“有时巴巴唱卡瓦里歌曲，大阿迪弹西塔琴伴奏。他用他的整个心在唱。歌曲、音乐、旋律和歌词，巴巴无不珍重以待。他喜爱音乐，喜爱歌唱。我记得他的声音和他唱歌的方式。他的嗓音无与伦比。”

{注：其他人也赞同。（大阿迪的堂兄）纳西科的普尔维兹·伊朗尼这次也听到巴巴唱歌。他回忆说：“巴巴有一副美妙的歌喉，犹如长笛一般；听起来感人至深。”}

音乐结束后，派发活动开始。古斯塔吉和马萨吉打开成捆的衬衫，帕椎打开帕萨德口袋。巴巴首先向一个坐妈妈腿上的三岁男童招手。孩子很害羞，但母亲把他推向前去。巴巴给他一件小衬衫，在衬衫中间放一些帕萨德。孩子快活地回到妈妈怀里，开心吃帕萨德。

每个带孩子的母亲都得到一件衬衫和帕萨德，然后叫大一点的男孩，最后是男人。“巴巴给帕萨德很慷慨，满满一大把，帕萨德会从衣服上洒到地上。”美嫒说，“当巴巴给予时，他给得充足。”

村民口呼“赛古鲁美赫巴巴凯捷！”离去，回村子一路上欢声笑语。巴巴转向朵拉特麦说：“瞧他们多快乐。你不觉得快乐吗？”

“快乐，巴巴。”朵拉特麦回答。

“见别人快乐时，我也快乐，”巴巴说，“尤其是这些穷人。”

{注：后来，西方人1937年来到纳西科，巴巴解释说，当他亲手给穷人食物和衣服时，其结果远远超过个人礼物，因为除了接受者得到大师的帕萨德（祝福）和随之而来的灵性利益之外，整个世界都会在经济和灵性上获益。}

之后他告知女子们，回库希如大院收拾行装，准备好迁到美拉巴德。



小蔻诗德对美嫒说，要到美拉巴德，“我们必须放弃一切的舒适，过简单的生活。我们必须像苦行僧一样生活。”

“那我们该怎么做？”美嫒天真地问。

“我们不能太舒服，我们应该不用枕头。我们就枕硬地板睡好了。”

于是在库希如大院，她们开始在石地上铺的草垫子上，不用枕头睡觉。美嫒并不介意。

“我睡得很好，所以没关系。她们还决定赤脚走路，如在萨考利所做的那样。即使在寒冷的天气，马哈拉吉也不喜女孩们穿凉鞋，她们光着脚到处走。”

又一次孟买行之后，十月中旬，巴巴召朵拉特麦、美嫒和小蔻诗德，还有（从普纳来的）朵拉玛西、娜佳和大蔻诗德到美拉巴德。两个女孩带着各自的铺盖，但没带枕头。女子们到后，巴巴站在邮局阳台上，叫她们进去解行李。女子们将住这里，巴巴和另外三名男子睡外面。她们正要解铺盖，巴巴走进来，问道：“你们带的被褥够吗？让我看看你们带了多少。你们在这里必须保持健康，不要着凉生病。你们每人都带了毯子吗？”

她们说带了，打开铺盖，巴巴一一检查，注意到有两个没有枕头，他问：“这是谁的铺盖？（美嫒的）那个呢？（蔻诗德的）你们的枕头在哪里？”

“我们不用枕头。”蔻诗德解释道。

“为什么不用？”

美嫒极其窘迫。“我们能说什么呢？说我们想像苦行僧一样生活？太令人难堪了。”巴巴面呈惊讶不快。他问俩人为何互相对视。

蔻诗德难为情地说：“巴巴，我们以为没有枕头也行。”

“不行，你们必须用枕头。你们的凉鞋呢？”

“我们以为应该赤脚走路，就像我们在萨考利时那样，”蔻诗德说。

“这不是萨考利。在这里，你必须穿凉鞋。你得穿暖和的衣服，一切照我说的做。否则，就回阿美纳伽去。”

“不，巴巴！”蔻诗德说，“无论您说什么，我们都服从。”

“我们这里没有医生。你们必须保持身体健康，辛勤工作。这才叫服务。不用枕头睡觉不会让你更有灵性，也不会让你对神有更多的爱。”蔻诗德的计划就此告终。

当晚巴巴派人去阿美纳伽取来两个棉枕，这一夜美嫒和蔻诗德卧枕而眠。“一段时间后又睡软和的枕头，感觉真好。”美嫒说，“巴巴让我们学会识别，我们也因此懂得巴巴很务实。他不希望我们耽于无稽之谈。倘若巴巴叫你不用什么，和你自己不用，是不同的。”美嫒和蔻诗德此后余生中，无论身在何处，晚上特别留意睡枕头。

四五天后，巴巴给她们下了一道直接命令——不可阅读，不可书写。美嫒随身带来几本最喜欢的书（儿童读物大卫·科波菲尔、艾芬豪和莎士比亚），晚间，巴巴和男子们在一起时，她给别的女孩朗读，主要动机是提高她们的初级英语水平。听到巴巴的命令，她便停了下来。姐姐馥芮妮再来，姐妹俩单独在一起时，美嫒迅速用一条薄毛巾把书包起来，交给她带回阿美纳伽。

巴巴腾出邮局的房间让女子们住，他和古斯塔吉、马萨吉、帕椎一起睡阳台上。白天被褥卷起，放阳台墙边的箱顶上。

“你能想象吗，神人把他的房间给了我们。”美嫒回忆说，“现在，每当我想起这些事情……我晚上静心时想巴巴，所有这些细节浮现在脑海。他付出了太多。夜晚，每当我想起巴巴没有蚊帐睡在外面，我流下眼泪……十一月的天气非常寒冷，他在阳台上并不舒服。巴巴一定睡不好。现在我感到难过，我们从没想到巴巴是王中之王，寒冷中睡一条薄褥上，没有蚊帐。蛇可能会来，还有蝎子。

“那些日子，和巴巴在一起，我们只觉得高兴，从未想过这些事情（巴巴的牺牲）。即便如此，巴巴也在奉献自己，保证我们女子的安全，不受冷挨冻。他总是为别人牺牲。”

{注：美嫒记得巴巴在外面邮局阳台睡觉时，有一次被蝎子咬。女子们睡邮局石地板的草垫上，但她们也没有蚊帐。不过美嫒不记得被那里的蚊子骚扰。}

巴巴夜间会用毯子裹身，大部分时间醒坐着。他会观察几个男子睡觉的模样，听他们打鼾，看谁打的呼噜最响。这非马萨吉莫属。他脱下凉鞋，仔细瞄准，投掷过去。马萨吉醒了，巴巴会说：“你打呼噜打得山响。该起床了，太阳要出来了。把其他人也叫醒。”

被巴巴的凉鞋打，马萨吉甚感欢喜，因为早上一睁眼就收到大师的“帕萨德”。

{注：有时马萨吉也感受到巴巴的怒火，因为他会跟巴巴争吵和辩解。作为巴巴的姨父，马萨吉自感有一定的自由度，会跟巴巴顶嘴。巴巴的表兄妹、马萨吉的子女娜佳和彭度，一开始也倾向于这么做。}

“巴巴起得很早，四点半到五点钟左右。”美娒说，“男子们洗漱的时候，巴巴常常放声高歌。人通常先洗脸洗手、喝茶，而后唱歌——但巴巴一起来就歌唱。他对音乐和歌曲的热爱非同寻常。早上五点，这么早的时辰，人的嗓子还打不开，但巴巴却唱得既优美，又清澈。”

她们住邮局的一个早晨，朵拉特麦5点不到将美娒摇醒。外面依然很黑。“快起来！巴巴已经起床，在唱歌了。”美娒睡觉很沉，在家里从不早起，母亲也不介意；但在美拉巴德，她们必须早起——这是美娒最不情愿的。“听到巴巴的声音，我睁开眼睛。一切都要快，要快速。我迅速卷起铺盖，推到角落里，用冷水拍脸，让自己清醒，然后刷牙。”

古斯塔吉给巴巴拿来小凳让他坐，照顾巴巴洗脸、刷牙、剃须。女子开始给巴巴做茶，他剃须完，就会要茶。为巴巴煮茶不用柴火，而在一个煤油炉上，以免茶有烟熏味道，巴巴不喜欢。

邮局的一个角落，被改造成一个小厨房：一个煤油炉、茶壶、巴巴的杯子等用具。架上放着茶、糖等，除此之外，房间无别的家具。所有活动都在地板上进行。

巴巴的茶杯算不上杯子，因为没有把手。其实是个小铝壶，他用来洗浴洗脸，清洗之后，里面装茶，就是茶杯了。其他人则用铝制杯，因为陶瓷易碎（这样可不必更换任何东西）。

他们早上喝的茶不加牛奶，一种淡柠檬草茶，只加一小撮糖，少许的干茶叶和一些薄荷。薄荷生长在有水的院子里，女子们会在头天晚上或清晨采摘。他们没别的早餐——没有面包，没有黄油，没有印度薄饼——只有不加奶的淡茶。“跟喝热水差不多，”美娒说，“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快乐。早上起来口干渴，至少茶是热的。”

{注：有一次，巴巴用古吉拉特语写了一张便条给帕椎，让他传给“内部的”美娒，那天的茶太浓了。美娒把这张纸条保存下来作为纪念。}

巴巴的小铝壶和所有铝杯摆成一排，放邮局地上。茶水通过滤器倒进杯里，女子用布托着，将烫手的茶杯端到阳台上。巴巴坐铺薄垫的地毯上，背靠枕头，跟满德里说话。他的水杯放在他面前的地上。“如今我很后悔，我们起码该把杯子放凳子上。”美娒说，这样会更显尊重。

给满德里上完茶，女子们也端着茶杯，坐到外面。“铝杯太烫，不敢用嘴碰。”美娒说。

巴巴会等茶凉。他先用手指试一下，看温度是否合适，然后再喝。“一天，我给巴巴端茶前，我母亲有了主意，”美娒说，“她告诉我：‘巴巴的茶总要半个小时才凉下来。我们拿一桶冷水，把巴巴的茶杯放里面。’”

“她把一桶冷水提到外面，放我们旁边，我们把巴巴的茶杯浸在水里——搅动的时候要小心，免得冷水进杯里。我们这样凉五分钟，然后把茶递给巴巴。巴巴先抿一小口，看温度是否合适，然后慢慢啜饮。”其他人也如法炮制，各自冷茶。

“正是日出时分，太阳刚从地平线上升起。身穿白袍的巴巴，和满德里说话，看上去很美。若有心情，他会唱歌。时间充裕，美拉巴德没有太多的工作。我们只有六个女子跟巴巴在一起，所以他有时间跟男子谈话。有时他会讲一些灵性故事，但我们奉命不读不写，不能记下他说的话。他讲得活泼生动，你就像在看电影一样，历历在目。”

巴巴偶尔问她们：“你们睡得如何？梦到什么？”有一次他直接询问美娒。

“巴巴，我做了梦，但记不得梦见什么了。我睡得很沉。”

“很好，这是最佳睡眠。这是一个人该有的睡眠。”

“可我情愿记住做过的梦，可以讲给您听。”巴巴对她说没关系。

{注：在美拉巴德，有时早上突然醒来，美娒会觉得头昏眼花。她坐起来，头晕不止，又躺倒，翻下身再起。这种情况，在她余生中常有发生。}

一天清晨，天蒙蒙亮，她们起床，匆匆忙忙做茶。娜佳和美娒在角落里忙着生炉。她们点火，反复打气，只听朵拉特麦说道：“等等，等等。巴巴今天在唱一首不同的歌。你们听见了吗？”

她们松开手，站起来倾听。冬天的一缕微弱白光泻入窗棂。炉火嘶嘶作响，火焰还未扬升，巴巴的声音清晰传来。这是一首悦耳的歌曲。巴巴的歌声渐行渐近，微光之中，她们看到不远处巴巴的身影。

站在窗边的朵拉特麦迅速转过身，低声道：“巴巴在跳舞！”她们都跑到窗前去。只见巴巴在黎明的晨光中舞蹈的身姿，几个动作手势十分优雅。“他身穿白袍，长发飘逸，面容清俊消瘦，看上去异常甜美，他的歌声美好动听。”

这是首印地语歌曲，“阿潘 毛拉 克 梅因 乔甘 巴努(Apne maula ke mein jogan banoo)”，小蔻诗德只为他唱过一两次。这首歌通常是由女孩唱的，唱的是一个人为神放弃一切，成为苦行者。见她们看他，巴巴迅速转过拐角走开。她们再没听他唱这首歌。

“巴巴的姿态，他的方式，是那么美。”美娒说，“他动手的模样，看人的模样，眼眸顾盼的模样。他的一切都是那么可爱、优雅，跟任何男子都不同。某个时候，带着某种

心绪，巴巴看你时，眼神是那么美。”

美婍流泪道：“夜晚独自静思时，巴巴的声音和歌声，又回到我的脑际——我不是在静心，只是在想巴巴，想他可爱可亲的模样，他的甜美，他的爱。”



美婍的画作

收藏于美拉扎德



美娒的画作

收藏于美拉扎德

15 巴巴的勤务兵



上美拉巴德，1937 年 1 月左右

伊丽莎白拍摄——收藏于美拉扎德



美姝穿着母亲编织的粉红色外套；地点与日期不详

这个时期，美赫巴巴将大量时间花在顾麦家人身上——尤其是她的丈夫堪萨赫伯，他的态度，令巴巴不喜。一次，与鲁斯特姆因其父而发生争论后，巴巴又威胁永离美拉巴德；因顾麦的泪水，才再一次留下。但他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一条是土地要么归在大阿迪要么归在古斯塔吉名下——堪萨赫伯不情愿，不过最后还是同意了。

美娒的母亲则恰恰相反：朵拉特麦一心只想把生命和财产，全部献到美赫巴巴足前。她和美娒离开普纳到美拉巴德已有一年，巴巴遣鲁斯特姆前去处理她们的财产。

在邮局居住两周后，朵拉特麦和美娒乘坐一辆小轿车前往普纳。巴巴陪同，和司机坐前排。他们到阿米娜·伽斐尔家，在此签署有关朵拉特麦财产的法律文件。朵拉特麦在遗嘱中已将托迪瓦拉路住宅置于美娒名下，故美娒需要签署出售协议。附近的帕西富户托迪瓦拉家出 5 万卢比将它买下。市内的两三处出租房，连同马哈巴里什沃的房产也一并售出。

阿米娜的丈夫阿卜度拉有个家具店，安排处置家具等家居用品。保险箱里的贵重物品——婚礼黄金珠宝，杰罕吉尔的金扣，还有朵拉特麦预备需要现金时用来兑换卢比的若干金币——全部装盒，带到美拉巴德，日后择机售卖。

在朵拉特麦的珠宝中，有一条极典雅的沉甸甸的纯金项链，浮雕叶片的设计。美娒记得有时看见母亲把它从保险箱里取出，但她没机会戴过。“我那时还太年轻。但我非常喜欢那条项链。”

一天，美娒在邮局里扫地，她去了一下阳台，看见巴巴面前摆着那个盒子。他手里拿着她爱慕的那条项链。“巴巴非常淘气，在手里掂量着玩。他扫视我一眼。我永远忘不了巴巴手拿项链的那一幕。我立刻意识到，巴巴一定晓得我爱那个珠宝首饰。

“我自问：‘难道现在（加入他之后），我仍然忍不住想看它，看它有多美，仍然贪恋它？’

“我把脸转过去，甚至没看它一眼。‘巴巴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我思忖。”

一切清算完毕，总额约四十万卢比，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朵拉特麦一分不差全数献给巴巴。一部分用于后来建赫兹拉·巴巴简学校以及美拉巴德医院；一部分用作慈善，以杰罕吉尔的名义，在伊朗援建一所学校。后面的项目由巴巴提议，因为在偏远村落有太多不识字的孩子，他们极需教育。

{注：朵拉特麦将资产献于美赫巴巴足前，是弟弟伊朗尼上校如此坚决反对巴巴的主要原因之一。}

伊朗学校事宜，全由巴巴安排，他遣满德里劳萨赫伯赴当地督办。通过一个信托，朵拉特麦提供建校费用。学校 1924 年小规模招生时，她还资助教师薪水，以及学校持续运转的费用。

阿迪的父亲看不出巴巴所做之事有何价值。他一次问巴巴：“您何必浪费这么多钱？”

巴巴答道：“通过慈善行为，我没有浪费，而是投资。”

多年以来，愿为巴巴事业捐款者众多，但他鲜少接受。关于金钱，巴巴曾对埃瑞奇解释：“你会给你爱的人大便吗？你只想送点好东西。从世俗的观点，金钱就是一切。但对我而言，它就像粪便。我从我所爱者手里接受，以此净化他们。”



早期的日子里，巴巴很少直接同美嫒说话；他会通过表妹娜佳，传达他想对美嫒说的话，特别是如果涉及一些严肃事情。但是有一天，巴巴坐阳台上吃饭时，他转过身问美嫒：“你上的是什么学校？”

“最初我们在耶稣玛丽修女学校做寄宿生，”美嫒回答。

“那是一所好学校吗？”

“是的，巴巴，非常好。”

“修女们没试图转化你们做基督徒，她们没让你们皈依天主教吗？”

“没有，巴巴，从来没有。学校的唯一规定是，每天在教室祈祷时，非天主教徒必须起立，以示尊敬。就这些。没人教我们圣经或教义问答。我们若自愿去教堂做礼拜，就去。她们从不强迫我们。我去过一两次。”

后来有一天，巴巴走进邮局，其余人都不在，他在一块小地毯上坐下。他要美嫒坐下，她照办，纳闷巴巴要说什么。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勤务兵，”他宣布。

“勤务兵是什么意思？”美嫒问道。

“你不知勤务兵是何意？古斯塔吉会把我的箱子给你，你来照管我的东西。务必仔细保管妥当——我的衣服、盘子等等。古斯塔吉直到现在所做的一切，都由你来做。”

以后巴巴的衣服，巴巴吃饭用过的盘子、他喝水用的杯子、都由自己来洗，美嫒不胜欣喜。“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巴巴一直那么严格，只有古斯塔吉，有时还有顾麦，可以碰他的东西。”她深感荣幸。

巴巴召古斯塔吉，指示把他的东西交给美嫒保管。古斯塔吉走到阳台上巴巴的小箱子前，拿出他的东西，递给美嫒——巴巴的长袍，几条毛巾、几条手帕，以及他的茶杯茶碟。美嫒将杯碟放进她们带金属纱窗的橱柜，其余衣物整齐叠放在房间的一个角落。

除了给巴巴端茶，美嫒的职责还包括在巴巴洗漱时，为他拿毛巾，递肥皂，往他手上浇水。跟女子们一样，巴巴在邮局里洗浴，其余人在外面等候。（满德里除去两块石板之间的水泥，从而形成天然排水沟。）巴巴洗澡时用六七桶水，帕椎从井里打来。美嫒将巴巴的衣服和毛巾放在一个小木箱上。

{注：有些天，蔻诗德和美嫒喝了巴巴洗过手的水。巴巴发现了这件事，让她们停止。}

美拉巴德早期，巴巴用的是科蒂库瑞牌香皂（Cuticura），有时是牛奶硫磺皂。女子们每两周为巴巴洗一次头发，但不用洗发水。巴巴从来不用发油，他不喜欢发上有油或油脂。也不喜欢脚上有油，每次都要按摩干。

巴巴洗浴后，美嫒自豪地将他换下的衣服拿到井边。她用一个小桶打水，将护墙旁的一块石头洗净，护墙呈坡状，这样脏水就不会流到井里。之后在石头上洗衣，用的是普通肥皂。衣服洗好放一个净桶里提回邮局，挂在单独的晾衣绳上晾干。美拉巴德总刮风，衣服四下飘动，很快就干了。

阳台的棉地毯除尘后，铺一条床单，美嫒把巴巴的长袍放上，用一条毛巾铺着，趁长袍还潮湿，用手将褶皱抹平，再整齐地折叠好。巴巴不喜欢毛巾太硬，等毛巾干了，美嫒将它揉软，再叠起来。

顾麦通常九点钟来为巴巴梳发，他坐邮局地板的垫子上。美嫒记得自己边看边想：“古斯塔吉常给巴巴梳发，因为他是求道者，对巴巴很特殊。顾麦自然非常爱巴巴，她是他的灵性母亲。有一天我也想给巴巴梳发。”但她不能要求。

后来有一日，顾麦过不来，巴巴叫美嫒为他梳发。他坐在邮局地板上，美嫒跪在他身后。“巴巴年轻的时候，头发更金黄，并且很容易打结。碰触他的头发，我感觉紧张。我告诫自己：‘我必须格外细心，让巴巴知道我可以做得很好，不然巴巴就不再让我做了。每个打结的地方都必须挑出来，梳理通顺。我一定要做好，比顾麦还要好！’

“我打开巴巴的头发，小心分开，然后用一把大梳子极其轻柔地梳理。我小心翼翼不伤到巴巴，不牵拉他的头发。巴巴耐心地坐着，等我梳完，他迅速站起。”

一天，美嫒又得到一项殊荣。巴巴的跟随者总管他的总部叫阿冉岗，也就是附近村庄的名字。巴巴跟帕椎、古斯塔吉和马萨吉提起这个话题，他希望这个地方有个鲜明、别具一格的名称，并征寻意见。他亲自定名为美拉巴德。后来他来到邮局阳台，美嫒与娜佳、朵拉特麦还有小蔻诗德正一起做活，他对女子们说：“你们知道吗，我给这个地方取名叫美拉巴德。”他转向美嫒补充说：“我随你的名字为它命名。”

美嫒听了惊讶不已，又满心欢喜。这个名字由“美赫”和“巴德”组合而成（因美赫而繁荣昌盛），但巴巴想让她知道，她的名字也包含在内。“当你说得快时，听起来确实像美嫒-巴德。巴巴真是太甜了。巴巴总是机智风趣，喜欢给我们一个惊喜，一些有趣又令人惊奇的东西。”



在邮局，女子们整日忙个不停。上午，她们洗漱、煮饭、扫地和除尘（由于天花板太高，她们在扫帚上绑一根长竹竿，进行清扫）。下午，清洗米和豆。此外，她们还要洗锅碗瓢盆，清洁炉膛，运柴火，清理研磨香料。房间里没有炉灶，她们在阳台上做饭，在一面石板墙边，铺上压实的泥土，以便生火。

早上，巴巴和满德里一起干活，修整和粉刷集体宿舍。他们早餐只喝淡茶，到十点钟大家都已饥肠辘辘。巴巴通常提早到邮局，问饭做好了没有。即使米饭还不熟，美嫒也会说好了，拿起巴巴的黄铜盘，把它擦干，不留任何水渍。豆糊仍在火上的锅里熬煮，炒过的大蒜、盐和胡椒还没加入，娜佳会舀出一点到巴巴的盘里，由美嫒端着。巴巴加一点盐和一点酥油，坐在阳台的棉地毯上食用，背靠一根柱子。他若还要盐，美嫒就递给他。

有时顾麦会给巴巴带来面包，女子们用布包起来放在锅里，以便在干燥的天气保鲜，但它还是会很快变干。尽管如此，巴巴会拿一块干面包，掰碎放豆糊里，拌一点酸辣酱吃。

“回想巴巴吃的东西时，”美嫒伤感地说，“通常只有稀豆糊和陈面包……巴巴是万王之王，但他的饮食就这些。他吃得很简单。他是苦行僧又是帝王。巴巴是我们的大师，我们爱他，但他真正是谁，我们一无所知。”

11 点前，巴巴的大部分午餐就用完了。在印度，米饭习惯最后上，巴巴吃米饭时，其他人也开始用餐。有时巴巴亲自分饭。“他给的经常超出我们的饭量。我们会说：‘哦，巴巴，够了。’他却说：‘不行，我已经盛给你们，你们必须一点不剩全部吃完。’女子坐阳台的一边，男子坐另一边。巴巴会在中间踱步，确保我们不浪费，服从他的命令。

“巴巴喜欢看人们吃饭。如果有人来看他，他问的头一件事就是：‘你吃了吗？’倘若没有，他就让他们去用饭。”

但另一方面，若有人带来食物，比如炒饭或鹰嘴豆，满德里是不允许吃的，而要作为帕萨德分给村里的孩子们。

从一开始，美嫒就注意并记住了有关至爱的最微小细节。例如，有一天，美嫒到邮局的阳台上，巴巴刚吃完饭。帕椎、古斯塔吉和马萨吉在场。她坐在阳台上。他们随便聊着，巴巴笑了起来。每当巴巴微笑或者大笑，他从不张口，也不会笑得很大声。他会轻声发笑，嘴唇呈微笑状，但嘴不大张。

但那天，巴巴笑的时候，右嘴角上扬，像是一声冷笑，仿佛在说：“怎么会这样？”只有片刻，他嘴张开露出灿烂笑容。他张嘴时，美嫒正好抬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她看到了巴巴的门牙。这是美嫒生平记忆中，唯一清楚看见巴巴牙齿的一次。

{注：接下来十年间，巴巴很多牙齿脱落。}

巴巴讲话时，各种语言的词汇交织在一起。例如，他若说的是达里语，一种波斯方言，碰到不会的达里语词汇，他会穿插一些古吉拉特语词语甚至句子。和美婣一样，巴巴也是纯伊朗血统，所以他会说一点达里语。一天，美婣从远处好奇而安静听巴巴用达里语对布阿萨赫伯（一个满德里）说话。“听巴巴说另一种语言很有趣。”

{注：有时巴巴简说话也会穿插不同语言。}

“巴巴说话快吗？”作者问美婣。

“不是特别快，他讲话平稳均衡。玛妮说话太快，我说得也有点快。而我们所有人加一块都赶不上佳尔（巴巴的弟弟）！佳尔讲话太快了，我都听不懂他说什么。”

一天，美婣接到一个新命令：她自己不可吃酸辣酱，但要为巴巴准备：把大蒜、盐、干椰子和少量红辣椒一起放在石磨上研磨。几天后，巴巴尝了她做的酸辣酱，他说：“酸辣酱里没有盐。”

美婣说：“我想我放了盐。”

“不够。你没尝过吗？”

“没有，巴巴，您告诉过我不要吃。”

“你在说什么？我的命令是不能吃，但给我之前，你必须先尝一下。你给我的食物，味道好与不好，要加倍留意。”

从那时起，美婣开始品尝酸辣酱。后来，巴巴将命令取消，美婣也允许吃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努力一丝不苟地遵守巴巴的话。”

做饭当中，或吃完饭后，巴巴会在阳台上来回踱步，一展歌喉。他会唱一首歌里的几句歌词，反复唱；接着再唱另一首歌中的几句。一天，蔻诗德在烧火，美婣在剥蒜，她们与其说在干活，不如说在听他唱歌。唱到中间，巴巴停了下来，问道：“你们知道这些歌词是什么意思吗？”

歌词是用高级乌尔都语所写，她们不大懂，便说不知道。巴巴解释说：“歌中说的是，即使沉浸于日常生活，也要始终把头放在大师足上。意思是，无论做什么事，永远不要忘记大师。”

{注：美婣发誓听从这个建议：“有时当我们享受娱乐时，我们想不到巴巴。比如，我们享用一顿美味的火鸡大餐时！这种时候我们也必须记得念巴巴的名。我们应对他说：‘来和我一起吃饭，巴巴。’然后再吃。但要每次都记得念记他很难。”}

有一天，巴巴一边在阳台上走步，一边口唱几句歌词。他突然止步，看着坐在那里的女孩们，说道：“你们此刻跟我在一起，你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

美嫒心想：“是啊，我们很幸运。”但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巴巴说我们多么幸运的意思——能听他说话唱歌，在那段宁静的日子，和他在美拉巴德独处。”那时美拉巴德活动并不繁多，巴巴跟亲近者相伴的时间丰裕。

巴巴解释歌词的含义，旨在对美嫒和其他女孩给予灵性指导。她们年少懵懂（实际还是孩子），初来乍到，对灵性知之甚少，这便是她们的学习方式。但因巴巴给的不读不写的命令，她们什么都不能记，也不能写日记。

美嫒并不觉得这些命令繁重累赘。她不喜书写，觉得自己的字写得不好，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感到放松。这个时期还有另外一道命令。一天巴巴击掌，向她们解释说不得接触男子，也不可跟男子说话。“从最开始，我们就知道巴巴不喜欢我们和男子讲话。”美嫒说，“娜佳一定跟她父亲说话太多，巴巴看到了。”

后来，巴巴对其他人取消了命令，但对美嫒从没放松。



下午，巴巴坐在邮局阳台上同男子们说话，女子们则在房间内。朵拉特麦做一些缝纫活儿（她被要求早上诵神名一小时），美嫒整理巴巴的物品或者除尘。朵拉玛西常让蔻诗德或美嫒给她讲故事。故事经常讲到一半，朵拉玛西就打起了瞌睡。

时而美嫒会听到巴巴在外面和男子们谈笑。“巴巴发出的笑声，如微波荡漾。他习惯在交谈中加几句玩笑逗趣的话。他天性活泼开朗，不喜气氛沉闷。”

有访客来时，巴巴会进行开示或灵性阐释。娜佳还记得做饭时，听他们说话入了迷。“在那时，我们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她说，“世界对我们不复存在——只有巴巴和这些灵性谈话。我们就像疯子一样，我们在做什么、吃什么——全不在意。我们不想出去游玩，也不想躺下休息——什么都不想。巴巴的开示对我们足矣。”

{注：来客一般在邮局外阳台上见巴巴。里面的房间专为女子保留。}

从卡斯巴·佩斯（Kasba Peth）起，娜佳就热心协助年长女子做饭，巴巴也注意到这一点。后来他说，娜佳如同耶稣时期的马大。他私下嘱咐她：“有一件事我要讲明，不要嫁人。若有人问你，就拒绝。对他们说：‘去问默文。’”娜佳遵命。

晚间，巴巴倚枕坐在阳台上，让美嫒、小蔻诗德和娜佳为他按摩脚。少刻，他会说：“唱首歌吧。”起初娜佳说：“我不会唱歌。”巴巴回答：“我让你唱，你就唱。”

有一次美嫒也说：“我的嗓音不好，也不知道唱什么歌。”但巴巴仍叫她唱，她就用印地语唱了一首。之后让蔻诗德唱。

有很多次巴巴说：“给我讲个故事，任何有趣的故事。”一天晚上，美嫒提到她读过一

个故事，但没记全。馥芮妮来访，巴巴让她讲。她和大蔻诗德用古吉拉特语讲了一个，巴巴非常喜欢。

第二天晚上，巴巴和她们在一起。她们给他按摩了一会儿脚，巴巴和男满德里闲谈。他又要听故事。女孩们说：“巴巴，我们不知道别的好玩的故事了。昨天馥芮妮给您讲的，是我们唯一知道的。”

巴巴并不介意：“好吧。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他就像第一次听一样乐在其中。接下来的几天，他甚至让她们讲了两三次。

巴巴最喜欢的故事，是人们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美嫒讲述在皇家旅馆的一些童年趣事。其中一个故事是，一天晚上一只猫爬上卧室外的一棵树。馥芮妮听到动静，跳上妈妈的床。美嫒沉睡不醒，醒后发现只她一人。她便也跑去朵拉特麦的房间，爬上床，将母亲挤到一边。“母亲说：‘看在上帝的份上，珀茹嘉（馥芮妮），带上美嫒，你们俩都回自己的房间睡觉去！’”

一天晚上，巴巴问女孩们，她们是几月几日出生。（琐罗亚斯德教日历上的每一日都有名称。）美嫒出生于提尔月，阿希什·凡吉日。她们各自告知巴巴，他揶揄她们的发音。

{注：美嫒使用申沙（或 Shahanshai 沙汗沙）日历，其中提尔是第四个月，阿希什·凡是第 25 天。}

一天上午，她们干完活，吃过午饭，洗过锅盘，巴巴把她们叫到邮局外的阳台上。他打莲花坐，说道：“来坐在我前面。我要教你们一首歌。”

担心和沮丧涌上美嫒心头。“我没有好嗓子，不知道怎么办。大小蔻诗德嗓子都好，会唱歌；娜佳的和我一样。”

巴巴唱了一首马拉地语歌曲中的一句，是唱奎师那、他的长笛和挤奶女的，接着又唱一遍。他叫她们唱。两个蔻诗德唱得极好，美嫒和娜佳尽力唱好。巴巴教她们唱副歌部分，并让两个蔻诗德和娜佳独唱——但没叫美嫒唱。美嫒被幸免。

“不过巴巴确实让我唱了一首歌。”美嫒讲述。一天早上，她和母亲在邮局里，巴巴来了。他问美嫒：“你上的是英语学校。你不会唱英文歌吗？”

“不知怎的，和巴巴在一起，我的脑子总是一片空白。”她努力在脑子里搜索会唱的歌，但想不起来，只好告诉巴巴不会唱。

但巴巴坚持：“女孩们常唱的，没有喜欢的歌吗？”

美嫒随即想起圣海伦娜学校的女生每天唱的那首《斯瓦尼》。歌曲很流行，她也学会了。她紧张地唱给巴巴听，巴巴喜欢它活泼的曲调。

“好，教会我唱。怎么唱的？”

他们一句句地唱。美婣一开始唱，歌词便都想起来，把整首歌都教给了巴巴。

{注：由乔治·格什温和欧文·凯撒所作的《斯瓦尼》，1920 年经阿尔·乔尔森演唱而大受欢迎。后来得到这张唱片，为巴巴播放。}

“这是我学的第一首英文歌，”巴巴说，又重复道，“这是我唱的第一首英文歌。”

第二天早上，美婣端茶到阳台上，听到巴巴在唱这首歌。“他唱得完美无瑕。巴巴对音乐耳力极佳，我教他时唱错的音符，他都纠正了过来。一段时间，他常唱这首歌。”

巴巴和美婣此前没用英语对过话；巴巴同她和其他女子交谈，总用古吉拉特语。“在这之前，我从没听巴巴说过英语。”美婣说，“那时候，在美拉巴德没人用英语同他交谈。但巴巴为了在西方的工作，注定要学习英语。他的发音非常好。”

{注：大阿迪也说巴巴的英语讲得很自然。}

巴巴还对女子们讲灵性道路的故事。1924 年巴巴讲过至师图西达斯（Tulsidas）的一个故事，图西达斯是罗摩（印度教徒所崇拜的前代阿瓦塔）的信徒。

有个穆斯林妇女，见这个“婆罗门”天天在自家的阳台下洗浴，很是生气。图西达斯如此洁癖，令这个妇女发疯。一天，为激怒他，女子把拖地板的脏水泼向刚沐浴完的图西达斯。图西达斯毫不恼怒，他口念罗摩的名，又去洗澡。何等的耐心和容忍！这个女子不甘心，又将脏水泼了大师一身，他又洗一遍。女子连泼三次，见图西达斯不受干扰，俯伏在他脚前说：“您是真正的爱神者。根本触怒不了您。”

图西达斯对女子说：“夫人，没什么需要原谅的。罗摩知道一切，他让我今天洗三次澡，我自当遵命。你只是媒介。”

巴巴补充道：“控制愤怒是非常困难的。愤怒一直坚持到底。一个人的爱应像图西达斯那样美，他全心全意爱罗摩。”

巴巴接着又讲了图西达斯生平的几个故事，说：“一个人要成为爱神者，需要很多。很多的爱，很多的谦卑。而图西达斯拥有所有这些品质，他是罗摩的真正爱者。”

巴巴常讲弥婣拜及她对奎师那的爱，美婣对这位伟大的女圣人，心怀巨大的景仰。巴巴说：“弥婣晚年 60 多岁，藉由大师莱达斯成道。弥婣出身印度教高种姓家庭，但她的大师属于低等贱民阶层。弥婣是成道者，但这非人们记住她的原因。她对奎师那的爱非凡无比。爱是世上最伟大的力量。这是神要的，也是弥婣给奎师那的。”

有一次，巴巴给她们讲大师莱达斯的故事。莱达斯是个鞋匠。一个高种姓的婆罗门到他的店里修鞋。鞋匠面前放着水，用来用来浸软皮革。那一天，莱达斯有心情给帕萨德。他把手指在脏水里浸了浸，给婆罗门一些。那人伸出手去接帕萨德，看清楚是什么时，恼怒地甩手叫嚷道：“你竟敢给我这种脏水！”

褐色液体滴落在婆罗门的都提（类似于白腰布）上。他回家洗了个澡，把都提交给女仆去洗。女仆将腰布浸泡许久，反复揉搓，可是污迹顽固不去。最后她用嘴吸，吞咽下一滴帕萨德，随即陷入陶醉狂喜。她将在洗的衣服搁在一边，去了森林，成为一名苦行者，后得解脱。

巴巴评论说：“大师的帕萨德多有力量，让这个女仆获得解脱，甚至在腰布被洗了之后！”

一天讲奎师那的故事，巴巴描述顽皮的奎师那曾如何偷邻居家的奶油和黄油。巴巴说：“奎师那这样做自有原因。人们不给他奶油，他只好偷来吃。他如此行为是为他们好，人们获益良多。那是他给他们的礼物。”

巴巴解释说，人们把奎师那描绘为蓝色皮肤，不仅因为奎师那肤色深，主要是为了在形象上将他与普通凡人区分开来。

一次为巴巴梳发时，美婣想起个问题问巴巴。给巴巴梳完头，美婣扎了根丝带。美婣很少向巴巴提问，巴巴那天情绪甚佳，她问道：“巴巴，历史上，印度教成道者多，还是穆斯林成道者多？”

巴巴回答：“印度教的更多。只有少数几个穆斯林。”

另一日，见巴巴有兴致，美婣提到她一直困惑的事情。“基督徒说耶稣由圣母玛利亚所生。修女们教我们，玛利亚因圣灵降临，感孕而诞下耶稣。这是真的吗？”

“不是，并非如此。”巴巴说，“耶稣以自然的方式出生。否则如何可能？每个阿瓦塔的诞生都以自然方式。天主教徒出于对玛利亚的爱，产生这种信念。”

{注：巴巴后来还澄清说，耶稣基督的至爱不是圣母玛利亚，而是抹大拉的玛利亚。}

美婣还听过罗摩时代，一个名叫阿希莉亚的萨提（贞洁女子）的故事。故事讲到萨提变成石头，被罗摩触摸后，又变回人形。巴巴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个时代发生的事今天没人能信。人们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种事确实发生过。今天它们对我们就像奇迹。”巴巴透露，连诺亚方舟的故事都是真实的（美婣推测可能发生在摩哈普罗来亚时期）。

但有时巴巴有兴致对女子们说些什么，说完会立刻补充道：“忘掉它。我不该说那个。”

有一次他说世界将会“乱作一团”，意思是世界状况将发生剧变。女子们犹豫着没有往下问。美婣认为世界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从古吉拉特语直译是这个意思。

巴巴还宣称：“总有一天，我会亮出我的剑！”

美婣望着巴巴，“巴巴那么文雅可爱”，觉得巴巴一点也不像持剑者。“但他指的是他的灵性之剑。”

{注：在印度教预言中，据说卡利时代（铁器时代）结束时，阿瓦塔将显现，“骑一匹白马，手持一柄出鞘的剑，像彗星一样燃烧，终结邪恶，更新造物，恢复纯洁。”

{注：参见《世界神话大全》第13卷“印度神话”，A·贝里代尔·基思（A·Berriedale Keith）著。}

1924年11月中旬，巴巴在角卜地闭关一周，保持沉默。女子们从没越过马路，进过这个小屋。“角卜地对我来说是非常神圣的，”美婣说，“这是巴巴在美拉巴德建的第一个房屋，他亲自给出了小屋的建筑尺寸。”

闭关结束后，巴巴决定去孟买两个月，从十二月的第一周开始，因此吩咐女子们把所有东西收拾妥当。他特别嘱咐马萨吉，邮局外所有一切，必须全部搬进里面，他们离去时，门一定要上锁。马萨吉完全遵从，不仅把所有物什统统搬进室内，连丢在外面的垃圾也一并收纳进去。

朵拉特麦正跟娜佳一起收拾打点，将厨房用具分装麻袋。她窃笑起来，巴巴问有什么好笑的。朵拉特麦说马萨吉把旧罐头盒、碎陶片、棍子、破箱子、竹片、旧扫帚全都拾掇起来搬进屋，“连生锈的旧厕盆也不放过！”她说。

“不错，是我让他把所有东西都拿进去。”巴巴说，“这是他这么做的原因。他在服从我的命令。”

朵拉特麦赶忙致歉，说她不知情。她对巴巴的方式认识尚浅，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让她和其他女子不折不扣服从巴巴的指示。“从那时起，我们知道巴巴希望他的命令百分之百被执行。”美婣说。

朵拉特麦擅长钩针编织，甚至最复杂的图样。她还为美婣织了一件暖和的长袖羊毛外套，尚未上身穿过。颜色是偏橙粉的草莓色，底部近衣边处饰有两道白色条纹。巴巴让她们带上外套，因为火车上可能会冷，美婣把这件外衣放在铺盖卷上，准备出发。

晚间巴巴来的时候，看上去神采奕奕。他身穿黑色卡姆里外衣，那时还没有补丁。他长发蓬松，敞开的外衣下，穿着长袍和凉鞋。“你们带了保暖的衣物吗？”他问道，“你们不能感冒。你们有什么衣服穿？”

他从行李旁走过，看到美婣的粉红色外套。他拿起来问道：“这是谁的？暖和吗？让我看看。”他脱下卡姆里外衣，穿上美婣的外套。

“我穿这个看起来如何？”

“巴巴，很棒。”美婣说，“您穿粉红色很合适。”

“不错，”他说，“我喜欢。”他把外套穿了一会儿，然后脱下，递给美婣，又穿上他的卡姆里外衣。他对朵拉特麦说：“我已经穿过，你很幸运编织了它。”

{注：朵拉特麦后来也为巴巴织了一件外套，巴巴只穿过一次，因为巴巴不喜穿针织衣

物。}

美嫒激动不已。这件外衣她还未及上身，却被巴巴首先试穿。“这是巴巴穿的第一件粉色外衣，”她自豪地回忆道，“巴巴穿着粉红色女式手工外衣，棕发飘逸，那么可爱甜美。他是那么英俊。我穿的话稍微大了点，所以更适合巴巴。幸而母亲织得偏大一点。”

巴巴叫古斯塔吉把头巾给他，他想戴头巾去火车站，要把头发隐藏起来。古斯塔吉递给他一卷淡紫色的布。巴巴将它抖散在地毯上，迅速灵巧地一圈圈缠在头上，盘好掖住。

“头发完全塞进头巾里的巴巴，看上去异常俊美。”

马车到了，他们动身去火车站。到了车站，巴巴指示朵拉特麦、美嫒、小蔻诗德和娜佳在长凳上等候。他开始在月台上踱来踱去，等火车来。“巴巴总是不安宁。他边走边唱。走近站台上坐着的几个人时，他的声音越来越轻；走远以后，他会放开歌喉，歌声优美动听。当他再走回来时，声音又放轻。巴巴情不自禁歌唱。”

{注：朵拉玛西和大蔻诗德已回普纳。}

火车进站，古斯塔吉和巴巴上车。是个小单间，只有两个座位，专为巴巴预留，古斯塔吉将巴巴的铺盖打开。女子们仍坐在长凳上，等候马萨吉和帕椎协助她们上“女士专用”车厢。古斯塔吉折回，说：“巴巴叫美嫒。”美嫒疑惑怎么突然单单把她挑出来，有些紧张，她快速来到巴巴的包厢。

“巴巴，您叫我吗？”巴巴背靠枕头，他的脚伸到对面的座位上，悠然而坐。
“坐下为我按摩脚。”他说。

美嫒坐在他的脚边，开始按摩，不知要按摩多久，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少刻，巴巴说：“要知道，你若每天都像这样按摩我的脚，我会让你像巴巴简。”

“我大吃一惊，”美嫒回忆道，“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很惊讶，因为我从未想过要像巴巴简。我们只想服务巴巴，爱巴巴。”

美嫒面带困惑的神情，抬头说道：“好的，巴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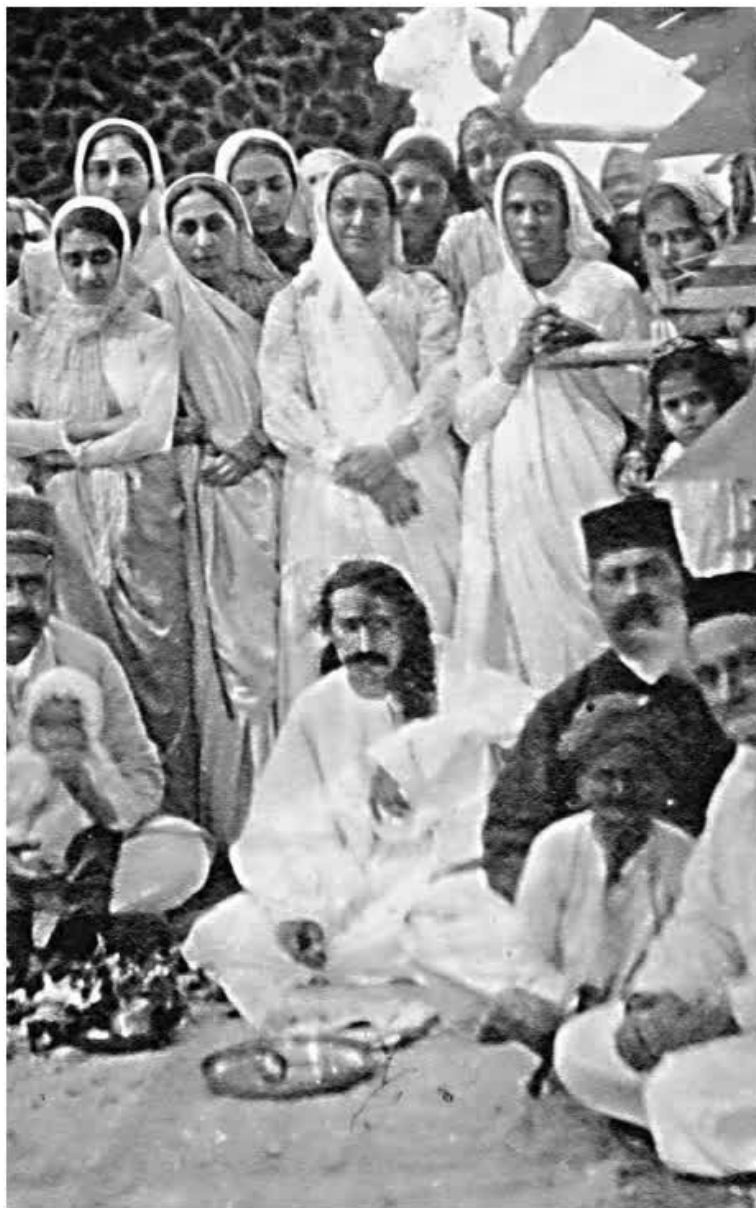
“每天，一天都不能落。”他重复道，过一会儿，他说美嫒可以去了。

“巴巴总说些让你吃惊的话。他知道我不可能每天给他按摩脚。我们一到孟买，他的房间离我们的老远，而且他禁食和闭关。所以我们连他的房间都进不了，更别说为他按摩脚。他明知我做不到，但他喜欢让我吃惊一下。他想给我个惊喜。他很可爱——但也很顽皮！”



美姑（右侧）在上美拉巴德厨房；左侧可能是杰萨瓦拉姐妹中的一个
玛妮收藏

16 考验时期



美拉巴德生日庆祝，1925年2月18日

站立:迪娜·塔拉提、馥芮妮、顾麦、美娒、希芮茵麦、芙芮妮玛西(部分被遮挡)、琵拉麦、珀茹嘉、玛妮

坐着:堪萨赫伯怀抱馥芮妮之子美鲁、巴巴、贾姆布玛玛、布尔乔·达伊瓦拉

S. S. 迪恩拍摄——作者收藏

在孟买，美赫巴巴在一年前住过的巴如查楼租了一间公寓。小寇诗德回了父母住的伊朗尼大厦，所以只有三位女子（朵拉特麦、美嫒和娜佳）和三位男子（古斯塔吉、帕椎和马萨吉）留在他身边。

公寓很宽敞，巴巴在大厅一端占用一个私人房间，古斯塔吉在隔壁，帕椎和马萨吉在另一个房间，女子们住最后挨厨房的房间。厨房也相当大。女子们做饭时，古斯塔吉受巴巴指示，给她们讲如何服从并与大师相处的故事。巴巴透过门缝观察大家的活动。

在巴巴让他终生禁语之前，古斯塔吉是个话痨。他特爱说伴随赛巴巴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那些日子，讲他们如何考验弟子。“一个人必须坚如磐石。”他告诫她们。女子们尽量专心听他没完没了地讲故事，但有时又被手里的活儿分神，对他的问话，没及时回答。一次巴巴来到门前训斥她们：“你们怎么不答话？古斯塔吉在问你们，要注意听他说什么。”

有一天，巴巴告诉美嫒，豆糊里放的盐不够。美嫒将盐瓶递给他，巴巴说道：“你就是这样给人递盐的？”

美嫒惊慌失措，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先把它放在桌子上。”巴巴解释道，“你把盐直接递到一个人手里，你们俩人会吵架。”

美嫒知道巴巴并不相信这种迷信，以为他说这句古老的印度谚语，只是玩笑。

但巴巴继续说：“你把盐直接给我，我们会吵架。”他停顿一下，又说：“好吧，没关系。反正我们每天都吵架。把它放我手里还是放下，都无所谓，都一样。”

美嫒心想：“我啥时每天跟巴巴吵架了？”她思忖也许这样给巴巴盐，不够尊敬。此后再没把盐瓶直接递给巴巴，而总是先小心放下。

巴巴在巴如查楼静默七日，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房间里。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女子们晚间可以见他。他们坐着闲谈一会儿，巴巴在沉默，他会通过书写传达想法。在这里，巴巴首次从自己的盘子里，分一些剩米饭豆糊，给每个女子作帕萨德。

巴巴的淡茶，每天早晨由美嫒送到他的房间。托盘里有温水、茶杯、茶壶和糖（没有牛奶）。一天，沉默一周后，巴巴打开门，在美嫒端的托盘上看到一只小蚂蚁。蚂蚁一定藏在盘缘下面，这时爬了上来。

巴巴很生气。他指着蚂蚁说道：“你把带蚂蚁的茶给我吗？”

他拿起陶瓷茶壶走到浴室，往地上一扔，茶壶摔得粉碎，茶洒了一地。美嫒把盘子拿回厨房，叫娜佳再做一些。这一次，她仔细检查托盘，小心擦净，确保上面不再有蚂蚁，然后送到巴巴那里。“巴巴教会我们，在有关他的事情上，要格外留心。”他也在考验她的恒心。

一天晚上，在巴如查楼前有人通宵达旦歌唱。第二天早上，巴巴说他彻夜未眠，听演唱。据美嫒说，巴巴在这次闭关期间创作了《古吉拉特语阿提》。他唱给他们听，并写在一张纸上交给美嫒，纸条后来不知去向。

{注：美嫒不喜欢自己的笔迹，总是赞赏巴巴的书法。关于他在这段时间的短暂沉默，美嫒推测，也许“巴巴想要感受一下，适应适应，在永久沉默前有个概念。”（当她说到这里时，有人插话道：“巴巴想让你们适应！”美嫒笑了。）}

{注：其他记录显示，美赫巴巴于一年后，1926年1月在美拉巴德创作了《古吉拉特阿提》。也许巴巴在孟买也写过类似的阿提。不管怎样，《古吉拉特阿提》在1930年代她们居住纳西科前很少唱。}

迪娜·塔拉提、苏娜玛西和小蔻诗德常来巴如查楼看望他们。据蔻诗德讲，美嫒此时满脑子灵性，觉得既然和大师一起生活，她们应该过简单生活，不穿花哨衣装，举止端庄持重。后来有一天，巴巴许可她们去看电影，说陪她们同去。出门前，见美嫒穿着朴素灰暗的棉布纱丽，巴巴极为不悦。

“你没有比这更好的衣服吗？”他质问，“跟我出去，若这般穿戴，就别去。”他吩咐蔻诗德：“把美嫒带你家里去。”

蔻诗德感觉糟糕极了，心想：“完了，美嫒不会再和巴巴一起生活了。”内心替她惋惜难过，但口里对巴巴说：“好。”

“到你家里，你要关照她。”他命令道，然后带其余人去电影院。

美嫒和蔻诗德哭泣起来，但她们没离开巴如查楼。“我们别走。”蔻诗德对美嫒说，“我们再劝劝巴巴。”

俩人坐在公寓门口的楼梯上。“我们想都没想，两个年轻女孩子孤苦伶仃坐楼梯口垂泪，会是什么样子。”美嫒说。

很快巴巴回来了，像往常一样，他观影期间中途退场。看到坐在楼梯台阶上的两人，他问道：“你们没听到我说的话吗？”

蔻诗德说：“巴巴，请原谅美嫒。不管她做了什么，原谅她吧。我爱她，不介意带她去我家，但她若能留下，会更好。”

“不行。要总是听从我的话，服从我。”

于是蔻诗德和美嫒前往相隔不远的伊朗尼大厦。“我们去了她家，”美嫒说，“但我们不知该做什么。”她们站着说话，一刻钟左右来了一个人，说：“巴巴要你们回去。”

回到巴如查楼，巴巴拥抱并原谅了她们。她们换上好看的纱丽，跟巴巴去看同一部电影。

女子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巴如查楼，不过也有几次和巴巴外出，去维多利亚公园，里面有个动物园。他们一大早出发，早上8点之前到达，这个时间园里寂静无人。巴巴身穿长袍，外罩棉布外衣，嘱咐她们道：“我去散步，你们去转转，看看动物。”而后他沿着一条荫凉的小路，轻快漫步大约半个小时。

女子们观看动物园饲养员给动物喂食，打扫笼子。美娒喜欢看毛茸茸的大灰熊，为之着迷。

巴巴带她们看他被巴巴简吻后，从恍惚状态“下降”到正常意识期间，经常坐的那条长凳。还给她们讲一个帕西男子如何扇他耳光，以为巴巴的特殊凝视是冲他家年轻秀美的女儿。

第二天，巴巴又带她们去维多利亚公园，美娒很开心；但第三日巴巴又提议去时，她问道：“巴巴，我们每天都去维多利亚公园吗？”

“怎么，你不喜欢那儿？”

“我并不介意，但是我们每天都要去同一个地方吗？”美娒担心动物园管理员会感觉古怪，这些女子干吗每天一大早上跑来看他们喂食动物。巴巴便说她不必再去。

一天早上，巴巴突然变得心烦意乱，叫女子们都走。他不知何故大发雷霆，说他不希望任何女子留在身边。叫娜佳立刻走人，带上她的铺盖和小提箱。娜佳的父亲马萨吉，把东西都搬下楼，带她去附近的达达尔火车站。

美娒也被告知必须离开。“我不想留任何女子在身边。”巴巴重复道，尽管朵拉特麦被告知不必离开，可以待在公寓楼上。

巴巴没给美娒换衣服的时间。美娒出去，下楼，走上人行道。“我尽量走慢些。”她暗忖。她抬头看巴巴的房间，见他隔着窗户在看她。他挥手示意她别停，“快走！”他从窗口怒声喊道，“你还在等什么？”

美娒沿人行道走去，但依然很慢。一个人走在马路上，穿着日常穿的棉布纱丽，一双旧凉鞋，头上紧裹着一块白布，很是尴尬。“我就这身穿扮，走在街上。”美娒回忆道，“那时帕西人外出，素来打扮时髦。”

大约五分钟后，美娒听到身后急促的脚步声。她转过身，看见巴巴和古斯塔吉，但巴巴一句话没对她说，从她身边走过。

美娒跟着他们，拐了几个弯，最后来到巴巴的一个早期跟随者布尔乔·达伊瓦拉家，巴巴在大师之家期间，曾看望过他。美娒心情忧郁站在门外等候。

屋内，古斯塔吉禀知巴巴，美娒独自站在外面。巴巴叫他通知美娒回公寓，美娒欣然沿原路返回。巴巴心情转好，遣人传话叫娜佳从车站返回。美娒回到巴如查楼，上楼不久，巴巴回来，平静地回自己房间。巴巴令她走时，美娒不愿离他而去，但还是服从了——

又一次考验。

在巴如查楼期间，巴巴还带女子们去普纳几日，看望母亲希芮茵麦和家人。去普纳前，巴巴为六岁的妹妹玛妮佳买了个玩具，让美嫒给她。“把它（玩具）保管好，”他嘱咐道，“我们到普纳后，一定把它交给玛妮。”美嫒相信巴巴这么做，是在鼓励她和玛妮做朋友。

巴巴家人的住处，如今被称为“巴巴老家”。巴巴和男子们分住房子一边，女子住另一边。玛妮对美嫒的最初记忆，就是这次来访。刚洗过头发的美嫒，在院子里水井边擦干，梳理湿发的情景，玛妮记忆犹新。美嫒看上去那么美丽。后来她对美嫒说：“我看到了你那一头漂亮浓密的长发。”平时头发被头巾掩盖。

在普纳逗留期间，美嫒还见到巴巴的父亲，希瑞亚吉。希瑞亚吉避开众人，安静坐着念耶兹单，琐罗亚斯德教神名。希瑞亚吉喜爱园艺，美嫒注意到他的花园里长着五颜六色的紫罗兰。

在巴如查楼居住两个月后，1925年1月底，巴巴一行回到美拉巴德。几天后，巴巴遣朵拉特麦、美嫒和娜佳去萨考利，由瓦吉夫达陪同。动身前，她们到邮局阳台上，跟巴巴道别。巴巴起身，嘱咐了几句话。“保重身体。”他对她们说。他拥抱朵拉特麦，然后说：“娜佳，你是我的表妹，我也拥抱你一下——别的人就不再拥抱了。”娜佳欢喜地走上前。

美嫒被生生漏掉了。“巴巴说得那么刻意。你能想象我当时的感受吗？像一个弃儿。我尴尬至极，不知该往哪儿看，无地自容，我从没想过要拥抱巴巴。巴巴那时特别严格，我是新人，在他面前依然十分害羞。这与后来的情况大不同。我若大胆直言‘我也想拥抱您’，巴巴是不会喜欢的。”

到萨考利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问美嫒现居何处。“和美赫巴巴在一起。”她回答。马哈拉吉的灵性母亲德格拜非常喜欢美嫒，劝她留在萨考利。毕竟，马哈拉吉把金戒指给了她。几天后，巴巴遣马萨吉去萨考利，给美嫒带来口信：“你若想留在萨考利，可以留；但你若回美拉巴德，我会很高兴。”

美嫒当然希望回去。三位女子向马哈拉吉辞行时，他当着聚众的面尖锐地说：“这是什么意思？默文这孩子现在成圣人了吗？他对灵性了解多少？……你们从他手里得到了什么？你们若想往沟里跳，我不拦你们！你们若一意孤行，就离开我，去找他！”

这是对美嫒的又一次考验。过一会儿，马哈拉吉再召三名女子私下会见，慈爱地说：“你们应该离开这里去默文那。要跟他在一起。默文是我的，我是他的。抓紧他的双足。多年以后，世人将知道默文真正是谁。”

次日，朵拉特麦、美嫒和娜佳，由马萨吉陪同，返回美拉巴德。这是美嫒最后一次拜访萨考利。他们黎明前到达，时值二月，天气很冷，瑟瑟寒风吹过邮局阳台。巴巴和满德里在室内睡觉。为不打扰巴巴，女子们决定在外面休憩。她们静静躺在阳台上，但巴巴

知道她们到了，从窗内招呼道：“你们何时到的？”

“刚刚到。”她们回答，巴巴叫她们休息一会儿。



美嫒和其他女子现在定居美拉巴德，这里将成为此后三年半里，美赫巴巴的常驻总部。朵拉玛西、大蔻诗德、小蔻诗德和母亲苏娜玛西也加入进来，她们再次住入邮局。其他男满德里也到美拉巴德重新归队，很快附近阿冉岗的村民开始过来，尤其是孩子们，巴巴会给他们帕萨德。

美拉巴德变成一个熙攘繁荣之地。1925年2月18日星期三，举行盛大公众庆典，庆祝巴巴31岁生日，巴巴的家人和数百跟随者云集而来。邮局阳台旁搭了亭子，装饰精美；款待布加（bhujias）、茶和加有葡萄干与杏仁的拉瓦（一种用小麦制成的甜食）。马萨吉倒茶，分发拉瓦。“多拿点，”他会说，“有很多。”在多日连续食用清淡的米饭豆糊之后，这对跟巴巴共同生活者而言，乃名副其实的款待。还有一项特别“款待”是：当天，巴巴第一次让女子们给他洗足。

生日后不久，一天巴巴和古斯塔吉一起来到邮局。传话给内部人，凡是有金戒指者都要把戒指交给他。

大蔻诗德戴着结婚戒指。美嫒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给的戒指，但取不下来。经过两番尝试，美嫒终于摘下戒指，把它交给古斯塔吉。

不多时，巴巴走进来。他将马哈拉吉的戒指还给美嫒，把另一枚心形金戒戴在她的手指上——戴着马哈拉吉戒指的左手同一个手指。戒指内侧刻着“巴巴”字样。

美嫒只是看着巴巴，什么也没说。“那时我特别害羞，跟巴巴说话不多，也不太随便。我从没问过巴巴戒指的来处——是他特别定做的，还是别人给他的——我无从知晓。”

{注：巴巴给美嫒的戒指系别人所赠，也许是在巴巴生日当天。}

美赫巴巴索要马哈拉吉的戒指，再将它送还美嫒，意义深刻，表明现在戒指为他所给。美嫒同一根手指戴两枚戒指，延续终生。

新戒指佩戴若干年后，“巴巴”字样渐渐磨损，变得模糊不清。后来，巴巴还给美嫒一枚紫色珐琅戒指，上面用金字写着“美赫”。

然而女子们的考验时期并未结束。有一张巴巴和跟随者在生日庆祝会上的合照，照片里巴巴眉头紧锁；当天虽然场面华丽，气氛喜庆，但巴巴心情并不好。这一次他的怒火落到娜佳身上。

邮局附近建了临时厨房，地上有一大锅凝乳（酸奶）。一只狗过来，推开锅盖，不客气

地吃起来。朵拉玛西一眼瞅见，手边找不到别的东西，她抽出一根带火的木柴，把狗赶走。这一幕被娜佳看见，因为年轻，觉得十分好笑，忍不住哈哈大笑。

巴巴坐在邮局阳台上，身边围着来宾、村民和满德里。娜佳穿过阳台进屋时，远远看到那只狗，触景生情，想起适才滑稽的一幕，不由边走边乐。

巴巴叫住她，起身狠掴她一耳光。巴巴十分光火。“你在笑男人们！”他喝斥，“你蹦蹦跳跳，惹人注意！我不喜欢女子在男人面前这样笑，这般举止！”

巴巴的话实际并非针对娜佳。孟买来的女信徒们也在场，叽叽咕咕说笑不已。巴巴不喜欢她们在他面前如此举止。他想给她们一个教训，于是娜佳成了替罪羊——这个角色未来她注定要扮演很多很多次，因为巴巴时常责骂，甚至打她。

众人陷入一片死寂。巴巴重复道：“我不喜男女在我面前相互笑闹。在外面做什么是他们自己的事，但在我面前不可。”

娜佳深感丢脸。她走进屋，哭得肝肠寸断。她想解释自己笑的原因，但巴巴没心情听。巴巴让阳台上的人去休息，把娜佳叫到外面，大阿迪也在座，为巴巴按摩脚。巴巴拥抱着她说：“我并非有意打你，我心中有数。我想为其他人树立榜样。”他吻了吻她说：“别难过。忘记它。”

美嫒对这件事的记忆略有不同。据她说，娜佳生性好动，从不安静坐着。好欢脱蹦跳，到处走动；还笑很大声。下午早些时候，巴巴和男子们坐阳台上。她们刚收养一只米色小狗。娜佳站在阳台中央，小狗拽着她的纱丽。她咯咯笑着逗它玩，一边说：“不行，放开我。”

男子们在看，巴巴不喜这样。他站起来打了娜佳一巴掌。后来，他拥抱着她，解释道：“我为何打你？在场还有其他人（男子）。”他说娜佳应把小狗悄悄带走，“对于其他人（除男子外），我也得这样做。”娜佳以为这句话里的“其他人”指的是美嫒，美嫒也对小狗的事发笑。美嫒说这是误解，认为巴巴打娜佳只是为了男子的利益，因为他们的注意力都在娜佳身上，而不是巴巴。

不过巴巴有时也对美嫒发火。一天美嫒剥蒜瓣时，巴巴找到借口。一阵微风将蒜壳吹乱，巴巴注意它们散落一地。

“这是谁干的？”他问道。

美嫒说是她。“我不知道怎么弄的，一定是风吹散的。”

巴巴说：“听着，无论你何时犯错，我都会打娜佳！”

“我心里很不安，”美嫒回忆说，“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出任何差错，或惹巴巴生气——不然娜佳就会遭殃。”

过了一段时间，大约在她们到美拉巴德五个月后，巴巴甚至掴美嫒耳光。他们在外面走

时，巴巴的脚被美嫒的纱丽缠住。巴巴差点绊倒，但美嫒将他拽住。巴巴不知何故，怒推美嫒，打她耳光。

希芮茵麦和朵拉玛西在场，听到了骚动。希芮茵麦站到美嫒一边。“是默劳戈的过失，”她说，“他干吗走得这么近？又何必动手打她？”

但朵拉更担心巴巴。“他可能会绊倒，摔一跤，受伤。”她说。

巴巴再没推过或打过美嫒，尽管当时是一段让人揪心的经历，美嫒后来说：“这一巴掌疼痛刺心，但也还好。我很高兴从巴巴那里得到这个罗摩帕萨德。”在印度，人们认为大师和圣人可以是贾玛里型（性情温和），也可以是贾拉里型（性情暴躁），或者两者兼具。罗摩以生性火爆好战而著称，因此有罗摩帕萨德之说。而且受大师辱骂也被认可为是种强有力的帕萨德——原因是有人若被一个超越愤怒的大师责打，此人自身的愤怒倾向会大大削弱，连同他的其他诸多业相。

{注：蔻诗德讲述另一件跟美嫒有关的事件。美嫒犯了错误，巴巴让帕瓦提，一个来美拉巴德的麻风病人，脱下凉鞋打美嫒。蔻诗德当时在孟买，不确定帕瓦提是不是真的这么做了；蔻诗德回来后，美嫒跟她含糊叙述了此事。}

人人陷入麻烦。巴巴对某事不悦，对女子们说：“所有人马上离开美拉巴德。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人在这里。走！立刻！”

女子们正在做饭，都穿着旧纱丽。美嫒当时并不在场，但她也开始和其余女子一起向阿美纳伽方向走去。这个场景相当稀奇古怪，一群女子，穿着干活穿的衣服，集体行走在路上。她们倍感羞辱，尤其是男满德里在看。女子们低头看着脚走路。仿佛为衬托她们的愁苦情状，一只流浪狗一路尾随在后。

她们不清楚何故遭流放，朵拉特麦说：“没关系，我们只管照巴巴说的做。”走了一段，听到身后有人拍手。一名满德里跑过来说：“回来，回来。巴巴叫你们。”

她们一直拖沓脚步，走得尽可能慢，一听这话都面露微笑疾步往回走。巴巴已不在，她们接着煮饭做菜，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这种从美拉巴德遭驱逐的突发事件发生过两次。在那些日子里，“气氛紧张而严肃。”美嫒说。女子们总是提心吊胆。

这个考验女子们的阶段让人想起大师之家的日子，那时巴巴也如是训练男子，但也可能另有原因：巴巴或许希望藉此表明，他对留在美拉巴德的女子有多严格。

二次驱逐缘于希芮茵麦的一次汇报之后。一向都是希芮茵麦向巴巴报告人们对他的议论，她说：“你在埃舍里收留女子，整个普纳议论纷纷。你知道人们怎么说吗？默劳戈，和一群妇女姑娘待在这么个荒僻地方，成何体统？而且每个人都拥抱你？你为何让她们拥抱你？”

巴巴说：“备忘录女士（希芮茵麦），如果你想受拥抱，我会命令所有人也来拥抱你。”但母亲依然唠叨不休，最后巴巴说：“好吧。我不要任何女子在我身边！”

他让女子们速速离去。米饭和豆糊还在煮，但她们必须马上离开。所有东西都原样留在火上。她们穿过田野走上大路，心情悲伤。“我们这般模样出现在顾麦家（库希如大院），会多令人难堪。”她们暗忖。这时有人跑过来。“巴巴叫你们！”他喊道，于是她们原路折回继续做事。

娜佳说：“我们从不确定，我们会永远和巴巴在一起。总有这样那样的事发生。巴巴会说‘走！’，他随时会把我们赶走。能否一直伴随他，我们从来没有把握。这种事发生过很多次。”

17 沉默



古斯塔吉、朵拉特麦

1925 年 2 月于美拉巴德

S. S. 迪恩拍摄



顾麦和希芮茵麦

从阿冉岗村前来拜见美赫巴巴的儿童逐日增多，巴巴想为他们开办一所学校。另外又有很多人听说巴巴，前来达善。为保护女子免受过多的窥探，巴巴在邮局四周竖起了塔塔（竹席）围墙。后面围成私人院落，阳台的南北两侧也围了竹席。这多少使进入室内的光线暗淡了一些，但女子们现在可以随意奔跑走动，相互召唤了。不过，她们不可离开院子。

邮局阳台的一部分被改成储藏室，储存着成袋的大米和成箱的茶叶。在所属地产另一端，为男满德里建了锡棚，作为临时住处。

邮局一扇大窗的室内窗台，曾经用作邮政柜台。此处通风，巴巴的饮用水盛在一个陶罐里，放在这里保持凉爽。由于女子们通常很忙，巴巴会自己伸手，隔着铁栅栏用杯子倒水喝。有时他会叫美嫒递给他，如果她的手干净，没有剥大蒜的味道。

他们所有的饮用水都从路边的井里提，然后用一块布过滤进一个干净的容器。巴巴叫美嫒把给他的水烧开，但其他人只喝过滤水。巴巴的饮用水在煤油炉上煮开，晚间放在外面的高台上冷却。水罐有个沉重的盖子，美拉巴德的强风吹不走，什么都钻不进去。

早上，巴巴的专用小茶壶用刷子洗净。美嫒在壶口蒙一块细棉布，将凉开水倒入，再过滤一次，以便除掉残垢。

邮局中央的窗户，窗台上摆着巴巴的照片，仿佛一个小祭坛。由于女子们不再一醒来就见到巴巴，她们在开始新的一天前，首先向他的照片鞠躬。

{注：这张照片最有可能是萨若希的妹夫柯基·伊朗尼于1923年10月拍摄的照片之一。}

那时还不唱诵阿提。“当我们来美拉巴德永久居住时，”美嫒解释说，“巴巴不希望我们祈祷时间过久，就像我们在奎达和库希如大院做的那样。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1925年3月21日，巴巴开办美赫慈善医院和药房（位于集体宿舍），四天后赫兹拉·巴巴简学校开张，加上5月开设的麻风病人埃舍，要做的事情更多了。

巴巴督导医院和学校事务，所以他不常来女子这边。但她们仍有命令要执行，例如，她们11点吃午餐，并且要忠实地履行日常事务。“巴巴喜欢让我们忙碌不停。”

女子们在阳台上为自己、满德里和学生们做饭。（后来在邮局院里建了一个临时厨房和一个室外厕所。）为了清洗大量的米、豆和蔬菜，需要大量的水，帕椎负责从井里打水。帕椎不进院子，隔着竹席围墙，把罐里的水倒进底部装有水龙头的油桶里，女子们从这里接水运到厨房。

“年轻时就伴随巴巴真好，我们和他在一起、为他做事，充满热情与幸福。他给了我们额外的力量。有时我们会提起沉重的水桶，把水倒进缸里，”美嫒说，“但我不知道，如果巴巴让我清洁（室外）厕所，我能不能做到！”

{注：院子里建室外厕所之前，女子们在田野中使用便携铁盆式厕所。一开始，古斯塔吉每天负责清洗；后来，雇佣一名清厕工进行清洁。}

朵拉特麦监管烹饪，添减柴火调节火温。豆糊要用慢火煮，不能用急火，她们还得小心做米饭不烧焦锅底。从厨房端出的每锅米饭和豆糊，巴巴都会检查，饭要完全煮熟，才分给孩子们吃。

“巴巴特别讲究，大锅里的米饭必须煮透，”美娒说，“巴巴指出‘你们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般，为他们做饭’。”

女子们做饭时，巴巴通常会穿过马路，同男子们在一起，但有时也会留在阳台上。他偶尔给火添把柴、搅拌豆糊，要么帮忙做酸辣酱。有时巴巴会做几个薄饼，单独分开，作为他的帕萨德让人吃。

每当巴巴过来，女子们并不迎上去，或立正行注目礼。“巴巴不喜欢那样。”美娒说，“你必须自然。站在他面前，双手合十致礼——这不是巴巴喜爱的。我们照旧做活。如果巴巴有话要说，他会叫我们，或者找我们。”

古斯塔吉是男满德里中唯一可与女子共处的男子，他和朵拉特麦相互照应库存。那时女子不备注特殊采购要求（这是后来的年间才采用的做法），从市场上买什么蔬菜就做什么。如果做饭中间东西用完了，比如盐，古斯塔吉就迅速从男子那边拿来。

他和朵拉特麦都喜欢引经据典，经常互换几句机锋妙语，或警言绝句。有时古斯塔吉坐在一边，帮忙剥蒜，女子们做饭，他讲述自己的生平故事，以及他伴随赛巴巴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经历。女子们不介意古斯塔吉在场。“他是个求道者，不是那种盯着人看的人。”美娒说，“他时刻在想巴巴。”

大阿迪说，古斯塔吉是一个纯洁的人，“一个无罪之人。他有一种特殊的爱好：要么像个苦行僧，行事非常简单，要么如果要什么，就要最好的。”

虽然其他女子可以同古斯塔吉说话，但美娒不能。1925年7月，巴巴开始沉默前，他命令古斯塔吉继续管理储藏室，但不得再和女子们讲话。她们现在被严格隔离在院子里。工作上需要时，朵拉特麦可同他谈话，但从那时起，古斯塔吉便不再同她们坐在一起了。

在庫希如大院生活时，美娒因为脸圆润饱满，大阿迪有时会问妹妹朵丽：“你的那个‘圆月脸’朋友去哪里了？”女孩们来和巴巴生活后，不加牛奶、奶油或黄油的粗茶淡饭，清淡的米饭豆糊，没有油水的饮食，致使美娒的双颊迅速凹陷，几个月下来，变得形容憔悴消瘦——满月亏损失色！

就连有一天巴巴也指出这个问题，没提美娒的名字，他说：“你们都怎么了？你们得了肺癆吗？怎么看起来那么瘦。你们吃得还好吗？为何脸色都这么苍白？”

“我不知道巴巴指的是谁，”美娒说，“但我想他在针对我说话，因为娜佳的脸总是丰满圆润，即使生病。因为害羞，我什么都没说。我们怎么能说我们的饮食缺少油脂呢？（我们只有一点酥油来炸大蒜。）所以我们迅速消瘦下来。”

后来，巴巴开始沉默之后，她们的饮食从米饭豆糊——没有水果蔬菜或薄饼——改为午餐吃薄饼加一道菜；晚间，是雷打不动的豆糊米饭。她们不准吃茄子，因为巴巴说茄子不健康；有段时间，土豆也被排除在外。美娒记得一度只煮芜菁，除了芜菁还是芜菁。即使芜菁已经变硬发柴也得吃，因为从市场买来的只有这个。但美娒不在乎。“同巴巴在一起，服务至师的渴望，使我放弃所有世俗之物。”

另一个为和巴巴在一起，放弃全部世俗财产者，是阿冉岗村民，25 岁的瓦露·帕瓦尔。美婍初见瓦露时，她脖子和手腕上戴着沉重的黄金饰品，显然是结婚佩饰，但瓦露早就失去丈夫，也没再婚。“瓦露还拥有大量牲畜和土地。她对巴巴说想来伴随他，将所有金银财产全部献出。为了和巴巴在一起，她放弃了一切。她从早到晚辛勤工作，晚上回家睡觉。”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生日于 5 月 10 日星期日在美拉巴德庆祝，数千人前来参加盛大宴会和奉爱活动。当天，巴巴在赫兹拉·巴巴简学校，对有意愿者进行私人会见。禅吉，早期的一名满德里，安排从孟买运来一部电影，在集会上放映。美拉巴德未通电，运来一台便携式发电机，带动放映机。

天黑后，所有人聚集在邮局院子里，无声电影《圣人萨库》（Sant Sakhu）和《巴斯玛苏尔》（Basmaoor）在邮局的墙上放映，墙上挂一张白单用作屏幕。男子坐阳台的一边，女子坐另一边。巴巴坐中间，背对女子们。

《圣人萨库》是印度版灰姑娘的故事，讲述丈夫残酷婆婆虐待的一个女子的事迹。女子受内在驱使去参加一个奎师那节日。她在那里时，奎师那化身为她，替她做繁重家务。奇迹后被发现，萨库成了圣人。

萨库这个角色由一个美丽的意大利女演员扮演，美婍、娜佳和蔻诗德被这部电影深深吸引，幕间休息时，热聊起来。她们谈论圣人多么伟大，她对神的爱、对奎师那的奉爱多了不起，尽管奎师那当时已不在肉身。巴巴本人就坐在她们身边，她们将他视作至师和神而爱戴。

带着这些想法，电影重新播放时，蔻诗德伸出手，轻轻碰了碰巴巴的长袍。巴巴那时相当严格，不许她们碰触他，但至少可以摸摸他的长袍。她们觉得夜幕之下，没人看得见。于是，女孩们一个接一个伸手触摸巴巴的衣服。

而当美婍伸手摸时，巴巴转身问道：“谁在摸我的长袍？”

美婍被当场逮到。她告诉巴巴是她。巴巴说：“我不喜欢这样。你坐在我后面，不能碰我或我的长袍。”

看完电影，巴巴把她从观众中叫出来，继续训斥她。“你为什么这么做？”他盘问道，“你有碰男人衣服的习惯吗？你以前对别人做过这种事吗？说实话。”

美婍震惊不已。“哦，没有，巴巴！”她强烈抗议道，“别人摸了您的长袍，所以我也想摸。”

“你决不能再那么做。”他说。接着警告她：“不要再这样做。”

“是，巴巴。”她保证道。

后来，美嫒解释说：“我本以为既然别人轮流摸了他的衣服，为什么我不能？巴巴不会注意，他在专心看电影。但轮到我摸时，巴巴马上转过身。我吓坏了，男子们都在周围，巴巴问谁摸了他的长袍。触摸长袍的喜悦烟消云散，我羞愧不已。太让人难受了。巴巴会说一些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话。但他的责骂让我对自己的行为更加警觉和谨慎。”

美嫒补充道：“我们来巴巴这里时都很愚蠢，刚出校门（的懵懂少年）。巴巴必须教我们如何与他相处，具体教戒我们，如何在大师身边生活。”



在美拉巴德的这些日子，美嫒记得穿长袍、头缠围巾的巴巴显得异常清瘦。他常常把那些脏兮兮的村里孩子抱到腿上。他们衣衫破旧，淌着鼻涕，脸上脏污不堪。巴巴会给他们擦鼻涕，问询：“你的妈妈不教你早上洗脸吗？”

孩子们回答说他们的母亲很忙，巴巴慈爱地予以解释，他们早上起床要洗脸，吃早餐前念神名。日间外出放羊时，不能骂人；要持神名，唱巴赞。

巴巴优美地给他们唱一首巴赞，让他们学唱。“唱神名，哈利-帕若玛特玛。”他说，这是印度教神名。

在开始沉默并大量闭关之前，巴巴会给来美拉巴德找他的村中的孩子们洗头。“他从不袖手旁观，让别人去做。没有一件事巴巴不亲力亲为的。他对玛司特（神醉者）、穷人、麻风病人工作，给村里的孩子们洗澡。”

有一天，巴巴来到邮局女子们的住处，让她们看看他的头发。“我头上发痒，”他说，“你们看一下。”

“我们喜爱摸他的头。”于是女孩们围过来，拨开巴巴的头发。每个人都仔细查看，有人找到一个虱子。可怜的巴巴痒得难受，接着又找出两只虱子。

巴巴说他感觉好多了，便起身离去，说他要给孩子们剪头发，用杀菌剂洗一洗。

小蔻诗德发现了其中一只虱子，巴巴走后，她走到美嫒跟前说：“我从巴巴头上找到一个虱子。我们该怎么处理它？”

“当然是把它除掉！”美嫒说，“巴巴叫我们把它除掉。”

“哦，不！”蔻诗德说，“它来自巴巴的头。我们应该加以保存。我们把它放在火柴盒里好吗？”

“啊呃，我们怎么能养虫子？最好把它扔掉。如果这只跑到我们头上，很快就会繁殖出一堆。我们没时间梳头（头发很长），对付它。巴巴不会喜欢的！他说过要处理掉。”

美嫒让蔻诗德把虱子杀死。第二天巴巴来时，美嫒讲述蔻诗德要保护“宝贝”虱子的主意。巴巴大笑了一场，说道：“我希望你不要留着。你到底杀了没有？”

蔻诗德说已经把它扔掉了。

“做得好，”巴巴说，“它们繁殖得很快。”

同满德里一起游戏，是早期巴巴在美拉巴德常做的消遣。虽然他也玩吉里-旦达、阿塔-帕塔和七块垒，但板球是他最喜爱的运动。满德里之一的霍米·瓦吉夫达，实际上是印度著名的板球手。巴巴会在铁路旁邮局一侧打板球。有一天，来了几个访客（阿美纳伽的鲁斯特姆，普纳的拉姆玖等人），巴巴让满德里带上球棒、三柱门和球，他跑进了邮局。

“快把我的头发扎起来，”他对美嫒说，“我要打板球。”

“隔了好多天没玩，巴巴迫不及待。他兴高采烈，跃跃欲试。他把头发往后拢成一束，美嫒去拿彩带盒，巴巴再次催促她快点儿。美嫒选了质量和颜色都最好的丝带，系了一个宽蝴蝶结。巴巴跑到门外，将长袍拢起，塞在白短裤的腰间。

“他看上去像个年轻漂亮的女孩，”美嫒回忆说，“他的长袍敞开，没系扣子，从他的肩膀上滑落下来。他秀美的肩膀光滑可爱，尤其是颈背。巴巴的棕发发梢闪着金色的光，加上漂亮的蝴蝶结，显得异常可爱。”

女子们从邮局里，观看男子在邻近的田野里打球。（竹席围墙还没搭起来。）“巴巴看上去像个男学生，那么清瘦，那么兴致高昂——完美的投球手和外野手，专业的球员。巴巴守卫三柱门如此美，他还是个杰出的击球手。巴巴热情投入，专心致志地投球和击球。他亲自计算分数。我们远远看着。在卡拉奇，美嫒曾看到巴巴在大厅里击球，但“这是我第一次见巴巴正式打板球”。

巴巴还喜欢棋盘游戏，比如跳棋和巴棋戏。有一次，美嫒和巴巴的小弟、11岁的小阿迪玩跳棋。阿迪把跳棋拿到邮局的阳台上玩，美嫒不太擅长，仍同意和他玩。巴巴来时，他们正在下跳棋。美嫒很局促，但巴巴没有不悦。

“你会下跳棋？”他和蔼地说，“很好。”

“不太会，”她回答，“阿迪要我和他一起玩。”

“没关系。”

年幼的阿迪说：“巴巴，我比美嫒下得好。我赢了！”但因为巴巴来了，他们便停下来，把游戏放在一边。

{注：在巴巴开始沉默前，美嫒只见过巴巴在下美拉巴德下跳棋。她没再见他玩过，也

没见过他下国际象棋，或许不清楚他是否下过。}

{注：吉利-旦达的玩法是用棍子（吉利）击打一小木条（旦达）。阿塔-帕塔是一款组队追跑游戏。玩七块垒在下美拉巴德的免费客栈后面进行，巴巴的一方投球时，他会把球掷向那七块堆在一起的瓦片，但当双方互换时，他便不再追球。}

有一天，在开始沉默之前，巴巴和女子们坐在一起。他靠着邮局的柱子，透露会有另一场战争，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糟糕。“你们都认为这场‘五年战争’（即一战）很糟，许多人在战争中丧生。但与未来的战争相比，这根本算不上什么。还会有一场战争，将会更糟。

所有人都想象不出那会是场什么样的战争。巴巴还说了别的事情，但因他吩咐过不要书写，她们从未记录过他说的话。

又有一次，他问她们：“谁爱我？”当然所有人都爱，但巴巴这样回答这个问题：“我自己爱我自己。谁有那样的心、那样的深度来爱我？谁能按我应该被爱的方式爱我？除了我，没人有这种能力。”

巴巴有时有兴致给女子们讲一段故事，一天他走进邮局，显得得格外健谈，说：“你们过来坐，我给你们讲一个三位王子的故事。”

他开始讲述，但十分钟后停了下来，说第二天再讲。第二天，他又接着前面的讲了十多分钟，然后又止住，说明天再接着讲。到了第三日，故事越发有趣了。

“巴巴讲得很棒。”美姁说，“他把情节描述得如此美妙，我们如同身临其境。我们全神贯注听他讲，注意力从始至终都在他身上。”

但那一天，巴巴说：“从明天起，有几天我不会来你们这里。我完成工作后就把这个故事讲完。”

此后不久，巴巴便开始了沉默，他没能把故事讲完。“我们认为他的工作一两个月就做完了，”美姁说，“我们不知道他会沉默那么多年。我们不明白他指的是他的宇宙工作，以为是他在学校方面的工作。

“也许，”美姁最后说，“他下次降临时会对我们讲。我们得回来听故事的其余部分。我们一定要记得提醒他。”

娜佳和蔻诗德当时也在场，但没人记得故事的具体细节了。只知道它讲述的是三个王子，他们如何在行道之前，过着物质生活，以及他们如何发展出灵性倾向。

“巴巴开始沉默后，我们从没问过他这件事，因为在沉默中把它叙述出来，很难。”



6月4日，巴巴向男子和女子们暗示，从6月15日起，他将保持沉默，只通过写纸条和打手势同他们交流。“我将沉默一年，”他说，“我不会跟任何人说话。但所有人都应该抓紧我的足。凡与我同行到底者，必受大益。”

巴巴前往孟买一周，买布料给学校的孩子们做运动服，女子们伴随。美嫒记得巴巴在旅途中禁食。

回到美拉巴德，顾麦意外扭伤脚踝。邮局高高的木质天花板上有白蚁和鸟雀做窝。顾麦站在木桌上，想用扫帚清扫天花板。她探得太远，摔了下来。巴巴亲自给她肿胀的腿打上石膏，每天换绷带。他说要把沉默推迟到顾麦能走路之时。

6月26日，巴巴宣布，从1925年7月10日起，他将保持沉默，写有他的声明的漆字标牌，树立在美拉巴德入口处。还印刷并邮寄通告，宣布美赫巴巴一年之内不和任何人讲话。

7月9日星期四，在与满德里的一次会议中，巴巴就美拉巴德各项活动的管理工作，给出最后指示。安排五人负责，他们每天只可在特定时间，同巴巴交流各自的状况。其余满德里只有在巴巴希望时，才能跟他说话。

那天下午，大约四五点左右，巴巴来到邮局，他对女子们说：“从明天开始，我将保持沉默，但工作完成后，我会打破沉默。我不会来见你们。你们不必为此难过。要保持快乐，尽你们的职责。遵守我给你们的命令，那会取悦我。”

{注：给她们的命令是：天冷时，晚上必须穿暖和的衣服；工作时，她们必须保持开心愉快等等。并且她们仍不能阅读书写，也不可同男子说话。}

他异常严肃地补充道：“怀着爱与关切为孩子们做饭。不要以为他们是村民，就觉得你们怎么做都没关系。全心全意去做，你们必须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

美嫒评论道：“7月9日晚间，巴巴离开我们的住处去休息时，他该会是怎样的感受啊。从次日早上起，他就要保持沉默，不再开口说话。他知道他余生都不会再讲话了。我们以为他的工作一个月或15天做完，他就能重新开始讲话，所以我们并不担心。巴巴对我们说他的工作一结束，他就开言。‘他的工作还要进行多久？’我们不禁疑惑了。就这样不断往后迁延着。

“起初，我们以为巴巴只沉默一个星期。‘巴巴不可能沉默太久。’我们琢磨。然后一周过去了，我们思忖他可能会坚持一个月。一个人怎么能沉默这么久？一个月过去了，然后是两个月。我们推断七是个好数字，他有可能沉默七个月。

“有一两次，我们确实问过巴巴；但问他何时开口说话，对他并没有帮助。我们不好意思去问，所以（不顾他的命令）写了张字条：‘巴巴，我们要听您那可爱的声音。过去您唱歌唱得多美啊。何时我们能再听您唱？’

“巴巴看了我们的纸条，说：‘以后我会开口说话，当我的工作（kam）完成后，那会在我自己的时间。’（用手势k表示工作。）

“他这样说是为了安抚我们，让我们保持安静。这是为了他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说（抱怨）太多。我们没有一遍遍地问。他7月9日下午过来时，曾那么肯定，说等他的工作做完，就会讲话。所以我们没想太多。

“刚开始的几天非常困难。巴巴想笑时，会迅速用一块手帕捂住嘴巴，抑制声音的发出。他双唇紧闭，无法真正享受笑。任何声音都不能发出，他始终让自己保持警觉。多年来不得不克制自己，连笑都不能享受。他同样不能再唱动听的歌曲。听到激动人心的卡瓦里歌曲时，他一定是多么想唱啊！

“没有人的嗓音像巴巴的一样优美。他歌唱时感情充沛，他热爱歌唱。要克制自己，牺牲这一切——哼歌也不行——极其困难。巴巴性格外向，爱调侃打趣。他非常健谈，充满趣味；他会一个人眨眼，转脸继续和另一个人严肃交谈，所以你知道他在同那个人玩笑。跟众人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他用手势无法自如说出他想说的话。对于一个健谈的人而言，沉默不言很难，是巨大的牺牲。”

娜佳说：“巴巴最初宣布他的沉默计划时，没人相信，因为他素来健谈，爱唱爱说笑。在此之前，巴巴有时会说：‘我讲话太多了，不是吗？我从早到晚说个不停。’”

在美拉巴德生活者完全无法想象，像玛妮一样爱说话的巴巴，会长期静默不语。

开始沉默后，女子们注意到巴巴习惯左手拇指和食指相互搓捻，以致形成了茧子。“也许他焦躁不安，”美嫒推测道，“他那么外向，需要一些出口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后来他给拇指贴上胶带，提醒自己不再这么做，同时也防止茧子感染。

巴巴有时会用左手手指轻打响指，拇指和食指捻动，发出轻响。

美嫒确实注意到，巴巴沉默前，经常处于一种贾拉里（情绪暴躁）的状态，而在沉默之后，他变得温和许多。

他开始用石板进行交流，会用手迅速把字擦净。一段时间后，他扔掉一块石板，开始使用另一块，女子们在弃用的石板上，用钉子刻出他留下的笔迹，保存起来。

{注：顾麦和小蔻诗德都保留有石板。}

有一天，巴巴召唤美嫒，用英语在石板上写道：“我爱你。”

“我既惊讶又欢喜，”美嫒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美嫒总结道：“巴巴爱我们。他深深爱着我们。我们也必须爱他，让他喜悦。我们是巴巴爱者，我们必须对巴巴有那份坚定、真实的爱，按照他的话生活。为了我们，他受了那么多年苦。他经受了什么，只有巴巴自己知道，我们无从知晓。但我们可以爱他，这让他开心。我们必须越来越爱他，总是让他愉悦。”



美媚扮作拉姐

1937 年于上美拉巴德（她身后是竹席通道）

拉诺拍摄——玛妮收藏

美赫巴巴开始沉默后，其他女子也获准在美拉巴德的邮局居住。顾麦和两个女儿朵丽和珀茹嘉，卡拉奇的巴巴灵性姐妹琵拉麦，孟买的特米娜·波曼吉和她的两个孩子，以及卡克·萨赫伯之妻朱拉拜和年幼的儿子。那时，朱拉拜还怀着身孕。孩子出生后，是第一个以美嫒之名命名的女婴。

{注：和她们住一起的还有两个基督徒女孩，名字已记不清，她们年轻而勤劳。}

现在大约有 15 名女子住在邮局。晚间，她们打开铺盖，在地板上睡两排；早上铺盖卷起堆放在一个角落，便开始工作。大蔻诗德负责薄饼的制作，照管面饼，珀茹嘉负责下午茶和早茶。总体伙食由朵拉特麦和朵拉玛西指导，其余每个人都各有分工。

她们在室外新建的临时厨房里做饭，但做茶仍在房间的一个角落。早餐很简单，只有茶和薄饼（不加黄油），但在 11 点左右开午饭。“到了 11 点，我们饿得跟猎人似的，”美嫒回忆说，“我们巴望着米饭和豆糊。日复一日，我们的午餐和晚餐只吃豆糊米饭。可只要跟巴巴在一起，我们不在乎。”

女子们要为近 100 人做饭——满德里、学生和住免费客栈的旅者——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她们晚间必须把菠菜的泥沙除净，以备第二天早上用。每天清洗并煮两大罐米（煤油罐大小的容器）和一罐豆子。那么多的食物要煮，锡皮屋顶下的厨房闷热难耐，还有烧柴火冒出的烟。但是“我们甘心情愿，因为一切为巴巴而做。巴巴让我们忙碌不停。”到了晚上，尽管巴巴保持沉默，仍有巴赞唱诵。

而巴巴主要专注于学校事务，开始沉默后，他很少来看望女子们。然而埃舍的任何事项，都必须得到巴巴的首肯。“没有他允许，什么事都不能做。”美嫒说，“我们要让他知道一切。巴巴亲自指示我们做某些事情。所以要管理这一切，对保持沉默的巴巴来说，多么困难。”

虽然院子四周有竹席围墙，女子们看不见外面，但她们能听到巴巴响亮的击掌声，知道他在附近叫人。“在那些日子，美拉巴德活动繁多，”美嫒说，“有学校，还有那么多人住在那里。保持沉默之后，巴巴开始为穷人做更多的事情。”

巴巴用石板给女子们许多附加命令。几天后，小蔻诗德向他抱怨道：“我们每天都严格遵守您对我们说的话。您说如果我们百分之百执行您的命令，您会来看我们，但您几乎不来看我们了。”巴巴答应以后多来，但他几乎从不进她们的房间。阳台上放着一只旧木制茶叶箱，他会坐在上面。他在这里吃饭，跟女子们聊天，让她们给他按摩腿。

有一次，他把女子们带出院子，领她们看有锡皮屋顶的临时竹席小屋，那是鲁斯特姆和馥芮妮住的地方；还有赛达巴（赛巴巴的朝廷），巴巴在此处为群众施达善。男满德里有个很大的临时房间，带锡皮屋顶，叫做玛堪-e-卡斯（被选者之家），还有一些锡皮搭建的教室。

开始沉默三天后，巴巴开始写他的秘密著作，他说那将是未来的《圣经》。起初，他在角卜地小屋工作，但 10 月 11 日，他搬进了一个小木屋，长 7 英尺宽 4 英尺，根据他要求的规格用柚木建造。由于外观奇特，它被称为桌屋，放在路边的一棵楝树下。一个月

后，在这里挖了个小坑，巴巴亲手点燃度内火（圣火）。桌屋最初放在邮局阳台附近，女子们因而有机会仔细观察，知道巴巴为在那里写作，经受了什么。

“巴巴总是将自己置于不便不舒适的境遇中。”美嫒说，“比如，他在沉默与禁食中，在桌屋里写了那本书。其他任何人写书都乐意在有新鲜空气的环境中进行。”

美嫒仍将巴巴的所有物品放在邮局内。在桌屋里开始工作前，巴巴来见女子们，并指示美嫒为他准备禁食所需。她要把牛奶煮好为他送去，但不能剥蒜和洋葱，以免它们的气味进入牛奶。她还要做辣酱，用半个（去籽）绿辣椒，里面塞满大蒜，加一撮盐，然后油煎。还要给巴巴送洗脸的热水。

牛奶必须在煤油炉上煮，不能用柴火煮，否则会有烟熏的味道，然后过滤。娜佳想帮忙，美嫒让她点炉子，以免自己的手沾上煤油味，染污牛奶或辣酱。一切都准备好后，她们将辣酱盖好，和一杯牛奶一起放在托盘里。瓦露会端到院子门口，一名男子接过送到巴巴处。

巴巴从不直接给美嫒写信，但他确实通过别人给她传递过便条。一天，他在给美嫒的纸条中写道，那天的牛奶不够热。其他的指示也从桌屋发出，巴巴有时会问：“美嫒快乐吗，还是心情忧郁？”

一段时间后，巴巴的工作完成，他回到女子的院子。通常她们不在房间里，而在旁边的临时厨房做饭。古斯塔吉奉命只和朵拉特麦说话，他会把巴巴要来的消息通知她，要女子们做好准备。朵拉特麦将消息传到，每个人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洗过手，跑到院子里。

有一天，巴巴从大门进来，手里拿着板球棒和球，三柱门由男满德里扔进来。那天巴巴教她们打板球，并让她们每天下午4点半打一个小时。他指示朱拉拜敲一个锡罐，这是她们必须集合起来打板球的信号。女子们穿着棉布纱丽，但玩得兴致勃勃。她们一边彼此呼叫，一边热情地投球、击球和奔跑。“巴巴非常喜欢这个游戏，也想让我们学。”美嫒说。

自从回到美拉巴德，巴巴有九个月（1925年1月至10月）没有剃须。这是美嫒唯一一次见巴巴留长胡须。“下巴上长出了柔软的黑须，但脸颊上没有”。

一天，巴巴把女子们叫到邮局阳台上，在石板上写道：“你们猜猜我的拉姐是谁？”

小蔻诗德说：“巴巴简。”

有人猜道：“顾麦。”

另一个回答：“古斯塔吉。”

但巴巴写道：“这些都不是。”

“那告诉我们是誰。” 蔻诗德说。

巴巴指着美嫒，在石板上写道：“她是我的拉姐。”

巴巴在石板上写了另一个名字：“婵度拉。”这是拉姐的密友婵德丽卡的简称。他告诉小蔻诗德：“你是拉姐最喜欢的萨基（最要好的朋友）。”他指着其他人说：“你们都是我的挤奶女！”

后来，巴巴问蔻诗德：“你会永远和美嫒在一起，照顾她吗？”

蔻诗德保证：“会的，巴巴。我会照您说的做。”

有时蔻诗德坐着时，巴巴从后面看到她，会把她误认成美嫒。有一天，他私下告诉蔻诗德：“我首先爱美嫒，然后是你，其后是娜佳，再后是其他人。”

小蔻诗德是独生女，是父亲凯库希如·马萨的掌上明珠。父亲溺爱她，不想同她分开，他会给巴巴写信，要他把蔻诗德送回孟买住几天。蔻诗德自然不想去，巴巴会对她说：“我要送你回去，这和你跟我在一起是一样的。”

蔻诗德总会哭着离开，但一个月后回来时，她会给其他女子带来五颜六色的棉布纱丽。“巴巴从没说过要穿白纱丽，任何颜色都可以。巴巴喜欢色彩丰富的东西。”有一次蔻诗德给美嫒带来一件漂亮的孔雀蓝纱丽，带精致的玫瑰花型镶边，由最好的弗拉德棉布制成。“我该在哪里穿呢？”美嫒想，“在家里（埃舍）？”

蔻诗德还给巴巴带了帕特尔（菠菜），以及家里的女仆做的“14种配料的酸辣酱”。巴巴喜爱，就着米饭豆糊吃。女子们学会了如何制作，有时会做这道辣酱。朵拉特麦还为巴巴做各种新式辣酱。巴巴尝后说道：“哇，哇！谁做的酸辣酱？”朵拉特麦说她做的，巴巴会回以古吉拉特语谚语，意思是“真人不露相，不曾想你有这一手。”朵拉特麦对巴巴的赞赏满心欢喜。

有段时间，蔻诗德在阿美纳伽亲戚家住，常来美拉巴德。一天晚上，她不想回库希如大院，就告诉了美嫒，美嫒说她可以和她们一起过夜。巴巴发现后不悦，他让蔻诗德马上离开。

蔻诗德哭着走了。走了一小段路后，巴巴从后面赶上，问她怎么回家。“走路！”蔻诗德泪流满面地回答，“你不要我，我走好了！”

巴巴说：“不行，不能这样，等等。”他叫了一辆马车，让她坐车回去。

美嫒对蔻诗德的父亲有着美好的回忆：“凯库希如·马萨是个性格安静的好人。他会看手相。有些事，他会告诉我们；有些事情，他只是微笑，不会透露。”

他们首次来美拉巴德时，有一天凯库希如·马萨看了一个女孩的手相。他又看了美嫒的，对她说：“你将在大海上航行！”美嫒笑了。跟巴巴住在埃舍里，她怎么可能去海上旅

行呢？但 11 年后，凯库希如的预言成真，她们随巴巴去了法国。

后来有人提到看手相的话题。美嫒儿时在皇家旅馆让人看过手相，巴巴得知凯库希如·马萨最近也做了这个，他告诉美嫒不要再让任何人看她的手掌。



1925 年 9 月 30 日，鲁斯特姆和馥芮妮的第二个儿子法鲁出生。鲁斯特姆现任学校副校长，与布阿先生共同管理美拉巴德地产。沿铁路修建了几间临时棚屋，鲁斯特姆、馥芮妮和美鲁住其中的一间。不过，法鲁出生后，他们搬进了家属宿舍，这是阿冉岗村外的一所大房子，距离美拉巴德步行大约五分钟的路程，他们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随后搬回库希如大院。

朵拉特麦唯一的儿子早年夭折，她会溺爱自己的孙辈；但美嫒自从加入巴巴，和直系亲属几无联系。美嫒解释说，她所有的爱都是对巴巴的，甚至对母亲的爱，她都加以分开。姐姐有了孩子的时候，她有意保持疏远，对他们态度淡漠，这样就不会搅在一起，也不会对他们产生依恋。她偶尔会见到馥芮妮的孩子们，但她不允许自己同他们建立亲密的关系。

“我爱我的母亲，我的姐姐，还有她的孩子们，但我要留心不卷入其中，不让自己陷入摩耶。我姐姐的孩子们很可爱，但我更专注巴巴的工作。巴巴会照管他们的福利。他会亲切地与馥芮妮谈话，叫她不要担心。孩子们若发生什么，巴巴会说：‘他不会死的。’他会把孩子抱起来放到腿上。巴巴那么爱孩子们。

“巴巴是我唯一真正爱的人。我避开与摩耶的联系。我警惕不让自己眷恋姐姐和母亲，或姐姐的孩子们。我积极地尝试让自己保持独立，我做到了。

“只有巴巴。我们爱巴巴的爱者们，所以当它们爱巴巴时，我自然欢喜，我们也为它们感到高兴。但另一种爱（对巴巴）是不同的。”

另一方面，馥芮妮承认，她曾经为了美嫒和巴巴争论，因为馥芮妮也想为巴巴做事。“为什么美嫒这么特别？”馥芮妮曾经问道。

“因为美嫒为我做的比别人多。”巴巴回答。其他时候，他还说美嫒是“宇宙中最纯洁的灵魂”，他对她的爱“独一无二”。

据馥芮妮的小叔阿迪说，馥芮妮嫉妒美嫒。馥芮妮不明白为何巴巴爱美嫒胜过爱她，因为她比妹妹聪明得多——至少在学校里是这样。但美嫒说巴巴非常爱馥芮妮，而且会像对琵拉麦一样，称她为他的灵性姐妹。

馥芮妮和鲁斯特姆的婚姻也遇到了困难。他们住在库希如大院时经常打架。

蔻诗德证实了这一点：“馥芮妮非常好辩，不停地问巴巴：‘您为什么要让我结婚？我从没想过要结婚。’事实是她嫉妒自己的妹妹。美嫒同她相处和睦，但看到馥芮妮嫉妒她时，美嫒便和她来往不多了。”

不过馥芮妮非常喜欢蔻诗德，因为蔻诗德帮助照看馥芮妮的孩子们。但相比其他人，馥芮妮也许跟娜佳走得更近，她可以和娜佳开诚布公地谈论外面的世界，因为巴巴在这方面对娜佳没有那么严格。

一开始，娜佳也质疑美嫒的地位。有一次，娜佳因埃舍的工作劳累不堪，心想：“美嫒就没有多少事可做……巴巴为什么让我这么辛苦？”尽管娜佳没有说出来，但有一天巴巴召见表妹，给她讲《新约》中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马大的故事，她们都深爱耶稣。马大因为整天忙着做饭，没有太多机会和耶稣在一起，但耶稣解释说，玛利亚坐在耶稣身边，比马大为他做饭，对耶稣的服务更大。然而，每个人都有服务的机会。

巴巴接着指出娜佳如同马大，说：“继续怀着爱履行你的职责，不要去想别人在做什么。”

据馥芮妮说，巴巴有时会因为某事责备美嫒，比如没按时把东西送到，而美嫒会啜泣。美嫒还希望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巴巴的关心，如果巴巴忘了，这也会成为她哭泣的原因。

有一次，巴巴把女子们召集在一起，说：“你们都嫉妒美嫒，只有蔻诗德不。”蔻诗德申明她从没嫉妒过美嫒。

巴巴甚至不让母亲批评美嫒。希芮茵麦在邮局住过多次，她经常借故对其中一个女子生气——比如，她肚子饿，食物可能没有准备好。虽然希芮茵麦很爱外甥女娜佳，但通常是娜佳或希芮茵麦的儿媳大蔻诗德成为她发火的对象。

一天，希芮茵麦向巴巴告她们的状。“你可以对她们不满，”巴巴对她说，“你可以批评，你可以在埃舍里找任何人的错——但不能找美嫒的错。永远不要说一句针对美嫒的话，也不要让她不高兴。”

美嫒当时不在场，但有人把巴巴说的话转告她。美嫒听了很感动。“巴巴那样说真亲切。”

希芮茵麦每次来美拉巴德，美嫒都会给她端上一杯茶，这让她非常高兴。“看，”她会告诉其他女孩们，“美嫒比你们更爱我。”

“我那时确实爱她，”美嫒说。她常沉思希芮茵麦对巴巴的爱，她如何把头生子嘉姆希德送走，她爱年幼的巴巴——“漂亮又可爱，满头棕色的卷发”——美嫒也希望自己能抱抱婴儿“默文”，“希芮茵麦一定跟他玩耍，亲吻他。她一定多么爱儿时的巴巴啊。”

{注：关于巴巴的本名，美嫒说：“我从没叫过他默文吉。我总是叫巴巴。我也想称呼他默文，但从没问过巴巴能不能叫他一声默文。如今我后悔没去争取叫巴巴本名的机会。”}

“希芮茵麦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美嫒继续说，“每次她来的时候，我们都煞费苦心地取悦她。但有时她也有情绪。‘你们和巴巴在一起都很开心，’她常说，‘巴巴这个，

巴巴那个——可巴巴是我的！我是他的母亲。你们所有人从我身边把他偷走！’有时她是在玩笑，但有时是认真的。她会骂我们这些女孩子：‘你们跟默劳戈在这里很快活，而我独自在普纳，见不到我的儿子，都是你们的错！你们把我的儿子从我身边夺走！’她会这样说，想把巴巴离家归咎于人。最初别的儿子来同巴巴一起生活时，她总觉得自己孤单一人在家。”

馥芮妮的女儿美茹解释说，希芮茵麦有时脾气不好的原因有很多：“当时普纳和孟买的琐罗亚斯德教社区强烈反对巴巴。希芮茵麦对附近社区伊朗尼邻居的敌对情绪深感痛苦，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故意冷落挤兑她，在背后对她和巴巴议论纷纷。

“因为自己的儿子，曾经是普纳伊朗尼社区美女子的希芮茵麦，遭到普纳同龄人的排挤。在这个期间，希瑞亚吉受一名雇员欺骗，家里的生意、积蓄和在社区的地位一夜之间损失殆尽。

“希芮茵麦自然对这一切深感痛心，每当来美拉巴德看巴巴时，她就会大发脾气。因身处埃舍而引发针对巴巴流言蜚语的年轻女孩们，承受着她痛苦的宣泄，直到她平静下来。自然，她一来，她们会感到不安，因为她们不知道什么会惹她不快。她们小心翼翼不让她心烦，并且给予她巴巴给她的同等尊敬，不仅作为长辈，还作为她们大师的母亲。”

巴巴儿时，希芮茵麦常去火庙，但当默文成为美赫巴巴，她便不再去那里参与服务。尽管如此，她一生都是琐罗亚斯德的忠实追随者，总是穿戴长袍和圣带。她来到美拉巴德，会注意看女孩们做不做圣线仪式。朵拉特麦、美媞和小蔻诗德来和巴巴一起生活后，就不再系圣带。馥芮妮直到最近和鲁斯特姆的家人居住阿美纳伽，一直穿戴。直到1925年，巴巴还系圣带，之后便停用了。

巴巴对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手势是圣带，两只手拉拽绳索的动作。对于印度教徒，他的手势是比划从肩膀跨到腰部的线绳。而对穆斯林来说，他的手势是圆帽。

巴巴还会做其他的手势，包括他给予承诺时与对方击掌。有时巴巴会告诉某人他或她生活中将要发生的事，那人会问：“但我如何知道它会发生呢？我怎么能肯定呢？”

巴巴会说：“我保证。”然后伸手，击他们的手掌以示承诺。当事人便确信美赫巴巴的话会成真。“很多次巴巴都会伸出手，说：‘我保证，’”美媞回忆说，“但巴巴信守了多少诺言，我不知道。”

美媞讲述巴巴的另一个习惯：“巴巴（以及一般的印度人）有捏喉咙发誓的习惯，就像一个人以自己的生命起誓（类似于西方人“心口划十字”）。巴巴曾经告诉我，永远不要以他起誓，永远不要为什么事以他的名义发誓。所以现在，当我想让别人相信我说的话属实时，我的做法是把手放在巴巴的照片上。我不是以此起誓，但我手按其上，让他们看见，并相信我所言不假。如今我是这么做的。”

女子们在邮局居住期间，顾麦给她们送来许多用品——洗漱用品、家具等等——特别是当女儿朵丽和女子们同住时。比如，朵丽会告诉哥哥大阿迪，她们需要六管牙膏，他便从镇里过来时带来。

朵丽工作特别勤勉。娜佳多数时间都在生病，所以很多辛苦活都落到朵丽肩上，她忠爱美妮。自她们在库希如大院一起生活以来，她就深深爱着美妮，总是为她做事。后来，巴巴出于自己的原因，把朵丽同其他女子分开。

{注：顾麦的大女儿，17岁的珀茹嘉，结婚前根据巴巴的指示，也和女子们在美拉巴德住了一小段时间。}

顾麦也喜欢每一个女孩。和希芮茵麦一样，顾麦也面临来自丈夫的家人对巴巴的诸多反对。不过据她的孙女美茹说：“顾麦会以她安静、温柔的方式，努力做巴巴希望她做的，并促使丈夫也这么做。”堪萨赫伯在对顾麦的爱和对妹妹妹夫（即萨若希的父母，他们强烈反对巴巴）的爱之间左右为难。他自己也为巴巴所吸引，但同时还得让同为生意伙伴的妹夫高兴。

“顾麦本人，按她温柔的本性，情愿远离所有的家庭不和，到萨考利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安静度日。但被巴巴视为灵性母亲的她，有一个活跃的角色要扮演，巴巴必须让她放弃此倾向，在他的此次降临中履行自己的职分。”

希芮茵麦、顾麦和朵拉特麦是巴巴的早期女子团体中三位年长的女性，她们在巴巴的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茹解释道：“一个是巴巴的生母，一个是他的灵性母亲，还有一个是他至爱的母亲。由于和巴巴的关系，每个人都要面对外界的诸多困难。巴巴非常尊重这三位亲近者，出于对她们的尊敬，他从不‘命令’她们做什么，而是说服她们愿意做他想让她们做的事。”

朵拉特麦和顾麦相处得很好，但后来巴巴的母亲和玛妮更多地出境，顾麦被召唤得就不那么频繁了。根据大阿迪的说法，“希芮茵麦嫉妒顾麦，”他说，“她不断骚扰为难她。她嫉妒灵性母亲。当希芮茵麦来美拉巴德时，她经常闹到把顾麦赶走的程度。她绝对恨她，不愿见到她，她极为嫉妒。但她却非常喜欢我。”

希芮茵麦异常嫉妒顾麦，她甚至把顾麦的项链或其他珠宝拿走不还。她会说它是多么迷人，然后索要。顾麦也会给巴巴带来美味的菜肴。希芮茵麦会说：“扔掉吧，默劳戈。它会惹得你胃痛。你的胃太敏感了。”

巴巴说他想吃，但希芮茵麦会反驳：“你知道什么，你还是个孩子！”希芮茵麦便自己端起来倒掉。

许多次，大阿迪看到巴巴走到顾麦跟前，双手合十，说：“原谅我母亲的行为。”

美妮支持阿迪的观点，但评论道：“希芮茵麦和顾麦互相嫉妒，但她们相互之间讲话。希芮茵麦像个孩子，她若穿一件漂亮纱丽打扮入时，会兴高采烈。她不太懂英语，但聪明机智。她常说很欣慰自己生在印度，而不是伊朗，这样人们就不会说她是乡下来的乡巴佬伊朗尼。她的父母从波斯来到印度一个月后，她才出生，她为此感到极为自豪。她喜爱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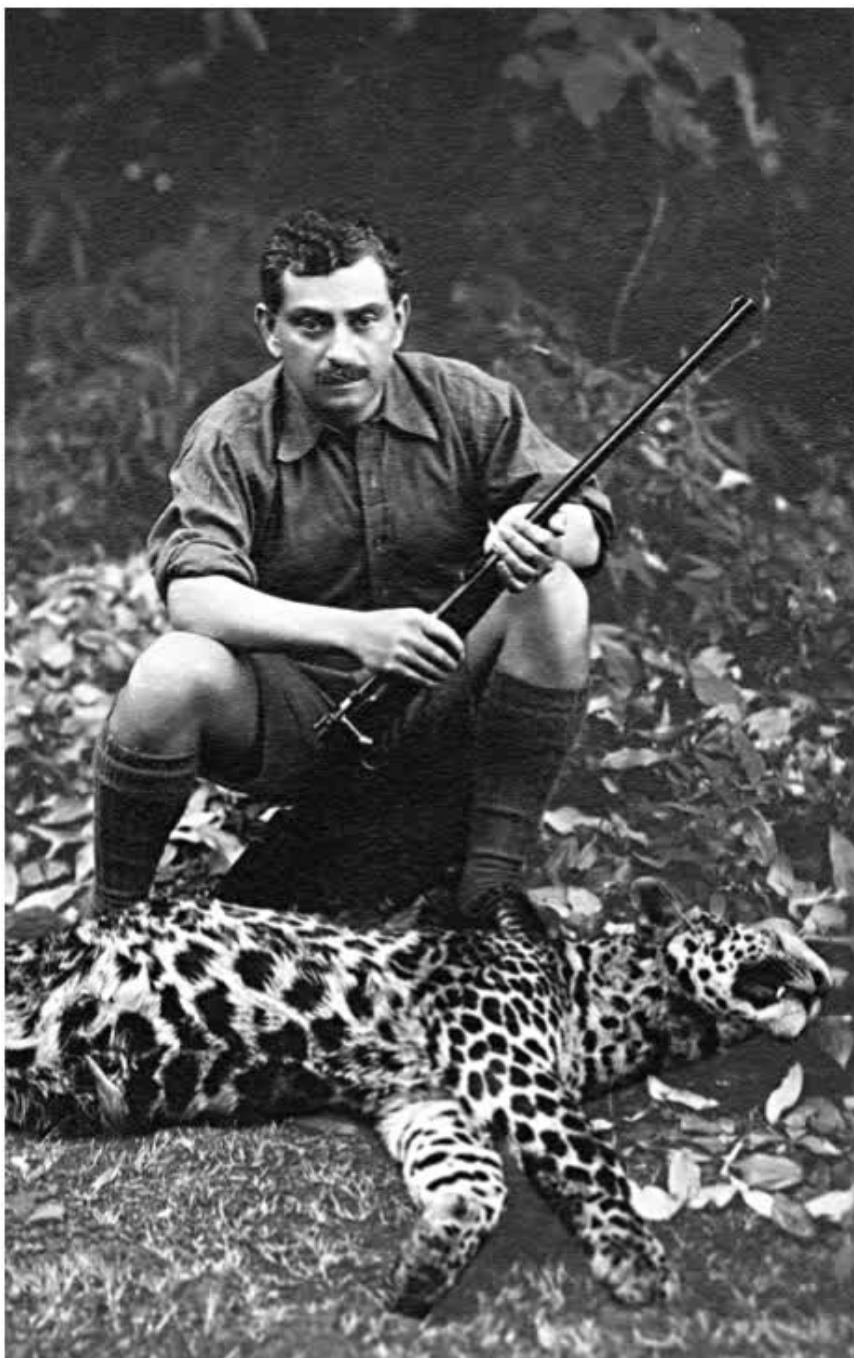
“她还是那种火车晚上7点开，她5点半就到车站的人。希芮茵麦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女子。例如，每当她买布料的时候，都会在包里放一块湿布，用来摩擦布料的一角，测试其染色的牢固度。”

希芮茵麦是个讲故事能手，她会讲他们那条街上的奇闻异事，还有巴巴小时候发生的趣事。她曾对她们讲，有一次，她坐在一家破旧剧院的顶层楼座看戏，那里多是穿着长袍的穆斯林妇女，她们不想被男人们看到。戏演到一半时，楼座塌了。坍塌严重，一片混乱，许多人受伤；但希芮茵麦对这部分轻描淡写，而是着意描述穆斯林妇女掉到坐在下面的男人们腿上的情景。

希芮茵麦喜爱去剧院，普纳那时还没有电影院。“她绝不错过一场精彩的演出，”玛妮说。有一次，巴巴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她去看戏。突然听见有人喊：“着火了！”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地跑出剧院，尽管事后证明是一场虚惊。希芮茵麦也跑了出来，怀里抱着默文。一个看门人瞥了她一眼，赶紧把目光移开，脸涨得通红，希芮茵麦困惑不解。原来她一直给臂弯里的默文哺乳，慌乱之中忘了遮好自己。年轻的希芮茵麦很是尴尬，她说她有三个月没去那家剧院。

“巴巴知道母亲爱他，”美婍说，尽管她要过很多年才会承认他的神性，“希芮茵常说：‘皇家大象在森林里不管走到哪里，主人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大象可能迷路，但人人都会认出它的主人，对其主人表达敬意。她的意思是，因为巴巴是她的儿子，她自己也会名垂青史。”

19 伊朗尼上校



M. S. 伊朗尼上校

约 1933 年，于马哈拉施特拉邦，马泰兰

雅弗摄影师

1925年10月17日，在美拉巴德庆祝排灯节，男女满德里为美赫巴巴进行沐浴仪式。在一个让人联想起伯大尼的马利亚给耶稣洗足和涂香膏的场景中，前来达善巴巴者也得到这种稀有的殊荣，光是香水和香皂就花去一大笔钱。

后来，作为活动的一部分，举行了一场歌咏比赛。其中一名男子，卡卡·夏哈内（在鲁斯特姆和馥芮妮搬离后）住阿冉岗的家属宿舍，他15岁的女儿珊塔常去女子的住处。珊塔嗓音悦耳动听，渴望参加比赛。女子们对（来美拉巴德度假的）玛妮进行一番训练，也准备参加。小蔻诗德以她的歌唱天赋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参赛者，但女子们觉得巴巴不会同意她们中的任何人参赛，因为这是一个很公开的活动。

蔻诗德曾接受过私人歌唱训练，她教玛妮唱一首古吉拉特歌曲，是她小时候所学。比赛在赛朝廷前的平台上举行，赛朝廷是为这类场合而建的大型建筑，女子们获准参加。

“我们都格外激动，”美嬉说，“玛妮要唱一首带有巴巴名字的好听的歌。这是首次有人把巴巴的名写进歌里。大意是‘把你的爱给巴巴’。我们有把握她会拿一等奖。玛妮穿着干净熨过的衣服。珊塔唱了一首卡比尔的歌，她唱歌的技巧极佳。7岁的玛妮是最年轻的选手，第二个唱。巴巴和男满德里是评委。他们喜欢玛妮的歌，但把首奖给了珊塔，奖品是一个银盘和一个粉盒。玛妮赢得二等奖。”

另一次举行歌唱活动，热爱音乐的小蔻诗德，却没能参加。她来了例假，按照惯例，她应该待在一个地方休息。由于有访客在场，蔻诗德不知道该去哪里、怎么做。她（通过朵拉特麦）告知古斯塔吉，古斯塔吉叫她先洗个澡，然后坐下来静心。巴巴碰巧过来，看到她静心，得知她来了例假，说：“你不该这时候静心。”作为惩罚，他让她拿个饭锅，扣在头上，站在角落里。

其他女子，包括朵拉特麦也静心。玛妮跑来跑去，想惹人注意，干扰朵拉特麦等人。蔻诗德头上顶着锅子站在角落里，玛妮便拿她取乐。

“笑吧，”蔻诗德对她说，“但你等着瞧吧，你也会有这一天的（来例假）。 ”

巴巴见玛妮取笑蔻诗德，打扰朵拉特麦和其他人的静心，也让她头上顶个桶站角落里。

玛妮是个早熟的孩子，聪明伶俐，但也很天真。有一次，有人问她长大后想当什么，她打量着这人，心想：“你到底有多蠢？”然后回答说：“当然是个老太婆啦！”

在家里，玛妮和母亲睡一张床，希芮茵麦对她一向严格。一天晚上，玛妮尿湿了床。她知道母亲会骂她，便从床上坐起来，想把那块地方扇干。她拿着扇子睡着了，母亲发现后，只是笑了。

有一次，玛妮来美拉巴德住邮局时，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她担心别人会骂她，但嫂子大蔻诗德说不要紧，她会清洗。玛妮无法相信，怎么每个人对这种事都这么理解和友好。

玛妮来访时，美嬉常教她学字母。玛妮当时在达斯托学校上学，和巴巴上的是同一所学校。美嬉向希芮茵麦建议说：“您为什么不送玛妮去修女学校上学，她可以学英语。这

对她有好处。”因为那时玛妮一句英语也不懂。

希芮茵麦听取这个建议，把玛妮转到修女学校。玛妮上课第一周，老师让她到外面捡一片叶子来。玛妮走出去，拿回来一块石头。孩子们哄堂大笑，都取笑她，不过玛妮确实学会了说英语。

玛妮每年有两次假期，她总是来巴巴这里。“当我要去巴巴那里，去美拉巴德时，世界的色彩似乎都明亮起来，连火车的轮子都仿佛在念着巴巴。看到车站水塔上大写的阿美纳伽的地名，我就分外激动。即使在家里，只要有人从巴巴那里来，这也是仅次于和他在一起的最棒的事情。我嫂子有事回家时，我总是很兴奋。那些日子我不想上学，我不想错过和她在一起的每一天，不想错过聊巴巴，听她讲在埃舍的生活。我试图假装肚子痛，但没有用。妈妈要给我喝蓖麻油。”

在巴巴开始沉默前，玛妮六岁的时候，有一次，她来美拉巴德和女子们住几天。有人给她一串念珠，让她持巴巴的名。（她可能说话太多，被派给这项活动来保持安静。）念巴巴的名时，她被一只蝎子咬了，使得所有人整晚没睡。玛妮对叮咬过敏，哭了起来——但并非因为咬伤疼得厉害。“那只蝎子怎么能咬我呢？”她气愤地抗议道，“我在持巴巴的名！”

“巴巴特地给你送来这个帕萨德，”有人对她说。

“我一直就知道巴巴是神，”玛妮讲道，“我从小就知道，就像每个孩子都知道这是一块巧克力，这是一个橘子，这是一本书那样自然。就是那么自然而然，我知道他是神，他碰巧又是我的兄长；作为我的兄长，他碰巧是神。我对此从不谦虚。我非常清楚明了这个事实：我的兄长是神。”

就连她七岁时用古吉拉特语写给巴巴的信，也非常正式，充满了敬意。希芮茵麦也会恭敬地给巴巴写信，仿佛他是一位长者：“无论你说什么，默劳戈，我都会执行你的命令。”

1925年12月，美娒18岁，她的生日首次在美拉巴德庆祝。巴巴分发甜食和茶。并非大规模，而是在女满德里中小范围庆祝。

多年后在美拉扎德，玛妮翻箱子找东西时，发现了一张巴巴戴皇冠的照片。背面写着：“祝我亲爱的美娒阿姨生日快乐（原文）。勿忘我。”还有她写的一些诗句。



美娒和其他女孩花大量时间为巴巴做佩戴的饰品。她们为巴巴做的第一个皇冠，是为了庆祝1926年他32岁生日。凯库希如·马萨是珠宝商，他曾给蔻诗德一颗白色的钻石和一些红宝石。当蔻诗德加入埃舍的时候，她带来了这些宝石，女孩们有了用这些宝石做皇冠的想法。

“我们不希望巴巴把钻石戴在胸前或脖子上，”美嫒解释说，“因为那看起来太女性化了，所以我们想着把它放在皇冠上。我们也用假珠宝，但这次我们想让巴巴戴真珠宝。我们做了一个中间带星星的皇冠，再把小钻石和一些小红宝石缝在星星上。皇冠依然在美拉巴德的一个箱子里。”

那天巴巴戴的另一件真珠宝，是一枚属于美嫒的小戒指。这是朵拉特麦在普纳美嫒过生日时送她的，是一枚精致的钻石状红宝石戒指，嵌着珍珠。美嫒很喜爱，戴过后便收了起来，因为它太贵重了，不能天天戴。

朵拉特麦的财产清算后，她们的贵重物品都拿到巴巴这里，巴巴问朵拉特麦这是谁的戒指，朵拉特麦说是美嫒的。巴巴从待售的珠宝中取出戒指，把它还给美嫒，她把戒指放到自己的箱子里。巴巴生日那天，美嫒想起这枚戒指，拿出来给巴巴戴。因为指环较小，只能戴在他的小指上。

一年前，巴巴送给美嫒一枚心形金戒，现在她很高兴也送了他一枚。“戴上后，巴巴的手看起来很可爱。他戴了一会儿。”后来巴巴将戒指归还。

除了王冠，女孩们还为巴巴做了几件饰品，让他生日当天佩戴。有一枚人造侯爵戒指，上面缀有金线、假钻石，中间是一枚绿宝石。这一次加上另外一次，美嫒为巴巴做了三条项链——金链子，项坠呈杏仁泪滴状。她们用真金线做了不会褪色的脚镯：“巴巴光着脚，戴着小巧精致的脚镯，坐在美拉巴德的长沙发上，看起来很可爱。我们还买了现成的鞋底，用刺绣的带子为巴巴做了一双金凉鞋，巴巴穿上了这双鞋。”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有时会打扮成女子，所以作者问美嫒，她们有没有这样为巴巴穿扮过。她说没有，但有一次（1927年），她们住洗浴房时，曾给巴巴肩上披过一件纱丽。“不过我从没见巴巴戴耳环。”美嫒说。

在那些日子，女子们穿戴整齐，为这样的活动做准备时，因年轻和浪漫，美嫒会想象那是她的婚礼，她在和巴巴结婚。“有时我确实有这种感觉。”她坦承。

女子们只有在特殊场合，比如巴巴的生日，才得以达善巴巴，而且她们从不带鲜花。“我们在下美拉巴德时，我不记得给巴巴戴过花环。”

1926年巴巴生日期间，美嫒的一件刺绣纱丽铺在巴巴的沙发椅上。巴巴在赛朝廷分发帕萨德，先给男孩和男子们发，然后召女子们。

“我喜欢拉瓦，”美嫒说，“那天的帕萨德是拉瓦，加了好多葡萄干和杏仁。巴巴在人们的盘子里盛很多。光是看着，我就想流口水，觉得更饿了。我走上前。巴巴给别人的都是一大份，但当我端着盘子站在他面前时，他两只手伸进罐子里，用长勺舀出一小点放在我的盘子上。它就像一撮鼻烟，几乎看不见。我失望极了，但什么也没说。我只是站在那里，盯着盘子上的那个小点。我不知道是等还是走。我犹豫不决，纳闷着：“巴巴是不是搞错了？”

巴巴说：“你不是感冒咳嗽吗？吃拉瓦不适合。”

“没有，巴巴。”美娒说，“没感冒。只是喉咙有点痛。”

“啊，喉咙痛。这也不适合。你不应该吃拉瓦。”

“但现在好多了。”

巴巴停顿了一下，说：“这样的话，好吧，那就吃吧。”随后舀出一大块来。

“巴巴喜欢吓人一跳。他是在逗我，因为他知道我渴望吃拉瓦。”

娜佳说当天的拉瓦是她和顾麦做的，她们担心会不够，因为来了很多村民。但不仅每个人都分得一份，甚至还剩下不少——巴巴的奇迹，她们总结道。

巴巴的兄长嘉姆希德，于1926年2月27日死于突发性心脏病，年仅33岁。在此之前，嘉姆希德一直在美拉巴德的埃舍生活。巴巴警告过他不要离开，但嘉姆希德还是回了普纳。据他的表兄弟彭度说，嘉姆希德最后有点疯狂。巴巴召嘉姆希德之妻大蔻诗德，到邮局和女子们住几日。嘉姆希德独自一人在普纳焦躁不安，他去了邮局，潜伏在附近，想看一眼妻子。巴巴为此狠狠地掴他耳光。“决不可再犯。”巴巴怒斥道。嘉姆希德的脾气暴躁，但他对巴巴的爱深切。

巴巴遣大蔻诗德，到朵拉玛西和法里敦·马萨家同嘉姆希德住几天，他去世时，妹妹玛妮也在场。巴巴从父亲处得知兄长的死讯，并未受到影响。他借此开示，讲解人们因有人去世而悲伤的虚伪性，尤其是像嘉姆希德这样口念巴巴的名死去、因而永恒回归巴巴者。

朵拉玛西回到美拉巴德，但不久便又离去，巴巴考虑解散女子埃舍，因为这种情况下，谁来监管伙食。朵拉特麦一个人照应不过来。小蔻诗德思忖：“如果巴巴关闭埃舍，我们就没有机会在他身边了。”

她自己不太会做饭，便和美娒商量，由娜佳承担这项职责，她们来协助。美娒同意。她们找娜佳商量，娜佳认真思量。“别想了。”蔻诗德说，“就说行！我们会尽我们所能帮助你，就说行。”

娜佳走到巴巴面前，蔻诗德说：“巴巴，娜佳想跟您说一件事。”娜佳对巴巴说明原委后，巴巴同意。

“你们女子若想继续留在这里，就必须努力工作。若同意，就留下来；否则，现在就离开。再说，我确实不想有女子在这里。”



在这期间，巴巴仍在写书，大部分时间都在桌屋；但3月29日，他搬进赛朝廷为想要静心的访客建造的盒子般的小屋。巴巴在此处做闭关工作。那时美拉巴德并不喧闹，路上没有多少人，也没有巴士和轿车，所以他不受干扰。

“巴巴在美拉巴德感到舒适。”美婣说，“白天只有一两个农夫经过。火车的声音从未打扰过我们，我们已经习惯了。那里的气氛很好。”

从5月3日到6月底，巴巴住进铁路对面美拉巴德山上废弃水塔的一个房间。这是另一座由英国军队建造的石头建筑，有如城堡般厚重。但是储水区没有门，巴巴得爬铁梯，到上面的一扇窗前，从窗户进去。

闭关七天之后，巴巴早上写那本书，下午在下美拉巴德照常巡视，晚上回水塔继续写书。

巴巴在下美拉巴德时，“我们做饭时会透过竹席围墙看巴巴，”娜佳说，“我们会尽量一直看着他。”

当巴巴穿过铁路向山上走时，女子们从院子里看不到他。不过，有时候古斯塔吉（巴巴在山上时，他睡在邮局的阳台上做守卫）会通过朵拉特麦传递消息：“姑娘们，巴巴正在上山！”

她们便聚集在院子里一个面向铁轨的地方，那里有一小堆土，足够从竹席上方窥看。她们争先恐后要看，一片乱哄哄。大家激动地彼此传唤，声音传到巴巴那里，他回过身来。见她们的头从围墙上探出，他挥挥手。她们愈加激动，也挥手回应。之后身穿白袍的巴巴转过身，继续往山上走。

“那时大约下午4点半，”美婣说，“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山。阳光照着他飘洒的长发，闪亮而美丽，就像一个光环围绕着他。他没有戴帽子或披巾，也没有带伞。

{注：巴巴有时在阳光下，会把一条毛巾折叠三四折，绑在头上。}

娜佳说：“巴巴上山的时候，仿佛基督再次行走。他几乎像是飘在空中。”

小蔻诗德也不无留恋地忆起那些日子：“当他离开下美拉巴德时，我们都站在那里向他挥手。巴巴转过身，也挥挥手。穿着长袍的巴巴就像一个仙子，那情景非常美。”

巴巴走一小段路后，转过身见女子们还在那里，她们的头从篱墙上露出。她们再次向他挥手，他也挥手回应。他继续往山上走，而后再次转身挥手。那时山上的水塔周围还没有围墙，她们可以看到巴巴爬上铁梯进入他的房间。

“巴巴显得那么小，”美婣回忆道，“在他看来，我们一定也一样小。巴巴站在梯子顶上，向我们挥手，示意到此为止。接着他经由那个像窗户一样的大洞，进入那个空荡荡漆黑的大房间，他在那里过夜。”

蔻诗德无不怀念地补充道：“每当想起我们和巴巴在美拉巴德度过的日子，对我来说就

像一场梦。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心那么平静，我们做每一件事都那么热情！现在看来，它像是一场美梦。”

9月20日，美媞的舅父默文·S·伊朗尼上校意外到访美拉巴德。他早上七点半乘自己的车而来。巴巴和满德里在旧免费客栈，（通过帕椎）传话到邮局给“内部人”，让朵拉特麦和美媞出来见上校。美媞和母亲从邮局走到大路上。

她们一直在忙着做饭，脚上穿着旧凉鞋，身上是皱巴巴的朴素棉布纱丽，长袖罩衫（上面粘着豆糊），还裹着白布头巾。“我们看起来很怪异。我站在母亲身后，感到很害羞。”

伊朗尼上校热爱欣赏“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尤其是时尚的衣装。上校在亚丁的大多数朋友都是欧洲人，身上的着装向来是最时兴的款式。他侧目打量着姐姐和她女儿，眼前的情景他一点都不喜欢。

他们互致问候，上校将信将疑地指了指荒凉的乡野，问朵拉特麦：“你就住在这里？”

“是的。”她平静地说。

“可你在这儿怎么受得了呢？我没看到什么房子或住宅。在这片被上帝遗弃的荒野里什么都没有。你住在哪里？你喜欢和这个年轻女孩待在这个荒无人烟之地吗？”

“我喜欢住在这里。”朵拉特麦告诉他。

上校又问了几个问题，随后说道：“朵拉特，我特意为你开车过来。就算现在你也可以和我一起回普纳。让一个年轻姑娘留在这里不好。我会照看美媞的婚事，把她安顿在一个漂亮舒适的家里。”

为了说服姐姐，他承诺道：“我会照顾你们。我会提供你和你女儿的一切所需。”

他竭力劝朵拉特麦和他一起走，但朵拉特麦不为所动。巴巴在考验她。她深爱这个弟弟，摩耶会把她拖走吗？

朵拉特温柔地对他说：“默文，谢谢你的关心，我们在这里很快乐。我想留下来，美媞也想留下。”

上校仍试图挽回。他并不拔高嗓门，也不大吼大叫，而是言辞温和婉转：“美赫巴巴身边有那么多男人，待在这里不合适。就说你愿意到普纳和我一起生活，如果现在不行，就往后推推。”

听到朵拉特麦再次回绝，上校深感失望，耐心也到了头。“好吧，”他叹了口气，恼怒地说，“你不听我的，所以这是我最后一次劝阻你。我不会再打扰你了。我不知道我们还会不会再见。”

美媞回忆说：“母亲很平静。她爱弟弟，但更爱巴巴。”

伊朗尼上校回到普纳，继续撰文大肆诽谤巴巴。大阿迪带来一份报纸，上面有上校最新近对巴巴的谩骂之词，他读给巴巴听，巴巴说把报纸拿给朵拉特麦。帕椎把报纸送过去，朵拉特读后大为震惊和痛心，几近落泪。她所深爱的同胞兄弟，竟写出如此恶劣的东西污蔑大师。几分钟后，巴巴召她。

“你看了吗？”他问道。

“看了，巴巴，”她说，“我很抱歉。我不知如何是好。”

“别担心，是我的钥匙。我转动了钥匙，以便他写文章来反对我。这是好事，你兄弟在做我的工作。现今在普纳若有人宣说我是谁——赛古鲁或至师——人们不会相信，他们生不起确信，所以人们喜欢听这些反对我的话。当他们挨门逐户说我的名时，即使是流言蜚语，对他们也有益处。让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的神性恒常不变，不管有多少反对。无论别人怎么说我，都不能损及我的本来面目。”

“别担心，”巴巴最后说道，“总有一天，这些现在议论我、撰文反对我者，会从四面八方来寻求我的达善。”

朵拉特麦听了松了口气，心里好受许多。她和其他女子来跟巴巴一起生活时，普纳那些人的闲言碎语越发火上浇油，这也让她甚感忧虑。“让他们去说，”巴巴说，“我们知道自己没做什么错事。”

他也对母亲说过同样的话。有一次，希芮茵麦来美拉巴德，对巴巴说：“默劳戈，你可以住在美拉巴德，周围都是你的跟随者。但我不得不在普纳生活，因为人们的议论，我哪儿也去不了。你知道人们说你的坏话有多恶劣吗？”

巴巴向不同方向勾手指，以示四面八方，说道：“他们会从各个角落前来达善我。”

{注：30年后，这一批伊朗尼及其后代，很多人来古鲁帕萨德达善巴巴，巴巴的话成真。}

尽管如此，朵拉特麦和美婣仍深感痛心，因为她们的缘故，巴巴的名被拖进泥潭。巴巴叫她们丝毫不用担心。“可怜的巴巴不得不让自己的名上报纸，经历这一切，太悲哀了。”美婣说，“我们觉得很糟糕。因为我们跟随他，巴巴的名声遭受如此的毁坏。”

朵拉特麦感觉自己对弟弟的行为负有责任，但巴巴告诉她：“伊朗尼上校和我有十分密切的连结。”

上校反对美赫巴巴的战役持续多年，但这一切都是巴巴的里拉（游戏）。最恨他者与最爱他者息息相关！最愤恨的敌人和最亲密的爱者纠葛于同一场神圣游戏。还有别的人反对美赫巴巴，但没人像伊朗尼上校那样满怀激情。

巴巴受到诽谤中伤，只因美婣来他这里。出于他自己的原因，阿瓦塔必须经历这种屈辱，才能让他的至爱与他一起生活。

尽管如此，巴巴总是急于了解伊朗尼上校的情况。“巴巴一生都对伊朗尼上校保持关注。”美嫒表示，“巴巴发自内心地爱他。虽然反对巴巴，但伊朗尼上校确实是个非常好的人。也许因为他的真诚奉献（不管以何种形式），他值得巴巴的爱和关注。”

{注：讽刺的是，巴巴的劲敌默文·索拉伯·伊朗尼上校和巴巴（默文·希瑞亚·伊朗尼）名字相似，首字母相同。伊朗尼上校是医生，母亲名叫希琳（Shireen）；巴巴的母亲希芮茵（Shireen）也想让儿子默文成为一名医生。伊朗尼上校确实有阴暗的一面：1927年8月7日，在普纳生活的芙芮妮玛西来到美拉巴德，带来伊朗尼上校把他们的弟弟鲁西送进精神病院的消息。（鲁西即在托迪瓦拉路为朵拉特麦造新居的工程师。）根据帕椎的说法，鲁西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但因与上校作对，上校将他关进疯人院。}

帕椎的父亲，火车司机纳罗吉，也坚决反对巴巴和一切灵性事物，自从妻子芙芮妮玛西开始拜谒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巴巴简和巴巴，他就产生这种敌对情感。他甚至去见了马哈拉吉，尽管马哈拉吉对他态度温和，但纳罗吉从未改变自己的立场。

{注：帕椎的父亲也去过一次美拉巴德，但他从没见过美赫巴巴。}

而伊朗尼上校去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时，连马哈拉吉井里的一口水都没喝到。



上美拉巴德，东屋

玛妮收藏

1926年10月，美赫巴巴关闭学校，除了被选者之家（满德里的住处），拆除所有最近在美拉巴德建造的建筑。他列举出男满德里之中的争吵、违令和宗教偏执，但也说：“所有这些建筑物都只是我工作的脚手架，而一旦真正的建筑完成，脚手架就不再必要。”

起初巴巴说想去波斯，他为学生和病人做了安排，将物品和材料全部拍卖。负责拍卖的堪萨赫伯惊讶地发现，顾麦多年来瞒着他捐赠的许多物什，又被自己全部买了回来。对于巴巴离开美拉巴德，鲁斯特姆最难过，但经过巴巴的一番富有启发性的开示，他接受了。在11月20日的一次会议上，“女子这边”参加者有希芮茵麦、顾麦和苏娜玛西，巴巴说他累了，想去孟买，然而四天后却带领20名男女启程前往罗纳乌拉。他随身带着一只上锁的金属箱，里面装着他的秘密著作。

现在女子组包括朵拉特麦和两个女儿美嫒和馥芮妮，以及娜佳、小蔻诗德和大蔻诗德。鲁斯特姆和两个儿子将随后前往，希芮茵麦和玛妮也受到邀请。

罗纳乌拉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坐落于普纳和孟买之间的丘陵地带。他们住离市区两英里的一所出租房，在这里不用做饭，食物从外面送来。巴巴和满德里在一个大花园里打板球，女子们在房屋的阳台上观看。巴巴并不介意。“我们知道巴巴不会喜欢我们这些年轻女孩挤在前面，”美嫒说，“所以长辈们站前面，我们在后面，偷看巴巴打板球。”

十天后，一行人迁到孟买郊区一处叫圣克鲁斯的地方，在此安排了一个富有的马瓦里杂货商的两层楼房。房里有宽敞的厨房和一个装潢过度的大客厅，客厅里摆满用小镜子装饰的、俗气而华丽的家具。女子们住楼上，但她们觉得楼房布局不合理，因为厕所离卧室很远。楼上还有一间浴室，巴巴在那里剃须和洗漱。

巴巴从厕所出来时，美嫒就为他倒水洗手。在圣克鲁斯时有一次，巴巴还叫美嫒淋水洗了脚，而后擦干。“我做完时，巴巴拥抱了我。”她回忆说。

在孟买数天后，巴巴对男子们表明，他们必须自己找工作，否则会变得懒惰。他们没去外面找事做，而是决定在家里制作火柴，火柴原料来自附近的一家工厂。巴巴也参与了这项活动。

美嫒没有见到巴巴做火柴（尽管她很想看），因为制作火柴在楼下，她大部分时间都和其他女子待在楼上。她们的房间有一个阳台，从那里可以观看去附近教堂的人们。“看着衣着花哨的基督徒们在路上往来穿梭，我们觉得很有趣。”

朵拉特麦和娜佳在楼下为巴巴和满德里做饭，但巴巴会上楼到她们的房间里用餐，偶尔会对女子们讲一些事情。在地板上靠墙放了一个大靠垫，为他弄了一个座位。巴巴的午饭分开准备，吃也分开。

每天，当地一家面包店会送来几大袋新鲜的布伦面包。女孩们在厨房的地板上铺一块白布，把袋子里的东西倒在上面。“看到这么美味、热乎、松脆的面包卷，我只想坐下来吃。”美嫒说，“你不知道，我们那时年轻易饿。我知道我们不能马上吃，这是为晚餐准备的。我一口也没吃过。我很想掰一些来吃，但要等到晚上，我必须克制自己。到了晚饭时间，面包已不松脆。我们午餐只能吃米饭和豆糊。晚间面包已经不新鲜且变软，

我们只好就着一道菜吃。我仍然记得那种渴望吃面包的感觉，我们必须把袋子倒空，只能眼巴巴看着那些面包卷，然后走开。”

传闻巴巴简在普纳吸引大批群众，乘坐马车招摇过市，巴巴说这是个暗示，表明巴巴简将很快离开肉身，他应尽可能靠近她的“地盘”。12月23日，鲁斯特姆从阿美纳伽来到，建议巴巴回美拉巴德。令人惊讶的是，他接受了这个提议，次日晚，在孟买逗留20天后，巴巴乘坐德里快车前往美拉巴德，于第二天，仅一个月后，回到美拉巴德。

从圣克鲁斯，馥芮妮和孩子们回到阿美纳伽，希芮茵麦和玛妮回了普纳。小蔻诗德不得不去伊朗尼大厦，因为父亲生病，想让她回家。蔻诗德的母亲苏娜玛西没和她们在圣克鲁斯，巴巴命令朵拉特麦坐火车护送蔻诗德回家，确保她安全抵达。蔻诗德为离开巴巴伤心难过，但只得服从。巴巴答应还召她回来。“你若服从我，即如同和我在一起。”他和蔼地说。

蔻诗德在家中舒适自在，吃得也好，但她渴望和巴巴永久生活。在火车上，她忍不住泪流满面。“别哭，”朵拉特麦说，试图安慰她，“巴巴会叫你回来的。”

蔻诗德哭得很厉害，火车上有些妇女以为朵拉特麦是蔻诗德的母亲，要带她去见公婆；又有人臆测朵拉特麦是蔻诗德的婆婆，要把蔻诗德带去婆家！

一个月后，巴巴把蔻诗德召回美拉巴德。

随巴巴回到美拉巴德的其余女子，再次住进邮局，而巴巴又回到角卜地小屋。男子住旧免费客栈（以前的集体宿舍）。一所男校在阿冉岗的家属宿舍重新开张，而女子们恢复了往日的埃舍生活。她们洗衣、扫地、除尘、做饭等等，没有雇佣仆人，尽管瓦露从阿冉岗过来帮忙。巴巴每天都去邮局，和女子一起用餐，并度过10到15分钟的放松时刻。

但出现一些变化。1927年1月1日，巴巴停止书写和使用石板。巴巴用石板时，女子们觉得容易读懂他想说的话。现在该怎么办？他将怎样把他的思想传达给我们，她们不由得担心。

刚开始的几天，巴巴会用手指点报纸上的字母，字母板就是从此演变而来。美妮能读懂巴巴的字母板，但速度不快。“巴巴，请慢一点。”她会说。所以巴巴为她放慢速度，每个单词都拼写出来。

除了字母板，巴巴还用手势。例如，他对女子的手势是手镯，男子的是胡子。他对板球好手鲁斯特姆的手势是挥板球棒，有时是开车的动作。这两个手势也可以表示字母R。紧随这两个手势做个“后面”的手势，表示字母S，因为字母S在R之后。某些词代表某些字母：耳朵代表E，眼睛代表I，等等。

有时巴巴拼得太快，把美妮搞糊涂了，她会把眼睛说成E，把耳朵说成I。“巴巴，请慢一点。”她最后忍不住说，“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巴巴会温存地听从。

巴巴讨论建一所永久性学校，为寄宿生提供设施；同时，3月1日，在旧免费客栈为村

民和住在美拉巴德的几个孩子开办了一所小学。巴巴再次开始用小型手磨磨玉米和其他谷物，手磨附连在桌屋顶上，他现在在桌屋里过夜。

桌屋靠近度内，有一次，巴巴在那里时，女子们设法从竹席围墙的裂缝里窥看。“我没看到巴巴磨面，但我看到巴巴用一把很小的扫帚打扫那个地方，”美嫒说，“那时，度内周围没铺石板，只是压实的泥地。”

磨完面粉后，巴巴把它交给女子们，指示她们为他做巴克瑞（粟米饼）。巴巴还叫她们做菠菜。她们装盘盖好，送到巴巴那里，有几天他只吃这个。

有一次，铃声响了，要求提前给男子们和孩子们吃午饭。一锅米饭的中间部分没熟透，因为娜佳没有适当地搅拌。巴巴很生气，孩子们吃了可能会肚子痛。他派人把娜佳叫来，推了她一把，并警告她以后要加倍小心。

决定将旧免费客栈的现有学校搬到家属宿舍，配备寄宿设施的美赫修道学校将建在此处。

美赫修道学校于5月1日正式开放，这是一所主要进行灵性教育的学校，有远至波斯的男孩前来入学。赫兹拉·巴巴简女子学校原先在阿冉岗，配有一名女教师，被转移至邮局。

也是从这一天起，古斯塔吉受令开始沉默，他持续沉默整个余生（直到1957年去世）。他遵令睡在巴巴角卜地小屋的门廊上，远离其他满德里，并照料一个花园。

为了给女子学校腾地方，五名女子搬出邮局，住进洗浴房。三年前，她们初次到美拉巴德时，曾在此处住了一个月。女子包括44岁的朵拉特麦和4名年轻女子：20岁的美嫒，19岁的娜佳，25岁的大蔻诗德，以及17岁的小蔻诗德。浴房由两个房间组成，中间有一个拱门，朵拉特麦、娜佳和大蔻诗德睡觉的后屋，用作厨房。美嫒和小蔻诗德睡前屋——蔻诗德靠门，美嫒睡在中间。这座建筑没有合适的窗户，但靠上方有通风口。如果她们踮起脚尖，就能看到外面。后门和前门都敞开，保持通风和采光。

由于前来达善的人能看见里面，巴巴让人在这里也搭了竹席院子。前面立了一面竹席围屏，挡住各个道路（虽然女子们从不去前面）。后面很大的空间，另用篱障围起，像是一个院子。几片竹席交错形成入口，所以没有必要设门。现在女子们可以像在邮局那样放松和享受隐私。

蔻诗德的父亲凯库希如·马萨做守卫，和妻子苏娜玛西住浴房附近的临时小屋，竹席为墙，锡皮做顶。另外还雇了三个守夜人。每隔半小时，从下美拉巴德周遭不同地点，就会响起锣声，随之传来呼叫之声：“一号，一切都好。”而后另一人接续：“二号，一切都好。”如此这般循环下去。所以女子们感觉很安全。

每个人都睡在地板的床垫上，没有蚊帐，但美嫒仍不记得被蚊子骚扰过。然而有天晚上，她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她的背部中间刺了一下。她醒了，奇怪针怎么会跑进自己的铺盖里。她被狠狠扎了一下。

她站起来，发现床垫上有一只小蝎子。其他人也醒了，大惊小怪把蝎子杀死，扔到外面。这是美娒第一次被蝎子蛰伤。幸运的是，蝎子个头不大，蛰人也不太疼痛；她能够再次入睡，到了早上，疼痛消退。

有一次，在夜里，蔻诗德感觉好像有人在掐她的脖子。第二天晚上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她害怕起来，告知巴巴。“不要紧，”他说，“我会照看的。”这种情况消停下来。虽然巴巴从没解释过，她们猜测那是一个鬼魂。

她们的房间里没有家具，只有靠近炉灶摆放的架子，上面放着谷物和香料。在房间一角，是两个砖砌的小炉灶。上方有支架，挂着厨房用具。因为没有烟囱，她们做饭时灰烬和烟雾直往眼睛里钻。

巴巴和她们一起在洗浴房里吃饭，所以在前屋的一个角落里，她们在地板上给他留了一块地方。沿墙铺一张薄垫，背靠一个大而厚的靠垫。

对面的角落，从天花板悬垂一副帘子，后面一张宽大的木凳，她们坐在上面洗浴。晚上帘子撤开，以便腾出更多的地方睡觉。

“巴巴也在这个浴室洗浴。”美娒说，“厚厚的帘子闭紧，以防进风让巴巴受凉。他洗浴用的水在炉灶上加热。他总是要五六桶水，不停地往自己身上浇水。我们从外面听到他泼水的声音，他喜欢水。

“我负责保管他的物品，这些东西都放在我们房间他的箱子里，我会把他的干净衣服，长袍、查迪（平角短裤），以及毛巾摆放出来。”

巴巴的箱子和炊具放在洗浴房，但由于空间有限，她们自己的箱子不得不放在外面，里面装着漂亮的纱丽和其他物品。“空间只够我们做饭和睡觉。”

雨季下雨的时候，她们就跑到外面把箱子搬进来，在角落里一个个摞起来。“这有点不方便。”雨停后，她们又把箱子都搬出去。

她们在外面洗衣服，院子里也有室外厕所，用的是英国人留下的铁制卫厕。竹席与厕所后部平齐，男子可以从竹席后清理厕盆（倒空铁盆），而不必进入女子的院落。

瓦露白天和她们在一起，打扫洗浴房的泥地面，在上面撒牛粪水（这是传统做法，而牛粪恰好是一种有效的抗菌剂）。

和以往一样，她们不能离开院子。巴巴不想让她们觉得被禁锢，所以为了锻炼身体，他在这所大院里建了个羽毛球场。画了边界线，搭起网架。巴巴跟她们打了第一场球，以激起她们对游戏的兴趣。他嘱咐她们，每天做完活，只要有时间，必须至少玩 15 分钟或半个小时。她们不喜欢在烈日下打羽毛球，因而在傍晚太阳下山时进行。她们还获准打牌放松，但仍受令不能读写。

在此期间，来自卡拉奇的蔻诗德·帕斯塔卡亚和琵拉麦，普纳的伽德卡一家，以及查干·马

斯特的家人，都来美拉巴德居住。由于女子学校被移到邮局对面，她们每人都在邮局得到一席之地。阳台也分出来供她们使用。

拉姆玖之妻卡提嘉带着幼子卡萨姆，与女子同住洗浴房。卡萨姆是个迷人的孩子，皮肤白皙，嘴唇粉红，但身体纤弱。原以为新来者会出一份力，结果卡提嘉帮不上什么忙；她来美拉巴德是为了休息，不是为了工作，她只待了一个月。

{注：卡提嘉之前曾在邮局拜访过她们一次，但也只待了几天。拉姆玖的妹妹阿米娜·伽斐尔，是这里的常客，美嫒和朵拉特在普纳就认识她。}

顾麦大多早上来美拉巴德，待上几个小时返回阿美纳伽。3月份，鲁斯特姆和馥芮妮迁回库希如大院，馥芮妮每周都会过来。鲁斯特姆现在是下美拉巴德满德里的管理者，他会陪母亲前来。

6月，巴巴决定将美赫修道学校迁至美拉巴德山，进驻他曾经闭关的旧水塔。满德里艰难地将厚厚的石墙凿穿，建了两道门，东屋通一扇，西屋通一扇，因此不再需要爬窗才能进入。6月30日，美赫修道学校搬进这些宿舍，完全认证的赫兹拉·巴巴简高中迁到空置的家属宿舍。巴巴也搬入山上水塔西侧的一间竹席小屋，该屋于五月份建成。

7月间，巴巴在这个房间内挖了一个坑穴，8月开始在那里过夜。有一次，巴巴睡在屋外。风刮得异常猛烈，只得用厚布帘将他的床围起，为他遮挡风寒。直到后来，男女满德里才获知这间穴屋有一天会成为他的陵墓。



接下来的十个月间，巴巴没怎么下山，他一直忙于督导孩子们，给他们分发他的神爱美酒。当他下山时，坐一辆人力车，由男孩或满德里牵拉。有一次，美嫒远远看见巴巴坐着人力车，由两三个男孩拉着。“巴巴坐在人力车里，深棕色的头发，穿着卡姆里外套，看上去很美。”

小蔻诗德从小就认识巴巴，所以对他说话总是直言不讳，一次巴巴久别之后来到她们的住处，她问道：“您为什么不来看我们？您去看望那些男孩和满德里，为啥不来这里？”

巴巴说：“如果你们严格遵守我的命令，我就来。”

“告诉我们您想让我们做什么。”小蔻诗德说。巴巴给她们下了一些命令，比如晚间穿上暖和的外套和夹克。命令似乎很简单，但要百分之百地服从并不总是容易的；有时，如果她们不觉得冷，就会忘记。当巴巴再次来访时，蔻诗德提醒他别忘了自己的承诺。“这么长时间以来，您对我们说什么，我们一直在遵从，”她抱怨道，“现在您应该记起您说过的话。”巴巴同意，开始来得勤一些。

有一次，巴巴心血来潮想吃奶糕——如果她们能在17分钟内做好。女子们急忙升火准备，

在规定时间内做了出来。她们的努力巴巴看在眼里，吃了一些，然后离去。女子们把剩下的留着，因为巴巴可能会要。她们已经学会如何迅速地做事，小心翼翼（对待剩饭剩菜），以免让巴巴不快。

巴巴已经沉默两年有余，有一次他来到她们的住处，美嫫问何时她们能再听到他甜美的声音。“等我的工作完成。”巴巴回答。



巴巴在“山上”期间，一天只吃一餐，女子们也日食一次。不过她们早上喝奶茶，中午吃米饭和豆糊，晚上喝咖啡加牛奶。巴巴的茶和午餐给他送到山上。她们为巴巴煮一点蔬菜——要么是菠菜，要么是花椰菜——他喜欢的两种蔬菜，但不为她们自己做。从巴巴那里送回来的剩菜都掺进她们的豆糊里。

事实上，美嫫从未见过巴巴和修爱院的男孩们在一起，但在1927年9月21日和23日，巴巴两次带她们坐阿迪的车上山去看修爱院。（当时男孩们不在，他们正在棚子下用餐。）巴巴带着女子们参观，领她们看孩子们住的宿舍，每张床旁边都放着一个箱子。她们还看了孩子们上课和就餐的临时棚子。

女子中，只允许顾麦和馥芮妮上山，而且也只是偶尔，如果她们有特别的事情要和巴巴商量。10月4日，馥芮妮来美拉巴德，在返回阿美纳伽后不久，她的第三个孩子出生，是个女孩。随姨妈为她取名美嫫（美茹），孩子长大后成为美赫巴巴最亲近的女满德里之一。

从11月10日起，巴巴开始为期五个半月的禁食，只进流食。美嫫建议这次禁食不喝茶，喝咖啡，因为咖啡更浓，更有饱腹感。巴巴指示美嫫每天准备两杯加纯牛奶的过滤咖啡，并且照旧手不要剥大蒜。他还指给她看用哪种杯子做量杯。开始禁食之前，他告诉女子们：“要遵守我给你们的命令。做好你们的本职工作，吃好，保持健康。”

雇了村里一个名叫拉乎的九岁男孩把咖啡送上山。允许他进她们的院子，取走用携带瓶装好的咖啡。美嫫先把携带瓶仔细清洁——把它完全拆开，彻底清洗和晾干——再装满刚好两杯的咖啡，送到巴巴那里。

从12月20日起，除了禁食，巴巴开始在他的穴屋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闭关。因为这段时间他没有下山，女孩们常常觉得巴巴完全关注于修爱院的男孩们。

后来，巴巴停止靠咖啡加牛奶禁食，只喝水和淡茶。阿伽·阿里，巴巴最喜欢的男孩之一，有时下山来给巴巴取茶水。女子们在准备时，他在浴房外面等待。美嫫记得阿里会用歌唱的方式说一些赞美巴巴的话，他会持巴巴的名，并讲述男孩们有多爱他。

“我们常听到这样的故事，说修爱院男孩多么爱巴巴，他多爱他们，”美嫫说，“他如何给他们开示，等等。我们听说山上那么好，而我们已多日未见巴巴，不由得思忖：‘天

呐，巴巴快把我们忘了，必须提醒他我们的存在。’ ”

女孩们决定为巴巴做花环，并让凯库希如·马萨带去。她们不得从集市上订购任何东西，送来什么做什么，所以她们不能订花。瓦露提出从河边采野花，尽管她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美拉巴德没有自来水，瓦露每天给水箱加满水，头顶水桶来回多次运送。）完成工作后，瓦露在傍晚5点或5点半独自走出美拉巴德，步行一英里到村外的河边。她采摘粉色和白色夹竹桃，用纱丽兜着（后来用篮子），再走回美拉巴德。她把花交给女子们，才回村中的家。

迅速吃完饭，刷完牙，晚上就寝前，女孩们坐在地板的垫子上，把鲜花在一块干净的白餐巾上铺开。她们借着一盏煤油灯的光亮做活儿（没有电灯）。挤奶女的每一个成员都为自己的至爱做着花环，边做边快活地聊着：“这个花环该做多长？这么长怎样？是做全粉色的，还是白粉色相间的？巴巴戴纯粉色会更好看。”

“我们充满热情，十分认真，”美娒说，“每个花环都用心做，认真比着自己为每一个花环量线。大家一起做活很开心，想象巴巴戴上花环的样子。我们只挑选最好的花，而且总有富余。蔻诗德还想到做王冠。还为巴巴做了一条鲜花小腰链，为他的手腕做了花手镯。”

完工后，花环和王冠用一块干净的红方巾包好，保持湿润，防止一个晚上变干。第二天早上，鲜花和巴巴的咖啡由凯库希如·马萨送上山。他来到穴屋（陵墓）门前，巴巴正在那里等他。巴巴从他手里接过包裹，问这是什么。“女孩们送给您的花。”

巴巴曾命令凯库希如不得碰他，所以巴巴亲自拿出一个花环戴上。然后他举起一个小花环问道：“这是什么？”

“巴巴，这应该是一顶王冠。”他把它也戴上。

“巴巴一定十分可爱。”美娒说，“他棕发垂肩，白袍衬着白皙的皮肤，佩戴着粉色花环和王冠。”

“告诉女孩们，所有花环我都戴过了。”巴巴吩咐凯库希如。

“我们开心而自豪，欢快得跳起来。第二天我们又起个大早，做了更多更大的花环。我们比量着长度，感觉无比重要。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都送花。我们让巴巴想着我们。巴巴是不会忘记我们的！我们是那么无知，嫉妒修爱院男孩们。他们天天都能见巴巴，而我们没有。我们也想让他记起我们。我们没想到巴巴是神，不知道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

在那些日子里，女子们有许多工作要做。尽管巴巴在山上闭关，他的衣服还是送下山给女子们洗。每天从下午2点到5点要做500个薄饼。洗浴房院子里搭了一个临时厨房，但在锡皮屋顶下，用木头生火做饭酷热不堪。做完活，早早用过晚饭，她们接着做花环到午夜。

修爱院年间，有一次一只长着小角的成年鹿跑进女子们的院子。她们把它交给男满德里，但它挣脱束缚跑掉，男子们在后追赶。鹿左冲右突，掉进路边的井里。满德里施救，用绳子将它拖出，后来这只鹿送了人，因为他们不能把它留在美拉巴德。

12月，巴巴发话说，女子们可以在美嫒生日那天上山来达善。“我们很高兴能从围墙里出来，”美嫒回忆说。那天，她们洗浴，穿上最好的纱丽，走上山去。“在院子里长时间禁足后，这就像一次郊游，外出对我们来说好新鲜。我们朝铁轨走去，几个月足不出户，一切看起来那么新、那么美。加上度内和角卜地——就像一个新世界。上山下山，行走在户外田野，视野开阔，令人心旷神怡。我们都异常欢喜。”

巴巴坐在穴屋门口，双脚伸出门外。因为在闭关，他没有走出房间；女子们向他顶礼，献上她们带来的鲜花。她们与他一起坐了半个小时，巴巴询问她们的健康状况，还和她们聊了些别的事情。之后她们下山回到竹席院落。

1928年2月，巴巴的生日也在闭关中庆祝。巴巴坐在穴屋门外的小地毯上，背靠垫子。在屋前搭起了一个小遮篷。男子们坐在一边，面对巴巴，女子们坐在另一边。早上演唱卡瓦里歌曲，女子们从9点到11点和巴巴待了整整两个小时。她们下山去吃午饭，但获准晚饭后再上来继续听歌。“巴巴很高兴，和着音乐打拍子。”

二月底，巴巴走出闭关，说他对男孩们的工作目标没有完成，他将不得不再度闭关。再次看到巴巴，女子们欣喜若狂，但他说的话却令人异常惊讶不解：“我想要两杯咖啡，但从来不满两杯。”

原来，雇来为巴巴取咖啡瓶的男孩拉乎，在上山路上，会坐在一条土沟里，喝掉一部分咖啡。巴巴从未传话到山下说咖啡不够，他幽默地评论说，如此说来他一直在喝拉乎的“帕萨德”。

“闭关期间，巴巴睡在地穴的狭小空间里，身下铺一张薄褥，”美嫒说，“连续禁锢于此，禁食、沉默、工作，禁足不出——他一定觉得局促难受！一个人工作之后，想要跑到户外，说话，唱歌，换换空气。巴巴让自己承受了那么大的压力。”

帕椎觉得巴巴在禁食期间，自己会找借口什么都不吃。“巴巴禁食时，他会要一些东西，之后改变主意。吃点东西（对他的健康）比较好，但他宁愿禁食，而你无从反驳。他可能会要一大瓶咖啡，然后说：‘算了，把它拿走。你们没有用心去做。我应该喝吗？’

“‘喝吧，巴巴，请喝吧。’我们会说。

“‘就是说你们想让我喝你们不用心做的东西。你是用心做的呢，还是边做边走神？’

“‘巴巴，我想我用心做了。’

“‘别说了，把它带走！我的胃不舒服。’

“他会找各种理由驳回，让你把咖啡拿走。”

闭关结束后，巴巴再次和女子们在浴房用餐。他们会谈话一两个小时，她们一边为他按摩脚，然后巴巴返回山上。

美嫫实际上未见过巴巴和修爱院男孩们在一起，但闭关结束后，有一次巴巴把女子们叫到山上参观修爱院。（当时男孩们不在，他们正在棚下吃饭。）巴巴带着女子们参观，领她们看孩子们住的宿舍，每张床旁都放着一只箱子。她们还看了孩子们上课和就餐的临时小屋。

如前所述，那时女子们不唱巴巴的《古吉拉特语阿提》。这首阿提只在巴巴生日或其他特殊场合才唱，但《马拉地语阿提》每天都唱。晚上7点或7点半，天色渐黑之时，男满德里会在免费客栈唱这首阿提。巴巴和男子们在一起，坐在地毯上。

在洗浴房，女子们挤在通风窗下倾听。她们会随男子们一起唱诵阿提，想象男满德里站在巴巴面前的情景。“我们满心渴望巴巴也和我们在一起。”美嫫说，“我们踮起脚尖，竖起耳朵听飘过来的阿提。我感到嫉妒。我们女子好不孤单。巴巴和他们在一起，男满德里多幸运。”

一天晚上，巴巴让男满德里唱他的阿提，他走向女子们所在的洗浴房。美嫫听到脚步声，随即惊异地见巴巴走了进来。巴巴在时（即使那天晚上男子们仍在唱阿提），女子们从不安静而立。“哦，巴巴来了！”她们互相说着。

巴巴同她们坐在一起，让美嫫和女孩们坐地毯上，借着一盏小防风灯给他按摩脚。巴巴和朵拉特麦等人交谈，她们仍可听到远处传来满德里唱《马拉地语阿提》的歌声。之后，蔻诗德为他献唱一首歌。

“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美嫫说，“巴巴怎么知道我们的那种感受。他体贴地过来看我们。我们欣喜不已。男满德里在唱阿提，而巴巴和我们在一起！在煤油灯柔和的灯光下与巴巴相伴，气氛美好温馨。巴巴那么贴心，不让我们感到被遗忘。

“有好多天，巴巴每晚都来我们的住处。在这里向我们道晚安。那些日子，巴巴没给过我特别的拥抱，跟我道晚安（如后来年间他做的那样）。

“如今每到夜晚，我坐下来想着巴巴的时候，所有这些小细节浮现脑海。巴巴的爱很美。”

21 托卡的拔河比赛



奎师那生日，于托卡

1928 年—— G. M. 沙阿拍摄

1928年4月1日，通常不离普纳的赫兹拉·巴巴简，乘轿车来到美拉巴德，把车停在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女子学校门前。巴巴赤足走下山坡，隔着铁路从远处向她致敬。从洗浴房，美婍和其他女子试图看上一眼。由于巴巴简的车挡住了视线，她们看不到多少东西，也不能离开院子。不过男满德里向巴巴简顶礼达善，给她端来一杯水，她和巴巴简只是在铁轨两侧彼此凝望。

巴巴简走后，巴巴评论说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巴巴简想在离开肉身前再见巴巴一面。”美婍评论道。

第二天，巴巴回访巴巴简。他前往普纳，在巴巴简所在滨江公园的河对岸伫立良久。5月7日，巴巴又去了普纳——就在当天，巴巴简再次来到美拉巴德。他们的车实际上在往返的路上两次都迎面擦肩而过。巴巴已开始考虑把埃舍迁到另一处，他从普纳回来后说：“由于老头子（巴巴简）二度来访，这样做已不可避免。”

新地点结果是45英里外的托卡，在那里买了一块地。美拉巴德的临时建筑拆除，如同舞台布景被拆，道具转移到下一站，原材料用来在托卡建造新的建筑。巴巴度内火旁的桌屋也搬到那里，并新挖一个度内火坑。

6月3日星期天，埃舍的孩子和女子们首先分乘四辆巴士前往托卡，而男满德里、教师和各家庭当天晚些时候才到。巴巴和女子们乘同一部车，她们带着薄饼，因为到目的地已晚，没有时间做饭。前往者包括“长辈们”（朵拉特麦、苏娜玛西、顾麦和琵拉麦），以及“女孩们”（美婍、小蔻诗德、娜佳和朵丽），还有瓦露。希芮茵麦和正在度暑假的玛妮也随行。

这次旅行给9岁的玛妮留下深刻印象：“就像我在一部印度电影中看到的场景，女神把一个人提起来放到另一个地方。我们仿佛蒙着眼罩的马匹，什么都看不见，只对大师的缰绳作反应。我记得到了托卡，因为刚刚完工，我们只得在外面等候，直到（宿舍的）牛粪地面全干。屋顶由锡皮搭建。在女子宿舍周围竖起了竹席围墙。

“我年纪小，感觉饿极了。娜佳拿出一个薄饼给我吃。琵拉麦看见，开始打她女儿喜拉，教育她‘不许要东西吃’。喜拉因为我做的事挨打，我为她感到难过，但我有什么办法？我饿坏了，才要了薄饼。”

两天后父亲来到，带玛妮离开了托卡，她为待这么短的时间而哭泣。

托卡位于戈达乌里河与普拉瓦拉河两河汇流处，据说斯瓦米·罗姆达斯和赛巴巴曾在这里逗留，此地气氛宁静平和。许多的寺庙坐落于河水两岸，人们泛舟河上，一派田园诗般的景色。埃舍地处广阔的田野之上，与美拉巴德贫瘠荒凉的景象不同，这里风景如画——河流宽阔、树木葱茏、山峦环绕。

遗憾的是，女子们看不到这一切，她们又一次围在10英尺高的竹席篱障之内。但美婍并不介意：“在托卡，我们感到非常自由，可以在我们的大院子里随意交谈和工作，与所有人分开。我们可以四处走动，不被男人们看见。”

凯库希如·马萨是唯一被允许在女子院落里逗留的男子（后来有两名男满德里被指派在女宿舍附近把守）。娜佳的父亲马萨吉负责清洁女子们的户外厕所。

为女子们建的茅草棚屋和锡棚等临时建筑中，有一个单独的竹席围的大房间，中间设一道隔墙，隔出一个洗浴区。馥芮妮带着她的两个小儿子、小女儿（美茹）与朵拉特麦住隔壁房间。与带锡皮屋顶的厨房相连，还有一间小一点的房间，有几个人住在那里。

女子们的住处只铺了一层用牛粪压实的地面，没有一件家具。要坐的话，只得坐箱子上；但她们没空闲坐着，因为从早到晚都有事做，下午不准休息。女子们晚上打开铺盖卷，睡地板上；早上把被褥卷起，放在箱子上。她们挂了一张床单，在床单后换衣服。用具很简朴，“我们就像苦行僧，”美茹回忆说，“但我们喜欢。”

不过有一个问题，竹席围墙滋生出臭虫，女子们深受其扰。她们试着喷煤油，房间用烟熏，臭虫少了许多，但并未完全消灭。“没有蚊子，但臭虫很可怕。一天下来，我们都累坏了，根本不在乎什么东西咬我们。”

美茹调整浴室的竹围屏时，手指或拇指被躲在席缝里的蝎子咬伤。她感觉火烧火燎，仿佛手指着了火，不过没有恶化。这是她第二次被蝎子蛰，这一次影响仍然不大。

在托卡，女子们的主要职责是每天为她们自己、满德里、埃舍男孩、教师和家属大约 500 人做足够的面饼。她们早上没时间揉面，所以头天晚上就把面和好。女子们坐在外面围成一圈，借着月光或防风灯以及明亮的奇特森灯（kitsen light）工作到晚间 9 点。她们每人面前放一个大金属圆盘，在上面揉面，然后放好过夜，让面团醒发。一组女子和面时，另一组为第二天的饭食切蔬菜。她们有一台切卷心菜或菠菜等蔬菜的机器，因为菜量非常大。朵丽手臂有力，由她搅拌在大锅里的蔬菜。

巴巴的食物由娜佳单独准备，美茹协助。除了帮忙为巴巴做饭，美茹还研磨香料，清洗香菜，洗扁豆和大米。巴巴的餐具也必须仔细清洗，并摆放整齐。

她们的房间里有个金属网格的大橱柜，用来存放牛奶、酸奶和奶油。美茹用干净的勺子把牛奶里的乳脂舀出，全部放进酸奶里。新鲜黄油由酸奶手工搅拌制成。

{注：黄油不直接吃，而是用来做酥油，用于烹饪食物。}

“有那么多蔬菜需要清洗，”美茹回忆道，“还要和那么多的面粉做薄饼。有一台切蔬菜的机器，但蔬菜仍需清洗和去皮，菠菜不能有砂粒。食物要在上午十点半准备好。”幸运的是，家属组的许多女孩都来帮忙。

不仅巴巴的食物，女子、男子以及埃舍男孩等所有人的食物都要分开做；还有“小巴巴”，一个因巴巴的神爱美酒而进入更高意识状态的男孩。

“一早就有人传唤：‘小巴巴的饭准备好了吗？’我们便把饭送出去。”

女孩们坐在厨房地面上，面对一排四个泥炉灶，忙着烙薄饼。“锡皮屋顶变得滚烫，柴火冒出的烟熏得眼睛流泪，我们忙得浑身是汗。这样的条件我们很不适应。”



馥芮妮的丈夫鲁斯特姆是巴巴派往西方的第一个满德里。他4月份前往英格兰，表面上是为了把英国男孩带到埃舍学校。然而英国政府对把英国孩子送往地球另一边，跟随一名灵性导师学习持悲观态度，未予放行，这让巴巴甚为不悦。

在英国逗留期间，鲁斯特姆接触到梅瑞迪施·斯达，巴巴与西方的首个“链接”，这才是他此行的真正原因，而鲁斯特姆对此一无所知。所以英国男孩没有成行，而是梅瑞迪施本人前来印度面见巴巴。

托卡风景如画，巴巴不知何故却对这个新选的地点不满意，说托卡环境宜人，但在这里“他内心不快乐”。而且男满德里和埃舍男孩的态度也不尽如人意。“当满德里和孩子们无视我的希望，留在这里有什么用？”6月19日他说，“当我不得不纵容所有人，满足他们的心血来潮，为了让他们履行职责，不得不安抚每个人，我怎么能开心呢？”

当天，巴巴在他的座位附近搭了个秋千，自己坐上去前后摇荡。大家注意到，自从迁到托卡，巴巴的情绪也摇摆不定，今天和蔼可亲，明天又批评挑剔。

日间，巴巴常到女子的院落。他一来，女子们都围拢过来。他走后，大家都赶紧回去工作。他一般也会来她们的住处用餐，但过了一阵子，他就不再来了。“有一段时间，巴巴根本不来我们的院子。”美婍回忆说。

事实上，巴巴于6月22日当天进入桌屋闭关，未事先通知任何人。巴巴的缺席又一次激起小蔻诗德的头脑风暴：“我们所有人都应保持沉默，直到巴巴同意来看我们！”

大家都听从，除了馥芮妮，或其他传达她们的需求的人。巴巴听说她们的滑稽举动，遣顾麦带来他书写的石板，叫她们不可保持沉默，除非他命令她们这样做。

男满德里之间对于谁在破坏谁的工作争吵不断，而他们专注巴巴的这个关键职责却遭忽视。6月24日，巴巴像往常一样早起，却发现没人照应，为此极其不悦。他警告他们：“我完全受够了，厌倦至极。总有一天我会独自离开，谁都不会再见到我的肉身。把这个记下来。”

他还批评了女子们，有一次他半夜要吃的，却什么都没准备；女子们以为巴巴不要了，便把给他预备的食物吃掉。

6月30日，梅瑞迪施·斯达和未婚妻玛格丽特，以及未婚妻之妹艾丝特·罗斯抵达托卡，给他们分配了专用房间，里面摆放着真正的家具。托卡的田园风光令西方人惬意，但东方女子又多了一组需要另行安排的饮食，因为西方人也有特殊的菜谱：梅瑞迪施坚持要

玛格丽特和艾丝特吃生洋葱，而他自己则需要大量的柑橘类水果。

梅瑞迪施自幼就对灵性和东方哲学感兴趣，一直在寻找一位在世的灵性导师；他来印度之前将所有财产变卖，希望能和巴巴永久生活在一起。

巴巴告诉他：“我在全世界显现的时间已近。你将在我的宇宙游戏中扮演重要角色。”还说：“我将通过你在西方做工作。你将直接为我工作。我把你吸引至此，将使你今生完美。”

实际上，美赫巴巴在西方的大部分工作，将由女子来完成，最先到巴巴这里的两个西方女子为玛格丽特和艾丝特。在托卡，她们有自己的小屋，东方女子感觉与这些新来的巴巴爱者相当投契，不过她们同西方女子交谈不多。只有馥芮妮和美婍能说流利的英语，她们也确实对西方女子讲了一点儿关于巴巴的事。

小蔻诗德的脚踏风琴也从美拉巴德带来，放在她们的竹席院子里。西方女子参观女满德里的住处，艾丝特会弹钢琴，问可否弹弹风琴。艾丝特演奏时，玛格丽特唱赞美诗。两人都有灵性倾向，女子们注意到西方人在进她们的房间之前，总是恭恭敬敬地脱掉凉鞋。

女满德里对这些埃舍新来的同伴甚感亲切融洽，不过西方人的到来着实令当地人印象深刻，他们对三个英国人移居印度、加入灵性埃舍大为惊奇。阿美纳伽的税收官（地区专员）甚至专程前来拜访。

在托卡，通常由顾麦给巴巴梳发，但因女子众多，巴巴提议以抽签的方式给别人一次机会。馥芮妮、琵拉麦和苏娜玛西都得到给巴巴梳发的优待，但渐渐地，这个职责再一次只为美婍所专有。

她们在托卡洗澡用的井水相当硬，巴巴仍来女子的住处洗浴。女子的房间由竹席搭建，墙上有缝隙。为了不让巴巴在洗澡时受风，她们在洗浴的地方挂了一张旧布单，像帘帐一样。巴巴洗浴洗头后，美婍为他擦干湿发并梳理。他离开后，其他女子把积聚到地上排水沟里的巴巴头发捡起来，拿给美婍看。

“我们很高兴得到这些头发，”美婍说，“但巴巴的头发掉得这么快，我们很难过。”

有一次，苏娜玛西不慎将巴巴的饮水壶打翻。大家担心要是巴巴夜里要水喝，该怎么办，就像他有一次要食物那样。为他备水是美婍的任务，但巴巴发现此事后对她说：“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这一行为将在全世界产生反应。”

巴巴在托卡大部分时间仍放在埃舍男孩们身上，巴巴来女子住所时，男孩们经常尾随在后。他们一刻也不想错过他的陪伴，但女子们也渴望得到巴巴的关注。为了决定如何在女子和男孩之间分配时间，巴巴提议进行一场拔河比赛。巴巴站在中间，男孩站一边，女孩站另一边。“使劲拉，”他说，“让我们看看谁更有力——谁更爱我！”

两边分别握住巴巴的手腕，用全力拉。女孩们赢了，当天巴巴额外花时间与她们相伴。

巴巴常带男孩们泛舟河上，有一天他还带女子们坐船到对岸。除了这唯一外出的一次，女子们从未离开过她们的住处。院子的后面有一棵大树。有一次，一名工人把梯子忘在树旁。一个女孩爬上梯子，越过竹席围墙眺望。她望见巴巴和埃舍男孩们在田野里，每个人都想亲眼瞧瞧。

“快下来！”她们喊道，“让我们看看。”每个人都轮流爬了上去。

“我们都过了一把偷看巴巴的瘾，”美娒说，“巴巴浑然不觉。”

其他时候，她们爬上大储物箱顶，这样可以越过竹席篱障，观看巴巴和孩子们一起或走或坐——他和男孩们度过了大部分的时光。



与此同时，有关巴巴的学校（以及他对女子们的行为），针对巴巴的恶毒谎言和谣言肆意传扬，有些家长甚至让自己的儿子退学。巴巴对这样的诽谤向来漠不关心，但7月23日，又有父母来接孩子回家，巴巴宣布最好关闭男孩埃舍。孩子们的不合作行为令他不悦，天气也变得潮湿而沉闷。

其他留在托卡者也出现一些变化：阿伽·阿里又被父亲强行退学，带去孟买；9月2日，琵拉麦、小蔻诗德和父母也动身前往孟买。

{注：蔻诗德和苏娜玛西几天后返回，而后再离开了两个月，于11月17日返回。}

9月8日，庆祝奎师那的生日。印度教徒传统上在这一天去寺庙，用鲜花装饰一个木制的小摇篮，在里面放一张奎师那的画像。和耶稣一样，奎师那也在午夜出生，信徒们在奎师那生日的这个时辰摇摇篮，唱奎师那摇篮曲。

女子们没做玩具大小的摇篮，而是决定做一个足够巴巴坐进去的大摇篮。她们分别用绳子系住床单的四角，像吊床一样悬在房椽上，用鲜花装饰一新。她们总不能在半夜里摇巴巴，故决定换在中午，在巴巴去男孩那里之前在摇篮里摇他。

当天11点半，巴巴午饭时间迟来了一会儿。他告诉她们，为纪念奎师那的生日，村民们用躺椅抬着他游行。他们热情地把他上下抛扔，巴巴说：“你们不知道我是怎么来回受摇荡的。我只能拼命地抓牢！”

和往常一样，巴巴在女子宿舍洗浴，她们给他戴上花环，祝他生日快乐。而后她们说：“巴巴，我们为您做了一个摇篮。”一边骄傲地向他展示她们的手艺。

为取悦他的挤奶女们，巴巴同意一坐。女子们扶着“摇篮”，巴巴坐进去。巴巴穿着白袍，长发披肩，美娒仍然记得他容光焕发的模样。

摇篮很低，但巴巴的腿没悬在外面。女子们轻柔地来回摇着摇篮，小寇诗德等嗓音悦耳者唱着摇篮曲。但不等这首歌结束，那条已经相当旧的床单（她们仅有的那种）渐渐从中间开裂。可怜的巴巴开始慢慢下陷。

“怎么回事？”他面带困惑的表情问道。

一只脚陷在洞里，另一只脚在外面的巴巴，在女子们帮助下跨步出来。“巴巴及时伸出腿撑住，没从中间掉下去，”美嫒说，“我们都大笑。巴巴希望气氛轻松愉快，他也觉得很有趣。他喜欢看到这样的趣事发生。”

“这是种新式摇篮！”巴巴打趣道，然后分发帕萨德。有些人吻他的手，有人向他顶礼。巴巴心情甚佳，他想让埃舍的男孩们高兴，故同意他们的请求，当天让女子们把他打扮成奎师那，并给他拍照。他佩戴仿制金珠、珍珠等人造珠宝，头戴一顶王冠（这项王冠是寇诗德从孟买带来的现成的王冠），女子们在他腰间围了寇诗德的一件粉红纱丽，作为缠腰布。装扮完毕，巴巴过去男孩们那里。

拉姆玖的姊妹阿米娜·伽斐尔和女子们住在托卡。见巴巴打扮成奎师那，她欢喜赞叹，生出为巴巴穿扮传统穆斯林冠巾和长袍之念。几年后，她去麦加朝圣，带回这样一套阿拉伯服饰。巴巴同意穿，穿上后拍了照（但美嫒从没见巴巴穿过）。巴巴还允许男孩们把他装扮成主罗摩、农夫和国王，而且因为他告诉孩子们，有一天他会去英国，甚至还穿了一套西装。

{注：美嫒也没见过巴巴穿这套西装。}

然而，村民们在奎师那生日当天用躺椅抛举巴巴，以及后来坐埃舍男孩拉的人力车在路上的颠簸，导致巴巴胃痛，他的情绪也受到了影响。但几天后，当托卡当地首领来见巴巴，为他们的庄稼求雨时，巴巴慷慨给予。瓢泼大雨下了四天。

第一天晚上，天下起雨的时候，女子们已经上床睡觉。她们劳累不堪，懒得起床去看雨下得有多大。她们宿舍前面的空地被水淹没，房间地基和地面平齐，水灌进室内，她们铺在地板上的被褥被水浸湿。

女子们跳起来，迅速将铺盖搬到箱子上。她们撩起裙子，跑前跑后，用桶、杯和罐子把水舀出去。倾盆大雨之中，巴巴打着伞来到她们的房间，指着外面的泥浆，建议道：“多弄些泥土，像水坝一样把门口围住。”

两个女孩出去挖泥，筑了一个一英尺高的小水坝，将水挡住。其余人继续把积水往外舀。等到地面差不多干了，巴巴说：“现在大家都去休息吧。水进不来了。”

“巴巴看到我们安顿妥当才离去。”美嫒说，“幸好竹席屋顶没有漏水。”

但这只是第一晚，随着史无前例的降雨持续，附近的普拉瓦拉河开始泛滥。村民们再次前来，寻求巴巴的干预，拯救他们的小镇。“巴巴随他们前往河边，把脚浸到河里，大水退去。”

在馥芮妮的记忆中，托卡条件艰苦，大家异常辛劳。“雨水频多，没有合适的住房。一天下来，我们都筋疲力尽。”

多雨而潮湿的天气持续着，教导或照顾男孩们变得困难不便，巴巴的情绪仍然糟糕。11月18日，巴巴对修爱院男孩们的密集工作完成，他承诺将把他们置于道路上。随着冬天的临近，天气的变化致使人生病。巴巴决定把埃舍迁回美拉巴德，将所有男孩（和其他人）遣送回家，除了少数几个被选者。

在托卡居留半年后，巴巴和一些女子于11月29日乘大阿迪的车离开。须先乘渡船过河，为了方便巴巴，司机把车停在了岸边。由于最近的暴雨和洪水，车轮深陷泥中。前来跟巴巴告别的村民们，主动提出把他们的公牛牵来拉车。然而动用六对公牛牵拉，车子都纹丝不动。

巴巴叫阿冉岗的马如提·帕特尔套上他的两头公牛，然后巴巴亲自上阵，用手拍拍牛屁股。接下来这两头公牛成功地将车拖出，做到了之前12头牛都做不到的事。

“毫无疑问，巴巴拍打牛，给了它们额外的能量！”美婳说。

巴巴将两头公牛带到美拉巴德，它们死去时，他亲自选择地点将它们安葬。

巴巴回到美拉巴德后，梅瑞迪施、玛格丽特和艾丝特住入阿美纳伽的阿克巴棉纺厂，此地是萨达家族（埃瑞奇的亲戚）的居住地，他们在这里住了一个月，接着被遣回英国。

由K·J·达斯托出版的《美赫讯息》杂志就是在这个期间创办的。巴巴指出该杂志只谈灵性问题，与社会和政治无涉。与这项工作起步的同时，伊朗尼上校继续自己的宣传活动，在媒体上攻击巴巴。12月28日，大阿迪向巴巴报告，伊朗尼上校预计来访。

巴巴说朵拉特麦若想见他，可以见，否则应该拒绝。“但我们这边不可冒犯他，以免给他任何口实。若其他人来，如收税官或地区警察局长，可以带他们参观，但上校则不必。他应该站在外面。他若拒绝，就以非法入侵罪加以阻止。”

上校始终没有露面，但半年后他确实来到美拉巴德。而那时女子们已迁到纳西科，安全避开他的干扰。

在此期间，六名女满德里——朵拉特麦、苏娜玛西、美婳、（小）蔻诗德、娜佳和瓦露——再次住入邮局。巴巴和埃舍男孩们住山上，过不多日，巴巴传来话说，他要下美拉巴德同女子们一道用餐，埃舍男孩们被遣送回家。

巴巴宣布，他将于明年1月带一些男子踏上“徒步之旅”，他通知女子们，因为美拉巴德不再留人，她们将迁往纳西科。鲁斯特姆和馥芮妮带三个孩子已搬到那里，巴巴指示鲁斯特姆为女满德里安排独立的住处。因此1929年1月13日，女子们随马萨吉前往纳西科。

接下来若干年间，美赫巴巴的足迹踏遍印度国内外。女子们见他的机会稀有难得，有时几个月见不到一面。

巴巴爱者翻译并制作的一些巴巴喜欢的歌曲（源自微信公众号：美赫之歌）：

《摇篮曲中道晚安》



《圣母颂》



《卡普里岛》



《修伞人》



